

列传第二十五

钱若水 从弟若冲 苏易简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
沔 温仲舒 王化基 子举正 举元 孙诏

钱若水，字澹成，一字长卿，河南新安人。父文敏，汉青州帅刘铢辟为录事参军，历长水、滎都尉、扶风令、相州录事参军。先是，府帅多以笔牒私取官库钱，韩重赉领节制，颇仍其弊。文敏不从，重赉假他事廷责之，文敏不为屈。太祖嘉其有守，授右赞善大夫、知泸州，召见讲武殿，谓曰：“泸州近蛮境，尤宜绥抚。闻知州郭思齐、监军郭重迁掊敛不法，恃其荒远，谓朝廷不知尔。至，为朕鞠之，苟一毫有侵于民，朕必不赦。”至郡，有政迹，夷人诣阙借留。诏改殿中丞，许再任。三迁司封员外郎，又知洛州、建昌军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若水幼聪悟，十岁能属文。华山陈抟见之，谓曰：“子神清，可以学道；不然，当富贵，但忌太速尔。”雍熙中，举进士，释褐同州观察推官，听决明允，郡治赖之。淳化初，寇准掌选，荐若水、王扶、程肃、陈充、钱熙五人文学高第，召试翰林，若水最优，擢秘书丞、直史馆。岁余。迁右正言、知制诰。会置理检院于乾元门外，命若水领之。俄同知贡举，加屯田员外郎。诏诣原、盐等州制置边事，还奏合旨，翌日改职方员外郎、翰林学士，与张洎并命。俄知审官院、银台通进封驳司。尝草赐赵保忠诏，有云：“不斩继迁，开狡兔之三穴，潜疑光嗣，持首鼠之两端。”太宗大以为当。

至道初，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。真宗即位，加工部侍郎。数月，以母老上章，求解机务，诏不许。若水请益坚，遂以本官充集贤院学士、判院事。俄诏修《太宗实录》，若水引柴成务、宗度、吴淑、杨亿同修，成八十卷。真宗览书流涕，锡赉有差。

初，太宗有畜犬甚驯，常在乘舆左右。及崩，鸣号不食，因送永熙陵寝。李至尝咏其事，欲若水书之以戒浮俗，若水不从。吕端虽为监修，以不莅局不得署名，至抉其事以为专美。若水称诏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，时议不能夺。既又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参以王禹偁、李宗谔、梁颙、赵安仁，未周岁毕。安仁时为宗正卿，上言夔王于太宗属当为兄，《实录》所纪缪误。若水援国初诏令，廷诤数四乃定。

俄判吏部流内铨。从幸大名，若水陈御敌安边之策，有曰：孙武著书，以伐谋为主；汉高将将，以用法为先。伐谋者，以将帅能料敌制胜也；用法者，以朝廷能赏罚不私也。今傅潜领雄师数万，闭门不出，坐视边寇俘掠生民，上孤委注之恩，下挫锐师之气，盖潜辈不能制胜，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。军法，临阵不用命者斩。今若斩潜以徇，然后擢如杨延朗、杨嗣者五七人，增其爵秩，分授兵柄，使将万人，间以强弩，分路讨除，孰敢不用命哉？敌人闻我将帅不用命，退则有死，岂独思遁，抑亦来岁不敢犯边矣。如此则可以坐清边塞，然后銮辂还京，天威慑于四海矣。

臣尝读前史，周世宗即位之始，刘崇结敌入寇，敌遣其将杨衮领骑兵数万，随崇至高平。当时懦将樊爱能、何徽等临敌不战，世宗大陈宴会，斩爱能等，拔偏将十余人，分兵击太原。刘崇闻之，股栗不敢出，即日遁去。自是兵威大振。其后收淮南，下秦、凤，平关南，特席卷尔。以陛下之神武，岂让世

宗乎？此今日御敌之奇策也。

若将来安边之术，请以近事言之，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。止以郭进在邢州，李汉超在关南，何继筠在镇定，贺惟忠在易州，李谦溥在隰州，姚内斌在庆州，董遵诲在通远军，王彦升在原州，但授缘边巡检之名，不加行营部署之号，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。立边功者厚加赏赉，其位皆不至观察使。盖位不高则朝廷易制，任不易则边事尽知。然后授以圣谋，来则掩杀，去则勿追，所以十七年中，北边、西蕃不敢犯塞，以至屡使乞和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。苟能遵太祖故事，慎择名臣，分理边郡；罢部署之号，使不相统辖；置巡检之名，俾递相救应。如此则出必击寇，入则守城，不数年间，可致边烽罢警矣。

俄知开封府。时北边未宁，内出手札访若水以策。若水陈备边之要有五：

一曰择郡守，二曰募乡兵，三曰积刍粟，四曰革将帅，五曰明赏罚。

何谓择郡守？今之所患，患在战守不同心。望陛下选沉厚有谋谙边事者，任为边郡刺史，令兼缘边巡检，许召勇敢之士为随身部曲。廩贍不充则官为支給。然后严亭障，明斥候，每得事宜，密相报示。寇来则互为救应，齐出讨除；寇去则不令远追，各务安静。苟无大过，勿为替移；倘立微功，就加爵赏。如此则战守必能同心，敌人不敢近塞矣。

何谓募乡兵？今之所患，患在不知敌情。望诏逐州沿边民为招收军，给与粮赐，蠲其赋租。彼两地之中，各有亲族，使其怀惠，来布腹心。彼若举兵，此必预知，苟能预知，则百战百胜矣。

何谓积刍粟？今之所患，患在困民力。望陛下令缘边各广营田，以州郡长官兼其使额，每岁秋夏，较其课程，立鼓旗以

齐之，行赏罚以劝之。仍纵商人入粟缘边。儆镇戍有三年之备，则敌人不敢动矣。

何谓革将帅？今之所患，患在重兵居外，轻兵居内。去岁傅潜以八万骑屯中山，魏、博之间镇兵全少，非銮辂亲征，则城邑危矣。望陛下慎选将臣任河北近镇，仍依旧事节制边兵，未能削部署之名，望且减行营之号；有警则暂巡边徼，无事则却复旧藩。岂惟不启戎心，况复待劳以逸。如此则不失备边之要，又无举兵之名，且使重兵不屯一处，进退动静，无施不可矣。

何谓明赏罚？今之所患，患在戎卒骄惰。臣自知府以来，见侍卫、殿前两司送到边上亡命军卒，人数甚多。臣试讯之，皆以思亲为言，此盖令之不严也。平时尚敢如此，况临大敌乎？望陛下以此言示将帅，俾申严号令，以警其下。古人云：“赏不劝谓之止善，罚不惩谓之纵恶。”又曰：“法不可移，令不可违。”臣尝闻郭进出镇西山，太祖每遣戍卒，必谕之曰：“汝等谨奉法。我犹赦汝，郭进杀汝矣。”其假借如此，故郭进所至，未尝少衄。陛下能鉴前日之事，即今日之元龟也。

若水又言：“边部用兵，唯视太白与月为进退者，诚以太白者将军也，星辰者廷尉也。合则有战，不合则无战；合于东则主胜，合于西则客胜。陛下能用臣言以谨边备，则边部不召而自来矣。太祖临御十七年间，未尝生事疆场，而敌人往往遣使乞和者，以其任用得人而备御有方也。陛下苟思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而不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，则守在四夷，而常获静胜，此备御之上策也。”

未几，出知天雄军兼兵马部署。时言事者请城绥州，屯兵积谷以备党项。边城互言利害，前后遣使数辈按视，不能决。时已大发丁夫，将兴其役，诏若水自大名驰往视之。若水上言：

“绥州顷为内地，民赋登集，尚须旁郡转饷。自赐地赵保忠以来，人户凋残，若复城之，即须增戍。刍粮之给，全仰河东。其地隔越黄河、铁碣二山，无定河在其城下，缓急用兵，输送艰阻。且其地险，若未葺未完，边寇奔冲，难于固守。况城邑焚毁，片瓦不存，所过山林，材木匱乏。城之甚劳，未见其利。”复诣阙面陈其事，上嘉纳之，遂罢役。初，若水率众过河，分布军伍，咸有节制，深为戍将推服。上谓左右曰：“若水，儒臣中知兵者也。”是秋，又遣巡抚陕西缘边诸郡，令便宜制置边事。还拜邓州观察使、并代经略使、知并州事。

六年春，因疾灸两足，创溃出血数斗，自是体貌羸瘵，手诏慰劳之，俾归京师。数月，始赴朝谒，因与僚友会食僧舍，假寝而卒，年四十四。赠户部尚书，赐其母白金五百两。子延年甫七岁，录为太常奉礼郎。

若水美风神，有器识，能断大事，事继母以孝闻。雅善谈论，尤轻财好施。所至推诚待物，委任僚佐，总其纲领，无不称治。汲引后进，推贤重士，襟度豁如也。精术数，知年寿不永，故恳避权位。其死也，士君子尤惜之。有集二十卷。

兄若愚，比部员外郎。从弟若冲，大中祥符中，调河阳令。有仆酗酒，杖之百数。仆挟刀夜潜室中，断其臂，若冲大呼；又害其幼子。诏磔仆于其门。真宗念若水母老，遣使存问，赐缙、绵、羊、酒；且赐若冲帛三十端，补孟州别驾。延年后以献文赐进士出身，历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。

苏易简，字太简，梓州铜山人。父协举蜀进士，归宋，累任州县，以易简居翰林，任开封县兵曹参军，俄迁光禄寺丞，卒，特赠秘书丞。

易简少聪悟好学，风度奇秀，才思敏贍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年逾弱冠，举进士。太宗方留心儒术，贡士皆临轩覆试。易简

所试三千余言立就，奏上，览之称赏，擢冠甲科。解褐将作监丞，通判升州，迁左赞善大夫。八年，以右拾遗知制诰。雍熙初，以郊祀恩进秩祠部员外郎。二年，与贾黄中同知贡举。有诏，凡亲属就举者，籍名别试。易简妻弟崔范，匿父丧充贡，奏名在上第；又王千里者，水部员外郎孚之子，协为孚门生，千里预荐。上闻，坐范及千里罪。易简缘是罢知制诰，以本官奉朝请。未几，复知制诰。三年，充翰林学士。初，易简充贡，宋白掌贡部，至是裁七年。易简幼时随父河南，贾黄中来使，尝教之属辞；及是，悉为同列。易简连知贡举，陈尧叟、孙何并甲廷试。

淳化元年，丁外艰。二年，同知京朝官考课，迁中书舍人，充承旨。先是，曲宴将相，翰林学士皆预坐，梁迥启太祖罢之；又皇帝御丹凤楼，翰林承旨侍从升楼西南隅，礼亦废。至是，易简请之，皆复旧制。易简续唐李肇《翰林志》二卷以献，帝赐诗以嘉之。帝尝以轻绡飞白大书“玉堂之署”四字，令易简榜于厅额。易简会韩偓、毕士安、李至等往观。上闻，遣中使赐宴甚盛，至等各赋诗纪其事，宰相李昉等亦作诗颂美之。他日，易简直禁中，以水试欹器。上密闻之，因晚朝，问曰：“卿所玩得非欹器耶？”易简曰：“然，江南徐邈所作也。”命取试之。易简奏曰：“臣闻日中则昃，月满则亏，器盈则覆，物盛则衰。愿陛下持盈守成，慎终如始，以固丕基，则天下幸甚。”

会郊祀，充礼仪使。先是，扈蒙建议以宣祖升配。易简引唐故事，请以宣祖、太祖同配。从之。知审官院，言初任京朝官，未尝历州县，不得拟知州、通判。诏可。改知审刑院，俄掌吏部选，迁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时赵昌言亦参知政事，与易简不协，至忿争上前，上皆优容之。未几，昌言出使剑南，中

路命改知凤翔府。明年，易简亦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，移陈州。至道二年，卒，年三十九，赠礼部尚书。

易简外虽坦率，中有城府。由知制诰入为学士，年未三十。属文初不达体要，及掌诰命，颇自刻励。在翰林八年，眷遇夔绝伦等。李沆后入，在易简下，先参知政事，故以易简为承旨，锡赉均焉。太宗遵旧制，且欲稔其名望而后正台辅，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，因亟言时政阙失，遂参大政。

蜀人何光逢，易简之执友也，尝任县令，坐赂削籍，流寓京师。会易简典贡部，光逢代人充试以取赏，易简于稠人中屏出之。光逢遂造谤书，斥言朝廷事，且讥易简。易简得其书以闻，逮捕光逢，狱具，坐弃市。易简以杀光逢非其意，居常快快。母薛氏以杀父执切责之，易简泣曰：“不谓及此易简罪也。”及易简参知政事，召薛氏入禁中，赐冠帔，命坐，问曰：“何以教子成此令器？”对曰：“幼则束以礼让，长则教以诗书。”上顾左右曰：“真孟母也。”

易简性嗜酒，初入翰林，谢日饮已微醉，余日多沉湎。上尝戒约深切，且草书《劝酒》二章以赐，令对其母读之。自是每入直，不敢饮。及卒，上曰：“易简果以酒死，可惜也。”易简常居雅善笔札，尤善谈笑，旁通释典，所著《文房四谱》、《续翰林志》及《文集》二十卷，藏于秘阁。三子，曰宿、曰寿、曰耆，大中祥符间，皆禄之以官云。

郭贄，字仲仪，开封襄邑人。乾德中，举进士，中首荐。太宗尹京，因事藩邸。太平兴国初，擢为著作佐郎、右赞善大夫。俄兼皇子侍讲，赐绯鱼。太宗至东宫，出《戒子篇》命贄注解，且令委曲讲说，以喻诸王。三年，与刘兼、张洎、王克正同知贡举，迁右补阙，与宋白并拜中书舍人，赐金紫。五年，复与程羽、侯陟、宋白同知贡举。置京朝官差遣院，凡将命出

入、受代归阙官，悉考校劳绩，铨量才品，命贄、洎、滕中正、雷德骧领之。

七年，以本官参知政事。曹彬为弭德超所诬，贄极言救解，深为宰相赵普所重。尝因论事奏曰：“臣受不次之遇，誓以愚直上报。”太宗曰：“愚直何益于事？”贄言：“虽然，犹胜奸邪。”

无何，以入对宿醒未解，左迁秘书少监、知荆南府。府俗尚淫祀，属久旱，盛陈祷雨之具。贄始至，命悉撤去，投之江，不数日大雨。就加左谏议大夫，入为盐铁使。时诸路积逋欠犯人，虽死犹系其子孙。贄条陈其事，多所蠲贷。籍田，超拜工部侍郎。淳化中，知澶州，坐河决免所居官。久之，起为给事中，复工部侍郎，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。

真宗即位，拜刑部，出知天雄军。翌日，贄入对，恳辞。上曰：“全魏之地，所寄尤重，卿宜亟去。”入判太常寺、吏部流内铨，加集贤院学士、判院事。知河南府，归朝，献诗自陈，进秩吏部，俄兼秘书监。

初，真宗未出阁，贄已授经，上尝至其家；后杨可法继其任，上以为辅导不及贄，尝称贄纯厚长者。至是，在秘府，屡赐对，询访旧事。且愍其已老，特拜工部尚书、翰林侍读学士，作诗赐之，有“启发冲言晓典常”语。东封，迁礼部尚书。太宗在晋邸时，凡制篇咏，多令属和。真宗尝访其赐本，贄集为四卷以献，诏奖之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卒，年七十六。上以旧学之故，特亲临哭之，赠左仆射，谥文懿。录其子昭度为大理寺丞，昭升、昭用并大理评事，昭允左赞善大夫。

贄属文敏速而不雕刻，昭度集为三十卷上之，赐名《文懿集》。性温和，颇能延誉时隗。宋白以文学沉下位，贄荐引之，遂同掌诰命。赵昌言儿时，一见器之，及掌贡部，以为奏名之

首，后卒贵显。贄初充赋有声，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，潜加构毁，自是连上不中选。洎贄再知贡举，邑人子以明经充荐，诏下日，悔泣而去。贄闻之，命其所亲召还，慰谕俾就举，遂预荐中第。然吝嗇，切于治生，晚节不事事，人颇以是少之。

李至，字言几，真定人。母张氏，尝梦八仙人自天降，授字图使吞之，及寤，犹若有物在胸中，未几，生至。七岁而孤，鞠于飞龙使李知审家。幼沉静好学，能属文。及长，辞华典贍。举进士，释褐将作监丞，通判鄂州。旋擢著作郎、直史馆。会征太原，命督泽、潞刍粮，累迁右补阙、知制诰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转比部郎中，为翰林学士。冬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

雍熙初，加给事中。时议亲征范阳，至上疏以为：“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用之之道，必务万全。幽州为敌右臂，王师所向，彼必拒张，攻城数万，兵食倍之。今日边庾未充，况范阳之傍，坦无陵阜，去山既远，取石尤难。金汤之坚，必资机石，倘有未备，愿且缮完。畜威养锐，观衅以伐谋，更纵弥年，亦未为晚。必若圣心独断，在于必行，则京师天下之本，陛下恭守宗庙，不离京国，示敌人以闲暇，慰亿兆之仰望，策之上也。大名，河朔之咽喉，或暂驻銮辂，扬言自将，以壮军威，策之中也。若乃远提师旅，亲抵边陲，北有契丹之虞，南有中原之虑，则曳裾之恳切，断鞅之狂愚，臣虽不肖，耻在二贤后也。”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机政，授礼部侍郎，进秩吏部。

会建秘阁，命兼秘书监，选三馆书置阁中，俾至总之。至每与李昉、王化基等观书阁下，上必遣使赐宴，且命三馆学士皆与焉。至是升秘阁，次于三馆，从至请也。上尝临幸秘阁，出草书《千字文》为赐，至勒石，上曰：“《千文》乃梁武得破碑钟繇书，命周兴嗣次韵而成，理无足取。若有资于教化，莫《孝经》若也。”乃书以赐至。荐潘慎修、舒雅、杜镐、吴

淑等入充直馆校理。请购亡书，间以新书奏御，必便坐延见，恩礼甚厚。淳化五年，兼判国子监。至上言：“《五经》书疏已板行，惟二《传》、二《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七经疏未备，岂副仁君垂训之意。今直讲崔颐正、孙奭、崔偓佺皆励精强学，博通经义，望令重加雠校，以备刊刻。”从之。后又引吴淑、舒雅、杜镐检正讹谬，至与李沆总领而裁处之。

至道初，真宗初正储位，以至与李沆并兼宾客，诏太子事以师傅礼。真宗每见必先拜，至等上表，不敢当礼。诏答曰：“朕旁稽古训，肇建承华，用选端良，资于辅导。藉卿宿望，委以护调，盖将勛以谦冲，故乃异其礼数。勿饰当仁之让，副予知子之心。”至等相率谢。太宗谓曰：“太子贤明仁孝，国本固矣。卿等可尽心规诲，若动皆由礼，则宜赞助，事有未当，必须力言。至于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义有可裨益者，皆卿等素习，不假朕之言谕也。”

真宗即位，拜工部尚书、参知政事。一日，上访以灵武事，至上疏曰：“河湟之地，夷夏杂居，是以先王置之度外。继迁异类，骚动疆场，然济不足弭其患，擢发不足数其罪。然圣人之道，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，盖所损者小，所益者大。望陛下以元元为念，不以巨憝介意。料彼胁从亦厌兵久矣，苟朝廷舍之不问，啖以厚利，縻以重爵，亦安肯迷而不复讫于沦胥哉？昨郑文宝绝青盐使不入汉界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，致彼有词，而我无谓，此之失策，虽悔何追。今若复禁止不许通粮，恐非制敌怀远、不战屈人之意。昔唐代宗虽罪田承嗣而不禁魏盐，陛下宜行此事，以安边鄙。使其族类有无交易，售盐以利之，通粮以济之，彼虽远夷，必然向化，互相诘谕。一旦怀恩，舍逆效顺，则继迁竖子孤而无辅，又安能为我蜂蚕哉！今灵州不可不弃，非独臣愚以为当然，若移朔方军额于环州，亦一时之

权也。或指灵州为咽喉之地，西北要冲，安可弃之以为敌有，此不智之甚，非臣之所敢知也。”后灵武卒不能守。

咸平元年，以目疾求解政柄，授武信军节度，入辞节制，不允。居二年，徙知河南府。四年，以病求归本镇，许之。诏甫下，卒，年五十五。赠侍中，诏给其子惟良、惟允、惟熙等奉终制。

至尝师徐铉，手写铉及其弟锴集，置于几案。又赋《五君咏》，为铉及李昉、石熙载、王祐、李穆作也。至刚严简重，人士罕登其门。性吝啬。幼育于知审，及贵，即逐其养子以利其资。知审因至亦至右金吾卫大将军。

辛仲甫，字之翰，汾州孝义人。曾祖实，石州推官。祖迪，寿阳令。父藩，河东节度判官。仲甫少好学，及长，能吏事，伟姿仪，器局沉厚。周广顺中，郭崇掌亲军，领武定节制，置仲甫掌书记。显德初，出镇澶渊，仍署旧职。崇所亲吏为厢虞候，部民有被劫杀者，诉阴识贼魁，即捕盗吏也，官不敢诘。仲甫请自捕逮，鞫之，吏故稽其狱，仲甫曰：“民被寇害而使自诬服，蠹政甚矣，焉用僚佐为？”请易吏以雪冤愤。崇悟，移鞫之，乃得实状。崇移镇真定，改深、赵、镇观察判官。

太祖受命，以崇为监军。陈思诲密奏崇有奸状，上怒且疑，遣中使驰往验之。未至，崇忧懣失据，谓宾佐曰：“苟主人不察，为之奈何？”皆愕相视。仲甫曰：“皇帝膺运，公首效节，军民处置，率循常度，且何以加辞。第远侦使者，率僚属尽郊迎礼，听彼伺察，久当自辨矣。”崇如其言。使者至，视崇无他意，还奏，上大喜，归罪于思诲。仲甫又随崇为平卢军节度判官。崇卒，改郓、齐观察判官，累雪冤枉。

乾德五年，入拜右补阙，出知光州。州有横河与城直，会霖潦暴疾，水溢溃庐舍。仲甫集船数百艘，军资民储，皆赖以

济。六年，移知彭州。州卒诱营兵及诸屯戍，谋以长春节宴集日为乱。属春初，仲甫出城巡视，见壕中草深，意可藏伏，命烧薙之。凶党疑谋泄，有自首者。禽百余人，尽斩之。先是州少种树，暑无所休。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，郡人德之，名为“补阙柳”。太祖问群臣文武兼资者为谁，赵普以仲甫对。徙益州兵马都监，代还，选为三司户部判官。

太平兴国初，迁起居舍人，奉使契丹。辽主问：“党进何如人？如进之比有几？”仲甫曰：“国家名将辈出，如进鹰犬材耳，何足道哉！”辽主欲留之，仲甫曰：“信以成命，义不可留，有死而已。”辽主竟不能屈。使还，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。既至，奏免岁输铜钱，罢榷酤，政尚宽简，蜀人安之。八年，加右谏议大夫。时彭州盗贼连结为害，诏捕未获。仲甫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，余因散去。

九年，入知开封府，拜御史中丞。雍熙二年，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端拱中，进户部侍郎。时吕蒙正以长厚居相位，王沔任事，仲甫从容其间而已。淳化二年，以足疾罢为工部尚书，出知陈州。代归，会蜀有寇，以仲甫素著恩信，将令舆疾招抚，以疾未行。无何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真宗即位，加太子少傅。咸平三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太子太保。子若冲、若虚、若蒙、若济、若渝，皆能其官。孙有孚、有邻，俱中进士。

王沔，字楚望，齐州人。太平兴国初，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。四年，太宗亲征太原，见于行在，授著作郎、直史馆。迁右拾遗，出为京西转运副使。明年，加右补阙、知怀州。八年春，与宋白、贾黄中等同知贡举，擢膳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。迁右谏议大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赐第崇德坊。雍熙元年，加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端拱初，改户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

淳化初，宰相赵普出守西洛。吕蒙正以宽简自任，政事多

决于沔，沔与张齐贤同掌枢务，颇不叶。齐贤出知代州，沔遂为副使，参预政事。陈恕好苛察，亦尝与沔忤。淳化二年，齐贤洎恕参知政事，沔不自安，虑僚属有以中书旧事告齐贤等。会左司谏王禹偁上言：“自今宰相及枢密使不得于本厅见客，许于都堂延接。”沔喜，即奏行之。直史馆谢泌以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，疏驳之。太宗追还前诏，沔暨恕因是罢守本官。翌日，蒙正亦罢。沔见上，涕泣，不愿离左右。未几，须鬓皆白。会省吏事发，连中书，因有奏毁者。上语毁者曰：“吕蒙正有大臣体，王沔甚明敏。”毁者惭而止。

三年，上欲黜陟官吏，命沔与谢泌、王仲华同知京朝官考课。沔上言，应京朝官殿犯，乞令刑部条报，以赃及公私罪分三等以闻。立法苛察，欲因是以求再用。受命甫旬日，方视事，以暴疾卒，年四十三，赠工部尚书。

沔聪察敏辩，有适时之用，上前言事，能委曲敷绎。每对御读所试进士辞赋，音吐明畅，经读者多中高第。性苛刻，少诚信。掌机务日，凡谒见者必啖以甘言，皆喜过望，既而进退非允，人胥怨之。

沔弟淮，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任殿中丞。尝掌香药榷易院，坐脏论当弃市，以沔故，诏杖一百，降定远主簿。沔以是颇为寇准所诋云。

温仲舒，字秉阳，河南人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举进士，为大理评事，通判吉州。再迁秘书丞、知汾州，坐事除名。未几，复起为右赞善大夫，通判睦州。端拱初，拜右正言、直史馆、判户部凭由司。三年，拜工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知三班院。秋，彗星见，召对别殿，仲舒以为“国家平太原以来，燕、代之交，城守年深，杀伤剽掠，彼此迭见。大河以北，农桑废业，户口减耗。凋弊之余，极力奉边。丁壮备徭，老弱供赋。遗庐

坏堵，不亡即死。邪人媚上，犹云乐输。加以兵卒践更，行者辛苦，居者怨旷。愿推恩宥，以绥民庶。”太宗嘉纳之，遂赦河北。

淳化二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改同知枢密院事。四年，罢知秦州。先是，俗杂羌、戎，有两马家、朵藏、泉波等部，唐末以来，居于渭河之南，大洛、小洛门砦，多产良木，为其所据。岁调卒采伐给京师，必以赏假道于羌户。然不免攘夺，甚至杀掠，为平民患。仲舒至，部兵历按诸砦，谕其酋以威信，诸部献地内属。既而悉徙其部落于渭北，立堡砦以限之。民感其惠，为画像祠之。会有言仲舒生事者，上谓近臣曰：“仲舒尝总机密之职，在吾左右，当以绥怀为务。古伊、洛之间，尚有羌、浑杂居，况此羌部内属，素居渭南，土著已久，一旦擅意斥逐，或至骚动，又烦吾关右之民。”乃命知凤翔薛惟吉与仲舒对易其任。连知兴元、江陵二府，加给事中。会内侍蓝继宗使秦州还，言得地甚利。乃召仲舒，拜户部侍郎，寻参知政事。二砦后为内地，岁获巨木之利。

咸平初，拜礼部尚书，罢政，出知河阳。逾年，知开封府。五年，以京府务剧求罢，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，寻迁刑部尚书、知天雄军，徙河南。景德中，并州缺守，上以北门重镇须大臣镇抚，非张齐贤、温仲舒不可，令宰相谕旨，皆不愿往。未几，复知审官院。大中祥符中，进秩户部尚书。三年，判昭文馆大学士，命下，卒，年六十七。赠左仆射，谥恭肃。

仲舒敏于应务。少与吕蒙正契厚，又同登第。仲舒黜废累年，蒙正居中书，极力援引，及被任用，反攻蒙正，士论薄之。自为正言至贰枢密，皆与寇准同进，时人谓之“温寇”。子嗣宗、嗣良、嗣先、嗣立。仲舒既卒，帝悯其孤弱，并祿以官。

王化基，字永图，镇定人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举进士，为大

理评事，通判常州。迁太子右赞善大夫、知岚州。时赵普为相，建议以骤用人无益于治，改淮南节度判官，入为著作郎，迁右拾遗，抗疏自荐。太宗览奏曰：“化基自结人主，慷慨之士也。”召试，知制诰，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。一日，侍便殿，问以边事，对曰：“治天下犹植木焉，所患根本未固，固则枝干不足忧。朝廷治，则边鄙何患乎不安？”又尝令荐士，即一疏数十人，王嗣宗、薛映、耿望，皆其人也。

化基尝慕范滂为人，献《澄清略》，言时事有五：

其一，复尚书省，曰：国家立制，动必法天。尚书省上应玄象，对临紫垣，故六卿拟喉舌之官，郎吏应星辰之位，斯实乾文昭著，故事具明。方今省署，名实未称。夫三司使额，乃近代权制；判官、推官、勾院、开拆、磨勘、凭由、理欠、孔目、勾押、前后行，皆州郡吏局之名。请废三司，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；废判官、推官，设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，使一人掌一司；废孔目、勾押、前后行为都事、主事、令史；废勾院、开拆、磨勘、凭由、理欠等司归比部及左右司。如此即事益精详，且尽去州郡吏局之名也。六卿如阙，即选名品相近、有才望者权之；郎官如阙，则于两省三院选名干有清望者，依资除之。其二十四司公事，若繁简不同，望下本省府属参酌其类，均而行之。

其二，慎公举，曰：朝廷频年下诏，以类求人。但闻例得举官，未见择其举主。欲望自今先责朝官有声望者，各举所知，其举得官员则置籍，并举主名姓籍之。所举之官，实著廉能，则特旌举主；若所举贪冒败事，连坐举主。陛下自登宝位，十年于兹，七经选抡，得人多矣。然下僚远官，不无沉滞。望令采访司及州郡长吏，廉察以闻，籍以待用，则下无遗材矣。

其三，惩贪吏，曰：贪吏之于民，其损甚大。屈法烦刑，

徇私肆虐，使民之受害甚于木之受蠹。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绳以法，虽夷、齐、颜、闵不能自见。盖中人之性，如水之在器，方员不常，顾用之者何如尔。望令诸路转运使副兼采访之名，责以觉察州、府、军、监长吏得失，俟其澄清部内，则待以不次之擢，置于侍从之间。所贵周知物理，能备顾问，且足为外官之劝也。

其四，省冗官，曰：古人建官，初不必备者，惟得其人也。国家封疆虽逾前世，而分设庶官实倍常数，意欲尽笼天下之利，而民物转加凋弊。二十年前，江、淮诸郡，扬、楚最居要冲，务穰事众，地广民繁。然止设知州一人署领官事，其余通判官、推官及州官等，悉皆分管榷务、仓库。当时事无不集，兼少狱讼。其后十年，臣任扬州时，朝廷添置监临、使臣等职，实逾本州官数。诸州冗员，似此非一。今以朝官、诸色使臣及县令、簿、尉等高卑相折而计之，一人月费不啻十千，以千人约之，岁计用十余万千，更倍万约之，万又过倍。使皆廉吏，止糜公帑；设或贪夫参错其间，则取于民者又加倍焉。望委各路转运使副，与知州同议裁减。若县令、簿、尉等官自前多不备置，可兼者兼之，如此则冗官汰矣。

其五，择远官，曰：负罪之人，多非良善，贪残凶暴，无所不至。若授以远方牧民之官，其或怙恶不悛，恃远肆毒。小民罹殃，卒莫上诉，甚非抚绥远人之意也。若自今以往，西川、广南长吏不任负罪之人，则远人受赐矣。

书奏，太宗嘉纳之。

初，柴禹锡任枢密，有奴受人金，而禹锡实不知也。参知政事陈恕欲因以中禹锡。太宗怒，引囚讯其事，化基为辨其诬。太宗感悟，以化基为长者。淳化中，拜中丞，俄知京朝官考课，迁工部侍郎。至道三年，超拜参知政事。咸平四年，以工部尚

书罢知扬州。移知河南府，进礼部尚书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七。赠右仆射，谥惠献。化基宽厚有容，喜愠不形，僚佐有相凌慢者，辄优容之。在中书，不以荫补诸子官，然善教训，故其子举正、举直、举善、举元皆有所立。

举正字伯仲，幼嗜学，厚重寡言。化基以为类己，器爱异诸子，以荫补秘书省校书郎。进士及第，知伊阙、任丘县，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、《真宗实录》院检讨、国史编修官。三迁尚书度支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修《三朝宝训》，同修起居注，擢知制诰。其妻父陈尧佐为相，改龙图阁待制、尧佐罢，以兵部郎中复知制诰，为翰林学士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前一日，吏有驰报者，举正方燕居斋舍，徐谓吏曰：“安得漏禁中语？”既入谢，仁宗曰：“卿恬于进取，未尝干朝廷以私，故不次用卿。”

时陕西用兵，吕夷简以宰相判枢密院，举正曰：“判名重，不可不避也。”乃改兼枢密使。迁给事中。御史台举李徽之为御史，举正友婿也，格不行。徽之讼曰：“举正妻悍不能制，如谋国何？”欧阳修等亦论举正懦默不任事，举正亦自求去，遂以资政殿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知许州。光化军叛卒转寇傍境，而州兵有谋起为应者，举正潜捕首恶者斩之。徙知应天府，累迁左丞。

皇佑初，拜御史中丞，乃奏：“张尧佐庸人，缘妃家，一日领四使，使贤士大夫无所劝。”不报，举正因留班廷诤，乃夺宣徽、景灵二使。又曰：“先朝用人，虽守边累年者，官止遥郡刺史。今所用未尽得人，而克期待迁，使后有功者何所劝耶？且转运使察官吏能否，生民休戚赖焉。命甫下而数更，不终岁而再易，恩泽所以未宣，民疾所以未瘳者，职此故也。”御史唐介坐言事贬春州，举正力言之，介得徙英州。居半岁，

尧佐复为宣徽使。家居凡七上疏。及狄青为枢密使，又言青出兵伍不可为执政，力争不能夺，因请解言职。帝称其得风宪体，遣赐就第，赐白金三百两，除观文殿学士、礼部尚书、知河南府，入兼翰林侍读学士。每进读及前代治乱之际，必再三讽谕。

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安简，赐黄金百两。文章雅厚如其为人，有《平山集》、《中书制集》、《内制集》五十卷。

举元字懿臣，以上文章赐进士出身。知潮州，江水败堤，盗乘间窃发，举元夜召里豪计事，盗既获，乃治堤。为河阴发运判官。或言大河决，将犯京师。举元适入对，具论地形证其妄，已而果然。历郡牧、户部判官、京东转运使。沙门岛多流人，守吏顾货囊，阴杀之。举元请立监以较赏罚，自是全活者众。徙淮南、河东。夏人来争屈野地。举元从数骑度河，设幕与之议，示以赤心，夏人感服。

治平中，又徙成都。邛井盐岁入二百五十万，为丹棱卓个所侵，积不售，下令止之，盐登于旧。召提举在京修造，英宗劳之曰：“官庐舍害于水，仅有存者，卿究心公家，毋惮其劳。”俄进盐铁副使，拜天章阁待制，知沧州，改河北都转运使，知永兴军。庆人、夏人屯境上，有窥我意。举元使二裨将以千骑扼其要害。长安遣从事来会兵泾原，戒勿轻举。大将竇舜卿锐意请行，不听。举元曰：“不过三日，虜去矣。”至期果去。神宗以细札谘攻守策，举元请省官减戍，益备去兵，勿营亭障。舆论不合，遂引疾求解，徙陈州，未行而卒。官至给事中，年六十二。子诏。

诏字景献，用荫补官，通判广信军事，知博州。魏俗尚椎剽，奸盗相囊橐，诏请开反告杀并赎罪法，以携其党。元佑初，朝廷起回河之议，未决，而开河之役遽兴。诏言河朔秋潦，水

淫为灾，民人流徙，赖发廩振赡恩，稍苏其生，谓宜安之，未可以力役伤也。从之。擢开封府推官。富民贷后绝僧牒为缙钱十三万，逾期复责倍输，身死货籍，又锢其妻子，诏请免之。出为滑州。州属县有退滩百余顷，岁调民刈草给河堤，民病其役，诏募人佃之，而收其余。为度支郎中，使契丹。时方讨西夏，迓者耶律诚欲尝我，言曰：“河西无礼，大国能容之乎？”诏曰：“夏人侮边，既正其罪矣，何预两朝和好事？”入贺，故事，跪而饮，盖有误拜者，乃强诏。诏曰：“南北百年，所守者礼，其可纷更耶？”卒跪饮之。

崇宁中，由大理少卿为卿，徙司农。御史论诏在滁日请苏轼书《醉翁亭碑》，罢主崇福宫。旋知汝州，铸钱卒骂大校，诏斩以徇，而上章待罪。除直秘阁，言者复抉滁州事，罢去。起知深、兖二州，徙同州，过阙，留为左司郎中，迁卫尉、太府卿、刑部侍郎，详定敕令。旧借绯紫者不佩鱼，诏言：“章服所以辨上下，今与胥吏不异。”遂皆佩鱼。历工、兵、户三部侍郎，转开封尹。时子 使京西，摄尹洛。父子两京相望，人以为荣。

进刑部尚书，拜延康殿学士，提举上清宝篆宫，复为工部尚书。徽宗闵其老，命毋拜，诏皇恐，于是但朝朔望。俄以银青光禄大夫致仕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论曰：自昔参大政、赞机务，非明敏特达之士，不能胜其任。若又饬以文雅，济以治具，则尽善矣。若水机鉴明敏，儒而知兵；李至刚严简重，好古博雅，其于柄用宜矣。王沔临事精密，能远私谒，而考课之议，颇伤苛刻；仲甫以吏事为时用，未免苟容之诮，瑕瑜固不相掩也。仲舒见举于蒙正，而反攻其短；易简不能周恤光逢，而置之死地，其不可与郭贄辨曹彬之诬、化基伸禹锡之枉同日而语也明矣。此纯厚长者之称，所以

独归于二子欤！举正继践台佐，得风宪体；举元任职边郡，有持重称。矧诏之父子又并尹两京，克济其美，何王氏子孙之多贤也！

列传第二十六

张宏 赵昌言 陈恕魏羽 刘式附
刘昌言 张洎 李惟清

张宏，字臣卿，青州益都人。高祖茂昭，唐易、定节度使。曾祖元，易州刺史。祖持，蒲城令。父峭，业《春秋》，一举不第，退居丘园，后唐天成中以贤帅后补协律郎，至平利令。

宏，太平兴国二年，举进士，为将作监丞，通判宣州。改太子中允、直史馆，迁著作郎，赐绯鱼，预修《太平御览》，历左拾遗。六年，出为峡路转运副使，就加左补阙、会省副使，知遂州，以勤干闻，入为度支员外郎。

雍熙中，吕蒙正、李至、张齐贤、王沔荐其文行，改主客郎中、史馆修撰。数日，以本官充枢密直学士，赐金紫。太宗召对便殿，谓曰：“成都重地，卿为朕镇之。”因厚赐以遣。至郑州，促召归阙，拜右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会太宗亲试礼部不合格贡士，令枢密院给牒，因谓宏曰：“朕自御极以来，亲择群材，大者为栋梁，小者为榱桷，卿与吕蒙正皆中朕选，大臣颇有沮议。非朕独断，岂能及此乎？”宏顿首谢。

时河朔用兵，宏居位无所建白，御史中丞赵昌言多言边事，乃以昌言副枢密，宏为中丞，两更其任。端拱初，改工部侍郎，再为枢密副使。淳化二年，以吏部侍郎罢，俄判吏部铨，权知开封府。太宗御便殿虑囚，以府狱多壅，诏劾其官属，宏等顿首请罪，乃释之。真宗尹京，宏罢奉朝请。至道初，出知潞州。

二年，就转右丞。真宗即位，加工部尚书。咸平初，还朝，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。二年，真宗以上封者众，虑其稽留，命宏与王旦知登闻鼓院，再掌吏部选。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三。废朝，赠右仆射，命中使莅葬事。录其子可久大理评事，可道太祝，可度奉礼郎。

宏循谨守位，不求赫赫之誉，历践通显，未尝败事。可久至虞部员外郎，可道国子博士，可度太子中舍。

赵昌言，字仲谟，汾州孝义人。父叟，从事使府，太宗尹开封，选为雍丘、太康二县令，后终安、申观察判官。

昌言少有大志，赵逢、高锡、寇准皆称许之。太平兴国三年，举进士，文思甚敏，有声于场屋，为贡部首荐。廷试日，太宗见其辞气俊辩，又睹其父名，谓左右曰：“是尝为东畿宰，朕之生辰，必献诗百韵为寿，善训其子，亦为可嘉也。”擢置甲科，为将作监丞，通判鄂州。拜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鱼。选为荆湖转运副使，迁右补阙，会省副职，改知青州。入拜职方员外郎，知制诰，预修《文苑英华》。雍熙初，加屯田郎中。明年，同知贡举，俄出知天雄军。

时曹彬、崔彦进、米信失律于歧沟，昌言遣观察支使郑蒙上疏，请诛彬等。优诏褒答，召拜御史中丞。太宗宴金明池，特召预焉。宪官从宴，自昌言始也。

河东用兵，枢密副使张宏循默守位，昌言多条上边事，太宗即以昌言为左谏议大夫，代宏为枢密副使，迁工部侍郎。时盐铁副使陈象舆与昌言善，知制诰胡旦、度支副使董俨皆昌言同年，右正言梁颙尝在大名幕下。四人者，日夕会昌言之第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陈三更，董半夜。”有佣书翟颖，性险诞，与旦狎，旦为作大言之辞，使颖上之，为颖改姓名马周，以为唐马周复出也。其言多毁时政，自荐为大臣，及历举数十人皆

公辅器，期昌言为内应。陈王尹开封，廉知以闻，诏捕颖系狱，鞠之，尽得其状。昌言坐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，颖仗脊黥面，流海岛，禁锢终身。

初，太宗厚遇昌言，垂欲相之。赵普以勋旧复入，晋昌言刚戾，乃相吕蒙正。裁数月，会有颖狱，普以昌言树党，再劝太宗诛之，太宗特宽焉。淳化二年，起昌言知蔡州，逾年，召拜右谏议大夫。或议弛茶盐禁，以省转漕。命昌言为江淮、两浙制置茶盐使，昌言极言非便，太宗不纳，趣昌言往。昌言固执如初。即以户部副使雷有终代之，卒以无利而罢。

昌言复知天雄军，赐钱二百万。大河贯府境，豪民峙刍茭图利，诱奸人潜穴堤防，岁仍决溢。昌言知之。一日，堤吏告急，命径取豪家廩积以给用，自是无敢为奸利者。属澶州河决，流入御河，涨溢浸府城，昌言籍府兵负土增堤，数不及千，乃索禁卒佐役，皆偃蹇不进。昌言怒曰：“府城将垫，人民且溺，汝辈食厚禄，欲坐观耶？敢不从命者斩。”众股栗赴役，不浹旬城完。太宗手诏褒谕之，召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，俾乘疾置以入，即赴中书。

时京城连雨，昌言请出厩马分牧外郡。或以盛秋备敌，马不可阙。昌言曰：“塞下积水，敌必不至。”太宗从之。未几，王小波、李顺构乱于蜀，议遣大臣抚慰。昌言独请发兵，无使滋蔓，廷论未决。会嘉、眉连陷，始命王继恩等分路进讨。昌言摄祭太庙，宿斋中，因召对滋福殿，复赞兵计，遂遣使督继恩战。继恩御众寡术，余寇未殄，握兵留成都，士无斗志，郡县复有陷者。太宗意颇厌兵，召昌言谓曰：“西川本自一国，太祖平之，讫今三十年矣。”昌言知意，即前指画攻取之策。太宗喜，命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。昌言恳辞，敦谕不许，赐精铠、良马、白金五千两，别赐手札数幅，

皆讨贼方略。自继恩以下，并受节度。既行，有奏昌言无嗣，鼻折山根，颇有反相，不宜遣握兵入蜀。从旬日，召宰相于北苑门曰：“昨令昌言入蜀，朕思之有所未便。且蜀贼小丑，昌言大臣，未易前进。且令驻凤翔，止遣内侍卫绍钦赍手书指挥军事，亦可济也。”诏书追及，昌言已至凤州，留候馆百余日。贼平，改户部侍郎，罢政事，知凤翔府。徙澶、泾、延三州。

真宗即位，迁兵部侍郎、知陕州，表求还京，不许。未几，移知永兴军。咸平三年，与吕蒙正、寇准同召，以本官兼御史中丞、知审官院。有言门资官不宜任亲民，昌言手疏，以才不才在人，岂以寒隳世家为限，遂罢其议。加工部尚书，仍兼中丞。

先时，多遣台吏巡察群臣逾越法式者，昌言建议请准故事，令左右巡使分领之。会知审刑院赵安仁、判大理寺韩国华断狱失中解职，昌言因上言：“详断官宜加慎择，自今有议刑不当，严示惩罚，授以远官，若有罪被问不即引伏者，许令追摄。又天下大辟断讞，皆录款闻奏，付刑部详覆，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。惟开封府未尝奏案，或断狱有失，止罪元勘官吏，知府、判官、推官、检法官皆不及责，则何以辨明枉滥，表则方夏？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。”从之。会孟州民常德方讼临津尉任懿以贿登第，事下御史，乃知举王钦若受之，昌言以闻。钦若自诉，诏刑昺覆按，坐昌言故入，夺官，贬安远军行军司马，移武胜军。

景德初，拜刑部侍郎。求兼三馆职，命判尚书都省。真宗幸澶渊，以盟津居要，增屯兵，命知河阳。历知天雄军府。境内有小盗，昌言榜谕：“能告执者给赏，牙吏即迁职。”枢密使王继英以为小盗不当擅为赏格，乃诏昌言易其榜，有劳者俟朝旨。未几，徙知镇州，迁户部侍郎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卒，年

六十五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景肃。录其子庆嗣为国子监丞，赋禄终丧。侄孙允明同学究出身。

昌言喜推奖后进，掌漕湖外时，李沆通判潭州，昌言谓有台辅之量，表闻于朝。王旦宰岳州平江，昌言一见，识其远大，以女妻之，后皆为贤相。王禹偁自卑秩擢词职，亦昌言所荐也。

昌言强力尚气概，当官无所顾避，所至以威断立名，虽屡经摈斥，未尝少自抑损。然刚愎纵率，对僚吏倨慢，时论以此少之。庆嗣至太子洗马。

陈恕，字仲言，洪州南昌人。少为县吏，折节读书。江南平，礼部侍郎王明知洪州，恕以儒服见，明与语，大奇之，因资送令预计偕。太平兴国二年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洪州，恕以乡里辞。改澧州。澧自唐季为节镇兼领，吏多缘簿书干没为奸。恕尽摛发其弊，郡中称为强明，以吏干闻。

召入，为右赞善大夫，同判三司勾院，迁左拾遗，充度支判官。与判使王仁贍廷争本司事，仁贍屈伏，坐贬秩；擢恕为度支员外郎，仍旧职。

再迁工部郎中、知大名府。时契丹内寇，受诏增浚城隍，其器用取于民者不时集，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，会将吏将斩之。宗族号诉，宾佐竞前请救，大豪叩头流血，请翌日集事，违期甘死。恕令械之以徇，民皆恐栗，无敢后期者，数日功就。

会契丹引去，召入为户部郎中、户部副使，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澶州。驿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。太宗谕以农战之旨，恕对曰：“古者兵出于民，无寇则耕，寇至则战。今之戎士皆以募致，衣食仰给县官，若使之冬持兵御寇，春执耒服田，万一生变，悔无及矣。”太宗曰：“卿第行，朕思之。”恕行数日，果有诏，止令修完城堡、通导沟渎而已，营田之议遂寝。俄知代州，入判吏部选事，拜盐铁使。恕有心计，厘去宿弊，太宗

深器之，亲题殿柱曰：“真盐铁陈恕。”

迁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数月，太宗言及户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。恕与知古联事，情好款洽，密以语之，欲知古修举其职。知古诉于太宗，太宗怒恕泄禁中语，罢守本官。旋出知江陵府，大发群吏奸脏，坐徒、流、停、废者甚众，郡内惕息。

淳化四年，太宗从魏羽、段惟一之请，分三司为十道，置左右计使，以魏羽、董俨分主之；召恕为工部侍郎，充总计使，判左右计事。左右计使分判十道事，凡议论、计度并令恕等参预。恕以官司分隶，政令互出，难以经久，极言其非使。岁余，果罢，复以恕为盐铁使。

时太宗留意金谷，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于崇政殿，询以计司利害。溥等言条目烦多，不可以口占，愿给笔札以对。太宗遣中黄门送诣相府，限五日悉条上之。溥等共上七十一事，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，其十九事下恕等议可否。遣知杂御史张秉、中使张崇贵监议，令中书籍其事，专检举之，无致废格。赐溥等白金缗钱，悉补侍禁、殿直，领其职。太宗谓宰相曰：“溥等条奏事颇有所长。朕尝语恕等，若文章稽古，此辈固不可望；若钱谷利病，颇自幼至长寝处其中，必周知根本。卿等但假以颜色，引令剖陈，必有所益。恕等刚强，终不肯降意询问。”吕端对曰：“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。”寇准曰：“夫子入太庙，每事问，乃以贵下贱，先有司之义。”

后数日，太宗又曰：“国家岁入财数倍于唐。唐中叶以降，藩镇擅命，征赋多不入公家，下陵上替，经制隳坏。若前代为得，即已致太平，岂复烦朕心虑也。”因召恕等责以职事旷废。恕等对曰：“今土宇至广，庶务至繁，国用军须，所费浩瀚，又遇诸州凡有灾沴，必尽蠲其租。臣等每举权利，朝廷必以侵民为虑，皆尼而不行。纵使耿受昌、桑弘羊复生，亦所不逮。”

臣等弩力，惟尽心簿领，终不足上裨圣治。”太宗曰：“卿等清而不通，专守绳墨，终不能为国家度长絜大，剖烦析滞。只如京城仓库，主吏当改职者，簿领中壹处节目未备，即至十年五年不决，以致贫无资给，转徙沟壑。此卿等之过，岂不伤和气哉？”恕等顿首谢。五年，赐三司钱百万，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，令恕等量事大小，以钱赏之，钱尽更给。

至道二年，欲并三司，命官总判。其勾院、磨勘、理欠、凭由、支收、行帐、提点等司，令恕条列其事以闻。恕奏曰：“伏以封域浸广，财谷繁多，三司之中，簿牒填委，朝廷设法，督责尤严，官吏救过不暇。若为三部各设主司，择才非难，办事亦易。事办过鲜，不挠上心，此亦一时之良策也。其勾院、磨勘两司，出于旧制，关防之要，莫加于此。理欠、凭由二司，虽非旧设，自理欠失序，凭由散落，故设二司专令典掌。纲目咸具，制置有伦，逋欠无失理之名，凭由鲜流散之弊，实亦要切，不可废除。若两司并委一官，方及判官一员之事。其主辖支收司，先因从京支度财货，转输外地，此除彼附，照验稽滞，若京城得贤主史，使居此司，专行检辖，凡支拨官物，便给除破文凭，却于所司置簿记录，催到收附文记，即乃勾销簿书取捷之门，亦为允当。其行帐司近日权置，了绝旧帐，帐目告尽，司额自除。提点司是中旨特置，提振三司废怠之事，固非有司敢得拟议也。”诏三司都凭由、理欠司宜令为一处，命官兼判。应诸道逋负官物，令三司逐部理约，理欠司但总其所逋之数纠督之。余悉从恕奏。

恕将立茶法，召茶商数十人，俾各条利害，恕阅之第为三等，语副使宋大初曰：“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。上等取利太深，此可行于商贾，不可行于朝廷。惟中等公私皆济，吾裁损之，可以经久。”于是始为三法行之，货财流通。

峡路诸州，承孟氏旧政，赋税轻重不均，阆州税钱千八百为一绢，果州六百为一绢。民前后击登闻鼓陈诉，历二十年，诏下本道官吏，因循不理。转运副使张晔年少气锐，会受诏按覆，即便行之。恕奏晔擅改法，计果州一岁亏上供绢万余，晔坐削一任免。

恕每便殿奏事，太宗或未深察，必形诘让。恕敛板蹶缩，退至殿壁负立，若无所容。俟意稍解复进，恚执前奏，终不改易，如是或至三四。太宗以其忠，多从之。迁礼部侍郎。真宗即位，加户部，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。恕久不进，屡趣之，恕曰：“陛下富于春秋，若知府库充实，恐生侈心，臣是以不敢进。”真宗嘉之。

咸平二年，帝北巡，充行在转运使。俄以母老求解，拜吏部侍郎，知通进银台封驳司、审官院。上言：“封驳之任，实给事中之职，隶于左曹。虽别建官局，不可失其故号。请以门下封驳事隶银台司。”从之。五年，知贡举。恕自以洪人避嫌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。又援贡举非其人之条，故所取甚少，而所取以王曾为首，及廷试糊名考校，曾复得甲科，时议称之。恕每自叹曰：“吾得曾，名世才也，不愧于知人矣。”

恕事母孝，母亡，哀慕过甚，不食荤茹，遂至羸瘠。起复视事，迁尚书左丞、权知开封府。恕已病，犹勉强亲职，数月增剧，表求馆殿之职，获奉以济其贫。真宗曰：“卿求一人可代者，听卿去。”是时寇准罢枢密使，恕即荐以自代，遂以准为三司使，恕为集贤学士、判院事。准即检寻恕前后改革兴立之事，类以为册，及以所出榜，别用新板，躬至恕第请判押。恕亦不让，一一押之，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贵。至李谿为三司使，始改茶法，恕之规模渐革矣。

帝重恕，诏太医诊疗。百日，有司请停奉，不许，未几，

卒，年五十九。恕将卒，口占遗奏及约束后事，送终之具，无不周悉。真宗悼惜，废朝，赠吏部尚书。录其子执中为太常寺太祝，执古为奉礼郎。

恕颇涉史传，多识典故，精于吏理，深刻少恩，人不敢干以私。前后掌利柄十余年，强力干事，胥吏畏服，有称职之誉。善谈论，听者忘倦。素不喜释氏，尝请废译经院，辞甚激切。真宗曰：“三教之兴，其来已久，前代毁之者多矣，但存而不论可也。”

恕性吝，恕子淳私用钱。及寝疾，上言淳不率教导，多与非类游，常习武艺，愿出为外州军校。真宗曰：“戎校管镇兵，非丞郎家子弟所莅也。”以为滁州司马。恕卒，召复旧官，后竟以贿赂。执中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别有传；执古至虞部员外郎；执方、执礼，并太子中舍。

魏羽者，字垂天，歙州婺源人。少能属文，上书李煜，署弘文馆校书郎。时建当涂县为雄远军，以羽为判官。宋师渡江出其境，羽以城降，太祖擢为太子中舍，仍旧职。金陵平，入朝，出知兴州。

太平兴国初，知棣州，改京兆府。六年，受诏诣瀛州覆军市租，得隐漏数万计。因上言：“本州录事参军郭震十年未代；河间令崔能前任即墨，未一岁迁秩。有司调选失平，疏远何由闻达，请罪典司，以肃欺弊。”上赐诏褒谕。复命，迁太常博士、知宋州，又徙阆州，就改膳部员外郎。丁外艰，起复莅事，入判大理寺。历度支、户部二判官，召拜本曹郎中。因上疏言三司职官颇众，愿省其半，可以责成，仍条列利病凡二十事。诏下有司详议，皆以为便。改盐铁判官。时北边多警，朝议耕战之术，以羽为河北东路营田副使，改两浙转运使，迁兵部郎中。

淳化初，选为秘书少监，逾月，迁左谏议大夫，俄拜度支使，改盐铁使。四年，并三部为一司，以羽判三司。先是，三司簿领堆积，吏缘为奸，虽尝更立新制，未为适中。是冬，羽上言：“依唐制天下郡县为十道，两京为左右计，各署判官领之。”制三司使二员，以羽为左计使，董俨为右计使，中分诸道以隶焉。未久，以非便罢，守本官，出知滑州。丁内艰，起复，加给事中，徙潭州，遣使谕旨。真宗即位，迁工部侍郎，连徙杭、扬二州，召权知开封府。车驾北巡，判留司三司，再为户部度支使。

咸平四年，以疾解职，拜礼部侍郎。谢日，召升便殿，从容问谕，勉以医药。月余卒，年五十八。

羽涉猎史传，好言事。淳化中，许王暴薨，或有以宫府旧事上闻者。太宗怒，追捕僚吏，将穷究之。羽乘间上言曰：“汉戾太子窃弄父兵，当时言者以其罪当笞耳。今许王之过，未甚于是。”太宗嘉纳之，繇是被劾者皆获轻典。尝建议有唐以来，凡制诏皆经门下省审，有非便者许其封驳，请遵故事，择名臣专领其职，迄今不废。

羽强力有吏干，尤小心谨事。太宗尝谓左右曰：“羽有心计，亦明吏道，但无执守，与物推移耳。历剧职十年，始逾四十，须鬓尽白，亦可怜也。”羽出入计司凡十八年，习知金谷之事，然颇伤烦急，不达大体。

景德二年，长子玠卒，其妻自陈家贫无禄，上悯之。次子校书郎瓘为奉礼郎，后为殿中丞；琰为太子中舍。孙平仲，天禧三年同进士出身。

羽同时有刘式者，亦久居计司，创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，首以式主之。

式字叔度，袁州人也。李煜时，举《三传》中第。归宋，

历迁大理寺丞、赞善大夫、监通州丰利监及主三司都磨勘司，仍赐绯。式又建议置主辖支收司，以谨财赋出纳，时以为当。迁秘书丞，与陈靖使高丽。至道中，并三勾院为一，命式领之。再转工部员外郎，赐金紫。迁刑部。式深究簿领之弊，江、淮间旧有横赋，逋积至多，式奏免之，人以为便。然多所条奏，检校过峻，为下吏所讼，免官，卒。

真宗追录前效，赐其子立本学究出身。次子立之，后为国子博士。立德、立礼，并进士及第，立礼为殿中丞。

刘昌言，字禹谟，泉州南安人。少笃学，文词靡丽。本道节度陈洪进辟功曹参军，掌笺奏。洪进遣子文显入贡，令昌言偕行，太祖亲劳之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洪进归朝，改镇徐州，又辟推官。五年，举进士入格，太宗初惜科第，止授归德军掌书记。八年，复举得第，迁保信、武信二镇判官。宰相赵普镇南阳，重昌言有吏干。钱俶帅邓，表荐之。移泰宁军节度判官。入为左司谏、广南安抚使。淳化初，赵普留守西京，表为通判，委以府政。普疾，属昌言后事。普卒，昌言感普知己，经理其家事。太宗以为忠于所举，拜起居郎，赐金紫、钱五十万。连对三日，皆至日旰。昌言捷给诙诡，能揣人主意，无不称旨。太宗谓宰相曰：“昌言质状非伟，若以貌取，失之子羽矣。”迁工部郎中，逾月，守本官，充枢密直学士，与钱若水同知审官院。二十八日，迁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

昌言骤用，不为时望所伏，或短其闻语难晓，太宗曰：“惟朕能晓之。”又短其委母妻乡里，十余年不迎侍，别娶旁妻。太宗既宠之，诏令迎归京师，本州给钱办装，县次续食。时又有光禄丞何亮家果州，秘书丞陈靖家泉州，不迎其亲。下诏戒谕文武官，父母在剑南、峡路、漳泉、福建、岭南，皆令迎侍，

敢有违者，御史台纠举以闻。

昌言自以登擢非次，惧人倾夺。会诛凶人赵赞，昌言与赞素善，前在河南尝保任之，心不自安。因太宗言及近侍有与赞交者，昌言蹶然出位，顿首称死罪。太宗慰勉之，然自此恶其为人。以给事中罢，出知襄州。上言：“水旱民输税愆期。旧制六月开仓，臣令先一月许所在县驿输纳以便民。获盗当部送阙下，臣恐吏柔懦不能制，再亡命，配隶军籍。此二事，臣从便宜，不如诏书，虑谗慝因而浸润，愿陛下察之。”太宗下诏责其不循旧章，敛怨于民，自今敢背弃诏条，谴责不复恕。

至道二年，徙知荆南府。真宗即位，就拜工部侍郎。咸平二年，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工部尚书。子有方，比部员外郎；有政，虞部员外郎。

张洎，滁州全椒人。曾祖旼，澄城尉。祖蕴，泗上转运巡官。父煦，滁州司法掾。洎少有俊才，博通坟典。江南举进士，解褐上元尉。李景长子弘冀卒，有司谥武宣。洎议以为世子之礼，但当问安视膳，不宜以“武”为称。旋命改谥，擢监察御史。洎自以论事称旨，遂肆弹击无所忌，大臣游简言等嫉之。会景迁国豫章，留煜居守，即荐洎为煜记室，不得从。未几，景卒，煜嗣。擢工部员外郎、试知制诰；满岁，为礼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迁中书舍人、清辉殿学士，参预机密，恩宠第一。

洎旧字师黯，改字偕仁。清辉殿在后苑中，煜宠洎，不欲离左右，授职内殿，中外之务一以谘之。每兄弟宴饮，作妓乐，洎独得预。为建大第宫城东北隅，及赐书万余卷。煜尝至其第，召见妻子，赐予甚厚。

洎尤好建议，每上言，未即行，必称疾，煜手札慰谕之，始复视事。及王师围城，逾年，城危甚，洎劝煜勿降，每引符命云：“玄象无变，金汤之固，未易取也。北军旦夕当自引退。

苟一旦不虞，即臣当先死。”既而城陷，洎携妻子及囊装，自便门入止宫中，给光政使陈乔同升阁，欲与俱死。乔自经气绝，洎反下见煜曰：“臣与乔同掌枢务，国亡当俱死。又念主在，谁能为白其事，不死，将有以报也。”

归朝，太祖召责之曰：“汝教煜不降，使至今日。”因出帛书示之，乃围城日洎所草诏，召上江救兵蜡丸书也。洎顿首请罪曰：“实臣所为也。犬吠非其主，此其一尔，他尚多有。今得死，臣之分也。”辞色不变。上奇之，贷其死，谓曰：“卿大有胆，不加卿罪。今之事我，无替昔日之忠也。”拜太子中允，岁余，判刑部。太宗即位，以其文雅，选直舍人院，考试诸州进士。未几，使高丽，复命，改户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出知相州。明年夏，徙贝州。是冬，又知相州。部内不治，转运使田锡言其状，代还。洎求见廷辩，上以其儒生，不责以吏事，诏不问。令以本官知译经院，迁兵部员外郎、礼、户二部郎中。雍熙二年，同知贡举。

端拱初，契丹寇边，诏群臣言事。洎上奏，以练兵聚谷，分屯塞下，来则备御，去则勿追为要略。会钱俶薨，太常定谥忠懿。洎时判考功，为覆状，经尚书省集议。虞部郎中张佖奏驳曰：“按考功覆状一句云‘亢龙无悔’，实非臣子宜言者。况钱俶生长岛夷，夙为荒服，未尝略居尊位，终是藩臣，故名不可称龙，位不可为亢。其‘亢龙无悔’四字，请改正。”事下中书，以诘洎。对状曰：“窃以故秦国王明德茂勋，格于天壤，处崇高之富贵，绝纤介之讥嫌。太常礼院稽其功行，定兹嘉谥，考功详覆之际，率遵至公，故其议状云：‘兹所谓受宠若惊，居亢无悔者也’。谨按《易·乾》之九三云：‘君子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’王弼注云：‘处下体之极，居上体之下，履重刚之险，因时而惕，不失其几，可以无咎。处下卦之

极，愈于上九之亢。’《易例》云：‘初九为元士，九二为大夫，九三为诸侯。’《正义》云：‘《易》之本理，以体为君臣。九三居下体之极，是人臣之体也。其免亢龙之咎者，是人臣之极，可以慎守免祸。故云免亢极之祸也。’《汉书·梁商传赞》云：‘地居亢满，而能以谨厚自终。’杨植《许由碑》云：‘锱铢九有，亢极一夫。’杜鸿渐《让元帅表》云：‘禄位亢极，过逾涯量。’卢杞《郭子仪碑》云：‘居亢无悔，其心益降。’李翰《书霍光传》云：‘有伊、周负荷之明，无九三亢极之悔。’张说《祁国公碑》云：‘一无目牛之全，一无亢龙之悔也。’况考功状内止称云：‘受宠若惊，居亢无悔。’即本无‘亢龙无悔’之语。斯盖张泌擅改公奏，罔冒天聪。请以元状看详，反坐其人，以惩奸妄。”俄下诏曰：“张洎援引故实，皆有依据。张泌学识甚浅，敷陈失实，尚示矜容，免其黜降，可罚一月俸。”

洎未几选为太仆少卿、同知京朝官考课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判大理寺。又充史馆修撰、判集贤院事。淳化中，上令史馆修撰杨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阁旧图，洎同奏诏，因讨论故事，独草奏以闻。洎又言：

按旧史，中书、门下、御史台为三署，谓侍从供奉之官。今起居日侍从官先入殿庭，东西立定，俟正班入，一时起居。其侍从官东西列拜，甚失北面朝谒之仪。请准旧仪，侍从官先入起居，行毕，分侍立于丹墀之下，谓之“蛾眉班”。然后宰相率正班入起居，雅合于礼。

臣又闻古之王者，躬勤庶务，其临朝之疏数，视政事之繁简。唐初五日一朝，景云初，始修贞观故事。自天宝兵兴之后，四方多故，肃宗而下，咸只日临朝，双日不坐。其只日或遇阴霾、盛暑、大寒、泥泞，亦放百官起居。双日宰相相当奏事，即

特开延英召对。或夷蛮入贡，勋臣归朝，亦特开紫宸殿引见。陛下自临大宝，十有五年，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，听天下之政，虽刚健不息，固天德之常然，而游焉息焉，亦圣人之谏训。倘君父焦劳于上，臣子缄默于下，不能引大体以争，则忠良之心，有所不至矣。

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规，只日视朝，双日不坐。其只日遇大寒、盛暑、阴霪、泥泞，亦放百官起居，其双日于崇德、崇政两殿召对宰臣。常参官以下及非时蛮夷入贡、勋臣归朝，亦特开上阁引见，并请准前代故事处分。

奏入不报。

时，上令以《儒行篇》刻于版，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。洎得之，上表称谢，上览而嘉之。翌日，谓宰相曰：“群臣上章献文，朕无不再三省览。如张洎一表，援引古今，甚不可得。可召至中书，宣谕朕意。”数月，擢拜中书舍人，充翰林学士。上顾谓近臣曰：“学士之职，清要贵重，非他官可比，朕常恨不得为之。”故事，赴上日设燕，教坊以杂戏进，久罢其事。至是，令尽设之，仍诏枢密直学士吕端、刘昌言及知制诰柴成务等预会，时以为荣。

俄判吏部铨。尝引对选人，上顾之谓近臣曰：“张洎富有文艺，至今尚苦学，江东士人之冠也。”洎与钱若水同在禁林，甚被宠顾。时刘昌言骤擢枢要，人望甚轻，董俨方掌财赋，欲以计倾之。会杨徽之、钱熙尝言洎及若水旦夕当大用。熙以语昌言，昌言曰：“洎必参政柄。若水后进年少，岂遽及此。”时翰林小吏谘事在侧，昌言虑洎闻之，即对小吏尽述熙言，令告洎。洎方修饬边幅以固恩宠，疑徽之遣熙以构飞语中己，遂白于上。上怒，召昌言质之，以徽之为镇安军行军司马，熙罢职，通判朗州。

会皇子益王元杰改封吴王，行扬州、润州大都督府长史，领淮南、镇江两军节制。洎当草制，因上疏议曰：“谨按前史，皇子封王，以郡为国，置傅相及内史、中尉等，佐王为治。自汉、魏以降，所封之王始不之国，朝廷命卿大夫临郡，即称内史行郡事。东晋永和、泰元之际，有琅邪王、会稽王、临川王，故谢灵运、王羲之等为会稽、临川内史，即其事也。唐有天下，以扬、益、潞、幽、荆五郡为大都督，署长史、司马为上佐，即前代内史之类也。其大都督之号，非亲王不授；其扬、益等郡，或有亲王遥领，朝廷命大臣临郡者，即皆长史、副大使知节度事也。臣请质之前代，段文昌出镇扬州，云‘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、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’。李载义镇幽州，云‘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、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’，即其例也。今益王以扬、润二郡建社为吴国王，居大都督之任，又已正领节度事，岂宜却加长史之号，乃是国王自为上佐矣。若或朝廷且以长史拜受，其加衔内又无副大使、知节度使之目，倘或他日别命守将，俾临本郡，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。臣草制之夕，便欲上陈，虑奏报往反，有妨明日宣降。兹事有关国体，况吴王未领恩命，尚可改正，乞付中书门下，商议施行。”宰相以制命已行，难于追改。洎又上表论列，吕蒙正言：“越王领福州长史，今吴王独为大都督，居越王之上，非便。”上令俟异日除授，并改正之。至明年，上郊祀覃庆，遂改焉。

俄奉诏与李至、范杲、张昞同修国史，又判史馆。洎博涉经史，多知典故。每上有著述，或赐近臣诗什，洎必上表，援引经传，以将顺其意。上因赐诗褒美，有“翰长老儒臣”之句。与苏易简同在翰林，尤不协，及易简参知政事，洎多攻其失。既而易简罢，即以洎为给事中、参知政事，与寇准同列。

先是，准知吏部选事，洎掌考功，为吏部官属。准年少，

新进气锐，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。洎夙夜坐曹视事，每冠带候准出入于省门，揖而退，不交一谈。准益重焉，因延与语。洎捷给善持论，多为准规画，准心伏，乃兄事之，极口谈洎于上。上欲进用，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谗毁良善，李煜杀潘佑，洎尝预谋，心疑之。翰林待诏尹熙古、吴郢皆江东人，洎尝善待之。上一夕召熙古辈侍书禁中，因问以佑得罪故。熙古言煜忿佑谏说太直耳，非洎谋也。自是洗然，遂加擢用，盖准推挽之也。既同秉政，奉准愈谨，政事一决于准，无所参预。专修时政记，甘言善柔而已。后因奏事异同，准复忌之。

至道二年五月，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驰骑入奏边事，言继迁率万余众寇灵州。上诏宰相吕端、知枢密院事赵镕等各以所见画策，即日具奏来上。吕端相率诣长春殿见上，言曰：“臣等若各述所见，则非询谋佥同之议，望许其为一状，陈其利害。”洎越次奏曰：“端等备位辅弼，上有所询问，反缄默不言，深失讷谏之体。”端曰：“洎欲有言，不过揣摩陛下意耳，必无鯁切之理。”上默然。翌日，洎上疏引贾捐之弃珠崖事，愿弃灵武以省关西馈运。上尝有此意，既而悔之，洎果迎合，览奏不悦。既以疏付洎，谓之曰：“卿所陈，朕不晓一句。”洎惶恐而退。上召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等谓曰：“张洎上言，果为吕端所料，朕已还其疏矣。”

洎既议事不称旨，恐惧，欲自固权位。上已嫉准专恣，恩宠衰替。洎虑一旦同罢免，因奏事，大言寇准退后多诽谤。准但色变，不敢自辩。上由是大怒，准旬日罢。未几，洎病在告，满百日，力疾请对，方拜，跽于上前，左右掖起之。明日，上章求解职，优诏不允。后月余，改刑部侍郎，罢知政事。奉诏呜咽，疾遂亟，十余日卒，年六十四。赠刑部尚书，以其二子皆为京官。

洎风仪洒落，文采清丽，博览道释书，兼通禅寂虚无之理。终日清谈，亶癖可听。尤险诋，好攻人之短。李煜既归朝，贫甚，洎犹丐索之。煜以白金搵面器与洎，洎尚未满意。时潘慎修掌煜记室，洎疑慎修教煜，素与慎修善，自是亦稍疏之。煜子仲宇雅好蒲博饮宴，洎因切谏之，仲宇谢过。后数月，人有言仲宇蒲博如故，洎遂与之绝。及仲宇死郢州，葬京师，洎亦不赴吊。与张佖议事不协，遂为仇隙，始以从父礼事佖，既而不拜。尤善事内官，在翰林日，引唐故事，奏内供奉官蓝敏政为学士使，内侍裴愈副之。上览奏，谓曰：“此唐室弊政，朕安可踵此覆辙，卿言过也。”洎惭而退。性鄙吝，虽亲戚无所沾，及江表故旧，亦罕登其门。素与徐铉厚善，后因议事相忤，遂绝交。然手写铉文章，访求其笔札，藏篋笥，甚于珍玩。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。

子安期，至国子博士；方回，后为虞部员外郎。方回子怀玉，王钦若婿，赐进士及第，大理寺丞，秘书校理。

李惟清，字直臣，下邑人。父仲行，为章丘簿，因徙家焉。惟清，开宝中，以三史解褐涪陵尉。蜀民尚淫祀，病不疗治，听于巫覡，惟清擒大巫笞之，民以为及祸。他日又加箠焉，民知不神。然后教以医药，稍变风俗。时遣宦官督输造船木，纵恣不法，惟清奏杀之，由是知名。秩满，迁大理寺丞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，迁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。五年，改左赞善大夫，充转运副使，升正使，就改监察御史，兼总南路。尝入奏事，太宗问曰：“荆湖累年丰稔，又无徭役，民间苏否？”惟清曰：“臣见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，民以三数斗稻价，方可买一斤”。乃诏斤减十钱。徙京西转运使，入为度支判官，改主客员外郎。

雍熙三年，大举取幽州，惟清以为兵食未丰，不可轻动。

朝廷业已兴师，奏入不报。判度支许仲宣建议通盐法，以卖盐岁课赋于乡村，与户税均纳。惟清奉诏往荆湖诸路详定，奏言以盐配民非便，遂罢。使还，上又问民间苦乐不均事，惟清言：“前在荆湖，民市清酒务官酿转鬻者，斗给耗二升，今三司给一升，民多他图，而岁课甚减。”诏复其旧。未几，出为京东转运使。会募丁壮为义军，惟清曰：“若是，天下不耕矣。”三上疏谏，繇是独选河北，而余路悉罢。擢屯田郎中、度支副使。

端拱初，迁右谏议大夫，历户部使，改度支使。会遣使河朔治方田，大发兵。惟清以盛春妨农，恳求罢废。太宗曰：“兵夫已发矣。止令完治边城而已。”淳化三年，迁给事中，充盐铁使，遂以帐式奏御。太宗曰：“费用若此，民力久何以堪？如可减省，即便裁度。”惟清曰：“此开宝军兴之际，其数倍多，盖以将帅未得其人，边事未宁，屯兵至广也。臣闻汉有卫青、霍去病，唐有郭子仪、李晟，西北望而畏之。如此则边事息而支用减矣。望慎擢将帅，以有威名者俾安边塞，庶节费用。”上言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今之西北变诈，与古不同。选用将帅，亦须深体今之几宜。韩、彭虽古之名将，以彼时之见，制今之敌，亦恐不能成功。今纵得人，未可便如古委之。此乃机事，卿所未知也。”

淮南榷货务卖岳茶，斤为钱百五十。主吏言陈恶者二十六万六千余斤，惟清擅减斤五十钱，不以闻。滁、泗、濠、楚州、涟水军亦以岳茶陈恶，减价市之。计亏钱万四千余贯，为勾院吏卢守仁所发，左授卫尉少卿，黜判官李瑄为本曹员外郎，赐守仁钱十五万。俄出知广州。至道初，就拜右谏议大夫。太宗闻其廉平，诏奖之。二年，徙广南东、西路都转运使，寻召拜给事中。逾月，同知枢密院事。

惟清倜傥自任，有钩距。临事峻刻，所至称强干。然以俗吏进，无人望。才数月，真宗即位，加刑部侍郎，复除御史中丞。既去枢要，怫郁尤甚，肆情弹击。咸平元年。卒，年五十六，赠户部尚书。

子永锡，荫至光禄寺丞。颇涉学属辞，尚气少检，喜交结。冯拯、王济、皇甫选多与之游，日聚举子于家，谈议时政。真宗将幸河朔，永锡犹服父丧，上章大言，列诋近臣，自谓有致太平灭敌之术。选为户部判官，因对，袖表以献，又自荐扬。真宗驻蹕大名，召赴行在，试策不中，贬泷水县主簿。选为南剑州团练副使，俄复光禄寺丞。六年，又坐交游非类，监和州商税，后至右赞善大夫。

次子永德，至殿中丞。

论曰：张宏为枢副，当用兵之际，循默备位；赵昌言为御史中丞，屡上书言兵，乃两易之。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？宋失政矣。昌言识李沆，器王旦；陈恕取士得王曾，举代得寇准；皆可谓知人之明。然赵好奖拔，而颇树党与，终以取败；陈典贡举，务黜南士，以避嫌疑，皆非君子所为也。昌言尚气敢言，恕为宋人能吏之首，庶足称矣。刘昌言感赵普之遇，身后经理其家；然委亲乡里，十年而不迎侍，厚薄失措，又何取乎？张洎初劝李煜勿降，既而不能死之，“犬吠非主”之对，徒以辩舌，侥幸得免。厥后揣摩百端，谗毁正直，利口之士，鲜不为反覆小人也。李惟清居台端，恨失政柄，恣情鹯击。旧史称为俗吏，又奚责焉。

列传第二十七

柴禹锡 张逊 杨守一 赵镒 周莹 王继英 王显

柴禹锡，字玄圭，大名人。少时，有客见之曰：“子质不凡，若辅以经术，必致将相。”禹锡由是留心问学。时太宗居晋邸，以善应对，获给事焉。太平兴国初，授供奉官。三年，改翰林副使，迁如京使，仍掌翰林司。每夜直，上以藩府旧僚，多召访外事。迁宣徽北院使，赐第宝积坊。告秦王廷美阴谋，擢枢密副使。逾年，转南院使。服劳既久，益加勤敏。

雍熙中，议广宫城。禹锡有别业在表识中，请以易官邸，上因是薄之。又与宰相宋琪厚善。会广州徐休复密奏转运王延范不轨状，且言倚附大臣，无敢动摇者。上因访琪及禹锡曰：“延范何如人？”延范与琪妻为疏属，甚言其忠勤，禹锡亦傍赞之。上意其交通，滋不悦。禹锡又为琪请卢多逊故第，上益恶其朋比。坐琪以诙谐罢相，不欲显言之也。下诏切责禹锡，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。在任勤于政治，部民诣滨州列状以闻。改涪州观察使，徙澶、镇二州驻泊部署，俄知潞州，州民乞留三载，诏奖之。徙知永兴军府，再召为宣徽北院使、知枢密院事。

至道初，制受镇宁军节度、知泾州。入谢曰，上谓曰：“由宣徽罢者不过防御使尔，今委卿旌节，兼之重镇，可谓优异矣。”禹锡流涕哽咽而已。咸平中，移知贝州。是岁，契丹兵奄至城下，禹锡内严备御，寇寻引去。明年，徙陕州。

景德初，子宗庆选尚，召禹锡归阙，令公主就第谒见，行舅姑礼，固辞不许。顷之，还镇。未几，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太尉。子宗亮，太子中允；宗庆，永清军节度。

张逊，博州高唐人。数岁丧父，养于叔父职方员外郎干，后随母归魏仁浦家，驸马都尉咸信，其异父弟也。太宗在晋邸，召隶帐下。太平兴国初，补左班殿直。从征太原还，迁文思副使，再迁香药库使。岭南平后，交 止岁入贡，通关市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，鬻婆、三佛齐、渤泥、占城诸国亦岁至朝贡，由是犀象、香药、珍异充溢府库。逊请于京置榷易署，稍增其价，听商人金帛市之，恣其贩鬻，岁可获钱五十万缗，以济经费。太宗允之，一岁中果得三十万缗。自是岁有增羨，至五十万。

雍熙二年，录其劳，迁领妨州刺史。三年，与安忠并命为东上阁门使。数月，会许仲宣罢判度支，即以逊为度支使。端拱初，迁盐铁使。二年，授宣徽北院使、签署枢密院事。未几，兼枢密副使、知院事。与同列寇准不协，每奏事，颇相矛盾。

一日，逊等晚归私第，准与温仲舒并辔，有狂民迎马首拜呼万岁。街使王宾旧与逊同事晋邸，逊又尝举宾，雅相厚善，因奏民迎准拜呼万岁。准自辩：“实与仲舒同行，盖逊令宾独奏斥臣。”辞意俱厉，因互发其私。太宗恶之，下诏切责，逊左降右领军卫将军，准亦罢职。会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为州大校，黜官，命逊代掌其事。

西蜀李顺为乱，诏发兵水陆进讨，以荆渚居其要害，命逊为右骁卫大将军、知江陵府，赐钱二百万，白金三千两。逊既至，会峡路诸漕卒数千人聚江陵，有告其谋变以应蜀寇，府中议欲尽诛之。逊止捕首恶杨承进等二十一人斩于市，余党亲加尉抚，飞奏以闻。太宗嘉之，诏以其卒分配州郡。数月，逊卒，

年五十六，时至道元年也。赠桂州观察使，归葬京师。逊小心谨慎，徒以攀附至贵显，其訐谋献替无闻焉。

子敏中，初补供奉官。逊在宣徽，表言尝业文，愿改秩，即换大理寺丞，累至比部郎中。次子虚中，娶宗室申国公女，至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敏中子先，进士及第。

杨守一，字象先，其先河南洛阳人。唐末避乱，徙家宋、郑间。守一稍通《周易》及《左氏春秋》，事太宗于晋邸。太宗即位，补右班殿直。太平兴国中，出护登州兵。召还，监仪鸾司。累迁西头供奉官，其下多贵族子弟，颇豪纵徼幸。始置三班院，令守一专其事，考核授任，渐有条制。岁余，改翰林学士。守一初名守素，至是诏改之。

七年，与赵镡、柴禹锡、相里勋等告秦王廷美阴谋事，擢东上阁门使兼枢密都承旨。八年，改判四方馆事。雍熙中，诏护迁云、朔归附安庆兵屯于潞州。三年，转内客省使，仍兼都承旨。端拱元年，授宣徽北院使、签署枢密院事。是秋，卒，年六十四。赠太尉，中使护葬。

守一性质直勤谨，无他材术，徒以肇自王府，久事左右，适会时机，故历职通显，饰终之礼，率加常数焉。

子安期历国子博士，坐事贬卒。安期子梦得，进士及第。

赵镡，字化钧，沧州乐陵人。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，即位，补东头供奉官。因使吴越赐国信，及钱俶纳土，遣检校帑廩，转内酒坊副使。以告秦王廷美阴事，迁六宅使，领罗州刺史。掌翰林司，擢东上阁门使。

郭贇参知政事，镡以同府之旧，尝有所请托，贇不从。镡摭堂吏过失以闻，贇见上，白镡私谒，即召镡廷辩。词屈，出为梓、遂州都巡检使，改左骁卫大将军，领郡如故。代还，知沧州兼兵马部署。镡在郡完城堑，严战具。寇尝数百骑至境上，

闻有备，引去。迁左神武大将军。会崔翰知州，改镕为本州钤辖。

又知庐州，因对，自陈愿留，不许。逾年，召为枢密都承旨，同掌三班，俄拜宣徽北院使、同知枢密院事，与柴禹锡并掌机务。尝遣吏卒变服，散之京城察事。卒乘醉与卖书人韩玉斗殴，不胜，因诬玉言涉指斥。禹锡等遽以闻，玉坐抵法。太宗寻知其冤，自后廉事不复听。禹锡出镇，镕加知院事。真宗即位，改南院使、检校太傅，以心疾求解。是秋，授寿州观察使。咸平元年三月，卒，年五十五。赠忠正军节度，录其三子官。

镕少涉猎文史，美书翰，委质晋邸，以勤谨被眷。本名容，太宗改为镕，曰：“陶镕所以成器也。”镕性好佛，多蓄古书画。三子：忠辅，西京左藏库副使；忠愿，虞部员外郎；忠厚，内殿崇班。

周莹，瀛州景城人。右领军卫上将军景之子也。景家富财，好交结，历事唐、汉、周。习水利，尝浚汴口，导郑州郭西水入中牟渠，修滑州河堤，累迁至是官。

太宗潜邸时，莹得给事左右。即位，补殿直，领武骑卒巡警泉、福州。卒才数百，捕剧贼千余，迁供奉官。天雄军节度孙永佑、转运使杨缜称荐之，又使绥、银州按边事，还奏称旨，擢鞍辔库副使。

雍熙二年，为杭、睦五州都巡检使兼杭州都监。会妖僧绍伦为变，莹擒获之，逮捕就戮者三百余人，人以为酷滥。代还，改崇仪使、沧州都监。召拜西上阁门使，领镇、定、高阳关都监，加判四方馆事。与郝守浚护塞宋州决河，俄改三路排阵钤辖，历知天雄军、真定二府，就迁引进使。

至道二年，代还。会李继隆讨西夏，诏莹诣军前，授以机

事，还拜客省使，签书枢密院诸房公事，俄兼提点宣徽诸房、鼓司、登闻院，与刘承珪并任。

真宗嗣位，承珪分使河北告谕，加领富州刺史。上闻其母老病，闵之，特封武功郡太夫人。秋，拜宣徽北院使。先是，宣徽著位在枢密副使上，莹表请居下，从之。咸平二年，大阅，命为随驾部署。从征河朔，又为驾前马步都部署。

三年，迁南院使、知枢密院事。会蜀平，部送胁从者数百人至阙下。西川转运使马亮因入奏，请赦其罪遣还。莹以为当尽诛之。令莹、亮廷议，上是亮议，悉原其罪。

五年，高阳关都部署阙，蕃侯无足领之者，宰相请辍宣徽使以居其任。时王继英任北院，上以莹练达军事，乃拜永清军节度，兼领其任，为三路排阵使。莹隶人有钱仁度者，颇有军功，与虎翼小校刘斌相竞，为殿直阎渥所发。以莹故，诏勿问，止徙斌隶他军。契丹入寇，诏步兵赴宁边军为援。莹至，则寇兵已去，即日还屯所。上闻曰：“莹何不持重少留，示以不测。轻于举措，非将帅体也。”

景德初，丁内艰，起复，代王显为天雄军都部署兼知军府事。尝召洺州骑士千五百人赴大名，道与寇直，力战，有死伤者，莹犹谓其玩寇，将悉诛之。诏赐金帛，谕莹勿治其罪。车驾北巡，为驾前东西贝冀路都部署。明年，改知陕州，徙永兴军府，又移邠州，兼环庆路都部署。时夏州内属，诏省戍兵还营，以减馈饷之费。仍手诏谕莹，莹遽奏乞留，以张边威。上谓莹庸懦不智，以曹玮代之，徙知澶州。

大中祥符初，改天平军节度。明年，为镇定都部署兼知定州。转运使奏其旷弛，徙知澶州，境内屡有寇盗，宰相以莹任居将帅，不能以威望镇靖，请徙他郡。上曰：“处之闲僻，适使其自偷尔。”遂下诏督责，令其擒捕。时发卒修河防，而军

中所给糗粮，多腐败不可食；又役使不均，莹不加恤，以故亡命者众。

七年，入朝，复遣还镇。又以澶渊当契丹之冲，藉其廩给之厚，复命知澶州。九年，被疾，求还京师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侍中。初谥忠穆，后改元惠。录其二子供奉官普、显为内殿崇班，二孙永昌、永吉为殿直。

莹居枢近，无他谋略，及莅军旅，历藩镇，功业无大过人者。故事，大礼覃庆，外藩无赐物例。东封岁，莹镇澶渊，车驾所经，故特有袞衣、金带、器帛之赐。祀汾阴，莹知定州，乃预上言：“礼成，所赐望于治所支給。”人咸笑之。普后为崇仪副使，显至内殿承制。

王继英，开封祥符人。少从赵普给笔札，普自罢河阳，为少保，从者皆去，继英趋事逾谨。普再入相，继英隶名中书五房、院。

时真宗在藩邸，选为导史兼内知客事。太宗召见，谓曰：“汝昔事赵普，朕所备知。今奉亲贤，尤宜尽节。”及建储，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谒者。谒者本宦职，副率品秩颇崇，非趋走左右者所宜为，俾兼领之，执政之误也。

真宗即位，擢为引进使。咸平初，领恩州刺史兼掌阁门使，迁左神武大将军、枢密都承旨，改客省使。契丹入寇，继英密请车驾北巡，上从之，即命继英驰传诣镇、定、高阳关阅视行宫储顿，宣谕将士。俄充澶州钤辖。会大将傅潜逗挠得罪，令继英即军中召还属吏。

寻掌三班，拜宣徽北院使，与周莹同知枢密院事。莹出镇，继英遂冠枢宿，小心慎靖，以勤敏称，上倚赖之。

景德初，授枢密使。旧制，枢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，有诏特加国封。尝因进补军校，白上曰：“疏外之人急于

攀附者，谓臣蒙蔽不为荐引。”上曰：“此辈虽有夤缘，亦须因事立功，方许擢用，不可过求侥幸，卿勿复言也。”

从幸澶州，契丹请和，谏访经略，继英预焉。明年郊祀，加特进、检校太傅。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上临哭之，赐白金五千两，赠太尉、侍中，谥恭懿。且为葬其祖父，赠其妻贾长乐郡太夫人，录其子婿、门下亲吏数十人。

初，继英幼孤，寄育外氏。既贵，外王父、诸舅有族殡者，时方奏遣其子营葬，会卒，特诏有司给办焉。

子遵式、遵诲、遵度、遵范，皆至显宦。

王显，字德明，开封人。初为殿前司小吏，太宗居藩，尝给事左右。性谨介，不好狎，未尝践市肆。即位，补殿直，稍迁供奉官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，授军器库副使，迁尚食使。逾年，与郭昭敏并为东上阁门使。八年春，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是夏，制授枢密使。上谓之曰：“卿世家本儒，少遭乱失学，今典朕机务，无暇博览群书，能熟《军戒》三篇，亦可免于面墙矣。”因取是书及道德坊宅一区赐之。

其后居位既久，机务益繁，副使赵昌言、寇准锋气皆锐，慢显，显或失误，护短终不肯改，上每面戒之。淳化三年八月，诏加切责，黜授随州刺史，充崇信军节度、观察等使，遣之任。

俄知永兴军，徙延州。时夏台、益部寇扰，显上疏曰：“间岁以来，戎事未息，李继迁负恩于灵、夏，王小波干纪于巴、邛，河右坤维并兴师旅。而继迁翻然向化，遣子入觐，愿修职贡。陛下曲加容纳，许其内附，示以德信，伸以恩锡，所以绥怀之者至矣。然而狼子野心，未可深信。所宜谨屯戍，固城垒，积刍粮，然后遴选才勇，付以边任，纵有缓急，则备御有素，

彼又奚能为患哉？至若蜀寇未平，神人共愤，谓宜申饬将帅，速期荡平，既免老师以费财，且防事久则生变。又况邛、蜀物产殷富，其间士卒骄怠，迟留顾恋，实兼有之。莫若勿惮往来，潜为更代，既可均其劳逸，抑可免于迁延。至于河北关防所当加谨者，诚以国家事西南，密谋兴举，若分中朝之势力，则长外寇之奸谋矣。”

时制，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，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，犯者不以多少，处斩。显请犯多者依法，自余别为科断，以差其罪。章上未报，移知秦州。

初，温仲舒知州日，开拓山林，讽藩部献其地。后朝廷虽尝给还，而采伐如故。转运使卢知翰请量给蕃部茶彩，以酬所献，诏遣张从式与显同往规度。显言：“乃者朝命以赵保吉修贡，边城务使安静，若今动众开斥疆境，非便。”议遂罢。

咸平初，入朝，改横海军节度，出知镇州。二年，曹彬卒，复拜枢密使。郊祀，加检校太师。真宗幸大名，内枢惟显与副使宋湜从，言者多谓显专司兵要，谋略非长。会湜卒，乃以参知政事向敏中权同知枢密院事。三年春，改授山南东道节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定州路行营都部署、河北都转运使兼知定州。秋，吏民诣驻泊都部署孔守正言显治状，愿借留。守正以闻。明年秋，加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都部署，许便宜从事。十月，契丹入寇，前军过威虏军。比时方积雨，契丹以皮为弦，湿缓不堪用，显因大破之，梟获名王、贵将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钮，斩首二万级。显上言：“先奉诏令于近边布阵，及应援北平控扼之路。无何，敌骑已越亭障，显之前阵虽有捷克，终违诏命。”上章请罪。上降手札，以慰其忧悸。

明年，求致仕，不许，改河阳三城节度。将之镇，时议亲征契丹，显言：“盛寒在序，敌未犯塞，銮輿轻举，直抵穷边，

寇若不逢，师乃先老。况今继迁未灭，西鄙不宁，倘北边部落，与之结援，则中国之患，未可量也。议者乃于此时请复幽蓟，非计之得也。凡建议大事，上下协力，举必成功。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，尚有异同，未可谓为万全之举。若能选择将帅，训练士卒，坚城垒而缮甲兵，亦足以待敌矣。必欲复燕、蓟旧地，则必修文德、养勇锐，同时之利，以奉行天罚而后可。”

景德初，徙知天雄军府。又言：“祖宗以来，多命近臣统领军旅。今后宣徽使，宜于文武群臣中择晓达边事者为之。盖位高则威名著，识远则勋劳立故也。武臣以罪黜者，宜加容贷，不以一眚遂废，苟用之有恩，必得其死力，故曰使功不如使过也。至若临敌命将，则贵专任，出师应敌，则约束将校，使相应援。全是数者，则军威倍壮，人心增勇矣。”既而上表请赴行在，从之。是年秋，遣还镇。

契丹入寇，上议亲征。显复陈三策，谓：“大军方在镇定，契丹必不南侵，车驾止驻澶渊，诏镇定出兵，会河南军，合击之可也。若契丹母子虚张声势，以抗我师，潜遣锐兵南攻驾前诸军，则令镇定之师直冲戎帐，攻其营砦，则沿河游兵不战而自屈矣。否则遣骑兵千、步兵三千于濮州渡河，横掠澶州，继以大军追北掩击，亦可出其不意也。”已而契丹请盟，赵德明遣使修贡称藩，朝廷加赏锡，且许通青盐以济边民，从显之请也。

三年冬，被病，诏中使偕尚医疗视。明年正月，许还京师。时车驾上陵，显谓宾佐曰：“余年位偕极，今天子道出虎牢，不得一拜属车之尘，是遗恨也。”言讫涕下，至京，信宿卒，年七十六。车驾至郑州，闻之，遣宫苑使邓永迁驰还护丧，赠中书令，谥忠肃。录其二子。

显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，奖擢之速，时无拟之者。显吏军

司时，张永德以滑州节制为殿前都点检。及显自枢密镇孟津兼相帅，永德由太子太师为相帅，同日宣制，永德兼大夫反在显下，时人讶之。显居中执政，矫情以厚胥吏，龌龊自固而已。在藩镇，颇纵部曲扰下，论者非之。

子希逸字仲庄，以荫补供奉官。好学，尤熟唐史，聚书万余卷。换秩授朝奉大夫、太子中允。咸平初，改殿中丞、直史馆，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加祠部员外郎，卒。希范至如京副使。

论曰：自柴禹锡而下，率因给事藩邸，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。若守一之质直，赵镒之勤谨，服劳虽久而益修乃职，则其被眷遇也宜矣。张逊优于理财而未免于媚嫉，周莹练习军旅而颇伤于酷滥，禹锡素称勤敏而不能不涉于朋比，王显虽谨介自将而昧于学识，故莫逃于龌龊之讥。若以勤谨被信任，耆德冠枢宥，而善终如始者，其惟继英乎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有终，吉。”此之谓也。

列传第二十八

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子旭 孙质 杨昭俭 鱼崇谅
张澹 高锡从子冕

陶穀，字秀实，邠州新平人。本姓唐，避晋祖讳改焉。历北齐、隋、唐为名族。祖彦谦，历慈、绛、澧三州刺史，有诗名，自号鹿门先生。父涣，领夷州刺史，唐季之乱，为邠帅杨崇本所害。时穀尚幼，随母柳氏育崇本家。

十余岁，能属文，起家校书郎、单州军事判官。尝以书干宰相李崧，崧甚重其文。时和凝亦为相，同奏为著作佐郎、集贤校理。改监察御史，分司西京，迁虞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会晋祖废翰林学士，兼掌内外制。词目繁委，穀言多委惬，为当时最。少帝初，赐绯袍、靴、笏、黑银带。天福九年，加仓部郎中。

初，崧从契丹以北，高祖入京师，以崧第赐苏逢吉，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，逢吉皆取之。崧自北还，因以宅券献逢吉，逢吉不悦，而崧子弟数出怨言。其后逢吉乃诱告崧与弟屿、义等下狱，崧惧，移病不出。崧族子昉为秘书郎，尝往候崧，崧语昉曰：“迩来朝廷于我有何议？”昉曰：“无他闻，唯陶给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诬叔父。”崧叹曰：“穀自单州判官，吾取为集贤校理，不数年擢掌诰命，吾何负于陶氏子哉？”及崧遇祸，昉尝因公事诣穀，穀问昉：“识李侍中否？”昉敛衽应曰：“远从叔尔。”穀曰：“李氏之祸，穀出力焉。”昉闻之汗出。

穀性急率，尝与兖帅安审信集会，杯酒相失，为审信所奏。时方姑息武臣，穀坐责授太常少卿。尝上言：“顷莅西台，每见台司详断刑狱，少有即时决者。至于闾阎夫妇小有争讼，淹滞积时，坊市死亡丧葬，必俟台司判状，奴婢病亡，亦须检验。吏因缘为奸，而邀求不已，经旬不获埋瘞。望申条约以革其弊。”从之。俄拜中书舍人。尝请教习乐工、停二舞郎，及禁民伐桑枣为薪，并从其请。开运三年，赐金紫。

契丹主北归，胁穀令从行。穀逃匿僧舍中，衣布褐，阳为行者状。军士意其诈，持刃陵胁者日数四。穀颇工历数，谓同辈曰：“西南五星连珠，汉地当有王者出。契丹主必不得归国。”及耶律德光死，有孛光芒指北，穀曰：“自此契丹自相鱼肉，永不乱华矣。”遂归汉，为给事中。乾祐中，令常参官转对。穀上言曰：“五日上章，曾非旧制。百官叙对，且异昌言。徒浼天聪，无益时政，欲乞停转对。在朝群臣有所闻见，即许不时诣阙闻奏。”从之。

仕周为右散骑常侍，世宗即位，迁户部侍郎。从征太原，时鱼崇谅迎母后至，穀乘间言曰：“崇谅宿留不来，有顾望意。”世宗颇疑之。崇谅又表陈母病，诏许归陕州就养，以穀为翰林学士。

世宗尝谓宰相曰：“朕观历代君臣治平之道，诚为不易。又念唐、晋失德之后，乱臣黠将，僭窃者多。今中原甫定，吴、蜀、幽、并尚未平附，声教未能远被，宜令近臣各为论策，宣导经济之略。”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，各撰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》、《平边策》以进。其策率以修文德、来远人为意，惟穀与窦仪、杨昭俭、王朴以封疆密迩江、淮，当用师取之。世宗自克高平，常训兵讲武，思混一天下。及览其策，忻然听纳，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。

显德三年，迁兵部侍郎，加承旨。世宗留心稼穡，命工刻木为耕夫、织妇、蚕女之状，置于禁中，思广劝课之道，穀为赞辞以进。显德六年，加吏部侍郎。

宋初，转礼部尚书，依前翰林承旨。穀在翰林，与窦仪不协，仪有公望，虑其轧己，尝附宰相赵普与赵逢、高锡辈共排仪，仪终不至相位。

乾德二年，判吏部铨兼知贡举。再为南郊礼仪使，法物制度，多穀所定。时范质为大礼使，以鹵簿清游队有甲骑具装，莫知其制度，以问于穀。穀曰：“梁贞明丁丑岁，河南尹张全义献人甲三百副、马具装二百副。其人甲以布为里，黄沘表之，青绿画为甲文，红锦绿青沘为下裙，绛韦为络，金铜玦，长短至膝。前膺为人面二目，背连膺缠以红锦腾蛇。马具装盖寻常马甲，但加珂拂于前膺及后鞦尔。庄宗入洛，悉焚毁。”质命有司如穀说，造以给用。又乘輿大辇，久亡其制，穀创意造之，后承用焉。明德门成，诏穀为之记。

乾德中，命库部员外郎王贻孙、《周易》博士奚屿同考试品官子弟。穀属其子郢于屿，翊书不通，以合格闻，补殿中省进马。俄为人所发，下御史府案问，屿责授乾州司户，贻孙责授左赞善大夫，夺穀奉两月。穀后累加刑部、户部二尚书。开宝三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赠右仆射。

穀强记嗜学，博通经史，诸子佛老，咸所总览；多蓄法书名画，善隶书。为人隼辨宏博，然奔竞务进，见后学有文采者，必极言以誉之；闻达官有闻望者，则巧诋以排之，其多忌好名类此。初，太祖将受禅，未有禅文，穀在旁，出诸怀中而进之曰：“已成矣。”太祖甚薄之。尝自曰：“吾头骨法相非常，当戴貂蝉冠尔。”盖有意大用也，人多笑之。子郢，至起居舍人。天禧四年，录谷孙寔试秘书省校书郎。

扈蒙，字日用，幽州安次人。曾祖洋，涿州别驾。祖智周，卢龙军节度推官。父曾，内园使。蒙少能文，晋天福中，举进士，入汉为鄆县主簿。赵思绾叛，遣郭从义讨之。郡县吏供给皆戎服趋事，蒙寇服褻博，举止舒缓，从义颇讶之。转运使李谷谓曰：“蒙文学名流，不习吏事。”遂不之问。周广顺中，从归德军节度赵晖为掌书记，召为右拾遗、直史馆、知制诰。蒙从弟载时为翰林学士，兄弟并掌内外制，时号“二扈”。

宋初，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，坐请托于同年仇华，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，稍迁左补阙，掌大名市征。六年，复知制诰，充史馆修撰。开宝中，受诏与李穆等同修《五代史》，详定《古今本草》。五年，连知贡举。

七年，蒙上书言：“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，必命起居郎、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侧，以纪时政，故《文宗实录》稍为详备。至后唐明宗，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，送史官。近来此事都废，每季虽有内殿日历，枢密院录送史馆，然所记者不过臣下对见辞谢而已。帝王言动，莫得而书。缘宰相以漏泄为虞，昧于宣播，史官疏远，何得与闻。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，优恤之言，发自宸衷、可书简策者，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知抄录，以备史官撰集。”从之，即以参知政事卢多逊典其事。

九年正月，受朝乾元殿，降王在列，声明大备。蒙上《圣功颂》，以述太祖受禅、平一天下之功，其词夸丽，有诏褒之。为卢多逊所恶，出知江陵府。

太宗即位，召拜中书舍人，旋复翰林学士。与李昉同修《太祖实录》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从征太原还，转户部侍郎，加承旨。雍熙三年，被疾，以工部尚书致仕。未几，卒，年七十二。赠右仆射。

自张昭、窦仪卒，典章仪注，多蒙所刊定。初，太祖受周禅，追尊四庙，亲郊，以宣祖配天。及太宗即位，礼官以为舜郊尝，商郊冥，周郊后稷，王业所因兴也。若汉高之太公，光武之南顿君，虽有帝父之尊，而无预配天之祭。故自太平兴国三年、六年再郊，并以太祖配，于礼为允。太宗将东封，蒙定议曰：“严父莫大于配天，请以宣祖配天。”自雍熙元年罢封禅为郊祀，遂行其礼，识者非之。

蒙性沉厚，不言人是非，好释典，不喜杀，缙绅称善人。有笑疾，虽上前不自禁。多著述，有《鳌山集》二十卷行于世。载字仲熙，有传，见《五代史》。

王著，字成象，单州单父人。性豁达，无城府。幼能属文，汉乾佑中，举进士。周祖镇大名，世宗侍行，闻著名，召置门下，因得谒见周祖。广顺中，世宗镇澶州，辟观察支使。随世宗入朝，迁殿中丞；即位，拜度支员外郎。显德三年，充翰林学士。六年，丁家艰，起复。南唐李景使其弟从善来贡，会恭帝嗣位，命著伴送至睢阳，加金部郎中、知制诰，赐金紫。世宗灵驾赴庆陵，符后从行，公务悉资于著。

宋初，加中书舍人。建隆二年，知贡举。时亳州献紫芝，郢州获白兔，陇州贡黄鹦鹉，著献颂，因以规谏。太祖甚嘉其意，下诏褒之。四年春，宿直禁中，被酒，发倒垂被面，夜扣滋德殿门求见。帝怒，发其醉宿倡家之过，黜为比部员外郎。乾德初，改兵部员外郎。二年，复知制诰。数月，加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三年，就转户部郎中。六年，复为翰林学士，加兵部郎中，再知贡举。开宝二年冬，暴卒，年四十二。

著少有俊才，世宗以幕府旧僚，眷待尤厚，常召见与语，命皇子出拜，每呼学士而不名。屡欲相之，以其嗜酒，故迟留久之。及世宗疾大渐，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，谓质等曰：“王

著藩邸旧人，我若不讳，当命为相。”世宗崩乃止。著善与人交，好延誉后进，当世士大夫称之。有传，见《五代史》。

王祐，字景叔，大名莘人。祖言，仕唐黎阳令。父彻，举后唐进士，至左拾遗。

祐少笃志词学，性倜傥有俊气。晋天福中，以书见桑维翰，称其藻丽，由是名闻京师。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。汉初，重威移镇睢阳，反侧不自安，祐尝劝之，使无反汉，不听。祐坐是贬沁州司户参军，因作书贻乡友以见志，辞气俊迈，人多称之。仕周，历魏县、南乐二令。

太祖受禅，拜监察御史，由魏县移知光州，迁殿中侍御史。乾德三年，知制诰。六年，加集贤院修撰，转户部员外郎。

太祖征太原，已济河。诸州馈集上党城中，车乘塞路，上闻之，将以稽留罪转运使。赵普曰：“六师方至，而转运使以获罪闻，敌必谓储峙不充，有以窥我矣，非威远之道也。俾能治剧者，往莅其州足矣。”即命祐知潞州。及至，馈饷无乏，路亦无壅，班师，召还。

会符彦卿镇大名，颇不治，太祖以祐代之，俾察彦卿动静，谓曰：“此卿故乡，所谓画锦者也。”祐以百口明彦卿无罪，且曰：“五代之君，多因猜忌杀无辜，故享国不永，愿陛下以为戒。”彦卿由是获免，故世谓祐有阴德。

继以用兵岭表，徙知襄州。湖湘平，移知潭州。召还，摄判吏部铨。时左司员外郎侯陟自扬州还，复判铨，祐判门下省，陟所注拟，祐多驳正。卢多逊与陟善，陟因诉之，多逊素恶祐不比己，遂出祐为镇国军行军司马。

太平兴国初，移知河中府。入为左司员外郎，拜中书舍人，充史馆修撰。未几，知开封府，以病请告。太宗谓祐文章、清节兼著，特拜兵部侍郎。月余卒，年六十四。

初，祐掌诰，会卢多逊为学士，阴倾赵普，多逊累讽祐比己，祐不从。一日，以宇文融排张说事劝释之，多逊滋不悦。及普再入，多逊果败，与宇文融事颇类，识者服其先见。

祐子三人：曰懿，曰旦，曰旭。旦自有传。初，祐知贡举，多拔擢寒俊，毕士安、柴成务皆其所取也。后与其子旦同入两制，居中书。懿字文德，励志为学，举进士，尝知袁州，有政绩，卒，年四十九。

旭字仲明。严于治内，恕以接物，尤笃友义。以荫补太祝，尝知缙氏县。时官邻邑者多贪猥，民有“永宁三饷，缙氏一鎌”之谣。又知雍丘县。

真宗尹京时，素闻其能，及践阼，三迁至殿中丞。自旦居宰府，旭以嫌不任职。王矩尝荐旭材堪治剧，真宗召旦谓曰：“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，朝廷任才，岂以卿故屈之邪？”命授京府推官，旦固辞，改判南曹。由判国子监出知颍州，荒政修举。

大中祥符间，旦既薨，扬历中外，卓有政绩，由兵部郎中出知应天府。卒，年六十八。懿子睦，旭子质，皆能其官。

质字子野。少谨厚淳约，力学问，师事杨亿，亿叹以为英妙。伯父旦见其所为文，嗟赏之。以荫补太常寺奉礼郎。后献文召试，赐进士及第，被荐为馆阁校勘，改集贤校理，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。丁父忧，与诸弟饭脱粟茹蔬。终丧，通判苏州，州守黄宗旦少质，尝因争事，宗旦曰：“少年乃与丈人抗邪？”质曰：“事有当争，职也。”卒不为屈。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余人，下狱治，退告质曰：“吾以术钩致得之。”喜见于色。质曰：“以术钩人置之死而又喜，仁者之政，固如是乎？”宗旦惭沮，为薄其罪。还判尚书刑部、吏部南曹，知蔡州。州人岁时祀吴元济庙，质曰：“安有逆丑而庙食于民者。”毁之，

为更立狄仁杰、李酝像而祠之，蔡人至今号“双庙”。以本曹郎中召为开封府推官。时兄雍为三司判官，质不欲兄弟并居省府，恳辞，得知寿州，徙庐州。盗杀其徒，并货而遁，捕得之。质论盗死，大理以谓法不当死，质曰：“盗杀其徒，自首者原之，所以疑怀其党，且许之自新，此法意也。今杀人取货而捕获，贷之，岂法意乎？”疏上，不报，降监舒州灵仙观。采古今炼形摄生之术，撰《宝元总录》百卷。逾年，韩琦知审刑院，请盗杀其徒，非自首者勿原。著为令。于是郑戡、叶清臣皆言质非罪，且称其材，起知泰州，迁度支郎中，徙荆湖北路转运使。

尝摄江陵府事，或诉民约婚后期，民言贫无货以办，故违约。质问其费几何，出私钱予之。吏捕盗人衣者，盗叩头曰：“平生不为过，迫饥寒而至于此。”质命取衣衣之，遣去。加史馆修撰、同判吏部流内铨。擢天章阁待制，出知陕州，卒。

质家世富贵，兄弟习为骄侈，而质克己好善，自奉简素如寒士，不喜畜财，至不能自给。初，旦为中书舍人，家贫，与昆弟贷人息钱，违期，以所乘马偿之。质阅书得故券，召子弟示之曰：“此吾家素风，尔曹当毋忘也。”范仲淹贬饶州，治朋党方急，质独载酒往饯。或以诮质，质曰：“范公贤者，得为之党，幸矣。”世以此益贤之。

杨昭俭，字仲宝，京兆长安人。曾祖嗣复，唐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吏部尚书。祖授，唐刑部尚书。父景，梁左谏议大夫。

昭俭少敏俊，后唐长兴中，登进士第。解褐成德军节度推官。历镇、魏掌书记，拜左拾遗、直史馆，与中书舍人张昭远等同修《明宗实录》。书成，迁殿中侍御史。

天福初，改礼部员外郎。晋祖命宰相冯道为契丹册礼使，以昭俭为介，授职方员外郎，旋加虞部郎中，俄以本官知制诰。

不逾月三拜命，时人荣之。又为荆南高从诲生辰国信使，赐金紫。使回，拜中书舍人，又为翰林学士。

时骄将张彦泽镇泾原，暴杀从事张式，朝廷不加罪。昭俭与刑部郎中李涛、谏议大夫郑受益抗疏论列，请置之法。疏奏不报。会有诏令朝臣转对，或有封事，亦许以不时条奏。昭俭复上疏曰：“天子君临四海，日有万机，懋建诤臣，弥缝其阙。今则谏臣虽设，言路不通，药石之论不达于圣聪，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。御史台纪纲之府，弹纠之司，衔冤者固当昭雪，为蠹者难免放流。陛下临御以来，宽仁太甚，徒置两司，殆如虚器。遂令节使慢侮朝章，屠杀幕吏，始诉冤于丹阙，反执送于本藩。苟安跋扈之心，莫恤冤抑之苦。愿回睿断，诛彦泽以谢军吏。”由是权臣忌之。会请告洛阳，不赴晋祖丧，为有司所纠，停官。

未几，起为河南少尹，改秘书少监，寻复中书舍人。时河决数郡，大发丁夫，以本部帅董其役，既而塞之。晋少主喜，诏立碑记其事。昭俭表谏曰：“陛下刻石纪功，不若降哀痛之诏；擢翰颂美，不若颁罪己之文。”言甚切至，少主嗟赏之，卒罢其事。周世宗爱其才，复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岁余，改御史中丞，多振举台宪故事。未几，以鞫狱之失，与知杂御史赵砺、侍御史张纠并出为武胜军节度行军司马。

开宝二年，入为太子詹事，以眼疾求退。六年，以工部尚书致仕。太宗即位，就加礼部尚书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六。

昭俭美风仪，善谈名理，事晋有直声。然利口喜讥訾，执政大臣惧其构谤，多曲徇其意。

鱼崇谅，字仲益，其先楚州山阳人，后徙于陕。崇谅初名崇远，后避汉祖讳改之。幼能属文，弱冠，相州刺史辟为从事。

会魏帅杨师厚卒，建相州为昭德军，分魏郡州县之半以隶之。魏人不便，裨校张彦及帐下，囚节度使贺德伦归款庄宗，崇谅奔归陕。

明宗即位，秦王从荣表为记室。从荣诛，坐除籍，流庆州。清泰初，移华州。俄以从荣许归葬，放还陕。三年，起为陕州司马。仕晋，历殿中侍御史，凤翔李俨表为观察支使。奉方物入贡，宰相荐为屯田员外郎、知制诰。开运末，契丹入汴，契丹相张砺荐为翰林学士。契丹主北归，留崇谅京师。

汉祖之入，尽索崇谅所受契丹诏敕，焚于朝堂，复令知制诰。俄拜翰林学士，就加中书舍人。隐帝即位，崇谅以母老求就养，除保义军节度副使，领台州刺史，食郡奉。会举师讨三叛，节度使白文珂在军前，崇谅知后事。凡供军储、备调发，皆促期而办，近镇赖之。崇谅亲属尽在凤翔城中，逾年城破，李谷为转运使，庇护崇谅家数十口，皆无恙。崇谅请告，自岐迎居于陕。未几，王仁裕罢内职，朝议请召崇谅为学士。

周祖践祚，书诏繁委，皆崇谅为之。广顺初，加工部侍郎，充职。会兖州慕容彦超加封邑，彦超已怀反侧，遣崇谅充使赐官告，仍慰抚之。时多进策人，命崇谅就枢密院引试，考定升降。

崇谅以母老思乡里，求解官归养。诏给长告，赐其母衣服、缗帛、茶药、缗钱，假满百日，令本州月给钱三万，米面十五斛。俄拜礼部侍郎，复为学士。诏令侍母归阙，崇谅再表以母老病乞终养，优诏不允。世宗征高平，崇谅尚未至，陶谷乘间言曰：“鱼崇谅逗留不来，有顾望意。”世宗颇疑之。崇谅又表陈母病，诏许归陕州就养。讫太祖朝不起。

太宗即位，诏授金紫光禄大夫、尚书兵部侍郎致仕。岁余卒。

张澹，字成文，其先南阳人，徙家河南。澹幼而好学，有才藻。晋开运初，登进士第。宰相桑维翰器之，妻以女。解褐校书郎，直昭文馆，再迁秘书郎，充盐铁推官，历左拾遗、礼部员外郎，并充史馆修撰。出为洛阳令，秩满，授吏部员外，复充史馆修撰。周恭帝初，拜右司员外郎、知制诰。

建隆二年，加祠部郎中。会秘书郎张去华上书自荐有文艺，愿与澹及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、殿中侍御史师颂并试，核定优劣。太祖令并试于讲武殿，澹所对不应策问，责授左司员外郎。未几，通判泰州兼海陵盐监副使。蜀平，通判梓州，复拜祠部郎中。

开宝初，就转仓部郎中。四年冬，以本官复知制诰。六年，会李昉责授，卢多逊使江南，内署阙学士，太祖令澹权直学士院。七年长春节，摄殿中监，进酒，命赐金紫。六月，权点检三司事。不逾旬，疽发背卒，年五十六。太祖闻其无子，甚愍之，命中使护葬于洛阳。

澹美风仪，善谈论，历官厘务，所至皆治。初与词臣校艺，黜居郎署，颇怏怏。晚年附会卢多逊，方再获进用。

淳化中，太宗论及文士，曰：“澹典书命而试以策，非其所长，此盖陶谷、高锡党、张去华以沮澹尔。若使谷辈出其不意而遽试之，岂有不失律者邪？”

高锡，字天福，河中虞乡人。家世业儒，幼颖悟，能属文。汉乾祐中，举进士。王晏镇徐州，辟掌书记；留守西洛，又辟河南府推官。坐按狱失实夺官，迁置泾州，会赦得归。周显德初，刘崇入寇，宰相请选将拒之。世宗锐意亲征，破崇高平，诛败将樊爱能等，由是政无大小悉亲决之，不复责成有司。锡徒步诣招谏匭上书，请择贤任官，分治众职，疏奏不报。世宗尝令翰林学士及两省官分撰俳优词，付教坊肄习，以奉游宴。

锡复上疏谏。后为蔡州防御推官。

宋初，弃官归京师，诣匭上疏，请禁兵器，疏入不报。建隆五年，又以书干宰相范质，质奏用为著作佐郎。明年春，迁监察御史。秋，拜左拾遗、知制诰，加屯田员外郎。

乾德初，赐绯。太宗尹京，石熙载在幕中，锡弟铢应进士举，干熙载，望首荐。铢辞艺浅薄，熙载不许，锡深衔之，数于帝前言熙载裨赞无状。帝具以语太宗，且曰：“当为汝择人代之。”太宗曰：“熙载勤于乃职，闻高锡尝求荐其弟，熙载拒之，虑为锡所构。”帝大悟，虽怒之，未有以发。会使青州，私受节帅郭崇贖遗；又尝致书澧州刺史为僧求紫衣，为人所告。事下御史府核实，责贬莱州司马。遇赦，改均州别驾，移陈州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卒。

兄子冕。冕字子庄，周显德中，诣匭上书，称旨，擢为谏议大夫。宰相范质以为超擢太过，诏特授将仕郎，守右补阙，赐赉加等。宋初，由膳部都官员外郎累至膳部郎中，出知益州。雍熙二年，卒，年五十。赠右谏议大夫，录其子垂休为固始主簿。

论曰：自唐以来，翰林直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训辞，颂宣功德，箴谏阙失，不专为文墨之职也。宋兴，亦采词藻以备斯选，若谷之才隽，著之敏达，澹之治迹，锡之策虑，冕之敦质，咸有可观。然豫成禅代之诏，见薄时君，终身不获大用。及夫险谗忌前，酣鸩少检，附势希荣，构谗谋己，皆无取焉。蒙博洽长厚，继窦仪裁定仪制，惜乎南郊之议，请去太祖以宣祖配天，为识者所非。昭俭抗论跋扈，志除骄将，而多言历诋，自取恶名，抑好评为直者与？崇谅奉亲笃至，反罹间毁，终身归养，而不复起，后蒙旌赉之典，则为善者耸动矣。祐以百口明符彦卿无他志，且言以猜忌杀无辜者享国不长，因以杜太宗之

他疑，又却卢多逊之倾赵普，以致被黜，仁者有后，宜乎子旦为宋元臣焉。

列传第二十九

颜衍 剧可久 赵逢 苏晓 高防 冯瓚 边珣 王明
许仲宣 杨克让 段思恭 侯陟 李符 魏丕 董枢

颜衍，字祖德，兖州曲阜人。自言兖国公四十五世孙。少苦学，治《左氏春秋》。梁龙德中擢第，解褐授北海主簿，以治行闻。再调临济令。临济多淫祠，有针姑庙者，里人奉之尤笃。衍至，即焚其庙。

后唐天成中，为邹平令。符习初镇天平，习，武臣之廉慎者，以书告属邑毋聚敛为献贺。衍未领书，以故规行之，寻为吏所讼。习遽召衍笞之，幕客军吏咸以为辱及正人，习甚悔焉，即表为观察推官，且塞前事。长兴初，召拜太常博士，习力奏留之。习致仕，衍东归养亲。

未几，房知温镇青州，复辟置幕下。知温险愎，厚敛多不法，衍每极言之，不避其患。晋祖入洛，知温恃兵力偃蹇，衍劝其入贡。知温以善终，衍之力也。知温诸子不慧，衍劝令以家财十万余上进。晋祖嘉之，归功于衍。知温子彦儒授沂州刺史，衍拜殿中侍御史。

俄迁都官员外郎，充东都留守判官，改河阳三城节度副使、检校左庶子，知州事。居半岁，得家问，父在青州有风痺疾，衍不奏弃官去侍疾，不复有仕宦意。岁余，父疾不能起，衍亲自掬矢，未尝少倦。晋祖闻之，召为工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连使促召至阙，辞曰：“臣无他才术，未知何人误有闻达。望

放臣还，遂其私养。”晋祖曰：“朕自知卿，非他人荐也。”俄废枢密院，以本官奉朝请。逾年，上表请还侍养，授青州行营司马。丁父忧，哀毁甚。俄召为驾部郎中、盐铁判官。以母老恳辞，有诏止守本官。

未几，复出为天平军节度副使。开运末，授左谏议大夫，权判河南府，召拜御史中丞。丧乱之后，朝纲不振，衍执宪颇有风采。尝上言：“才除御史者，旋授外藩宾佐，复有以私故细事求假外拜，州郡无参谒之仪，出入失风宪之体，渐恐四方得以轻易，百辟无所准绳。请自今藩镇幕僚，勿得任台官；虽亲王、宰相出镇，亦不得奏充宾佐。非奉制勘事，勿得出京，自余不令厘杂务。”诏惟辟召入幕如故，余从其请。复抗表求侍养，改户部侍郎。衍又坚乞罢免，诏书褒许，即与其母东归。

汉乾祐末，丁忧。服除，诏郢州高行周津遣赴阙，衍辞以足疾，不至。周广顺初，起为尚书右丞，俄充端明殿学士。太祖征兖州，驻城下，遣衍往曲阜祠文宣王庙。城平，以衍权知州事。归朝，权知开封。

时王峻持权，衍与陈观俱为峻所引用。会峻败，观左迁，衍罢职，守兵部侍郎。显德初，上表求解官，授工部尚书，致仕还乡里，台阁缙绅祖饯都门外，冠盖相望，时人荣之。建隆三年春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四。

衍守章句，无文藻，然谅直孝悌，为时所推。

剧可久，字尚贤，涿州范阳人。沉毅方正，明律令。与冯道、赵凤为友。后唐同光初，凤荐于朝，补徐州司法，以干职闻。召为大理评事，赐绯。逾年，迁大理正，坐误治狱责授登州司户。遇赦，召为著作郎。仕晋，历殿中少监、太子右谕德、大理少卿，赐金紫。晋祖崩，可久方在病告，有司纠以不赴国哀，坐免。未几复官，迁大理卿。

周广顺初，改太仆卿，复为大理卿。会郑州民李思美妻诣御史台诉夫私鬻盐，罪不至死，判官杨瑛置以大辟。有司摄治瑛，瑛具伏。可久断瑛失入，减三等，徒二年半。宰相王峻欲杀瑛，召可久谓之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瑛枉杀人，其可恕耶？”可久执议益坚，瑛得免死。由是忤峻，改太仆卿，分司西京。显德三年，所举官犯脏，可久坐停任。明年，复起为右庶子。

世宗以刑书深古、条目繁细，难于检讨。又前后敕格重互，亦难详审，于是中书门下奏曰：“伏以刑法者，御人之衔勒，救弊之斧斤，有国家者不可一日而废也。虽尧、舜之世，亦不能舍此而致治。今奉制旨，删定律令，有以见明罚敕法之意也。窃以朝廷之所用者，《律》十二卷《律疏》三十卷、《式》二十卷、《令》三十卷《开成格》一十卷《大中统类》一十二卷，后唐以来至汉末编敕三十二卷，及国朝制敕等。律令则文辞古质，或难以详明，格敕则条目繁多，或有所疑误。将救舞文之弊，宜伸画一之规。所冀民不陷刑，吏有所守。臣等商议，望准制旨施行。仍命侍御史知杂事张湜、太子右庶子剧可久、殿中侍御史率汀、职方郎中邓守中、仓部郎中王莹、司封员外郎贾玘、太常博士赵砺、国子博士李光赞、大理正苏晓、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编集新格，勒成部秩。律令之有难解者，就文训释；格敕之有繁杂者，随事删削；其有矛盾相违、轻重失宜者，尽从改正，无或拘牵。候毕日，委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以上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，送中书门下议定。”从之。自是湜等于都省集议删定，仍令大官供膳。五年，书成，凡三十卷，目曰《刑统》。宰相请颁天下，与律、疏、令、式并行。可久复拜大理卿。建隆三年，告老，改光禄卿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七。

可久在廷尉四十年，用法平允，以仁恕称。

赵逢，字常夫，妫州怀戎人。性刚直，有吏干。父崇事刘

守光为牙校。后唐天佑中，庄宗遣周德威平幽州，因诛崇。逢尚幼，德威录为部曲，令与诸子同就学。及德威战没胡柳陂，逢乃游学河朔间。久之西游，客凤翔李从 门下。从 卒，侯益领节制，逢又依之。汉乾佑中，益入为开封尹，表逢为巡官，逢不乐，乃求举进士。是岁，礼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司徒翊典贡举，擢登甲科。解褐授秘书郎、直史馆。周广顺中，历左拾遗、右补阙，皆兼史职。世宗嗣位，迁礼部员外郎、史馆修撰。显德四年，改膳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逾年，转水部郎中，仍掌诰命，恭帝即位，赐金紫。

宋初，拜中书舍人。太祖征泽、潞，逢从行。次河内，闻李筠拥兵入寇，又虑太行艰险，乃妄言坠马伤足，留于怀州。驾还京，有密旨除拜，逢当草制，又称疾不入。太祖谓宰相曰：“此人得非规避行役者耶？”对曰：“诚如圣言。”遂贬房州司户。会恩，量移汝州司马。

乾德初，召赴阙，授都官郎中、知制诰，充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二年，改判昭文馆。未几，充枢密直学士，加左谏议大夫。蜀平，出知阆州。时部内盗贼攻州城，逢防御有功。贼既平，诛灭者仅千家。妻朱氏病死京师，诏给葬事。代还，迁给事中，充职。六年，权知贡举。

太祖征太原，以逢为随军转运使，铸印赐之。会发诸道丁壮数十万，筑堤壅汾水灌晋阳城。逢白太祖乞效用，即命督其版筑。时方盛暑，逢于烈日中亲课力役，因而遘疾，輿归京师。开宝八年，卒。

逢扬历清近，所至有声，然伤惨酷，又言多诋讦，故缙绅目之为“铁橛”。大中祥符三年，特诏录其子极为三班借职。

苏晓，字表东，京兆武功人。父瓚，仕后唐，历秘书少监。长兴初，晓辟邓州从事。汉祖镇太原，表为观察支使。周广顺

初，由华州支使入为大理正。以讞狱有功，迁少卿。显德中，历屯田郎中。

宋初，诏与龚仪、奚屿、张希让等同详定《刑统》为三十卷及《编敕》四卷。建隆四年，权大理少卿事，迁度支郎中。乾德三年，出为淮南转运使，建议榷薪、黄、舒、庐、寿五州茶，置十四场，规其利，岁入百余万缗。开宝三年，迁司勋郎中，改西川转运使，仍掌京城市征。

先是，朝廷遣供备库使李守信市木秦、陇间，守信盗官钱巨万，既受代，为部下所发，守信至中牟，自刭于传舍。太祖命晓案之，逮捕甚众。右拾遗、通判秦州马适妻李，即守信信息女。守信尝用木为筏以遗适，晓得守信所送书以进，太祖将舍之，晓上章固请置于法，仍籍其家。余所连及者，多至破产，尽得所隐没官钱。擢拜晓右谏议大夫、判大理寺，赐金紫，迁左谏议大夫。七年，监在京商税。九年六月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晓深文少恩，当时号为酷吏。及卒，无子，有一女甚钟爱，亦先晓卒，人以为深刻所致。

高防，字修己，并州寿阳人。性沉厚，守礼法。累世将家。父从庆，戍天井关，与梁军战死。防年十六，护柩以归。事母孝，好学，善为诗。初，张从恩为北京副留守，奏摄太原府仓曹掾。从恩移澶州防御使，表为判官。有亲校段洪进盗官木造器，市取其直。从恩闻之怒，将杀之。洪进惧，思缓其罪，给曰：“判官使为之。”从恩召防诘之，防即引伏，洪进得免。从恩遗防钱十千、马一匹遣之。防拜受而去，终不自明。既而悔之，命骑追及，防不得已而还，宾主如初。又居帐下岁余，稍稍有言防自诬以活人，从恩益加礼重。从恩入为枢密副使，防授国子监丞。从恩留守西洛，又为推官。召拜殿中丞，充盐铁推官。以母忧去官，服除，随从恩历郢、晋、潞三镇判官。

契丹入汴，晋主北行。从恩欲归款契丹，召拜计议，防为陈逆顺，请固守臣节。为左右所摇，从恩不用其言，遂归契丹。既行，命副使赵行迁知留后，从恩所亲王守恩为巡检，与防同领郡事。防与守恩谋诛行迁，以城归汉祖。汉祖召防赴太原，加检校金部郎中。

乾祐初，授屯田员外郎，改浚仪令。时杨邠用事，与防有隙，未几，免职。居数月，梦一吏以白帕裹印，自门入授防，防寤而思曰：“白主刑，吾当为主刑官乎？”俄而周祖即位，起为刑部员外郎，吏赍印至，一如梦中所睹。改开封令，迁本府少尹，除刑部郎中。宿州民以刃杀妻，妻族受赂，伪言风狂病暗。吏引律不加考掠，具狱上请覆。防云：“其人风不能言，无医验状，以何为证？且禁系逾旬，亦当须索饮食。愿再劾，必得其情。”周祖然之，卒置于法。

世宗尹京，判官崔颂忤旨，简求僚佐，宰相首以防荐。周祖曰：“朕方欲用之。”乃以防代颂。世宗即位，拜左谏议大夫，赐金紫、鞍勒马。显德二年，迁给事中。从征淮南，初下泰州，即命防权知州事兼判海陵监事。会吴师至，乃迁州民入牙城，分兵固守，以俟外援。俄而扬帅韩令坤驰骑召防，吴军复至广陵，防与令坤败之。诏书嘉奖。三年，改左散骑常侍。其秋，召归阙。复历知蔡、宋二州。再从世宗南征，判行泗州，及城降，命防知州事，复知蔡州。五年，迁户部侍郎。世宗谋取蜀，以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，屡发刍粮赴凤州，为征讨之备。

太祖还自陈桥，防所居为里民所略，诏赐綾绢、衣服、衾褥、鞍马。及征李筠，防又为潞州东北路计度转运使。泽、潞平，拜尚书左丞，赐银器、彩帛、鞍勒马。

建隆二年，出知秦州，州与夏人杂处，罔知教养，防齐之

以刑，旧俗稍革。州西北夕阳镇，连山谷多大木，夏人利之。防议建采造务，辟地数百里，筑堡要地。自渭而北，夏人有之；自渭而南，秦州有之。募卒三百，岁获木万章。夏部尚波千等率诸族千余人，涉渭夺木筏，杀役兵。防出与战，俘四十七人以献。太祖虑扰边郡，诏谕酋帅，赐所获之俘锦袍、银带以遣之，遂罢采木之役，命吴廷祚为节度以代防。归为枢密直学士，复出知凤翔。乾德元年卒，年五十九。太祖甚悼惜，赐其子太府寺丞延绪诏曰：“尔父有干蛊之才，怀匪躬之节，朕所毗倚。遽兹沦亡，闻之铤伤，不能自己。矧素尚清白，谅无余资，殓殮所须，特宜优恤。今遣供奉官陈彦珣部署归葬西洛，凡所费用，并从官给。”

冯瓚，字礼臣，齐州历城人。性便佞，任数，务巧进。父知兆，后唐司农卿。瓚以荫补，解褐授秘书省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，出为诸城令。岁满，授太子右赞善大夫。汉初，改监察御史。周广顺元年，迁殿中侍御史。河阳判官宋仁范与洛阳嫠妇交讼，诏瓚劾之。狱成，大理断以官当徒，追两官告身，刑部员外郎张处素覆核无异，奏行。仁范诣阙诉其事，诏还一官，瓚洎处素俱坐降一阶。显德初，迁刑部员外郎，充三司判官。岁余，改祠部郎中，充集贤院直学士。

宋初，转兵部郎中，加金紫阶。瓚风神俊爽，善谈论，有吏材，太祖甚宠之，擢拜左谏议大夫，出知舒州。境内有菰蒲鱼鳖之饶，居民采以自给，防御使司超尽征之，瓚奏夺民利，请蠲除，从之。建隆四年春，徙知庐州。乾德三年，以本官充枢密直学士。

时剑外初平，卒有亡命者散匿为盗，命瓚知梓州。无何，蜀军校上官进率亡命三千余人，掠民数万，夜攻州城。瓚曰：“贼乘夜奄至，此乌合之众，以箠挺相击，必无固志。正可持

重以镇之，旦自溃矣。”城中止有云骑兵三百，令分守城门。瓚坐城楼，密令促其更筹，未夜分击五鼓，贼悉遁去。因纵兵追之，擒上官进，斩于市。诱其余党千余人，并释其罪，境内获安。

初，太祖欲任用瓚，常与赵普言瓚有奇材。普忌之，乃遣诣蜀平寇，潜令所亲信从其行，密察其过，即亡入京师击登闻鼓，讼瓚及监军绫锦副使李美、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楫受赇为奸事。急召归阙，亲问之，词理屡屈，乃属吏。既而普遣人至潼关，阅其囊装，得金带珍玩之物，皆封题将以赂刘梈，梈方在太宗幕府。瓚具伏，普言法当死，太祖欲贷之，普固执不可，乃削去名籍。瓚流登州沙门岛，美配隶通州海门岛，梈免所居官。李楫者，尝与王德裔佐王饶幕，太祖纳孝明皇后，因识之。德裔轻率而楫谨厚，太祖薄德裔而厚楫，至是，楫特免配流。未几，复为御史。

瓚在海上凡十年不得召，开宝末，遇赦放还。太宗即位，授左赞善大夫。太平兴国元年冬，与礼部员外郎贾黄中、左补阙程能分掌左藏三库。先是，货泉与金帛通。至是，以帑藏充溢，乃命分之。二年，复赐金紫。明年，判大理寺，改度支判官，迁秘书少监，充职。四年，上亲征太原，以瓚为随驾三司判官。凯旋，改大理卿兼判秘书省。以足疾求解，优诏免朝请，令于本司视事。瓚抗章请退，除给事中致仕，复旧勋阶。五年，卒，年六十七。子克忠，至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

边翊，字待价，华州郑人也。曾祖颀，石圉令。祖操，下邳令。父蔚，太常卿。翊，晋天福六年，举进士，解褐秘书省校书郎、直洪文馆。汉乾佑初，为右拾遗，加朝散大夫。泽州饥，奉诏视民田。周广顺元年，迁右补阙。三年，转起居舍人。显德二年，改库部员外郎。丁外艰，服阕，授职方员外郎，知

通州。珣课鬻盐于狼山，岁增万余石。

宋初，诣卫州视秋稼及掌京仓。建隆二年，兄玠自河南令入为吏部员外郎，复以珣为洛阳令。兄弟迭尹赤邑，时人荣之。乾德初，召为仓部郎中。蜀平，命珣知三泉县。开宝初，迁职方郎中，监京兆曲务，又掌永安军榷货，奏徙务扬州。有富民诉广陵尉谢图杀其父，本部收尉囚之，官吏推劾累三百日，狱未具，州以状闻。诏珣案鞫，尽得其实。乃富民以私憾诬告尉，即反坐之。就命权知州事，仍兼榷货务。罢郡，又兼掌酒税盐矾务。未几，丁母忧，起复，知州事。会征江表，兼领淮南转运使。金陵平，知江北诸州转运事。

太宗即位，迁吏部郎中。召还，赐金紫，充广南转运使。初至，桂州守张颂卒。颂，潍州人，藁葬城外。旧制不许以族行，仆人乃分匿其家财，珣召官吏悉追取之，部送其柩归潍州。又属郡守与护军有忿隙者，但奏令易地，不致之于罪衅。太平兴国五年，代归。拜右谏议大夫，领吏部选事。七年，移知开封府。明年夏，卒，年六十三。

珣精力有吏材，帝方欲倚用，及闻其卒，叹惜数四，贖其家绢四百匹，钱二十万。珣一子早卒，以其从子俊为尉氏主簿。兄玠至金部郎中，弟玠右赞善大夫，从子仿至殿中丞，倚为比部员外郎。

王明，字如晦，大名成安人。晋天福中，举进士不第。骁骑将药元福为原州刺史，辟为从事。冯晖节制灵武，表为观察巡官。周广顺初，元福领陈州防御使，奏署判官。会刘崇寇晋州，命元福将兵援之，事多咨于明。

先是，州县吏部送丁壮饷粮，一夕，夫尽遁去。元福怒，尽驱官吏出军门，将就戮。明驰往止之，入白元福曰：“今军储无阙，丁夫数万人，文吏懦不能制，斩之何益，不如宽以待

之。贼败凯旋，公无专杀之名，不亦善乎？”元福感悟，尽免其死。既而崇众宵遁，即命元福为建雄军节度留镇，因奏署明为书记，赐绯鱼。

显德初，元福移镇陕，恃功多骄恣，明以直道规之，忤其左右，多毁明于元福，元福亦稍疏之。明以父病求归省，元福数召明，明因谢绝之。诣阙上书，求任州县，历清平、郾城二县令。

宋初，荆南高继冲入觐，授彭门节钺，以明为武宁军节度掌书记。乾德初，召公卿近臣各举清白有吏干者一人，给事中马士元以明塞诏，召为左拾遗。蜀平，选知荣州，代归，迁右补阙。会用兵于岭南，选为荆湖转运使。开宝三年，大举南征，以明为随军转运使。山路险绝，舟车不通，但以丁壮数万人转递，供亿不阙。每下一郡一城，必先保其簿书，守其仓库。既而贺州未下，明入与主帅计曰：“当急取之，恐援兵至，则我师胜负未可知。”诸将颇犹豫。明乃擐甲胄，率所部护送輜重卒百人，拥丁夫数千，畚鍤皆作，堙其堑，直抵城门。城中惧，开门纳款，遂据有之。因抵广州，贼众十余万拒战。是夕，大风发屋折木，众乃惊惧。明与都部署潘美等谋，命丁夫数千人，人持二炬，间道先捣贼垒，大军蓐食，阵以待之。俄而万炬皆发，焚其栅。贼惊，果来犯，大军因迎击之，贼大败，斩首数万，刘鋹以城降。广州平，为本道转运使。太祖嘉其功，擢授秘书少监，领韶州刺史，充转运使。俄以潘美、尹崇珂为岭南转运使，以明为副使。明遍历部内，视民疾苦，旧无名科敛，悉条奏除之，岭表遂安。

七年，代归，帝召见劳问，赐袭衣、金带、鞍勒马。是岁，将用师南唐，以明为黄州刺史，帝密授成算。明既视事，即完葺城垒，训练士卒，众莫解其意。俄而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，

即以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。击鄂州军于江南，斩首三百级。又破万余人于武昌，杀江南军七百人，拔樊山砦。破江州军，斩首三千级。又破江南军三百人于江中，获船十余艘。又击败湖口军万余众，夺战舰五百艘。

时南唐将朱令赟自上江领众十五万，连大舰沿流而下，将焚采石浮梁，抵金陵为援。明率所部舟师屯独树口，遣其子驰奏，请添造战舰三百艘以袭令赟。帝曰：“非应急策也，令赟朝夕至，金陵之围解矣。”乃密遣人谕明，令树长木于洲浦间，若帆樯之状。令赟望见之，果疑大军袭其后，逗挠不敢进。明移檄诸军，相为掎角，因督兵棹袭之。至小孤山，与诸军合势，大破之，擒令赟，众赴水死者十五六。金陵平，诏明安抚诸郡，因命知洪州。太宗即位，兼领江南诸路转运使。召为右谏议大夫，充三司副使。

太平兴国七年，与侯陟同判三司事。八年，召分三司，各命使领之，改左谏议大夫，为盐铁使，迁给事中。雍熙四年，改光州刺史，出知并州。端拱元年，代还。表求换秩，改礼部侍郎。会契丹扰边，诏以明知真定府。契丹遁去。淳化初，诏归阙，知京朝官差遣事。二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子挺、扶，并进士及第。历台省，累为转运使，皆知名。挺至殿中侍御史，扶尝直集贤院，至工部员外郎。景德中，录幼子揆为光禄寺主簿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录其孙师颜为三班借职，揆至殿中丞。

许仲宣，字希粲，青州人。汉乾佑中，登进士第，时年十八。周显德初，解褐授济阴主簿，考功员外郎张义荐为淄州团练判官。宋初赴调，引对便殿。仲宣气貌雄伟，太祖悦之。擢授太子中允，受诏知北海军。仲宣度其山川形势、地理广袤可以为州郡，因画图上之，遂升为潍州。

初，议建牧马监，令仲宣行视诸州，颇得善地。从征并门，掌给纳，四十余州资粮悉能集事。帝益知其强干。开宝四年，知荆南转运事。及征江南，又兼南面随军转运事，兵数十万，供馈无阙。南唐平，以漕挽功拜刑部郎中。中谢日，召升殿奖谕，赐緋。九年，诏知永兴军府事。

太宗嗣位，迁兵部郎中，驿召赴阙，赐金紫。授西川转运使，属西南夷寇钞边境，仲宣亲至大度河，谕以逆顺，示以威福，夷人率服。会言事者云，江表用兵时，仲宣干没官钱，召还，令御史台尽索财计簿钩校，凡数年而毕，无有欺隐。

改广南转运使，会征交州，其地炎瘴，士卒死者十二三，大将孙全兴等失律，仲宣因奏罢其兵。不待报，即以兵分屯诸州。开库赏赐，草檄书以谕交州。交州即送款内附，遣使修贡。仲宣复上章待罪，帝嘉之。

太平兴国六年冬，南郊毕，迁吏部郎中。八年，与膳部郎中、知杂滕中正，兵部郎中刘保勋，刑部郎中辛仲甫皆以久次郎署，擢升谏垣，仲宣为左谏议大夫。未几，召还，以本官权度支。雍熙四年，出知广州，未上，移知江陵府，俄改河南府。端拱中，迁给事中。淳化元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仲宣性宽恕，倜傥不检，有心计。初，为济阴主簿时，令与簿分掌县印。令畜嬖妾，与其室争宠，令弗能禁。嬖欲陷其主，窃取其印藏之，封识如故，以授仲宣。翌日署事，发匣，则无其印，因逮捕县吏数辈及令、簿家人，下狱鞫问，果得之于令舍灶突中。令闻之，仓皇失措，仲宣处之晏然，人服其量。尝从征江南，都部署曹彬令取陶器数万，给士卒为灯具。仲宣已预料置，奉之如其数。其才干类此。

子待用至国子博士，待问再举及第，至殿中丞，待旦至比部员外郎。待用子巨源，亦登进士第。

杨克让，字庆孙，同州冯翊人。高祖公略，洪州都督。晋末，举进士不第，州将刘继勋辟为户曹掾。汉乾佑中，本府节度张彦成表授掌书记。

周广顺初，彦成移镇安阳、穰下，克让以旧职从行。彦成入为执金吾，病笃，奏称其材可用。克让以彦成死未葬，不忍就禄，退居别墅，俟张氏子外除。时论称之。历镇宁军掌书记。显德二年，调授凤翔府司录参军，加兼监察御史，以祖母老解官归养。未几，改延州观察推官，与通判宋琪并为节度使赵赞所礼。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，连以家难去职。

太祖素知其名，会赞入觐，复称其才，即起为左补阙，掌薪口榷货务。乾德六年，知果州。上言愿毕襄事，特赐缗钱，许葬毕赴任。开宝三年，就命为西川转运副使，蜀民怀其善政，玺书褒美。代归阙下，疏民利病十事，称旨。太祖召升殿，赐坐劳问，面赐金紫。将大用，为侯陟所沮，事见陟传。

征南唐，命克让知升州行府。升州平，就知州事兼水陆计度转运使事，加兵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初，就加刑部郎中、知大名府。会钱俶、陈洪进来归疆土，以克让为两浙西南路转运使。泉州民啸聚为盗，克让在福州，即率其屯兵至泉州，与王明、王文宝共讨平之。四年，徙知广州，俄兼转运市舶使。明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克让少好学，手写经籍，盈于篋笥。多收图画墨迹。历官廉谨干局，所至有声。每视事，自旦至暮，或通夕，断决如流，无有凝滞，当时称为能吏。

子希闵字无间。生而失明，令诸弟读经史，一历耳辄不能忘。属文善絨尺，赵普守西洛，府中笺疏，皆希闵所为。将奏署本府掾，固辞不受，普优加给贍。张齐贤、李沆、薛惟吉、张茂宗继领府事，皆优待之。卒，年三十九，有集二十卷。自

教三子：日华，日严，日休，皆登进士第。日华都官员外郎，日严职方员外郎，日休殿中丞。希闵弟希甫，淳化三年进士，至屯田员外郎。从子日宣，亦登进士第。

段思恭，泽州晋城人。曾祖约，定州司户。祖昶，神山令。父希尧，晋祖镇太原，辟为从事，与桑维翰同幕府。晋有天下，希尧累历清显。思恭以门荫奏署镇国军节度使官。天福中，希尧任棣州刺史兼权盐矾制置使。思恭解官侍养，奉章入贡，改国子四门博士，赐绯。开运初，出为华、商等州观察支使。刘继勋节制同州，辟为掌书记。继勋入朝，会契丹入汴，军士喧噪，请立思恭为州帅，思恭谕以祸福，拒而弗从，乃止。

汉祖建国，授左补阙。隐帝时，蝗，诏遍祈山川。思恭上言：“赦过宥罪，议狱缓刑，苟狱讼平允，则灾害不生。望令诸州速决重刑，无致淹滥，必召和气。”从之。历度支、驾部。周显德中，定滨州田赋，世宗嘉之，赐金紫。丁外艰，服阕，拜左司员外郎。

建隆二年，除开封令，迁金部郎中。乾德初，平蜀，通判眉州。时亡命集众，攻逼州城，刺史赵廷进惧不能敌，将奔嘉州，思恭止之，因率屯兵与贼战彭山。军人皆观望无斗志，思恭募军士先登者厚赏，于是诸军贾勇，大败贼，思恭矫诏以上供钱帛给之。后度支请按其罪，太祖怜其果干，不许，令知州事。丁母忧，起复，俄召为考功郎中，知泗州。

会冯继业自灵州举宗来朝，帝以思恭代知州事，仍语之曰：“冯继业言灵州非卫、霍名将镇抚之不可，汝其往哉！”思恭曰：“臣奉诏而往，必能治之。”帝壮之，赐窄衣、金带、钱二百万，仍以途涉诸部，令别赉金帛以遗之。思恭下车，矫继业之失，绥抚夷落，访求民病，悉条奏免之。俄而回鹘入贡，路出灵州，交易于市，思恭遣吏市碯砂，吏争直，与之竞。思

恭释吏，械其使，数日赏之。使还酹其主，复遣使赍牒诣灵州问故，思恭理屈不报。自是数年，回鹘不复朝贡。

久之，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扬州。朝廷方经略江表，命思恭兼沿江巡检。每出巡，委州事于通判，以牌印、鼓角、金钲自随。驿书自京师来者，令赍至其所，事多稽滞。因与通判李岌相告讦，诏以属吏。思恭辞不直，责授太常少卿、改知宿州。太宗即位，迁将作监、知秦州。坐擅借官库银造器，又妄以贡奉为名，贱市猓毛虎皮为马饰，为通判王廷范所发，降授少府少监、知邢州。太平兴国六年，迁少府监雍熙元年，南郊毕，表乞复旧官，再为右谏议大夫。二年，知寿州。端拱初，迁给事中，寻知陕州。淳化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思恭以门资历显官，不知书，无学术；然践更吏事，所至亦著勤绩。子惟一至太常博士、三司度支判官。从子惟几，第进士，仕至兵部员外郎。

侯陟，淄州长山人。汉末，举明经。周广顺初，试校书郎，为西州回鹘国信使判官，还补雷泽主簿。司门员外郎姚恕凡四荐陟，为襄城令、汝州防御判官、濮阳襄邑令。建隆初，为冤句令，以清干闻。二年，擢为左拾遗，仍知县事。节度袁彦颇为不法，陟抗章言之，彦上表谢，自陈无罪，太祖亦不穷治。四年，令兼领本县屯兵，俄改淮南转运使，赐绯衣、黑银带，迁右补阙。乾德三年，就改侍御史。明年，入为左司员外郎、度支判官。朝议欲以本官领省事，改度支员外郎，依前充判官。开宝五年，复为左司员外郎。六年，权判吏部铨，俄赐金紫。十二月，诏与户部员外郎、知制诰王祐等同知贡举，未锁宿，出知扬州。会出师收金陵，陟以所部败南唐军千人于宣化城。俄为部下所讼，追赴阙，陟度理穷，乃求哀卢多逊，多逊素与陟善，为其画计。时江表未拔，太祖厌兵，南土暑炽，军卒疫

死，方议休兵，以为后图。陟适从扬州来，知金陵危甚，多逊令上急变求见。陟时被病，令掖入，即大言曰：“南唐平在朝夕，陛下奈何欲班师，愿急取之。臣若误陛下，愿夷三族。”上屏左右，召升殿问状，遂寝前议，并赦陟罪，复知吏部选事。

太平兴国初，迁户部郎中。俄而选人有妄冒，事发，词涉于陟。南曹雷德骧将奏劾之，陟造便殿自首，出为河北转运使。征太原，为太原东路转运使。驾还，次镇州，命先还上都供顿军需。以功迁左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丞事。五年，同知贡举。开宝末，赵普在中书，陟尝上疏言其短。至是，普再入相，陟颇忧恚。六年，南郊毕，加给事中。七年，三司使王仁贍降，以陟与王明同判三司。八年，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陟有吏干，性狡狴，好进，善事权贵，巧中伤人。太祖尝召刑部郎中杨克让，命坐与语，且谕以将大用。陟素忌克让，侦知之。因奏事，上问识杨克让否，陟曰：“臣与克让甚善，知其人才识，朝廷佳士也。近闻其自言上许以大用，多市白金作饮器以自奉，臣颇怪之。”上怒，亟令克让出典郡。其险诋如此。

李符，字德昌，大名内黄人。汉乾祐中，郭从义讨赵思绾于京兆，辟符在幕府，表为京兆府户曹掾。历郟县主簿、保义军节度推官。丁内艰，服除，调汝州防御判官，权知州事。右庶子杨恪荐为大理正。乾德中，知归州转运司制置。

归朝，以京西诸州钱帛不登，选知京西南面转运事。奏便宜百余条，凡四十八事，命著为令，赐绯鱼。因奏对称旨，迁起居郎。后荆湖转运许仲宣随军讨南唐，诏符赴荆湖调发刍粮，符领船数千艘顺流而下。事毕，赐金紫。符又建议凿横江河以通漕运，发和州三县丁壮给其役。太祖欲幸西京，有事于南郊。符上书陈八难曰：“京邑凋弊，一也；宫阙不备，二也；郊庙

未修，三也；百司不具，四也；畿内民困，五也；军食不充，六也；壁垒未设，七也；千乘万骑盛暑扈行，八也。”不从。礼毕还京，改比部员外郎、判刑部。

太平兴国初，迁驾部，转祠部郎中，知广州兼转运使。二年，符图海外诸城及岭外花木各一以献。在任有善政，民为立生祠。五年，召为右谏议大夫、判吏部铨兼大理寺理。三司副使范旻得罪，以符代之。赐白金三千两。车驾幸大名，领行在三司。未几，坐与官属竞课最，罢职守本官。

七年春，开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，以符知开封府。廷美事发，太宗令归第省过。赵普令符上言：“廷美在西洛非便，恐有他变，宜迁远郡，以绝人望。”遂有房陵之贬。普恐泄言，坐符用刑不当，贬宁国军行军司马。卢多逊贬崖州也，符白普曰：“珠崖虽远在海中，而水土颇善。春州稍近，瘴气甚毒，至者必死，愿徙多逊处之。”普不答。先是，太宗尹京，符因宋琪荐弭德超事藩邸。符贬，德超为枢密副使，屡称其冤。会德超以事贬，帝恶其朋党，徙符岭表，普移符知春州。至郡岁余卒，年五十九。

符无文学，有吏干，好希人主意以求进用，终以此败。至道二年，郊祀，追复右谏议大夫。祥符五年，录其子璜试将作监主簿。

魏丕，字齐物，相州人，颇涉学问。周世宗镇澶渊，辟司法参军。有盗五人狱具，丕疑其冤，缓之。不数日，果获真盗，世宗嘉其明。慎历顿丘、冠氏、元城三县令。世宗即位，改右班殿直。自陈本以儒进，愿受本资官。世宗曰：“方今天下未一，用武之际，藉卿干事，勿固辞也。”未几，出监明灵砦军。世宗征淮甸，丕获江南谍者四人，部送行在。诏奖之，赐钱十万，迁供奉官、供备库副使。

太祖即位，改作坊副使。时杨承信帅河中，或言其反侧未安，命丕赐承信生辰礼物，阴察之。还，言其无状。太祖尝召对，语丕曰：“作坊久积弊，尔为我修整之。”丕在职尽力，以久次转正使。开宝九年，领代州刺史。凡典工作十余年，讨泽潞、维扬，下荆广，收川峡，征河东，平江南，太祖皆先期谕旨，令修创器械，无不精办。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，令丕增造至千步。及改绣衣鹵簿，亦专敕丕裁制。丕撤本坊旧屋，为舍衢中，收僦直及鬻死马骨，岁得钱七千余缗，工匠有丧者均给之。太祖幸洛郊祀，三司使王仁贍议雇民车牛运法物，太祖以劳民，不悦，召丕议之。丕请于橐本坊匠匠少壮者二千余，分为递铺输之，时以为便。

雍熙四年，代郝正为户部使。端拱初，迁度支使。是冬，出为黄州刺史。还朝，召对便坐，赐御书《急就章》、《朱邸集》。丕退作歌以献，因自述愿授台省之职。太宗面谕曰：“知卿本儒生，然清望官奉给不若刺史之优也。”淳化初，改汝州刺史。历知凤州，改襄州。境内久旱，丕以诚祷之，一夕，雨沾足。明年，召还，屡求退居西洛，不许。

四年，表求致仕，授左武卫大将军，仍领汝州刺史。俄判金吾街仗。初，六街巡警皆用禁卒，至是，诏左右街各募卒千人，优以廩给，使传呼备盗。丕以新募卒引对，遂分四营，营设五都，一如禁兵之制。五年，改领郢州刺史。俄改领复州，迁左骁卫大将军。咸平二年，卒，年八十一。

丕好歌诗，颇与士大夫游接，有时称。南唐主李煜妻卒，遣丕充吊祭使，且使观其意趣。煜邀丕登升元阁赋诗，丕有“朝宗海浪拱星辰”之句，以风动之。太宗尝赐诗，令丕与柴禹锡和焉。

董枢，真定元氏人。后唐太清中，以献书授校书郎。累历

宾佐。晋天福中，为左拾遗、知枢密院表奏。周广顺初，为左补阙。世宗即位，诏常参官各奏封事，枢上平吴策。淮南平，迁浚仪令。恭帝即位，迁殿中侍御史。

太祖乾德初，迁主客员外郎。上书请伐蜀，蜀平，通判剑州。会全师雄叛，攻剑。刺史张仁谦足疾不能战，欲弃城走。枢固争，战贼败之，因招余众降。仁谦饮枢令醉，密杀降数百，诬奏枢与贼通。会中使自成都还，备言其事，太祖并召之，庭辩曲直，仁谦遂屈。下御史台鞠之，黜宋州教练使，以枢尝贡西伐计，迁比部郎中。三年，出兼桂阳监使，上书请伐广南。诏益桂阳戍卒三千，令枢统之。

开宝二年，又上方略。会刘鋹令内侍曾居实侵桂阳，枢击退之。三年，大举伐鋹，令枢率兵趋连口，克之。改兵部郎中，权知连州兼行营招抚使。岭南平，赐钱三百万。四年，移知襄州，又为河北转运使，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

初，枢罢桂阳监，以左赞善大夫孔璘代之。璘通《三礼》，尝讲学于河朔。擢第，历州县。及升朝，莅桂阳，岁满，以太子洗马赵瑜代之。

瑜，赵州人。家世豪右，自言谙练边事。开宝中，命为易州通判，岁满，移桂阳。瑜至，即称疾，遂以著作郎张侃代之。侃至月余，奏瑜在任累月，得羨银数千斤，虽送官而不具数闻，计枢与璘隐没可知矣。诏下御史案之，狱具。有司计盗脏法，俱当死。太祖曰：“赵瑜非自盗，但不能发擿耳。”枢、璘并坐死，瑜决杖流海岛。擢侃为屯田员外郎。

论曰：颜衍振举风宪，不避强御。剧可久居廷尉之任，以平允闻。赵逢果断之士，而独尚严酷，处之要密之职，则非所宜。苏晓锐意深刻，乐致人罪，后嗣衰谢，厥报不诬。高防陈逆顺以耸臣节，体明慎而究疑狱，治迹清操，没而弥章。若其

自诬以救人之死，古人何加焉。冯瓚省关市之苛赋，设方略以击贼，功若可称，而巧宦任数，竟致倾败，理固然矣。边珣、王明、许仲宣、杨克让当官效用，以清干称。然仲宣宽简持重，造次不挠，盖人之难能者。王明累参戎事，预立战功，至若开谕元福，止其暴诛，此赴蹈之仁也。段思恭遏乱兵，击群寇，便宜从事，以著奇绩，斯亦可矣。然不能动遵规矩，速讼左降者再焉。侯陟吏才适用，患在伎刻。李符博通时务，乃事深文，以致投荒自弊，遂为口实。魏丕久典工效，以济戎用，至于平反冤盗之狱，救杨承信之诬，善尤可称。董枢论平吴伐蜀及取广南，咸克举之，且多战功，而以贪墨取败。惜哉！

列传第三十

马令琮 杜汉徽 张廷翰 吴虔裕 蔡审廷 周广 张勋 石曦 张藏英 陆万友 解晖 李韬 王晋卿 郭廷谓 子延濬 从子延泽 赵延进 辅超

马令琮，本名令威，避周祖名改之，大名人。父全节，《五代史》有传。全节历横海、定远、昭义、彰德、定武、天雄六节度，皆署令琮为牙校，累授彰德牙内都指挥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，领勤州刺史。令琮少善骑射，尝从其父平安州及与镇州安重荣战，皆有功，由是知名。晋开运二年，全节卒，令琮起复，拜隰州刺史。汉祖开国，为西京巡检使。周祖受命，改陈州刺史。征兖州，为京城四门外巡检。世宗嗣位，移随州。显德二年，入为虎捷左第一军都指挥使。六年，兼领建州刺史。

太祖即位，出刺怀州。李筠叛，将亲征，召三司张美饷兵食，美言河内密迩上党，令琮日夜储蓄以俟王师。太祖善之，命授团练使。执政言令琮方供亿大军，不可移他郡，故升怀州为团练，以令琮充使，又充先锋都指挥使。泽、潞平，为昭义兵马钤辖。逾年被疾，诏许归郡。乾德元年，卒，年三十九。太祖甚怜之，录其子延恩为殿直。

杜汉徽，京兆长安人。父阿孙，为太原威胜军使。汉徽有膂力，善骑射，年十七，仕后唐武皇为厅直队长。天成中，累迁护圣军使。晋天福六年，与慕容邺等讨安州李金全，生禽指挥使孙厚，以功迁兴顺指挥使。八年，从征镇州安重荣，改护

圣指挥使，赠阿孙为左赞善大夫。开运二年，以所部戍深州，破契丹于乐寿，杀获甚众。汉初，从高行周讨杜重威于邺，屡为流矢所中，身被重创，犹力战，观者壮之。又率所部戍镇州，破契丹于灵寿，获车马甚众。周世宗征刘崇，汉徽有战功，补龙捷左第五军都虞候，移所部屯安平县，破契丹于县南，获器甲车帐，迁本军左第四军都虞候。

宋初，补本军都校，领茂州刺史，改领潮州。从平李筠，又从平李重进，录功居多。建隆三年，出为天长军使，移雄武军使、知屯田事。是冬，被病，即以符印授通判宋鸾，请告归京。家人劝其求医药，汉徽笑曰：“我在戎行四十年，大小百余战，不死幸矣，安用药为？”未几，卒。

张廷翰，冀州信都人。父慎图，仕周为兵部郎中。廷翰少慷慨，有智略，善骑射。晋天福中，冀州刺史张建武召补牙校，其后刺史李冲署为本州牢城军校。契丹入中原，署其党何行通为刺史，契丹主道殂，州人共杀行通，推廷翰知州事。汉初，就拜刺史，廷翰尽捕杀行通者戮于市。为政宽厚简易，民甚爱之。周广顺初，召赴阙，周祖见其貌魁伟，谓枢密使王峻曰：“冀州近边，虽更择人，亦无逾廷翰者。”即日遣还。在郡八年，契丹将高牟翰数扰边，皆为廷翰击走。廷翰家富于财，岁遣人赍金帛北入市善马，常得数百匹，贡献外悉遗贵近，甚获美誉。显德中，历棣、海、沂三州团练使，屡率兵败淮人，移莱州。

宋初，又历冀、亳二州。乾德二年卒，年四十七。

吴虔裕，许州许田人。父徽，左屯卫将军。虔裕少为郡吏，汉祖镇许，爱其精谨，署以右职。及移镇太原，以虔裕从。开国，擢为引进使，转内客省使。时镇州节度刘在明卒，遣虔裕率兵巡护。隐帝即位，召为宣徽北院使。

周祖讨三叛，以虔裕为河中行营都监，率护圣诸军五千以往。李守贞出兵五千余，设梯桥，分五路于长连城西北以御周祖。周祖令虔裕率大军横击之，蒲人败走，夺其梯桥，杀伤大半。师还，赐袭衣、玉带。会枢密使杨邠上言求解职，隐帝遣人谕邠曰：“枢机之任，非卿不可，卿何听间离而为此请耶？”使至而虔裕在坐，即颺言曰：“机要重地，非可久处，俾后来者迭居可也。”使还以白帝，帝怒，出虔裕为郑州防御使。乾祐未诛大臣，急诏入朝，命将兵守澶州。及留子陂战败，遂降周祖。广顺初，遣还，赐以袭衣、玉带、鞍勒马。从周祖讨慕容彦超，破之。改汝州防御使，历右卫、左金吾卫二大将军兼街仗使。

太平兴国六年，迁右千牛卫上将军，仍判左街仗事。虔裕掌金吾三十余年，端拱初卒，年八十八，赠太尉。

虔裕性简率，言多轻肆。右金吾上将军王彦超告老，虔裕语人曰：“我纵僵仆殿阶下，断不学王彦超七十致仕。”人传笑之。每朝会及从游宴，太宗怜其寿高，常慰抚之。子延彬，至仪鸾副使，延彬子仁美，至内殿崇班。

蔡审廷，磁州武安人。曾祖凝，邢州别驾。祖绾，武安远城三冶使。父颺，洺州长史。审廷少能骑射，晋初，应募补护圣散都头。周显德初，擢为殿前散员，转铁骑副兵马使。从世宗战高平有功，迁军使。太祖为殿前都点检，从世宗征淮南，审廷隶麾下，预战紫金山，改副指挥使。

宋初，授殿前散都头指挥使。从征李筠，攻泽州先登，为飞石伤足，帝赐以良药、美酒。及车驾还京，幸其官署问之，赐赉甚厚。寻转内殿直都虞候，俄改伴饭都指挥使。建隆中，领富州刺史兼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乾德初，授冀州刺史。征太原时，为北面步军都指挥使，屯兵易州。审廷训练士卒甚整，

太祖过镇阳，见于行在所，赐名马、宝剑，命为镇州兵马都钤辖。开宝八年卒，年六十九。

周广，字大均，其先应州神武川人。父密，事晋，历鄜、延、晋三镇节度使。周广顺初，至太子太师致仕。广幼从其父为牙校。汉初，授供奉官。未几，擢左千牛卫将军。周祖命将讨慕容彦超于兖州，以广为行营都监。贼平，录功迁右武卫将军。俄改右神武将军，充镇淮军兵马都监。从世宗征淮南。既得江北数州，即命广劳来安集，民甚德之。因领常州刺史兼内外马步军都军头。淮南平，改眉州刺史。

宋初，授隰州刺史。乾德三年，迁潘州团练使，令训练雄武诸营。开宝二年，从征太原，为攻城楼橹战棹都部署，师还，加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六年，改右屯卫大将军，领郡如故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卒。

张勋，河南洛阳人。晋开运中，事留守景延广为典客，延广表为供奉官。周世宗将征淮南，以勋为申州缘淮巡检。因采光州机事闻于朝廷，即命勋率兵同讨平之，遂监光州军，充内外巡检。后攻黄州，败吴人于麻城，复破柏业山砦，目中流矢。迁内园副使。及征瀛、莫，以为霸州兵马都监。

初，征李筠，勋从石守信董前军，拔大会砦，及败筠众于太行，破泽州，皆预有功。太祖还京，命权知许州。未几，李重进叛，又诏与石守信、李处耘先率兵进讨。拔扬州，以勋为兵马都监，迁毡毯使。讨朗陵，充前军兵马都监。荆湖平，以功就拜衡州刺史。乾德初，克郴州及桂阳监，以勋为刺史兼监使。五年，代归，至扬州卒，年六十八。太祖甚怜之，录其子廷敏为殿直。勋性残忍好杀，每攻破城邑，但扬言曰“且斩”，颇有横罹锋刃者。将赴衡州，州民皆涕泣相谓曰：“‘张且斩’至矣，吾辈何以安乎！”

石曦，并州太原人，晋祖弟韩王暉之子。天福中，以曦为右神武将军。历汉至周，为右武卫、左神武二将军。恭帝即位，初为左卫将军。会高丽王昭加恩，命曦副左骁卫大将军戴交充使。

建隆三年，再使高丽，迁左骁卫大将军，护秦州屯兵。西人犯边，曦率所领击破之，斩渠帅十三人。太祖征晋，曦领兵二千人自泽、潞除道至太原，壅汾水灌其城，又益兵千人，部攻辽州。俄知雄州，代，为潭州钤辖。开宝八年，领兵败南唐军二千余于袁州，平梅山、板仓诸洞蛮寇，俘馘数千人。太平兴国中，历右神武、右羽林大将军，连知孟、襄二州，迁领诚州刺史。雍熙四年，改知霸州兼部署。会陈廷山谋以平戎军叛入北边，曦察知之，与侯延济定计，禽廷山以献。录其功，加领本州团练使、同知镇州。淳化二年，移原州，迁右龙武军大将军。被病请告，诏特给全奉。四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赠赙加等。

张藏英，涿州范阳人，自言唐相嘉贞之后。唐末，举族为贼孙居道所害。藏英年十七，仅以身免。后逢居道于豳州市，引佩刀刺之，不死，为吏所执。节帅赵德钧壮之，释而不问，以补牙职。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，乃求为关南都巡检使。至则微服携铁楫，匿居道舍侧，伺其出击之，仆于地，啣其耳啖之，遂禽归。设父母位，陈酒肴，缚居道于前，号泣鞭之，齧其肉，经三日，剖其心以祭。即诣官首服，官为上请而释之。燕、蓟间目为“报仇张孝子”。契丹用为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，领坊州刺史。周广顺三年，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兵千余人，及煮盐户长幼七千余口，牛马万计，舟数百艘，航海归周。至沧州，刺史李暉以闻。周祖颇疑之，令馆于封禅寺，俄赐袈衣、银带、钱十万、绢百匹、银器、鞍勒马。数月，世宗即位，授

德州刺史。未几召归，对便殿，询以备边之策。藏英请于深州李晏口置砦，及诱境上亡命者以隶军，愿为主将，得便宜讨击。世宗悉从之。以为缘边招收都指挥使，赐名马、金带。藏英遂筑城李晏口，累月，募得劲兵数千人。会遣凤翔节度王彦超巡边，为契丹所围，藏英率新募兵驰往击之，转战十余里，契丹解去。改濮州刺史，仍领边任。契丹将高牟翰以精骑数千扰边，藏英逆击于胡卢河北，自旦至晡，杀伤甚众。值暮收兵，契丹遁去。后因领兵巡乐寿，契丹幽州骁将姚内斌侦知藏英兵少，以精骑二千阵于县之北，藏英率麾下击之，自辰及申，士皆殊死战，内斌遂解去。世宗降玺书褒美。征瓦桥关，为先锋都指挥使，败契丹骑数百于关北。下固安县，又改关南排阵使。宋初，迁瀛州团练使，并护关南军。建隆三年，卒于治所，年六十九。孙鉴，自有传。

陆万友，蔚州灵丘人。少隶太原为裨校。汉祖起义，擢为护圣指挥使。隐帝即位，出为天雄军马军都指挥使。周祖之起兵也，万友预谋。及践阼，擢为散员都指挥使，领奖州刺史。世宗嗣位，迁龙捷左第三军都指挥使。转控鹤右厢都校、领虔州团练使，改虎捷右厢、领阆州防御使。恭帝嗣位，出为安州防御使。

宋初，历沂、蕲二州防御使。乾德四年，改汝州。开宝中，讨南唐，造舟于采石矶以济师，命万友守之。江南平，为和州防御使。太宗嗣位，以为晋、绛等州都巡检使。帝征太原，克汾、石二州，以万友为石州都巡检使，俄兼知石州，移巡警凤翔、秦、陇。代归，诏知瀛州，在郡二年，政务苟简。雍熙二年，改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充河阴兵马都监，逾年卒，年七十三。万友始业丐镬，既贵达，不忘本，以银为丐镬器数十事示子孙。性猛暴，以武勇自任，所至无善政。太宗以其勋旧，恩遇不替，

聘其次女为许王夫人。

解暉，洺州临洺人。父珪，应募为州兵，后唐天成中，西征至剑门，没于阵。暉少有勇力，以父死戎事，得隶兵籍。戍雁门，与契丹接战，斩首七级，获酋长一人。以功迁奉国军队长。晋天福中，安重荣反镇州，因举兵向阙。至宋城，晋师逆战，大破之。暉募军中壮士百余人夜捣贼垒，杀获甚众。暉频中流失，而督战自若，颜色不挠，以功迁本军列校。周广顺初，刘崇与契丹侵晋州，暉从都部署、枢密使王峻等往援之。暉率敢死士三十余，夜入契丹帐击之，杀获甚众，迁本军第五指挥使。从世宗征淮南，率所部下黄州，禽刺史高弼，迁虎捷第一军都虞候。

宋初，步军都军头，从征泽州，力战，目中流矢。师还，策勋为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建隆四年，充湖广道行营前军战棹都指挥使。潭州平，降玺书奖谕。伪统军黄从志据岳州，暉率舟师讨平之，生禽从志及将校十四人，俘斩数千，溺死者众。改控鹤右第二军都指挥使，领高州刺史。乾德六年，诏领所部军屯上党，从李继勋略太原。开宝九年，破太原军于境上，斩首千余级，获马三十匹。改均州刺史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诏于潞州北乱柳石围中筑城，名威胜军，以暉为军使。从征并州，与尚食使石彥斌率所部先下隆州，杀并州三百余，禽招讨使李询等六人以献于行在所，赐予有加。复令与彥赞督战士隶城西行营，分攻太原。刘继元降，太宗以太原宫女三人赐暉，俄以功迁本州团练使、知霸州。雍熙初，充云、应、寰、朔、忻、代等州都巡检使。三年，代归本郡。淳化二年，被病，上章告老，改右千牛卫上将军致仕。诏未至而卒，年八十。

暉鸷猛木强，每受诏征伐，常身先之。人所惮者，暉视之

若甚易，由是频立战功，金创遍体。时称骁将。子守颢，至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

李韬，河朔人。有勇力胆气，善用槊，为禁军队长。周祖征三叛，韬从白文珂攻河中，兵傅其城。文珂夜诣周祖议犒军，留韬城下。时营栅未备，李守贞乘虚来袭，营中忽见火发，知贼聚至，惶怖失据。客省使阎晋卿率左右数十人，遇韬于月城侧，谓韬曰：“事急矣，城中人悉被黄纸甲，为火光所照，色俱白，此殊易辨，奈军士无斗志何？”韬愤怒曰：“岂有食君禄而不为国致死耶！”即援槊而进，军中死士十余辈随韬犯贼锋。蒲有猛将跃马持戈拟韬，韬刺之，洞胸而坠。又连杀数十人，蒲军遂溃，因击，大破之，守贞自是闭垒不敢出。俄骁将王三铁降，城遂平，韬由此知名。累迁军校，出为赵州刺史，移慈州。乾德六年卒。

王晋卿，河朔人。少勇敢，为乡里所推。周世宗在澶渊，晋卿以武艺求见，得隶帐下。及即位，补东头供奉官。从战高平，征淮甸，每遣宣传密旨，甚亲信之。洎北征，为先锋都监，督战有功，诏权控鹤都虞候。克关南，授军器库使。显德四年，为龙捷右第一军都指挥使，领彭州刺史。恭帝即位，出为滨州刺史。

乾德中，为兴州刺史。四年，移汉州。时蜀初平，寇盗充斥，晋卿严武备，设方略，禽捕剪灭，靡有遗漏，自是虽剧贼无敢窥其境。然以贿闻，太祖惜其才而不问。秩满归阙，以疾求颐养，改左监门卫将军、奉朝请。贡重锦十匹、银千两以谢，诏不纳，以其黩货，愧之也。未几，诏戍北边，疆场清肃。开宝四年，复授莫州刺史。在郡谨斥候，善抚循，士卒皆乐为之用，边民安堵。六年八月卒，年六十七。

郭廷谓，字信臣，徐州彭城人。父全义，仕南唐为濠州观

察使。廷谓幼好学，工书，善骑射。补殿前承旨，改濠州中军使，李景每令侦中朝机事入奏。全义卒，擢庄宅使、濠州监军。周世宗攻淮右，南人屡败，城中甚恐，廷谓与州将黄仁谦为固御之计。周师遣谍以铁券及其垒，廷谓拒之。城中负贩之辈率不逞，廷谓虑其亡逸，籍置大寺，遣兵守之，给日食，俾制防城具，随其所习，以故周师卒不得覘城中虚实。

周师为浮梁涡口，命张从恩、焦继勋守之，廷谓语仁谦曰：“此濠、寿之患也。彼以骑士胜，故利于陆；我以舟师锐，故便于水。今夏久雨，淮流泛滥，愿假舟兵二千，断其桥，屠其城，直抵寿春。”仁谦初沮其议，不得已从之，即轻棹衔枚抵其桥，麾兵断笮，悉焚之。周师大衄，死者不可计，焚其资粮而还。以功授武殿使。周师退保定远，又募壮士为负贩状入定远，侦军多寡及守将之名。还曰：“武行德、周务勍也。”廷谓曰：“是可图也。”又籍乡兵万余泊卒五千，日夕训练，依山衔枚设伏以破之，周师大溃，行德单骑脱走。时有以玉帛子女饷廷谓者，悉拒之，唯取良马二百匹以献。以功为滁州刺史、上淮巡检应援兵马都监。及紫金山之战，南唐诸将多归降者，独廷谓以全军还守濠州，追不能及。时濠守欲弃城走，廷谓止之。俄加本州团练使，缮戈甲，治沟垒，常若敌至。是秋，周师复至，表于景请援，且言周兵四临，乞卑辞请和，以固邻好。夜出敢死士千余袭周营，焚头车洞屋，周师蹂躪死者甚众。既而援兵不至，周师急击，廷谓集诸军垒门之外，南望大恟而降于周。至山阳，见世宗，特加宴劳，赐金带、裘衣、良马、器皿，拜亳州防御使。以其弟本州马步都校廷赞为和州刺史。命攻天长军，降其将马赞。又为楼橹战棹左右厢都监，俄归谯郡。

宋初，从征上党，再知亳州。乾德二年代还，改绛州防御

使。两川平，冯瓚知梓州，为仆夫所讼，召廷谓为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以代之。州承旧政，有庄宅户、车脚户，皆隶州将，鹰鹞户日献雉兔，田猎户岁入皮革；又有乡将、都将、镇将辈互扰闾里，廷谓悉除之。开宝五年，卒，年五十四。

廷谓性恭谨，事母以孝闻，未尝不束带立侍。子延濬。廷谓兄廷谕，仕南唐为太子洗马致仕，宋初至秘书监。廷谕子延泽。

延濬字利川。幼谦和。廷谓为静江军节度使，延濬为桂州牙内都指挥使。廷谓卒，太祖录延濬为供奉官，屡使西北，宣谕机事。

太平兴国初，以内庭宣索及殿前赐赆、移文库务未有专领之者。乃置合同凭由印，命延濬与内藏库副使刘蒙正掌之。又领八作司及督治汴河。

雍熙三年，改崇仪使。诏与翟守素、田仁朗、王继恩往河北，分路按行诸州城垒，发镇兵葺之。端拱二年，诏建河北方田，命延濬等五人共往规画，会罢其务而止。淳化四年，李顺乱，改西京作坊使，充成都十州都巡检使。时成都将陷，延濬单骑入城，与郭载议募亡卒退保剑门，贼数千来蹙其后，击破之。王继恩率兵至，以延濬为先锋壕砦使，即领兵倍道先进。贼出探骑数十，延濬悉禽之，尽得贼机事。延濬易旗变号，贼不知觉，斩关掩入，斩千余级。继恩又请延濬知汉州，州经兵燹，廨舍、桥梁、城砦悉毁。延濬募军民葺之，又率州帑以应军须。录功，改洛苑使。又命率兵屯遂州，剑门钤辖、转运使刘锡言其劳，诏书嘉奖。真宗初，改内园使。代还，会河朔用兵，延濬驰往边城，按视砦垒。咸平二年，疾卒。子有伦，为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

延泽字德润，南唐试秘书省正字。乾德中，四迁著作佐郎，

转殿中丞、知建州。淳化二年，太宗闻延泽泊右赞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学，博通典籍，诏宰相召问经史大义，皆条对称旨，命为史馆检讨。历国子《周易》博士、国子博士。咸平中求休退，授虞部员外郎致仕。居濠州城南，有小园以自娱，其咏牡丹千余首。聚图籍万余卷，手自刊校。范杲、韩丕皆与之游。景德初卒。元亨亦至虞部员外郎，尝缵《玄门碑志》三十卷。

赵延进，澶州顿丘人。父晖，周太子太师。晖为偏将时，赵在礼据邺。延进颇亲学，尝与军中少年入民家，竞取财贿，延进独持书数十编以归，同辈哂之。

汉末，晖领凤翔节度，未赴镇，王景崇据城反，命晖为都招讨使击之。延进年十八，屡当军锋。景崇平，延进奉捷奏以入，授凤翔牙内指挥使，领贵州刺史。晖徙宋州，亦从为牙职，改领荣州刺史。睢阳有盗数百，各立酋帅，为民患。延进以父命，领牙兵千余悉禽戮之，诏书褒美。丁外艰，表求持服。既终丧，周世宗征淮南，延进献万缣以助军，仍请对，世宗召见之。时延进有从兄为虎捷都虞候、帐前横冲指挥使，世宗指延进语之曰：“尔弟拳勇有谋，将授以禁军大校。”延进自陈好读书，不愿也。翌日，授右千牛卫将军、濠州兵马钤辖，从征瓦桥关，为随驾金吾街仗使。

宋初，迁右羽林军将军、濠州都监。会伐蜀，以襄州当川路津要，命为钤辖、同知州务。蜀平，专领郡事。汉江水岁坏堤，害民田，常兴工修护，延进累石为岸，遂绝其患。入为两浙、漳泉国信使。开宝二年，授右龙武将军、知灵州，以母老愿留，得权判右金吾街仗使，历知河中府、梓、相、青三州。

太平兴国中，大军平并州，讨幽蓟，皆为攻城八作壕砦使。尝诏督造炮具八百，期以半月，延进八日成。太宗亲试之，大悦。又令主城北诸洞子。及班师，命与孟玄哲、药可琼留屯定

州。辽人扰边，命延进与崔翰、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，赐阵图，分为八阵，俾以从事。师次满城，辽骑至，延进乘高望之，东西亘野，不见其际。翰等方按图布阵，阵去各百步，士众疑惧，略无斗志。延进谓翰等曰：“主上委吾等以边事，盖期于克敌尔。今敌众若此，而我师星布，其势悬绝，彼若持我，将何以济！不如合而击之，可以决胜。违令而获利，不犹愈于辱国乎？”翰等曰：“万一不捷，则若之何？”延进曰：“倘有丧败，则延进独当其责。”于是改为二阵，前后相副。士众皆喜，三战，大破之，获人马、牛羊、铠甲数十万。以功迁右监门卫大将军、知镇州。及代，吏民数千守阙借留，诏许留一年。俄改右领军卫大将军，出为高阳关、平戎军都监兼缘边巡检，改钤辖。知扬州，召入，授右屯卫大将军，徙知相州。迁右骁卫大将军，改知邓州。淳化初，飞蝗不入境，诏褒之。还，判右金吾街仗事。至道二年，拜右金吾卫大将军。咸平二年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左武卫上将军。

延进姿状秀整，涉猎经史，好作诗什，士流以此多之。延进妻即淑德皇后之妹，故在显德、兴国中，颇任以腹心。子昂，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，至户部郎中、直昭文馆。

辅超，忻州秀容人，家世业农。超少勇悍有力，晋开运中应募，隶澶州军籍。汉乾祐中，赵思绾据永兴叛，周祖护诸将讨之，督兵攻城。超率骁勇十七人升云梯，斫北门楼，楼坏而入，士卒继进，城遂陷，以功补小校。显德中，从太祖征淮南，常执锐前驱，定滁、泗，破淮阴，下扬州，以功转日骑副兵马使。

宋初，从平上党，再迁内直都知，太宗即位，以超为马军都军头。会亲征太原，冒矢石攀堞先登，身被十三创，帝嘉其勇，赐锦袍、银带、帛五十段。诘朝，再乘城，中流矢者八，

复加厚赐。大举袭范阳，分兵三路，超隶偏将米信，为田重进先锋，取飞狐、蔚州。迁马步军副都军头，俄出补曹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峰州刺史，改栎州。召归，转都军头。淳化三年，出为德州刺史，坐诬奏使者殴杀驿吏，责授右监门卫将军，领诚州刺史。五年，复加都军头，领澄州刺史。真宗即位，加领奖州团练使，真拜莱州团练使，以年老愿留京师，从之。景德元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论曰：太祖有天下，凡五代之臣，无不以恩信结之，既以安其反侧，亦藉其威力，以镇抚四方。故一时诸将吴虔裕、蔡审廷之徒，数从征讨，咸有劳绩焉。若马令琮守河内，储兵食以迎王师；解晖击湖南，冒锋镝以禽敌将：此忠荅骁果，尤可称者。汉徽之疾危辞药，藏英之为亲复仇，亦皆一节之美。惟张勋嗜杀，晋卿冒货，虽立威著勤，所不取也。

列传第三十一

杨业 子延昭等 王贵附 荆罕儒 从孙嗣 曹光实从
子克明 张晖 司超

杨业，并州太原人。父信，为汉麟州刺史。业幼倜傥任侠，善骑射，好畋猎，所获倍于人。尝谓其徒曰：“我他日为将用兵，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。”弱冠事刘崇，为保卫指挥使，以骁勇闻。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，屡立战功，所向克捷，国人号为“无敌”。

太宗征太原，素闻其名，尝购求之。既而孤垒甚危，业劝其主继元降，以保生聚。继元既降，帝遣中使召见业，大喜，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。师还，授郑州刺史。帝以业老于边事，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，帝密封橐装，赐予甚厚。会契丹入雁门，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，由小陉至雁门北口，南向背击之，契丹大败。以功迁云州观察使，仍判郑州、代州。自是，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。主将戍边者多忌之，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，帝览之皆不问，封其奏以付业。

雍熙三年，大兵北征，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、应路行营都部署，命业副之，以西上阁门使、蔚州刺史王侁，军器库使、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。诸军连拔云、应、寰、朔四州，师次桑乾河，会曹彬之师不利，诸路班师，美等归代州。

未几，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，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。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

余万，复陷寰州。业谓美等曰：“今辽兵益盛，不可与战。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，但领兵出大石路，先遣人密告云：朔州守将，俟大军离代州日，令云州之众先出。我师次应州，契丹必来拒，即令朔州民出城，直入石碣谷。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，以骑士援于中路，则三州之众，保万全矣。”侁沮其议曰：“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。但趋雁门北川中，鼓行而往。”文裕亦赞成之。业曰：“不可，此必败之势也。”侁曰：“君侯素号无敌，今见敌逗挠不战，得非有他志乎？”业曰：“业非避死，盖时有未利，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。今君责业以不死，当为诸公先。”将行，泣谓美曰：“此行必不利。业，太原降将，分当死。上不杀，宠以连帅，授之兵柄。非纵敌不击，盖伺其便，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。今诸君责业以避敌，业当先死于敌。”因指陈家谷口曰：“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，为左右翼以援，俟业转战至此，即以步兵夹击救之，不然，无遗类矣。”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。自寅至巳，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，以为契丹败走，欲争其功，即领兵离谷口。美不能制，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。俄闻业败，即麾兵却走。业力战，自午至暮，果至谷口。望见无人，即拊膺大恸，再率帐下士力战，身被数十创，士卒殆尽，业犹手刃数十百人。马重伤不能进，遂为契丹所擒，其子延玉亦没焉。业因太息曰：“上遇我厚，期讨贼捍边以报，而反为奸臣所迫，致王师败绩，何面目求活耶！”乃不食，三日死。

帝闻之，痛惜甚，俄下诏曰：“执干戈而卫社稷，闻鼓鼙而思将帅。尽力死敌，立节迈伦，不有追崇，曷彰义烈！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，气激风云。挺陇上之雄才，本山西之茂族。自委戎乘，式资战功。方提貔虎之师，以效边陲之用。而群帅败约，援兵不前。独以孤军，陷于沙漠；劲果森厉，有

死不回。求之古人，何以加此！是用特举徽典，以旌遗忠。魂而有灵，知我深意。可赠太尉、大同军节度，赐其家布帛千匹、粟千石。大将军潘美降三官，监军王侁除名、隶金州，刘文裕除名、隶登州。”

业不知书，忠烈武勇，有智谋。练习攻战，与士卒同甘苦。代北苦寒，人多服毡罽，业但挟纆露坐治军事，傍不设火，侍者殆僵仆，而业怡然无寒色。为政简易，御下有恩，故士卒乐为之用。朔州之败，麾下尚百余人，业谓曰：“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俱死，无益也，可走还，报天子。”众皆感泣不肯去。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，矢尽遂死，余亦死，无一生还者。闻者皆流涕。业既没，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，次子殿直延浦、延训并为供奉官，延瑰、延贵、延彬并为殿直。

延昭本名延朗，后改焉。幼沉默寡言，为儿时，多戏为军阵，业尝曰：“此儿类我。”每征行，必以从。太平兴国中，补供奉官。业攻应、朔，延昭为其军先锋，战朔州城下，流矢贯臂，斗益急。以崇仪副使出知景州。时江、淮凶歉，命为江、淮南都巡检使。改崇仪使、知定远军，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，就加如京使。

咸平二年冬，契丹扰边，延昭时在遂城。城小无备，契丹攻之甚急，长围数日。契丹每督战，众心危惧，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，赋器甲护守。会大寒，汲水灌城上，旦悉为冰，坚滑不可上，契丹遂溃去，获其铠仗甚众。以功拜莫州刺史。时真宗驻大名，傅潜握重兵顿中山。延昭与杨嗣、石普屡请益兵以战，潜不许。及潜抵罪，召延昭赴行在，屡得对，访以边要。帝甚悦，指示诸王曰：“延昭父业为前朝名将，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，深可嘉也。”厚赐，遣还。是冬，契丹南侵，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，自北掩击，且战且退。及山西，伏发，契丹众

大败，获其将，函首以献。进本州团练使，与保州杨嗣并命。帝谓宰相曰：“嗣及延昭，并出疏外，以忠勇自效。朝中忌嫉者众，朕力为保庇，以及于此。”五年，契丹侵保州，延昭与嗣提兵援之，未成列，为契丹所袭，军士多丧失。命李继宣、王汀代还，将治其罪。帝曰：“嗣辈素以勇闻，将收其后效。”即宥之。六年夏，契丹复侵望都，继宣逗遛不进，坐削秩，复用延昭为都巡检使。时讲防秋之策，诏嗣及延昭条上利害，又徙宁边军部署。

景德元年，诏益延昭兵满万人，如契丹骑入寇，则屯静安军之东。令莫州部署石普屯马村西以护屯田。断黑卢口、万年桥敌骑奔冲之路，仍会诸路兵犄角追袭，令魏能、张凝、田敏奇兵牵制之。时王超为都部署，听不隶属。延昭上言：“契丹顿澶渊，去北境千里，人马俱乏，虽众易败，凡有剽掠，率在马上。愿饬诸军，扼其要路，众可歼焉，即幽、易数州，可袭而取。”奏入，不报，乃率兵抵辽境，破古城，俘馘甚众。

及请和，真宗选边州守臣，御笔录以示宰相，命延昭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。二年，追叙守御之劳，进本州防御使，俄徙高阳关副都部署。在屯所九年，延昭不达吏事，军中牒诉，常遣小校周正治之，颇为正所罔，因缘为奸。帝知之，斥正还营而戒延昭焉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延昭智勇善战，所得奉赐悉犒军，未尝问家事。出入骑从如小校，号令严明，与士卒同甘苦，遇敌必身先，行阵克捷，推功于下，故人乐为用。在边防二十余年，契丹惮之，目为杨六郎。及卒，帝嗟悼之，遣中使护柩以归，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。录其三子官，其常从、门客亦试艺甄叙之。子文广。

文广字仲容。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，授殿直。范仲淹宣抚陕西，与语奇之，置麾下。从狄青南征，知德顺军，为广西钤

辖，知宜、邕二州，累迁左藏库使、带御器械。治平中，议宿卫将，英宗曰：“文广，名将后，且有功。”乃擢成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迁兴州防御使。秦凤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竿策城，文广声言城喷珠，率众急趣竿策，比暮至其所，部分已定。迟明，敌骑大至，知不可犯而去，遗书曰：“当白国主，以数万精骑逐汝。”文广遣将袭之，斩获甚众。或问其故，文广曰：“先人有夺人之气。此必争之地，彼若知而据之，则未可图也。诏书褒谕，赐袭衣、带、马。知泾州、镇戎军，为定州路副都总管，迁步军都虞候。辽人争代州地界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，未报而卒，赠同州观察使。

王贵者，并州太原人。广顺初，补卫士。宋初，累迁至散员都指挥使、马步军都军头，领胜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出为淄州刺史。受诏从潘美北征，攻沁州，颇立战功。及从杨业，为辽兵所围，亲射杀数十人，矢尽，张空眷又击杀数人，遂遇害。年七十三。擢其子文晟供奉官、文昱殿直。

荆罕儒，冀州信都人。父基，王屋令。罕儒少无赖，与赵凤、张犖为群盗。晋天福中，相率诣范阳，委质燕王赵延寿，得掌亲兵。开运末，延寿从契丹主德光入汴，署罕儒密州刺史。汉初，改山南东道行军司马。周广顺初，为率府率，奉朝请，贫不能振。显德初，世宗战高平，戮不用命者，因求骁勇士。通事舍人李延杰以罕儒闻，即召赴行在，命为招收都指挥使。会征太原，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敌境。罕儒令人负束刍径趋太原城，焚其东门。擢为控鹤弩手、大剑直都指挥使。从平淮南，领光州刺史，改泰州，为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舒、蕲二州招安巡检使。四年，泰州初下，真拜刺史兼海陵、盐城两监屯田使。明年三月，世宗幸泰州，以罕儒为团练使，赐金带、银器、鞍勒马。六年春，军吏耆艾诣阙请留，恭帝诏褒之。

建隆初，升郑州防御，以罕儒为使，改晋州兵马钤辖。罕儒恃勇轻敌，尝率骑深入晋境，人多闭壁不出，虏获甚众。是年冬，复领千余骑抵汾州城下，焚其草市，案兵以退。夕次京土原，刘钧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袭罕儒，黎明及之。罕儒遣都监、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以御贵超。罕儒锦袍裹甲据胡床享士，方割羊臂臠以啖，闻彦进小却，即上马麾兵径犯贼锋。并人攒戈舂之，罕儒犹格斗，手杀十数人，遂遇害。刘钧素畏罕儒之勇，常欲生致，及闻其死，求杀罕儒者戮之。太祖痛惜不已，擢其子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。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，黜慈州团练使王继勋为率府率，阎彦进为殿直，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。

罕儒轻财好施。在泰州，有煮海之利，岁入钜万，诏听十收其八，用犹不足。家财入有籍，出不问其数。有供奉官张奉珪使泰州，自言后唐张承业之子。罕儒曰：“我生平闻张特进名，幸而识其子。”厚加礼待，遗钱五十万，米千斛。

罕儒虽不知书，好礼接儒士。进士赵保雍登科覆落，客游海陵。罕儒问其所欲，保雍以将归京师，且言缘江榷务以丝易茗有厚利。罕儒立召主藏奴，令籍藏中丝，得四千余两，尽以与之。然好勇善战，不顾胜负。常欲削平太原，志未果而及于败，人皆惜之。罕儒兄延福。延福孙嗣。

嗣，乾德初，应募为控鹤卒，从李继勋讨河东。继勋择悍勇百人，间道截洛阳砦。嗣出行间请行，手斩五十余级，贼焚砦宵遁。进薄汾河，贼将杨业扼桥路，嗣与众转战，贼退逾桥。杀业所部兵千计，射中业从骑，获旗鼓铠甲甚众，业退保城。进焚南门，夺羊马城，矢集于面。贼数千夜来薄砦，继勋选勇敢五百人接战，而嗣为冠。及旦，战数合，多所斩馘。

从太祖征太原，贼来拒，焚洞子。遣殿前杨信领百人援之，

嗣预焉，率先陷阵。召见，补御龙直。太平兴国初，三迁至天武军校。太宗再征太原，嗣自陈愿率一队先登，命主城西洞子。车驾巡师，嗣登城，手刃数贼，足贯双箭，中手炮，折二齿。太宗见之，亟召赐锦袍、银带。从征幽州，隶殿前崔翰，斩三十级，补龙猛副指挥使。

五年，契丹侵雄州，据龙湾堤。嗣隶袁继忠，继忠令率千兵力战夺路。内侍有至州阅城垒者，出郭外，敌进围之，亟出兵接战，十数合，斩骑卒七百余。嗣军夜相失，在古城庄外，三鼓突敌围，壁于莫州城下，又领百人斧敌望橹，斩五十级。敌为桥界河，将遁，嗣邀击之，杀获甚众。六年，从崔彦进捍契丹于静戎北，砦于慎兴口。彦进遣嗣率所部度河，与契丹战，败之，追奔二十余里。八年，李继迁寇边，嗣从袁继忠、田钦祚戍三义口，为前锋，斩贼千余，追之，获牛羊、铠甲、弓矢数千计。进至万井口、狐路谷，余贼复来请战。初以雄武千人为后殿，为贼所掩。继忠命嗣援之，凡数战，始与雄武合队，因列阵格斗，复夺人马七百余。钦祚夜还，依山为营，贼亦砦其下。募劲卒五十往袭之，嗣为其帅。抵贼所，刺杀百余人，焚其砦而还，诏赐锦袍、银带。

雍熙三年，从田重进、谭延美率师入辽境，疾战飞狐口，辽师不利。重进引全师合击，辽骑引去。进至飞狐城北，辽将大鹏翼率众复至。重进阵压东偏，数战不胜，命嗣出西偏，麾兵薄山崖，以短兵接战。辽兵败，投崖而下，手斩百余级。散卒千余在野，嗣呵止之，悉断弦折箏来降，追至河槽，复击退。余众屯土岭，裨将黄明与战不胜，将退，嗣谓之曰：“汝且顿兵于此，为我声援，我当夺此岭。”遂力战，追奔五十余里，抵仓头而还。又领招收卒千人，克仓头、小治二砦。黄明与战，克直谷砦，命嗣屯焉。数日，辽人复致师，重进与战，奔突往

来，大军颇扰。重进召嗣合战，悉走之，夺炮具、铠冑。贼乘夜复围直谷、石门二砦，重进遣嗣以精兵五百济之，嗣曰：“敌二万余，今援师甚寡，难以解围。”重进颇忧之。嗣曰：“谭师屯小治，缩兵二千，愿间道以往，邀其策应。”中夜，匹马诣延美，延美曰：“敌势若此，何可解也？”嗣曰：“请移全军就平川，植旗立队，别择三二百人张白旗于道侧。彼见旗帜绵亘远甚，谓大军继至，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驱往斗，必克其砦。”延美许焉。一日凡五七战，辽兵遂引去，咸如嗣所料。

蔚州之降也，重进先命嗣率勇士数十人继入，见守将，得其实状。翌日，将受降，而敌反拒大军所出之路，遂与斗，杀伤甚众，屡继入城，取守将之归服者。重进之垒，粮运颇乏，嗣遣降卒鞏州廩济之。辽援兵大至，副都指挥使江谦妄言惑众，嗣即斩之。悉收兵敛辎重还重进砦，与辽人转战。时军校五人，其四悉斗死，至大岭，嗣与战，败走之。师还，太宗引见便殿，重进言其有劳，补本军都虞候。

又从李继隆御敌于北平砦，将赴蒲城，道遇敌，疾战，俘获甚众。又战于鸾女祠，继隆遣步卒二千，伏定州古城，为敌所攻，命嗣援之。至唐河桥，嗣扼桥路出战，解敌围数重，与伏兵合，分为三队，背水为阵。敌将于越率骑百余队临烽台求战，嗣整兵与战，数合，得与继隆会，又阵于东偏，大败之。继隆以闻，诏嘉奖之，迁本军都指挥使，领澄州刺史。

至道二年，加御前忠佐马步军头、屯定州。辽人入侵，隶范廷召，提偏师捍辽兵于嘉山。廷召徙高阳，命嗣以兵二千为殿。过平敌城，辽众十余万来，嗣屡出战。及桑赞、秦翰来援，夜二鼓，敌再至，嗣曰：“彼不利夜战，我当破其砦，以趣大军。”即与赞、翰合势，戒所部望敌炬火多处并力冲之，诘旦，至瀛州。咸平三年，加领本州团练使，出为郎山路都巡检使，

破敌砦于蒲阴，俘获甚众。四年，命嗣领万人断西山路。会敌遽至，大兵不及进而止。五年，真拜蔡州团练使、赵州部署。逾年，徙沧州。是冬，辽人入侵，命率所部自齐州抵淄、青警备。景德初，又命与刘汉凝、田思明率兵至冀州防边。俄赴澶州行在所。会辽人请和，复遣还任。历郓州、凤翔、永兴部署。车驾幸亳州，留为旧城内同都巡检使。大中祥符七年，改虢州防御使、邠宁环庆副部署，卒。嗣起行间，以劳居方面，经百五十余战，歿。兄子信、贵，并为左侍禁，贵至内殿崇班。

曹光实，雅州百丈人。父畴，为蜀静南军使，控扼邛崃，以捍蛮夷。光实少武勇，有胆气，轻财好施，不事细行，意豁如也。畴卒，光实嗣职，迁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。

乾德中，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。俄而盗贼群起，夷人张忠乐者，尝群行攻劫，且憾光实杀其徒党，率众数千，中夜奄至，环其居，鼓噪并进。光实负其母，挥戈突围以出，贼众辟易不敢近，贼杀其族三百余口。又发冢墓，坏其棺槨。光实诣全斌，具以事白，誓雪冤愤。时蜀中诸郡未下，乃图雅州地形要害，兼陈用兵攻取之策，请官军先下之。全斌壮其志，令率兵先导，果克其城，获忠乐而甘心焉。全斌乃署光实为义军都指挥使。残寇犹据沈黎，光实以所部尽平之。遂以光实知黎、雅二州兼都巡检使，安集劳来，蛮族怀之。

六年秋，全斌遣入贡京师，遂言境内安义，乞罢义军归农。太祖喜，谓左右曰：“此蜀中杰俊也。”诏升殿，劳问久之，以为黎州刺史。开宝三年，改唐州刺史。及平交、广，群盗未息，以光实为岭南诸州都巡检使。既至，捕逐群盗，海隅以宁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就迁本州团练使。车驾征河东，以光实知威胜军事，令调军食。光实入告，愿提一旅奋锐先登，帝曰：“资粮事重，亦足宣力也。”河东平，命为汾、辽、石、沁等州都

巡检使。五年，改汝州团练使。大军北征，与潘美分道出雁门。光实为前锋，遇敌迎击，败之，斩首数千级，优诏嘉奖。

李继捧之入朝也，以光实为银、夏、绥、麟、府、丰、宥州都巡检使。继捧弟继迁逃入蕃落，为边患，光实乘间掩袭至地斤泽，俘斩甚众，破其族帐，获继迁母妻及牛羊万计。继迁仅免，使人给光实曰：“我数奔北，势窘不能自存矣，公许我降乎？”因致情款，陈甥舅之礼，期某日降于葭芦川。光实信之，且欲专其功，不与人谋。及期，继迁先设伏兵，令十数人近城迎致光实，光实从数百骑往赴之。继迁前导北行，将至其地，举手麾鞭而伏兵应之，光实遂遇害，卒，年五十五。帝闻之惊悼，赙赠加等，以其子大理评事克让为右赞善大夫，克恭为殿直。淳化二年，又录克己为奉职，后至内殿承制；克广至阁门祗候。从子克明。

克明字尧卿。既生，会敌攻百丈县，父光远遇害，姆抱克明匿苇蒲中得免。既长，喜兵法，善骑射，从父光实奇之。补为衙内都虞候。光实击敌于葭芦州，战歿。克明时护輜重在后，闻光实死，惧军乱，秘不发丧。阳令人西来传光实命还军银州，而潜与仆张贵入敌中，获光实尸以还，葬京师，由是显名。

初，蜀人留京师者禁不得还乡里，克明以母老，间道归。李顺反，闻克明将家子，且有名，欲胁以官。克明携母遁山谷，夜止神祠中，梦有人叱之起，既觉而去，贼果至。及贼陷雅州，克明募众数万人以迎王师，遂复名山、火井、夹江等九县。分兵嘉、眉、邛三州，立七砦以邀贼。复收雅州，斩六十余人，贼将何承祿等走云南。蜀平，擢西头供奉官、黎州兵马监押。以余寇未息，权邛州驻泊巡检。明年，峡路溃卒邓绍等复起攻雅州，克明又平之。还军邛州，遇贼王珂，战于延贡镇，击以矛，中左踝。后又设伏山下，以数十骑与贼接战，克明伪北，

而所部失期，伏不发。克明挺身走，贼追急，乃倚大石引弓三发，毙三人，由是获免。入朝，改内殿崇班，为温、台等七州都巡检使。

景德中，蛮寇邕州，改供备库副使、知邕州。左、右江蛮洞三十六，克明召其酋长，谕以恩信，是岁承天节，相率来集。克明慰拊，出衣服遗之，感泣而去。独如洪峒恃险不至，克明谕两江防遏使黄众盈引兵攻之，斩其首领陆木前，梟于市。

宜州澄海军校陈进反。时郁江暴涨，州城摧圯，克明率丁夫伐木为连舫，维之水上，状如郭郭。又多张旗帜，浮巨筏，陈兵其上，为守御备。募溪峒兵三千，而黄众盈亦济兵千五百，将趣象州。会巡抚使曹利用约克明会兵，行次贵州，遇贼，大败之，斩首四百余级。贼平，利用专其功。代还，真宗问南方事，对称旨，赐一子官，迁供备库使，江、淮、两浙都大提举捉贼。克明使人捕贼，辄出私钱资之，以故人人尽力。视贼中趋勇者，释缚，使还捕其党，前后获千余人。知江宁府张咏以其事闻，赐钱四十万，领平州刺史、知辰州。抚水蛮叛，徙宜、融、桂、昭、柳、象、邕、钦、廉、白十州都巡检使兼安抚使。既至，蛮酋献药一器，曰“溪峒药”，药箭中人，以是解之可不死。克明曰：“何以验之？”曰：“请试以鸡犬。”克明曰：“当试以人。”乃取药箭刺酋股而饮以药，即死，群蛮惭惧而去。

是年冬，安抚都监王文庆、马玉出天河砦东，克明与中人杨守珍出环州樟岭西，磴道危绝，林木深阻，蛮多伏弩以待。玉所向力战，屡败蛮军。是时朝廷意在招附，数诏谕克明，而克明亦惮深入，屡移文止玉。玉至如门团，为蛮所扼，不得进。克明迁延顾望，月余，乃至抚水州，与知州蒙承贵等约盟而还。

未几，知桂州兼管勾溪峒公事，始置溪峒司。又奏阅广南

两路土军为忠敢军。州人覆茅为屋，岁多火，克明选北军教以陶瓦，又激江水入城，以防火灾。代还，知滁州，徙鼎州。会交阯李公蕴寇邕州，以文思使复知邕州。既至，遣人入交阯谕以利害，公蕴拜表谢罪。迁西上阁门使，历知登、舒、邵三州，复徙鼎州，卒。

张晖，幽州大城人。后唐清泰初，隶控鹤军，累迁奉国、弩手都头。晋开运末，与武行德夺契丹甲船于河阴。行德领河阳，以晖为弩手指挥使，复令引兵趣怀州。契丹将遁去，因领州军。汉祖入汴，晖迎于荥阳，授怀州刺史。乾祐初，郢州刺史慕容业治多不法，以晖为缘汉都巡检使，领唐州，屯兵至郢州，即代业。还京，改郢州刺史。

周广顺初，刘崇寇晋、绛，召晖为步军左厢排阵使。师还，改沂州刺史。三年，吏民诣阙举留，俄改冀州。会诏筑李晏口、束鹿、安平、博野、百八桥、武强等城，命晖护其役，逾月而就。从世宗征淮甸，充壕砦都指挥使。既拔楚、泗，即授泗州。未几，改耀州，俄为西南面桥道使。

宋初，从征泽、潞，为行营壕砦使，先登陷阵。事平，迁华州团练使，在郡颇有治状。建隆二年，太原未下，诏入覲问计，晖对曰：“泽、潞经李筠之叛，疮痍未复，军旅一兴，恐人力重困。不若戢兵育民，俟富庶而后为谋。”乃赐袭衣、金带、鞍勒马，令还州。朝廷方议伐蜀，迁凤州团练使兼缘边巡检壕砦桥道使。晖尽得山川险易，因密疏陈之，太祖览之大悦。乾德二年，大军西下，乃以晖充西川行营先锋都指挥使。督兵开大散关路，躬抚士卒，且役且战，人忘其劳。十二月，至青泥岭，卒。

天禧五年，晖妻年百五岁，家贫，诣阙自陈。诏赐束帛，录其孙永德为三班借职。

司超，大名元城人。初事邢帅安叔千。汉祖在太原，超往依之，隶帐下为小校。汉祖将渡河，遣超先领劲骑，由晋、绛趋河阳。及入汴，以超为郢州必敌指挥使。时京东诸州寇盗充斥，以超为宋、宿、亳三州游奕巡检使。改宿州西固镇守御都指挥使，移屯颍州下蔡镇。屡与淮人战，有功。周世宗命宰相李谷讨淮南，以超为步军先锋副都指挥使，又为庐、寿、光、黄等州巡检使。大败淮人三千余众于盛唐县，获棹船四十余艘，禽其监军高弼、果毅指挥使许万以献。时黄州未下，即命超遥领刺史兼楼櫓战棹右厢都校。师还，改光州刺史，败吴军千余于麻城北。显德四年冬，与王审琦攻舒州，败吴军三千，先禽刺史施仁望献于行在。即以超为舒州团练使。

宋初，命副宋偃领舟师巡抚江徼，月余，特诏升舒州为防御，以超充使。太祖讨李重进，以为前军步军都指挥使，及平，遣归治所。建隆三年春，迁蔡州防御使。乾德六年，改绛州防御使，徙晋州兵马钤辖。是秋，又副赵赞为邠州行营都部署，进攻河东。及太祖亲征，为行营前军步军都指挥使，改郑州防御使。开宝七年，朝廷将讨江左，以超久在淮右，习知江山险易，徙蕲州防御使，行至淮西，卒，年七十一。天禧元年，录其孙文睿为三班奉职。

论曰：昔许子卒于师，葬之加等。《春秋》书之，所以褒臣节而儆官守也。业、罕儒、光实咸当捍城之寄，临戎力战，殁于敌境。虽罕儒恃勇不戒，光实甘贼迁之言，失在轻敌，然其忘躯徇节，诚可嘉也。业本太原骁将，感太宗宠遇，思有以报。常胜之家，千虑一失。然其素得士心。部卒不忍离去，从之以殁，则忠义之风概可见矣。嗣与延昭并克绍勋伐。延昭久居边阃，总戎训士，威名方略，闻于敌人，于嗣为优。暉于危时则有陷阵之功，平日则献息戎之谏。超频战以清淮海，其忠

诚勇果，率有可尚者焉。

列传第三十二

李进卿 子延渥 杨美 何继筠子承矩 李汉超 子守恩
郭进 牛思进附 李谦溥子允正 姚内斌 董遵诲 贺惟忠
马仁瑀

李进卿，并州晋阳人。少以骁勇隶护圣军。晋天福中，杜重威帅师败安重荣于宗城，进卿力战有功，擢为兴顺军校。周祖开国，命领所部兵戍灵寿，久之，迁龙捷指挥使。显德初，从世宗战高平，改铁骑指挥使，历散员左射都校，改铁骑及内殿直都虞候。

宋初，领贵州刺史，三迁铁骑左厢都指挥使，领乾州团练使。乾德初，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，改汉州团练使。二年，转虎捷左厢都指挥使，领澄州团练使。是岁冬，伐蜀，以进卿为归州路行营步军都指挥使，拔巫山砦，下夔、万二州。蜀平，录功拜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，领保顺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太祖亲征河东，留进卿为在京都巡检，颍州刺史常晖、淄州刺史韩光愿分为河南、北巡检。及还，改亲军马军都虞候。六年，迁步军都指挥使，领静江军节度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赠侍中。子延渥、延信。延信至内殿崇班。

延渥以荫补供奉官，寻为阁门祗候，三迁至西京左藏库使。咸平初，历知平戎、宁边、顺安军、保州、威虏军钤辖，又知冀州。六年，徙瀛州。

景德初，契丹大举扰边，经胡卢河，逾关南，十月，抵城

下。昼夜鼓噪，四面夹攻。旬日，其势益张，唯击鼓伐木之声相闻，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。延渥率州兵强壮，又集巡检史普所部乘城，发礮石巨木击之，皆累累而坠，杀伤甚众。翌日，契丹主与其母亲鼓众急击，发矢如雨。延渥分兵拒守益坚，契丹遁去，死者三万余，伤者倍之，获铠甲、兵矢、竿牌数百万，驿书以闻。赐延渥锦袍、金带，将士缗钱，迁延渥本州团练使。以通判、太子中允陆元凯为国子博士，赐緋；推官李翔为太子中允；录事参军蔡亨为右赞善大夫；侍禁、兵马监押王海，殿直、贝冀同巡检史普为内殿崇班充职如故。

初，戍棚垂板护城才数寸许，契丹射之，矢集其上凡二百余。及请葺城，诏取板视之，真宗颇称其劳。又闻城守之际，陆元凯流矢中面，史普勇敢不避敌，复迁元凯屯田员外郎、普尚食副使。普寻卒，又录其子昭度为右侍禁，昭俭为奉职。

二年，延渥徙知邢州，历天雄军、贝州副都部署，知冀、贝、博三州。大中祥符八年入朝，以疾，连赐告，换右领军卫大将军，领演州团练使。明年，从其请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。天禧初，卒。子宗禹，为内殿崇班。

杨美，并州文水人。本名光美，避太宗旧名改焉。美状貌雄伟，武力绝人，以豪侠自任。汉乾祐中，周祖征三叛，美杖策诣军门求见，周祖召与语，壮之，留帐下。广顺初，累迁禁军大校，从世宗征淮南，以功擢铁骑都指挥使，领白州刺史。

太祖与美有旧，即位，以为内殿直都知。建隆三年，升青州北海县为军，以美为军使。为政尚简易，民皆德之。乾德二年，召还，北海民数百诣阙乞留，诏谕之不去，笞为首者始罢。迁马步军都头。会讨蜀，以美为归州路战棹左右厢都指挥使。蜀平，迁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，领恩州团练使。开宝二年，改领端州防御使。六年，加都军头，领宣州观察使。俄授虎捷左

右厢都指挥使，领河西军节度。会遣党进、潘美征太原，命美为行营马军都虞候。太平兴国二年冬，出为保静军节度。三年夏，以疾求解官归京师，寻医药，诏遣内侍与道士马志视之。未几，卒，年四十八，赠侍中。命中使护葬。美为人任气好施，凡得予赐及奉禄，尽赙给亲戚故旧。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人多叹息之。

何继筠，字化龙，河南人。父福进，历事后唐至周，累官忠武、成德、天平三节度。继筠幼时与群儿戏，必分行伍为战阵之象。晋初，补殿直。周祖讨三叛，表继筠从行。贼平，改供奉官。广顺初，福进镇真定，署衙内都校，尝领偏师出土门，与并人战，斩首数千级，以功领钦州刺史。契丹将高模翰率二千骑扰深、冀，以苇伐度胡卢河。继筠与虎捷都指挥使刘诚海率兵拒之，至武强，获老稚千余人，模翰遁去。俄随福进入朝，为内殿直都知。福进卒，起复，为濮州刺史，领兵戍静安军。契丹内侵，继筠逆击败之，改棣州刺史。世宗征瓦桥关，命继筠以所部兵出百井道，破并人数千众。恭帝即位，以为西北面行营都监。

建隆二年，升棣州为团练，以继筠充使。三年，命为关南兵马都监。乾德四年，加本州防御使。开宝元年秋，命昭义节度李继勋等征太原，以继筠为先锋部署。至涡河，与并人遇，击走之，夺汾河桥，败其众于城下，获马五百匹，擒其将张环、石赧以献。二年春，太祖亲征晋阳，契丹来援。继筠时屯兵阳曲县，驿召至行在所，授以方略，命将精骑数千赴石岭关拒契丹，谓之曰：“翌日亭午，俟卿来奏捷也。”至期，帝御北台以俟。见一骑自北来，亟遣逆问之，乃继筠子承睿来献捷。生擒刺史二人，获生口百余，斩首千余级，马七百余匹，器甲甚众。初，并人恃契丹为声援，及捷奏，太祖命以所获首级、铠

甲示城下，并人丧气。继筠以功拜建武军节度、判棣州。三年，来朝，诏赐鞍马、戎杖，令戍边。四年秋，来朝，疽发背。车驾幸其第，锡赉甚厚。未几，卒，年五十一。帝亲临之，为之流涕，从容谓侍臣曰：“继筠捍边有功，朕不早授方镇者，虑其数奇耳。今才领节制，果至沦没，良可惜也。”赠侍中，赠绢五百匹，中使护丧，令以生平所佩剑及介冑同葬。

继筠深沉有智略，前后备边二十年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得其死力。善揣边情，边人畏伏，多画像祠之。子承矩。

承矩字正则。幼为棣州衙内指挥使，从继筠讨刘崇，擒其将胡澄以献。开宝四年，授闲厩副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漳、泉陈洪进纳土，诏承矩乘传监泉州兵。会仙游、莆田、百丈寇贼啸聚，承矩与乔维岳、王文宝讨平之，以功就迁闲厩使。疏为政之害民者数十事上之，悉被容纳。会改使名，即为崇仪使。五年，知河南府。时调丁男百十辈转送上供纲，承矩以为横役，奏罢其事。徙知潭州，凡六年，囹圄屡空，诏嘉奖之。入为六宅使。端拱元年，领潘州刺史，命护河阳屯兵。

米信知沧州，以其不习吏事，命承矩知节度副使，实专郡治。时契丹挠边，承矩上疏曰：“臣幼侍先臣关南征行，熟知北边道路、川源之势。若于顺安砦西开易河蒲口，导水东注于海，东西三百余里，南北五七十里，资其陂泽，筑堤贮水为屯田，可以遏敌骑之奔轶。俟期岁间，关南诸泊悉壅阗，即播为稻田。其缘边州军临塘水者，止留城守军士，不烦发兵广戍。收地利以实边，设险固以防塞，春夏课农，秋冬习武，休息民力，以助国经。如此数年，将见彼弱我强，彼劳我逸，此御边之要策也。其顺安军以西，抵西山百里许，无水田处，亦望选兵戍之，简其精锐，去其冗缪。夫兵不患寡，患骄慢而不精；将不患怯，患偏见而无谋。若兵精将贤，则四境可以高枕而无

忧。”太宗嘉纳之。

属霖雨为灾，典者多议其非便。承矩引援汉、魏至唐屯田故事，以折众论，务在必行。乃以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，俾董其役。事具《食货志》。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，广袤数百里，悉为稻田，而有莞蒲廔蛤之饶，民赖其利。

淳化四年，擢为西上阁门使、知沧州，逾年，徙雄州。御书印纸录其功最，仍赐以弓箭。承矩推诚御众，同其甘苦。边民有告机事者，屏左右与之款接，无所猜忌，故契丹动息皆能前知。至道元年，契丹精骑数千夜袭城下，伐鼓纵火，以逼楼堞。承矩整兵出拒，迟明，列阵酣战久之，斩馘甚众，擒其酋所谓铁林相公者，契丹遁去。是年春，府州尝败契丹众，承矩条杀获以谕州民，或揭于市，契丹愧忿，故有是役。太宗意其轻率致寇，复命与沧州安守忠两换其任。魏廷式使河北，得雄州功状，抗表上言。又遣内侍刘勍核实，及麾下士有功者千余人，皆进擢赉赐。

真宗嗣位，复遣知雄州，赐承矩诏曰：“朕嗣守鸿业，惟怀永固，思与华夷共臻富寿。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，先帝继统之初，和好往来，礼币不绝。其后克复汾、晋，疆臣贪地，为国生事，信好不通。今者圣考上仙，礼当讣告。汝任居边要，洞晓诗书，凡有事机，必能详究，轻重之际，务在得中。”承矩贻书契丹，谕以怀来之旨，然未得其要。

咸平二年，契丹南侵，屡遣内侍以密诏问御遏之计，密封以献。尝诏听边民越拒马河塞北市马。承矩上言曰：“缘边战棹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，屈曲九百余里，此天险也。太宗置砦一十六，铺百二十五，廷臣十一人，戍卒三千余，部舟百艘，往来巡警，以屏奸诈，则缓急之备，大为要害。今听公私贸市，则人马交度，深非便宜，且砦、铺皆为虚设矣。”疏奏，即停

前诏，屡被手札褒饬。三年，召还，拜引进使。州民百余诣阙贡马，乞借留承矩，诏书嘉奖，复遣之。承矩上言曰：

契丹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。以驰骋为容仪，以弋猎为耕钓。栉风沐雨，不以为劳；露宿草行，不以为苦。复恃骑战之利，故频年犯塞。臣闻兵有三阵：日月风云，天阵也；山陆水泉，地阵也；兵车士卒，人阵也。今用地阵而设险，以水泉而作固，建设陂塘，绵亘沧海，纵有敌骑，安能折冲？昨者契丹犯边，高阳一路，东负海，西抵顺安，士庶安居，即屯田之利也。今顺安西至西山，地虽数军，路才百里，纵有丘陵冈阜，亦多川渎泉源，因而广之，制为塘埭，自可息边患矣。

今缘边守将多非其才，不悦诗书，不习礼乐，不守可疆界。制御无方，动误国家，虽提貔虎之师，莫遏犬羊之众。臣按兵法，凡用兵之道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，谓将孰有能，天地孰得，法令孰行，兵众孰强，士卒孰练，赏罚孰明，此料敌制胜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否则必败。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也。伏望慎择疆吏，出牧边民，厚之以奉禄，使悦其心，借之以威权，使严其令。然后深沟高垒，秣马厉兵，为战守之备。修仁立德，布政行惠，广安辑之道。训士卒，辟田畴，劝农耕，畜刍粟，以备凶年。完长戟，修劲弩，谨烽燧，缮保戍，以防外患。来则御之，去则备之，如此则边城按堵矣。

臣又闻古之明王，安集吏民，顺俗而教，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。齐桓、晋文皆募兵以服邻敌，故强国之君，必料其民有胆勇者聚为一卒，乐进战效力以显忠勇者聚为一卒，能逾高赴远、轻足善斗者聚为一卒，此三者兵之练锐，内出可以决围，外入可以屠城。况小大异形，强弱异势，险易异备。卑身以事强，小国之形也。以蛮夷伐蛮夷，中国之形也。故陈汤统西域

而鄧支灭，常惠用乌孙而边部宁。且聚胆勇、乐战、轻足之徒，古称良策，请试行之。且边鄙之人，多负壮勇，识外邦之情伪，知山川之形胜。望于边郡置营召募，不须品度人才，止求少壮有武艺者万人。俟契丹有警，令智勇将统而用之，必显成功，乃中国之长算也。

又如榷场之设，盖先朝从权立制，以惠契丹，纵其渝信犯盟，亦不之废，似全大体。今缘边榷场，因其犯塞，寻即停罢。去岁以臣上言，于雄州置场卖茶，虽货货并行，而边氓未有所济。乞延访大臣，议其可否，或文武中有抗执独议，是必别有良谋。请委之边任，使施方略，责以成功。苟空陈浮议，上惑圣聪，氏如灵州，足为证验，况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。

四年十月，建议选锐兵于乾宁军，挽刀鱼船自界河直趣平州境，以牵西面之势。五年，诏兼领制置屯田使。始建榷场，或者谓承矩意在继好，然契丹无厌，未足诚信，徒使公行窥伺。会契丹有杀斥候卒者，复罢之。时契丹数窥边城，大浚渠，颇挠其役。诏承矩握兵深入其境，以分其势。承矩以无骑兵，第遣数千卒出混泥城，袭之而还。

景德元年，入朝，进领英州团练使。真宗谓宰相曰：“承矩读书好名，以才能自许，宜择善地处之。”冬，出知澶州。承矩自守边以来，尝欲朝廷怀柔远人，为息兵之计。及是，车驾按巡本部，卒与契丹和，益加叹赏。韩杞之至也，命郊劳之。明年春，复知雄州。是岁，契丹始遣使奉币。承矩以朝廷待边人之礼悠久可行者，悉疏以闻。手诏嘉纳，仍听事有未尽者便宜裁处。三年，真拜雄州团练使。时边兵稍息，农政未修。又置缘边安抚使，命承矩为之，且诏边民诱其复业。承矩曰：“契丹闻之，必谓诱其部属也。”乃易诏文为水旱流民之意。王钦若时知枢密，援汉虫达、周仲居改诏，请罪承矩。帝曰：“承

矩任边有功，当优假之。”第诏自今朝旨未便者，奏禀进止。

承矩颇有识鉴，典长沙日，李沆、王旦为佐，承矩厚待之，以为有公辅器。善推步，自知冥数，乃以老疾求僻郡。诏自择其代，承矩以李允则为请。乃授承矩齐州团练使，遣之任，至郡裁七日，卒，年六十一。特赠相州观察使，贖钱五十万，绢五百匹，中使护葬。

以其子龟龄为侍禁；昌龄、九龄为殿直；遐龄为斋郎。缘边洎涿、易州民，闻承矩卒，皆相率诣雄州发哀饭僧。昌龄娶齐王女太和县主，至内殿崇班。昌龄子象中，为阁门祗候。

李汉超，云州云中人。始事邺帅范延光，不为所知。又事郢帅高行周，亦不见亲信。会周世宗镇澶渊，汉超遂委质焉。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三迁殿前都虞候。

宋初，改散指挥都指挥使，领绵州刺史，累迁控鹤左厢都校，领恩州团练使。从平李重进，寻迁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。汉超在关南，人有讼汉超强取其女为妾及贷而不偿者，太祖召而问之曰：“汝女可适何人？”曰：“农家也。”又问：“汉超未至关南，契丹如何？”曰：“岁苦侵暴。”曰：“今复尔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太祖曰：“汉超，朕之贵臣也，为其妾不犹愈于农妇乎？使汉超不守关南，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？”责而遣之。密使谕汉超曰：“亟还其女并所贷，朕姑赏汝，勿复为也。不足于用，何不以告朕耶？”汉超感泣，誓以死报。在郡十七年，政平讼理，吏民爱之，诣阙求立碑颂德。太祖诏率更令徐铉撰文赐之。

霸州监军马仁瑀尝兄事汉超，多自肆，擅发麾下卒入辽境，剽夺人口、羊马，由是二将交恶。太祖虑其生变，遣中使赐汉超、仁瑀金帛，令和解之。太平兴国初，迁应州观察使、判齐州，仍为关南巡检。二年八月，卒于屯所。太宗甚悼惜，赠太

尉、忠武军节度，中使护葬。汉超善抚士卒，与之同甘苦，死之日，军中皆流涕。子守恩。

守恩，少骁果善战，有父风。初补齐州牙职。开宝二年，太祖亲征太原，汉超为北面行营都监，守恩从父军中。会契丹遣兵援河东，至定州西嘉山，将入土门，守恩领牙兵数千骑战败之。斩首三千级，获战马、器甲甚众，擒首领二十七人。随汉超见于行在，赐戎服金带、器币、缗钱，太祖谓左右曰：“此稚子能若是，他日将帅才也。”汉超卒，擢为骁猛军校，累官至陇州刺史、知灵州。与转运使陈纬部刍粮过瀚海，为贼所邀，守恩及子广文助教象之、陇州衙内指挥使望之、弟寄班守忠皆没。真宗闻之震悼，特赐守恩洪州观察使。次子祐之、顺之、用之、润之、庆之、成之、藏之。

郭进，深州博野人。少贫贱，为钜鹿富家佣保。有膂力，倜傥任气，结豪侠，嗜酒蒲博。其家少年患之，欲图杀进，妇竺氏阴知其谋，以告进，遂走晋阳依汉祖。汉祖壮其材，留帐下。晋开运末，契丹扰边。汉祖建号太原。契丹主道殂，汉祖将入汴，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洛州，因定河北诸郡。累迁乾、坊二州刺史。少帝即位，改磁州。

周广顺初，移淄州。二年，吏民诣观察使举留。是秋，迁登州刺史。会群盗攻劫居民，进率镇兵平之，部内清肃，民吏千余人诣阙请立《屏盗碑》，许之。显德初，移卫州。卫、赵、邢、洛间多亡命者，以汲郡依山带河，易为出没，伺间椎剽，吏捕之辄遁去，故累岁不能绝其党类。进备知其情状，因设计发擿之，数月间剪灭无余，郡民又请立碑记其事。改洛州团练使，有善政，郡民复诣阙请立碑颂德，诏左拾遗郑起撰文赐之。进尝于城四面植柳，壕中种荷芰蒲，后益繁茂。郡民见之有垂涕者，曰：“此郭公所种也。”

建隆初，太祖亲征泽、潞，迁本州防御使，充西山巡检。尝与曹彬、王全斌入太原境，获数千人。开宝二年，太祖亲征河东，以进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。九年，命将征河东，以进为河东道、忻、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，招徕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。太平兴国初，领云州观察使、判邢州，仍兼西山巡检，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。

四年，车驾将征太原，先命进分兵控石岭关，为都部署，以防北边。契丹果犯关，进大破之，又攻破西龙门砦，俘馘来献，自是并人丧气。时田钦祚护石岭军，恣为奸利诸不法事，进虽力不能禁，亦屡形于言。进武人，性刚烈，战功高，钦祚以他事侵之，心不能甘，自经死，年五十八，钦祚以暴卒闻。太宗悼惜久之，赠安国军节度，中使护葬。后颇闻其事。因罢钦祚内职，出为房州团练使。

进有材干，轻财好施，然性喜杀，士卒小违令，必寘于死，居家御婢仆亦然。进在西山，太祖遣戍卒，必谕之曰：“汝辈谨奉法。我犹贷汝，郭进杀汝矣。”其御下严毅若此。然能以权道任人，尝有军校自西山诣阙诬进者，太祖诘知其情状，谓左右曰：“彼有过畏罚，故诬进求免尔。”遣使送与进，令杀之。会并人入寇，进谓诬者曰：“汝敢论我，信有胆气。今舍汝罪，能掩杀并寇，即荐汝于朝；如败，可自投河东。”其人踊跃听命，果致克捷。进即以闻，乞迁其职，太祖从之。

初，开宝中，太祖令有司造宅赐进，悉用筒瓦。有司言：旧制，非亲王公主之第不可用。帝怒曰：“进控扼西山十余年，使我无北顾之忧。我视进岂减儿女耶？亟往督役，无妄言。”太平兴国初，又赐宅一区。

牛思进者，祁州无极人。少从军，以膂力闻。尝取强弓絀于耳，以手引之令满。又负墙立，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，疑不

动，军中咸异之。太平兴国四年，知平定军，从征河东，石岭关部署郭进卒，命思进代之。师还，以功改本州团练使。七年，授右千牛卫上将军致仕，卒。

李谦溥，字德明，并州孟人。性慷慨，重然诺。父薨，后唐清泰中，晋祖镇并门，署为参谋。天福初，为开封府推官，使契丹还，上言：“屈节外国，非久长策。”时晋祖方父事契丹，不悦其言，出为汝州鲁山令，卒官。

谦溥少通《左氏春秋》。从晋祖入汴，补殿直，奉使契丹。少帝即位，改西头供奉官，汉初，迁东头。周祖讨三叛及守邺都，谦溥往来宣密命，周祖爱之。广顺初，迁供奉副使。世宗征刘崇，辽州刺史张乙坚壁不下，遣谦溥单骑说之，乙以城降，以功改闲廐使。师还，留为晋州兵马都监。以偏师入河东境，频致克捷，世宗诏褒美之。会隰州刺史孙义卒，时世宗亲征淮南，谦溥谓节帅杨廷璋曰：“大宁，咽喉要地，不可阙守。且车驾出征，若俟报，则孤城陷矣。”廷璋即署谦溥权隰州事。至郡，亟命浚城隍，严兵备，凡八日，并人果以数千骑来寇。时盛暑，谦溥单衣持扇，从二小吏登城，徐步按视战具。并人退舍，后旬余，大发冲车攻城。谦溥募敢死士，得百余人，短兵坚甲，衔枚夜缒出城。会廷璋兵至，合势夹攻，掩其不及。并人大扰，悉众遁去。追北数十里，斩首千余级，时显德四年也。明年五月，攻破孝义县，以功领衢州刺史、监军如故。世宗北征，召赴行在。恭帝即位，为澶州巡检使，诏城莫州，数旬而就。改丹州刺史。

建隆四年，移慈州，兼晋、隰缘边都巡检，行石州事，以兴同砦为治所。冬，将有事于南郊。太祖命四路进兵，略地太原。郑州刺史孙延进、绛州刺史沈继深、通事舍人王睿等师出阴地，以谦溥为先锋，会霍邑。谦溥因画攻取之策，继深等共

沮之，延进不能用。军还，出白壁关，次谷口，谦溥语诸将曰：“王师深入敌境，今既退军，彼必乘我，诸君当备之。”诸将不答，谦溥独令所部擐甲。俄追骑果至，延进等仓皇走谷中，独谦溥麾兵拒之，并入引退。未几，移隰州刺史。

开宝元年，命李继勋等征太原，以谦溥为汾州路都监。太祖征晋阳，为东砦都监。前军副部署党进遣谦溥伐木西山以给军用，未至，闻鼓声，乃并入逼西砦。大将赵赞御之，并众未退，谦溥麾所部赴之。太祖遽至观战，怪其赴援者非精甲，问之，乃谦溥也，帝甚喜。谦溥在州十年，敌人不敢犯境。有招收将刘进者，勇力绝人，谦溥抚之厚，藉其死力，往来境上，以少击众。并入患之，为蜡丸书以间进，佯遗书道中，晋帅赵赞得之以闻。太祖令械进送阙下，谦溥诘其事，进伏请死。谦溥曰：“我以举宗四十口保汝矣。”即上言进为并入所恶，此乃反间也。奏至，帝悟，遽令释之，赐以禁军都校戎帐、服具。进感激，愿击敌自效。

开宝三年，召谦溥为济州团练使。后边将失律，复为晋、隰缘边巡检使，边民闻之喜，争相迎劳于道左。六年，领兵入太原，连拔七砦。八年，以疾求归，肩舆抵洛，太祖遣中使领太医就视之。至京师，疾笃，累上章辞禄，不许。明年春，卒，年六十二。太祖甚痛惜之，赙赠有加，葬事官给。

谦溥与宣祖同里闾，弟谦升与太祖为布衣交。其母阎尝厚待太祖，及即位，数迎入宫中，使左右掖之，不令拜，命坐饮食，话及旧故，赐赉优厚。雍熙中，太宗为许王纳谦升女为夫人，以谦升为如京副使。谦溥子允则、允正，允则至宁州防御使。从子允恭为内殿崇班、阁门祇候。

允正字修己，以为荫补供奉官。太平兴国中，掌左藏库，屡得升殿奏事，太宗颇记忆其旧故。雍熙中，与张平同掌三班，

俄为阁门祗候。四年，迁阁门通事舍人。时女弟适许王，以居第质于宋偃，太宗诘之曰：“尔父守边二十余年，止有此第耳，何以质之？”允正具以奏，即遣内侍犂钱赎还，缙绅咸赋诗颂美。

淳化中，命讨戎、泸州叛蛮。迁西上阁门副使。太宗虑京城狱囚淹系，命允正提总之。尝请诏御史台给开封府司录司、左右军巡、四排岸司印纸作囚簿，署禁系月日，条其罪犯，岁满较其殿最。诏从其请。逾年，开封府上言：“京师浩穰，禁系尤众，御史府考较之际，胥吏奔命，有妨推鞠，况无欺隐，不烦推校。”卒罢之。允正又提点左右藏，屡乘传北面，经度边要。五年，为卫州修河部署。会建清远军积石砦，命诣瀚海部分其役。还，拜西上阁门使、并州驻泊钤辖。俄代张永德知州事，徙代州。

咸平初，使西蜀询访民事，还，进秩东上阁门使，历知镇、莫二州。又为并、代马步军钤辖。契丹扰边，车驾驻大名，允正与高琼率太原军出土门路来会，召见便殿。所部有广锐骑士数百，皆素练习，命允正引以入，赐缗钱。遣屯邢州，与石保吉逐辽人，辽人遁去。俄以兵会大名，复还并代。五年，合泾原仪渭、邠宁环庆两路为一界，命王汉忠为都部署，驿召允正为钤辖兼安抚都监，即日上道。又命与钱若水同诣洪德、怀安沿边诸砦经度边事，加领诚州刺史。七月，罢两路之职，复任并代钤辖。每钱若水按巡边垒，即诏权莅州事。进四方馆使，代马知节为鄜延部署、兼知延州，改客省使、知定州兼镇定都钤辖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，累表求还。至京师，将祀汾阴，以疾难于扈从，命为河阳部署以便养。会张崇贵卒，赵德明颇逾轶，亟诏徙允正为鄜延部署，内侍密诏存谕。礼成，领河州团练使。

允正颇知书，性严毅，疏财，喜自修饬。素病佝偻，以是罕在要近，累典边任，多杀戮。是秋，徙知永兴军，卒，年五十一。

姚内斌，平州卢龙人。仕契丹为关西巡检、瓦桥关使。周显德六年，太祖从世宗北征，兵次瓦桥关，内斌率众五百人以城降。世宗以为汝州刺史，吏民诣阙举留，恭帝诏褒之。内斌本名犯宣祖讳下一字，遂改今名。从平李筠，改虢州刺史。西夏数犯西鄙，以内斌为庆州刺史兼青、白两池榷盐制置使。在郡十数年，西夏畏伏，不敢犯塞，号内斌为“姚大虫”，言其武猛也。

初，内斌降，其妻子皆在契丹。乾德四年，子承赞密自幽州来归。五年，幽州民田光嗣等又以内斌儿女六人间道来归，太祖并召见，赐以衣服、缗钱、鞍马，令中使护送还内斌。开宝四年，召赴阙，上待之甚厚，遣归治所。七年春，暴得疾卒，年六十四。遣中使护丧，归葬洛阳，常赙外，赐其子田三十顷。承赞为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，死于阵；承鉴至殿中丞。

董遵诲，涿州范阳人。父宗本，善骑射，隶契丹帅赵延寿麾下，尝以事说延寿，不能用。及延寿被执，举族南奔。汉祖得之，擢拜随州刺史，署遵诲随州牙校。周显德初，世宗北征，大将高怀德，遵诲之舅也，表遵诲从行。师次高平，与晋人遇。将接战，晋兵未成列，怀德命遵诲先出奇兵击之，晋人溃，大军继进，遂败之。二年，讨秦、凤，大将韩通又表遵诲自随。与贼战于唐仓，先登陷阵，擒蜀招讨使王鸾以献，克秦、凤二州。师还，录其前后功，补东西班押班，又迁骁武指挥使。四年，从世宗征淮南，攻合肥，下之。六年，从韩通平雄、霸二州。

太祖微时，客游至汉东，依宗本，而遵诲凭藉父势，太祖每避之。遵诲尝谓太祖曰：“每见城上紫云如盖，又梦登高台，

遇黑蛇约长百尺余，俄化龙飞腾东北去，雷电随之，是何祥也？”太祖皆不对。他日论兵战事，遵诲理多屈，拂衣而起。太祖乃辞宗本去，自是紫云渐散。及即位，一日，便殿召见，遵诲伏地请死，帝令左右扶起，因谕之曰：“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？”遵诲再拜呼万岁。俄而部下有军卒击登闻鼓，诉其不法十余事，太祖释不问。遵诲益惶愧待罪，太祖召而谕之曰：“朕方赦过赏功，岂念旧恶耶？汝可勿复忧，吾将录用汝。”遵诲再拜感泣。又问遵诲：“母安在？”遵诲奏曰：“母氏在幽州，经患难睽隔。”太祖因令人賂边民，窃迎其母，送与遵诲。遵诲遣外弟刘综贡马以谢，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盘龙衣，命赉赐之。综曰：“遵诲人臣，岂敢当此。”太祖曰：“吾方委以方面，不此嫌也。”

会李筠叛泽、潞，令遵诲从慕容延钊讨之，迁马军都军头，因留之镇守。三年，召归，再迁为散员都虞候。乾德六年，以西夏近边，授通远军使。遵诲既至，召诸族酋长，谕以朝廷威德，刲羊酺酒，宴犒甚至，众皆悦服。后数月，复来扰边，遵诲率兵深入其境，击走之，俘斩甚众，获羊马数万，夷落以定。太祖嘉其功，就拜罗州刺史，使如故。太宗即位，兼领灵州路巡检。

遵诲不知书，豁达无崖岸，多方略，能挽强命中，武艺皆绝人。在通远军凡十四年，安抚一面，夏人悦服。尝有剽略灵武进奉使鞍马、兵器者，遵诲部署帐下欲讨之。夏人惧，尽归所略，拜伏请罪，遵诲即慰抚令去。自是各谨封略，秋毫不敢犯。历太祖、太宗朝，委遇始终不替，许以便宜制军事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卒，年五十六。帝轸悼久之，遣中使护葬，赙赠加等，录其子嗣宗、嗣荣为殿直。

贺惟忠，忻州定襄人。少勇敢，善骑射。周祖将兵讨三叛，

惟忠谒于道左，自陈其有武艺，周祖悦之，即留置所部。洎开国，得隶世宗帐下，奏补供奉官，不辞，辄入朝。世宗怒之，及嗣位，终不迁擢。

初授仪鸾副使，令知易州，捍边有功，寻迁正使。开宝二年，太祖驻常山，以惟忠为本州刺史兼易、定、祁等州都巡检使。尝中流矢，六年，金疮发而卒。太祖闻之嗟悼，即以其子昭度为供奉官。

惟忠性刚果，知书，洞晓兵法，有方略。在易州缮完亭障，抚士卒，得其死力，每乘塞用兵，所向必克，威名震北边，故十余年间契丹不敢南牧。昭度至西京作坊使。淳化中，知通远军，有罪当弃市，减死流商州。

马仁瑀，大名夏津人。十余岁时，其父令就学，辄逃归。又遣于乡校习《孝经》，旬余不识一字。博士笞之，仁瑀夜中独往焚学堂，博士仅以身免。常集里中群儿数十人，与之戏，为行阵之状，自称将军，日与之约，鞭其后期者，群儿皆畏伏。又市果均给之，益相亲附。及长，善射，挽弓二百斤。

汉乾祐中，周祖镇邺，仁瑀年十六，愿隶帐下，周祖素闻其勇，既见，甚喜，留置左右。广顺初，补内殿直。世宗嗣位，命卫士习射苑中，仁瑀弓力最劲，而所发多中，赐锦袍、银带。会太原刘崇入寇，世宗亲征至高平，周师不利，诸将多引退。仁瑀谓众曰：“主辱臣死，安用我辈！”乃控弦跃马，挺身出阵射贼，毙者数十人，士气益振，大军乘之，崇遂败绩。世宗至上党，诸将坐失律诛者七十余人。擢仁瑀为弓箭控鹤直指指挥使，及还京，又迁散指挥使。从征淮南，至楚州，攻水砦。砦中建飞楼高百尺余，世宗观之，相去殆二百步，楼上望卒厉声嫚骂，世宗怒甚，命左右射之，远莫能及。仁瑀引满，应弦而颠。及淮南平，身被数十创，赐以良药，迁内殿直都虞候。又

从平三关。恭帝嗣位，诏从太祖北伐。

初以佐命功授散员都指挥使，领贵州刺史，俄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，又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，领扶州团练使。从平泽、潞，以功领常州防御使，改龙捷左厢都指挥使。建隆二年，改领岳州防御使，俄又移领汉州。

初，诏仁瑀等领荆湖诸郡，不数岁，复其地。至是，将征蜀，又诏领川、峡诸郡，遂平之。先是，薛居正知贡举，仁瑀私嘱所与者，榜出，无其人。闻喜宴日，仁瑀酒酣，携所嘱者诣居正切责之。为御史中丞刘温叟所劾，帝优容之。王继勋以后族骄恣，凌蔑将帅，人皆引避。独仁瑀词气不相下，尝攘臂欲殴之。会帝将讲武郊外，遂欲相图，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旌。太祖密知之，诏罢讲武，出仁瑀为密州防御使。

太祖征晋阳，命仁瑀率师巡边，至上谷、渔阳。契丹素闻仁瑀名，不敢出，因纵兵大掠，俘生口、牛羊数万计。驾还，仁瑀归治所。明年，群盗起兖州，贼首周弼、毛袭甚勇悍，材貌奇伟，弼号曰“长脚龙”。监军讨捕数不利，诏仁瑀掩击。仁瑀率帐下十余卒入泰山，擒弼，尽获其党，鲁郊遂宁。

开宝四年，迁瀛州防御使。兄子尝因醉误杀平民，系狱当死。民家自言非有宿憾，但过误尔，愿以过失杀伤论。仁瑀曰：“我为长吏，而兄子杀人，此怙势尔，非过失也。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哉？”遂论如律，给民家布帛为棺敛具。太平兴国初，移知辽州。四年，车驾征太原，命仁瑀与成州刺史慕容超、飞龙使白重贵、八作使李继升分兵攻城。及征范阳，命仁瑀率禁兵击契丹于卢龙北，契丹兵奔溃。师还，迁朔州观察使，判瀛州事。七年，卒，年五十。赠河西军节度，葬事官给。

论曰：宋初，交、广、剑南、太原各称大号，荆湖、江表止通贡奉，契丹相抗，西夏未服。太祖常注意于谋帅，命李汉

超屯关南，马仁瑀守瀛州，韩令坤镇常山，贺惟忠守易州，何继筠领棣州，以拒北敌。又以郭进控西山，武守琪戍晋州，李谦溥守隰州，李继勋镇昭义，以御太原。赵赞屯延州，姚内斌守庆州，董遵诲屯环州，王彦升守原州，冯继业镇灵武，以备西夏。其族在京师者，抚之甚厚。郡中筦榷之利，悉以与之。恣其贸易，免其所过征税，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。凡军中事皆得便宜，每来朝，必召对命坐，厚为饮食，锡赆以遣之。由是边臣富货，能养死士，使为间谍，洞知敌情；及其入侵，设伏掩击，多致克捷，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。以至命将出师，平西蜀，拓湖湘，下岭表，克江南，所向遂志，盖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。

若李进卿、杨美亦专师西征，而美居北海，以乐易结民心，诚得为政之本。延渥、承矩、守恩、允正皆绍先业，以勋名著。承矩议屯田，赞和好，其谋甚远。守恩以果敢死事。宋之武功，于斯为盛焉。

列传第三十三

王赞 张保续 赵玘 卢怀忠 王继勋 丁德裕 张延通 梁迥 史珪 田钦祚 侯赞 王文宝 翟守素 王侁 刘审琼

王赞，澶州观城人。少为小吏，累迁本州马步军都虞候。周世宗镇澶渊，每旬决囚，赞引律令辨析中理，问之，知其尝事学问，即署右职。及即位，补东头供奉官，累迁右骁卫将军、三司副使。时张美为使，世宗问：“京城卫兵岁廩几何？”美不能对，赞代奏甚析，美因是衔之。及征关南，言于世宗，以赞为客省使，领河北诸州计度使。五代以来，姑息藩镇，有司不敢绳以法。赞所至，发擿奸伏，无所畏忌，振举纲领，号为称职，由是边臣切齿。师还，复为三司副使。

建隆初，始平李重进，太祖素知赞材干，可委以完葺，即令知扬州。既行，舟覆于閤桥下，溺死，亲属随没者三人。上甚嗟悼，谓左右曰：“溺吾枢密使矣！”盖将大用也。赠其家绢三百匹，米、麦各二百斛。

张保续字嗣光，京兆万年人。父洪，唐左武卫上将军，保续以荫补太庙斋郎。梁贞明中，调补临济尉，选充四方馆通事舍人。后唐天成初，领瓜州官告国信副使。郊祀，改右赞善大夫。晋天福中，历太府、光禄二少卿，职同正，领通事舍人。开运二年，契丹入寇，杜重威、李守贞、符彦卿等率兵御之。命保续驰骑往来军中谕机事。既而大破敌于阳城，使还，以本

官充西上阁门副使。明年，使荆南，复命转东上阁门副使。契丹犯阙，被驱北徙，留范阳，岁余逃归。

汉乾祐初，出为陇州防御使。周祖革命，召为东上阁门副使，从平慕容彦超。累迁引进副使、知阁门事。世宗即位，授西上阁门使。明年，进秩东上阁门使。从上征淮南，会寿州纳款，遣保续先往慰抚，及刘仁贍率将卒出降，以功迁判四方馆事，就迁客省使。从平瓦桥关，奉使吴越。

宋初，迁卫尉卿，判四方馆、客省、阁门事。保续性介直，好俭素，在阁门前后四十年，善宣赞辞，令听者倾耸。累使藩国不辱命。历事六朝，未尝有过。从征李筠，以足疾留河内，后归京师。建隆三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赵玘，澶州人。家富于财。晋天福中，以纳粟助边用，补集贤小史，调濮州司户参军。刺史白重进以其年少，欲试以事，因以滞狱授之。玘为平决，悉能中理。重进移刺虢、成二州，连辟为从事。会契丹构难，秦帅何重建献地于蜀，孟知祥署高彦俦秦州节度，成为支郡，因署玘秦、成、阶等州观察判官。

周显德初，命王景帅兵讨秦凤。彦俦出兵救援，未至，闻军败，因溃归。比闭门不纳，召官属谕之曰：“今中朝兵甲无敌于天下，自用师西征，战无不胜。蜀中所遣，将皆武勇者，卒皆骁锐者，然杀戮遁逃之外，几无子遗。我辈安忍坐受其祸？去危就安，当在今日。”众皆俯伏听命。玘遂以城归朝。世宗欲命以藩镇，宰相范质不可，乃授郢州刺史，历汝、密、泽三州刺史。

建隆中，入为宗正卿。乾德初，出为泰州刺史。二年，改左监门卫大将军、判三司。玘狂躁幸直，多忤上旨，太祖颇优容之。尝廉得宰相赵普私市秦、陇大木事，潜以奏白，然惧普知，因称足疾求解职。五年春，罢使，守本官。自是累献密疏，

皆留中不出，常疑普中伤。六年，诣阙，纳所授告命，诏勒归私第。又请退居郢州，不许。玘不胜忿，逾年，伺普入朝，马前扬言其短。上闻之，召玘及普于便殿，面质其事。玘大言诋普贩木规利，上怒，促令集百官逐普，且谕其事。王溥等奏玘诬罔大臣，普事得解。上诘责玘，命武士挝之，令御史鞠于殿庭。普为营救，得宽其罚，黜为汝州牙校。太平兴国三年卒，年五十八。

卢怀忠，瀛州河间人。少有膂力，善骑射。汉乾祐初，寓居河中，值李守贞之叛，周祖围其城，怀忠夜逾城出见，陈攻取便宜。河中平，奏补供奉官。从征慕容彦超于兖州。显德初，监沂州军，以所部破海州，功居多。世宗议北征，先遣怀忠按视出师道路。三关平，迁如京副使。

宋初，迁内酒坊副使。会朗州军乱，太祖将出师致讨，遣怀忠使荆南，因谓曰：“江陵人情去就，山川向背，我欲尽知之。”怀忠使还，奏曰：“继冲甲兵虽整，而控弦不过三万；年谷虽登，而民苦于暴敛。南迤长沙，东距金陵，西迫巴蜀，北奉朝廷。观其形势，盖日不暇给矣。”太祖召宰相范质等谓曰：“江陵四分五裂之国，今出师湖南，假道荆渚，因而下之，万全策也。”即以怀忠为前军步军都监。荆湖平，以功迁内酒坊使。

乾德二年，改判四方馆事，知江陵府。四年，王师伐蜀。江陵当峡、江会冲，以供亿之劳，迁客省使。又明年，使江南还，中途遇疾，肩舆归京师。太祖遣医丸艾以赐之，未几卒，年四十九。大中祥符四年，录其子熙为校书郎。

王继勋，陕州平陆人。隶河中府为牙校。李守贞之叛，令继勋据潼关，为郭从义所破，走还河中。俄白文珂、刘词领兵至城下，守贞又遣继勋与其爱将聂知遇夜出攻河西砦，复为汉

兵所败，被创而遁。继勋度守贞必败，遂逾城出降，周祖奏补供奉官。广顺初，领汾州刺史，充晋、磁、隰等州缘边巡检，历宪、麟、石、磁四州刺史。

宋初，迁磁州团练使，坐境上用兵失律、荆罕儒陷阵，责授右监门卫率。初平荆襄，命权知道州，未几，授本州刺史。州境与广南接，刘鋹屡引兵入寇，继勋因上言岭表可图之状。及王师南伐，以为贺州道行营马步军都监。继勋有武勇，在军阵，常用铁鞭、铁槊、铁楸，军中目为“王三铁”。

丁德裕，洺州临洺人。父审琦，彰武军节度。周广顺初，以荫补供奉官。宋初，历通事舍人、西上阁门副使。建隆三年，迁东上阁门使。从慕容延钊平荆湖，以功授引进使。又与潘美、尹崇珂克郴州，迁客省使。乾德五年，迁内客省使。时成都初平，群寇大起，用为西川都巡检使，与阁门副使张延通同率师讨之，擒贼帅康祚，磔于市。岁余，尽平其党。颇与延通不协，归朝，告其阴事，延通坐弃市。又奏转运使、礼部郎中李铉尝醉酒，言涉指斥。上怒，驿召铉下御史案之。铉言德裕在蜀日屡以事请求，多拒之，皆有状。御史以闻。太祖悟，止坐铉酒失，责授左赞善大夫。

未几，德裕亦出知潞州。会征江南，遣德裕为常州行营兵马都监，领吴越兵，助主帅进讨。常州平，命权知州事。又改升州东南路行营都监，败润州军五千余于城下。及拔润州，移领常、润等州经略巡检使。德裕以倾险为众所恶，恃势刚狠，不恤士卒，黠货无厌，越人苦之。钱俶奏其事，贬房州刺史，卒。

张延通，潞州潞城人。父彦成，周右金吾卫上将军。延通性颖悟，有才干，荫补供奉官。宋初，历通事舍人，迁东上阁门副使。开宝中，为西川兵马都监。太祖以蜀寇未平，命同内

客省使丁德裕、引进副使王班、内臣张屿领兵屯蜀部。德裕颇专恣，延通面质其短，德裕衔之。又与张屿不协，延通亦为和解之，德裕疑延通与屿为党，益不悦。会太祖征太原，有使自行在至，备言太祖当盛暑躬冒矢石，劳顿万状。延通曰：“主上勤劳若此，而吾辈日享安乐。”盖言不自安也。德裕不答。会张屿先归阙，太祖赐予甚厚。延通、德裕继至，则召延通顾问，而待德裕稍薄。德裕颇疑惧，遂奏延通尝对众言涉指斥，且多不法事，指屿为党。太祖怒，即收延通、张屿及王班下御史台鞠之，延通等引伏。太祖始欲舍之，及引问，延通抗对不逊，遂斩之。屿、班并内臣王仁吉并仗脊，屿配流沙门岛，班许州，仁吉西窑务，时开宝二年也。

梁迥，博州聊城人。少为吏部小史。周世宗在藩邸日，得给事左右。及嗣位，补殿直，改供奉官，四迁至左藏库使。

太祖将讨西蜀，以迥监秦州戍兵。蜀平，改监霸州兵，转宫苑使。从征太原还，会命蜀州刺史聂章为沁州兵马部署，以迥监其军。无何，并人入寇，迥与阎彦进同率兵击败之，以功迁东上阁门使。开宝五年，命为广南道兵马都监兼诸州巡检。

八年，奉使江南。迥素贪冒，外务矫饰，初若严毅不可犯，虽馈食亦不受，江南人颇惮之。既而奉以赏货，殆直数万缗，迥即大喜过望，登舟纵酒，继日宴乐。及归，恋恋不发，人多笑之。暨王师伐金陵，命迥与潘美、刘遇率步兵先赴荆南。且以迥护行营步兵及左厢战棹，与吴人战采石，杀获甚众。江南平，以功领顺州团练使。

太宗即位，判四方馆事，领禁军戍泽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钱俶来朝，命往淮、泗迎劳。夏，汴水大决，诏迥发畿内丁男三千护塞汴口。四年，征太原，以迥为行营前军马步军都监，督军攻城，中流矢四。车驾还，命与孟玄哲、崔翰率兵屯定州，

以功迁引进使。五年，受诏与潘美城并州于三交，及筑缘边堡障。七年，李继迁寇边，以迥领兵护银、夏州。八年，召归，授唐州防御使，令赴职。

雍熙二年，继迁诱杀都巡检使曹光实，乘势数寇边。复召迥为银、夏都巡检使，赴边捍御之。三年夏，卒于银州官舍，年五十九。

迥性粗率，尤不喜文士，故事，节帅出镇及来朝，便殿宴劳，翰林学士皆预坐。开宝中，迥为阁门使，白太祖曰：“陛下宴犒将帅，安用此辈预坐？”自是罢之。至淳化中，翰林学士苏易简白于太宗，始复预焉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录迥子廷翰为奉职。

史珪，河南洛阳人。父暉，晋严卫指挥使。珪少以武勇隶军籍，周显德中，迁小校。太祖领禁卫，以珪给事左右。及受禅，用为御马直队长，四迁马步军副都军头兼控鹤、弓弩、大剑都指挥使。开宝六年，加都军头，领毅州刺史。

太祖初临御，欲周知外事，令珪博访。珪廉得数事白于上，验之皆实，由是信之，后乃渐肆威福。民有市官物不当价者，珪告其欺罔，当置法，列肆无不侧目。上闻之，因下诏曰：“古人以狱市为寄者，盖知小民唯利是从，不可尽法而绳之也。况先甲之令，未尝申明。苟陷人于刑，深非理道。将禁其二价，宜示以明文，自今应市易官物，有妄增价直欺罔官钱者，案鞫得实，并以枉法论。其犯在诏前者，一切不问。”自是珪不复敢言。

时德州刺史郭贵知邢州，国子监丞梁梦升知德州，贵族人亲吏之在德州者颇为奸利，梦升以法绳之。贵素与珪善，遣人以其事告珪，图去梦升。珪悉记于纸，将伺便言之。一日，上因言：“尔来中外所任，皆得其人。”珪遽曰：“今之文臣，

亦未必皆善。”乃探怀中所记以进，曰：“只如知德州梁梦升欺蔑刺史郭贵，几至于死。”上曰：“此必刺史所为不法。梦升，真清强吏也。”因以所记纸付中书曰：“即以梦升为赞善大夫。”既又曰：“与左赞善。”珪以譖不行，居常快快。九年，坐漏泄禁中语，出为光州刺史。会岁饥，淮、蔡民流入州境，珪不待闻，即开仓减价以糶，所全活甚众，吏民诣阙请植碑颂德者数百人。

太平兴国初，以为扬、楚等九州都巡检使。四年，征太原，命珪与彰信军节度刘遇攻城北面。从征幽州，坐所部逗挠失律，责授定武行军司马。数月，召为右卫将军、领平州刺史。督浚惠民河，自尉氏达京九十里，数旬而毕，民咸便之。会江、淮民鞠谋首等数十百人聚为盗，命珪率龙猛骑兵五百往捕，悉获之。六年，迁隰州刺史，知保州、静戎军。上缘边便宜十五事，皆从之。

雍熙中，从曹彬征幽州，为押阵部署，以所部下涿州。师还，卒，年六十一。珪多智数，好以甘言小惠取誉于人，故所至不忍其去云。

田钦祚，颍州汝阴人。父令方，汉虢州团练使。帐下伶人靖边庭妻有美色，令方私之，边庭不胜忿。会陕西三叛连衡，关辅间人情大扰。边庭率其徒数人夜缒入州廨，害令方，因掠郡民投赵思绾，至潼关，与守关使者战，遂败散。朝廷录钦祚为殿直，改供奉官。周世宗征淮南，为前军都监。从征关南还，会塞澶渊决河，命钦祚领禁兵护役，因令督治澶州城。淮人寇高密，刺史王万威求济师，命钦祚领州兵援之，既至，围解。

宋初，迁阁门通事舍人。乾德二年冬，讨蜀，为北路先锋都监，令乘传往来宣达机事。孟昶降，奉捷书驰奏，迁西上阁门副使。蜀土寇乱，又遣钦祚率师讨平之。四年春，并人寇乐

平，从罗彦瑰拒之，独以所部三千人破寇，擒副将一人，俘获甚众，以功迁西上阁门使。开宝二年，又与何继筠破贼兵于石岭关，领贺州刺史，判四方馆使。三年，契丹寇中山，以钦祚为定州路兵马都部署。与战遂城，自旦及晡，杀伤甚众。钦祚马中流矢踣，骑士王超授钦祚以马，军复振，敌解去。朝廷将议讨江表，遣钦祚觐之，还奏合旨，江南所得宝货直三千万，悉以赐钦祚。会兴师，首命钦祚与曹彬、李汉琼率骑军先赴江陵，就命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军兼左厢战棹都监。领兵败吴军万余于溧水，斩其主帅李雄等五人，擒裨将二人。进围金陵，为南面攻城部署。既平，以功加领汾州防御使。

太平兴国初，迁引进使，为晋州都钤辖。太原骁将杨业率众寇洪洞县，钦祚击败之，斩首千余级，获马数百。太宗赐钦祚白金五千两，令市宅。四年，从征太原，护前锋骑兵，屯石岭关以扞契丹。

钦祚性刚戾负气，多所忤犯，与主帅郭进不协，进战功高，屡为钦祚所陵，心不能甘，遂自缢死。初，贼兵奄至，进出战，钦祚但闭壁自守，既去，又不追。所受月奉刍粟，多贩鬻规利，为部下所诉，责授睦州团练使。车驾北巡，以为幽州西路行营壕砦都监。六年秋，改房州团练使，逾年，又改柳州。岭外多瘴气，因遭疾，累表乞生还阙下。上怜之，迁郢州团练使。在郡二年，入觐，钦祚见上，涕泣不已。以为银、夏、绥、宥都巡检使，俄召还。会征幽州，命钦祚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排阵使。时钦祚已被病，受诏不胜喜，一夕，卒。

钦祚性阴狡，尤不喜儒士，好狎侮同列，人多恶之。子承诲，仕至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；承说，至崇仪副使。

侯赞，并州太原人。父义，汉辽州刺史。赞以荫补殿前承旨。周显德中，再迁至供奉官，使江南，复命领三门、集津发

运使。

宋初，为诸卫将军。先是，朝廷岁仰关中谷麦以给用，赞掌其事历三十年，国用无阙。累迁至右武卫将军。开宝中，历知建安军、扬、徐二州，皆有善政。太宗即位，移知福州，改右卫将军。太平兴国二年，钱俶初纳土，诏赞驰往两浙诸州阅视军储刍茭，累迁右卫大将军。七年，知灵州，按视蕃落，宴犒以时，得边士心，部内大治，迁左卫。在朔方凡十余年，上念久次，求可代者而难其人。淳化二年，卒于官，年七十四，赠本卫上将军。

王文宝，开封阳武人，以任子补殿直。太平兴国初，累迁至军器库使。尝使契丹。会陈洪进献漳、泉地，以文宝监泉州兵。群盗大起，文宝与转运使杨克让、知州乔惟岳共讨平之。以功领妫州刺史，加内弓箭库使。二年，京西转运使程能议开新河，自襄、汉至京师，引白河水注焉，以通湘、潭之漕。诏发唐、邓、汝、颍、许、蔡、陈、郑丁夫数万赴其役，又发诸州兵万人助之。命文宝与六宅使李继隆、作坊副使李仁祐、刘承珪分往护作。既而地高水下，不能通，卒堙废焉。雍熙四年，改东上阁门使，历知泾、延二州。会辽人寇通远军，命文宝率师致讨，还迁判四方馆事。

文宝历内职三十年，雅好言外事，太祖、太宗颇信任之，中外咸畏其口。出为高阳关兵马钤辖，淳化二年，卒于官。

翟守素，济州任城人。父溥，晋左司御率府率。守素以父任为殿直，历汉、周，迁供奉官，领承天军使。乾德中，为引进副使，从王全斌伐蜀，以往来驰告军事为职。蜀平，擢判四方馆事。以两川余寇未殄，虑致骚动，再令守素入蜀经略诸郡，分兵以防遏之。

开宝中，会麟、府内属戎人争地不决，因致扰乱，命守素

驰往抚喻。守素辨其曲直，戎人悦服。从征太原，命海州刺史孙方进围汾州，守素监其军，转引进使。

开宝三年，命为剑南十州都巡检使，东上阁门使郭崇信副之。赐守素钱五百万，入谢日，复遣为岐帅符彦卿官告使。守素辞以锡赉优厚，不敢更当奉使之诏，上不许。九年，吴越国王钱俶来朝，命守素护诸司供帐，迎劳郊外。并垒未下，诏与洺州防御使郭进率兵深入其境，蹈藉禾稼，守素多所虏获。太宗即位，迁客省使，领宪州刺史。

太平兴国三年夏，河决滎阳，诏守素发郑之丁夫千五百人，与卒千人领护塞之。是秋，梅山洞蛮恃险叛命，诏遣守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。值霖雨弥旬，弓弩解弛，不堪用，明日，将接战，守素一夕令削木为弩。及旦，贼奄至，交射之，贼遂败。乘胜逐北，尽平其巢穴。先是，数郡大吏、富人多与贼帅包汉阳交通，既而得其书讯数百封，守素并焚之，反侧以定。俄而钱俶献浙右之地，诏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，安抚诸郡，人心甚悦，即以知杭州。岁满，为西京巡检使。秦王廷美以事勒归私第，以守素权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，属洛阳岁旱艰食，多盗，上忧之。守素既至，渐以宁息。未几，迁商州团练使。

雍熙二年，改知延州。自刘廷让败于君子馆，河朔诸州城垒多圯。四年，诏守素与田仁朗、王继恩、郭延濬分路按行，发诸州镇兵增筑，护其役。赐白金三十两，留充天雄军兵马钤辖、知大名府，改知潞州。会建方田，命为代北方田都部署、并州兵马钤辖，从屯夏州，改知凤翔府。

淳化中，夏帅赵保忠上言，其弟继迁诱戎人为寇，且求援师。诏守素率兵复屯夏州，未几，又徙石州，以老病上疏求归本郡，从之。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一。

守素逮事四朝，绵历内职五十余年。性谨慎，宽仁容众，

所至有治绩。凡断大辟狱，虽罪状明白，仍遍询僚案，佥同而后决；属吏有过不面折，必因公宴援往事之相类者言其获咎，以微警之。新进后生多至节帅，而守素久次不迁，殊无限获意，时论以此多之。

王侁，字秘权，开封浚仪人。父朴，周枢密使，侁以父任太仆寺丞。朴卒，世宗幸其第，召见诸孤，以侁为东头供奉官。开宝中，征江南，命侁率师戍桐城。王师渡江，与樊若水同知池州，领兵败江南军四千余于宣州。金陵平，加阁门祇候。

太平兴国初，预讨梅山洞蛮。契丹使来贡，诏侁送于境上。还，使灵州、通远军。及旋，言主帅所留牙兵率与边人交结，颇桀黠难制，岁久当虑，请悉代之。太宗因遣侁调内郡卒往代之。戍者闻代，多不愿还。侁察其中旅拒者斩之以徇，众皆悚息，遂将以还。一岁中数往来西边，多奏便宜，上多听用，迁通事舍人。

四年，从征太原，以侁护阳曲、塌地、石岭关诸屯，赐厩马介冑。五月，即城下转东上阁门副使。晋阳平，留为岚、宪巡检。九年，代还，迁西上阁门使，赐钱百万。河西三族首领折遇弋叛入李继迁，侁帅师讨擒之，以功领蔚州刺史。王师北征，命为并州驻泊都监，又为云、应等州兵马都监。

侁性刚愎，以语激杨业，业因力战陷于阵，侁坐除名，配隶金州，事载《杨业传》。会赦，移均州团练副使。淳化五年召还，道病，至京师卒。

弟僎，供奉官、阁门祇候，坐征交阯军败诛；备、偃并进士及第，偃至太常博士。

朴弟格，宋初为右补阙、直史馆，至都官员外郎、广南转运使。格子侗，太平兴国进士，至都官员外郎。

刘审琼，涿州范阳人。家素贫。汉乾祐中，湘阴公镇彭门，

审琼始隶帐下。周祖受命，遁去，依永兴军节度刘词，颇委任之。词卒，属太祖节镇，给事左右。及受禅，补殿直。从平泽潞，改供奉官。

开宝中，累迁至军器库使。会枢密使李崇矩门人郑伸击登闻鼓，诬告崇矩受太原席羲叟黄金，私结翰林学士扈蒙，以甲科私羲叟，引审琼为证。上怒，召审琼诘问，审琼具言其诬枉，得解，遂出知镇州。七年，太宗征河东，驻蹕月余，储彳侍无阙，迁领檀州刺史、知潭州。州素多火，日调民积水为防，民甚劳之。审琼至，悉罢之，以为民便。徙知河阳。淳化三年，受代归，陈衰老，乞正受郡符。上闵其旧人，授坊州刺史。至道三年，卒于官。

审琼尝给事外诸侯，雅善酒令博鞠，年八十有余，筋力不衰，髭发鬢黑。孙爽，进士及第，后为祠部员外郎、秘阁校理。

论曰：王赞奋迹小校，有奉公之节，绳奸列郡，不畏强御。保续单车出使，不辱君命。怀忠识荆渚之将危。继勋知番禺之可取。侯赞久治边郡。文宝数护屯兵：斯各一时之效也。德裕、梁迥、钦祚、王侁皆练习戎旅，颇著勋劳，然率强戾而乏温克，以速于戾，斯乃明哲之所戒。玘以刚险蒙悔吝，珪以发撻肆威福，其不逞者欤！守素不事躁竞，审琼克享期颐。《易》曰：“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”此之谓也。

列传第三十四

刘福 安守忠 孔守正 谭延美 元达 常思德 尹继伦 薛超 丁罕 赵瑫附 郭密 傅思让 李斌附 田仁朗 刘谦

刘福，徐州下邳人。少倜傥，魁岸有膂力。周显德中，世宗征淮南，福徒步谒见于寿春。世宗奇之，因留麾下。每出战，则令福率卫士为先锋，与破紫金山砦。淮南平，录功授怀德指挥使。

宋初，迁横海指挥使，率所部隶步帅刘光毅，由峡路征蜀。比至成都，孟昶已降。大将王全斌部送降卒归京师，至绵州，降卒盗库兵，劫蜀旧将全师雄以叛，焚庐舍，剽财货以去。刺史成彦饶以同、华兵百余人守其城，全斌遣米光绪将七百骑及福所部以屯护之。光绪尽杀师雄妻孥，师雄领叛卒，益聚村民十余万众，攻城益急。会龙捷指挥使田绍斌率精锐百骑，由东山西北行，福领所部由山南行，出贼不意，夹击之。贼众大溃，斩首及溺江死者以万计，以功授虎捷都虞候。继隶曹彬麾下，平江南。还，授指挥使，领蔚州刺史。从太宗克并、汾，迁马步都军头、武州团练使。端拱初，出为洺州防御使。二年，改雄州防御使兼本州兵马部署。雄州地控边塞，常屯重兵。福至部，按行城垒，调镇兵以给缮完，出私钱以资宴犒，寇虽大至，而恃以无恐矣。淳化初，迁凉州观察使、判雄州事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赠太傅。

福虽不学，而御下有方略，为政简易，人甚德之。领雄州五年，郡境宁谧。福既贵，诸子尝劝起大第，福怒曰：“我受禄厚，足以侷舍以庇。汝曹既无尺寸功以报朝廷，岂可营度居室，为自安计乎？”卒不许。既死，上闻其言，赐其子白金五千两，使市第宅。

安守忠，字信臣，并州晋阳人。父审琦，为周平卢军节度，封陈王。晋天福八年，审琦出领山南东道，以守忠为牙内指挥使，领绣州刺史。周显德四年春，改鞍辔库使。会淮南初下，命守忠驰往宣谕。时藩臣骄蹇，遇朝使多简傲，守忠抗以正礼，无所辱命。未几，改卫州刺史。

宋初，入为左卫将军。建隆四年，湖南初平，命为永州刺史。乾德中，护河阴屯兵。蜀平，太祖知远俗苦苛虐，南郑为走集之地，故特命守忠知兴元府以抚绥之。四年，改汉州刺史。时寇难甫平，使车旁午，公帑不足，守忠出私钱以给用。每遣使，太祖必戒之曰：“安守忠在蜀，能律已以正，汝行见之，当效其为人也。”开宝初，改濮州刺史。会河决澶州，命守忠副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役，河决遂塞。五年，知辽州。民有阴召并寇谋内应者，事泄，守忠悉斩以徇。九年，命将征太原，守忠受诏与孙晏宣由辽州入，既而与路罗砮监押马继恩遇，乃相与会兵入贼境，燔砮四十余，获牛羊数千。议将深入，会上崩，乃班师。

太平兴国初，移知灵州，在官凡七年。雍熙二年，改知易州，徙夏州。每西戎犯边，战无不捷，录功就拜濮州团练使。端拱中，知沧州，改瀛州，兼高阳关驻泊部署，迁瀛州防御使。初，守忠尝梦一“濮”字方丈余，及领是郡几十年，于是始悟。淳化二年，徙知雄州。方与僚佐宴饮，有军校谋变，擐甲及阖，阖者仓卒入白。守忠言笑自若，徐顾坐客曰：“此辈酒

狂尔，擒之可也。”人服其量焉。明年，加耀州观察使，兼判雄州。未几召还，条陈边事，敷奏称旨，赐钱五百万。五年，又知沧州。至道初，移雄州。三年，复知沧州。拜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徙宋州，兼制置营田使。威德兼著，吏民不忍其去。咸平三年入觐，遣还未行，暴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太尉。录其子继昌为供备库副使，婿王世及为光禄寺丞。

守忠谨恇淡薄，为治简静。太祖居藩日，素相厚善，及受禅后，每优任之，守忠处之益谦。从征太原，多与谋略，人罕知之者。所至藩郡，乐施予，丰宴犒，且喜与士大夫游从，故时论多与之。初，审琦以爱妾故，为隶人所戕。守忠终身不畜妓妾，而喜佞佛，盖有所惩云。

孔守正，开封浚仪人。幼事后唐明宗子许王从益。汉初，为东西班承旨，事魏王承训。周世宗征淮南，以材勇选为东班承旨。

宋初，补内殿直，兼领骁雄、吐浑指挥。从刘廷翰平蜀，还，迁骁雄副指挥使。开宝中，太祖征太原，守正隶何继筠麾下。会契丹遣兵来援晋阳，守正接战于石岭关，大败之，斩首万级，获其将王破得。时宋师之陷敌者数百人，守正以骑军驰之，尽夺以还。

太平兴国中，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。太宗亲征晋阳，守正分主城西洞屋，领步卒大呼先登，继与内侍蔡守恩等率骑兵力战，晋军遂溃。从征范阳，至金台驿，诏与刘仁蕴先趋岐沟关。时城未下，守正夜超垣，度鹿角，临机桥，以大军将至，说关使刘禹使降。禹解悬桥，守正遂入城，抚谕其军民，以城守属慕容廷朗，而已赴行在。时契丹兵在涿州东，守正与傅潜率御前东西班分两阵驰击之，逐北二十余里，降其羽林兵数百人。继与高怀德、刘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，契丹自是不敢近塞。

以劳再迁日骑都指挥使，领濡州刺史。

端拱初，迁龙卫都指挥使，领长州团练使，出镇真定。是年秋，出为颍州防御使。未几，太宗以其练习戎旅，特置龙卫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授之。改领振州防御使。明年，拜殿前都虞候，领容州观察使。一日，侍宴北苑，上入玄武门，守正大醉，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，忿争失仪，侍臣请以属吏，上弗许。翌日，俱诣殿廷请罪，上曰：“朕亦大醉，漫不复省。”遂释不问。俄命为定州行营副部署，受诏诣保州军开道，遇敌于曹河，与战数合，枭首三十余，获马五十匹，上闻而壮之。

淳化初，擢高阳关副都部署。军中小将有望其校长者，守正械送阙下，取裁于上，未尝专决焉。明年，护浚惠民河，塞澶州决河，就命知州军。改慎州观察使，还，领代州部署，连移并代、夏绥、麟府三镇。与李继迁战大横冈，援范廷召出塞，破贼于白池，至行庄，焚掠甚众，改代、夏二州部署。

真宗即位，复徙代州。咸平初，授昌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守正上言：“四任雁门，边亭久安，愿徙东北以自效。”会夏人入寇，改定州行营副都部署。四年，移彰德军留后，以风疾妨政，改安化军留后。景德初，复以不任职代。时议防秋北鄙，守正犹屡表请行。上闵之，不许。无何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赠泰宁军节度使。

谭延美，大名朝城人。躯干壮伟。少不逞，遇群盗聚谋将行剽劫，延美即趋就之。及就捕，法皆抵死，延美以与盗素不相识，获免。自后往来澶、魏间，为盗于乡里，乡里患之。周世宗镇澶渊，募置帐下。即位，补殿前散都头。从征淮南，以劳迁控鹤军副指挥使。又从克三关。时太祖领禁兵，留督牙队。

建隆元年，补控鹤指挥使，稍迁都虞候、马步副都军头。征湖南，与解晖分领行营战棹都指挥使。时汪端寇攻朗州甚急，

招讨慕容延钊遣延美率兵赴之，大败贼众，擒端以还。擢铁骑副指挥使，领睦州刺史，四迁至内殿直都知。

太平兴国初，为蕲州刺史，连徙庐、寿、濠、光州军巡检使，剧贼之为害者悉就捕。六年，徙知威虏军。雍熙三年，举兵北伐，命延美为幽州西面行营都监，与田重进出飞狐北。俄遇敌，延美曰：“彼恃众易我，宜出其不意先攻之。”即麾骑军直进，敌兵将溃，大军继至，遂败之，斩首五百，获其将大鹏翼以献，以功擢本州防御使。逾年，改亳州，出为镇州钤辖。

端拱元年，徙知宁远军。一旦，契丹兵抵城下，延美开门以示之，不敢入。围城数日，开门如故，民出取刍粮者无异平日，契丹卒疑之，遂引去。二年，进邕州观察使、判亳州，兼知代州。是时任边郡者，皆令兼领内地一州，处其家属。徙知潞、陕、泾州。咸平四年，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。六年，卒，年八十三，赠建武军节度。子继伦，至崇仪副使；雍，虞部员外郎。

元达，初名守旻，洺州鸡泽人。身長八尺余，负膂力，善射。家业农，不任作苦，委耒耜，慨叹而去之。事任侠，纵酒。尝醉，见道旁槐树，拔剑斩之，树立断。达私喜曰：“吾闻李将军射石虎饮羽，今树为我断，岂神助欤？”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，里中父老交戒之，乃止。时郡以户籍调役，达当送徒阙下，行数舍，乃悉纵之，曰：“吾观汝曹，亦丈夫也，岂乐为是哉？可善自为计，吾亦从此逝矣！”已而郡遣追捕，至则达援弓引满待之，追者不敢近。由是亡命山林间，为乡里患。

太宗居晋邸时，达求见，得隶帐下。尝侍太宗习射园亭，命之射，达射四发不中的，已而连中。上喜，为更其名曰达。及即位，补御龙直队长。雍熙初，累迁妫州刺史，继领本州团

练使。进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阙，左右讽杀之，达奏曰：“此类窜匿者众，岂能尽杀之哉？不如赦之，以开其自新之路，且以成好生之德。”上悦，因悉原之。端拱二年，擢侍卫步军都虞候，领幽州刺史。历北面行营都部署，由常山镇入为京城巡检。淳化四年卒，年四十二，赠昭化军节度。

达虽奋自草野，历职戎署，至交士夫，能折节尽礼，人以是称之。

常思德，开封人。周显德初，以材勇应募，隶天武军，累迁神卫都虞候。雍熙初，从曹彬征幽州，因署牙校。寻镇威虏军。端拱初，以弓箭直都虞候领溪州刺史。淳化中，李顺叛蜀，命往夔、峡招捕，师次达州新宁县，调近州士兵掩杀贼徒三千余人于梁山。时雷有终领大军抵合州境上，贼众二万来拒。思德与尹元、裴庄等合击之，合州遂平。贼帅田奉正、苏荣据果州，思德因其遁而追捕之，斩首八百。果州既定，余贼保渠州，及走广安、梁山。乃分兵为二：抵广安、梁山者，思德领之；趣渠州者，元、庄领之。合力进讨，尽歼其党。自是川、峡赖以安静，无复寇患，以功真授汝州刺史。

初，曹彬北征不利，至涿州，左右皆溃散，独思德以所部护至易州。语人曰：“既备戎行，则与主帅同死生可也。若视利害以为去就，将何面目以见君父乎？”太宗尝闻其言，至是陛辞，深加慰劳，且谕之曰：“为臣以忠实为本，汝少壮时，既以骁勇自效，且能尽心于主将，事朕之日虽久，而忠实如一。今虽老，亦当尽心乃职，庶无负乎朕之委寄也。”

未几，移庆州路副都部署、屯邠州。咸平初，与李继隆同部刍粮赴灵州。以疾改陈留都监，换左神武大将军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

尹继伦，开封浚仪人。父勋，郢州防御使。尝内举继伦以

为可用，太祖以补殿直，权领虎捷指挥，预平岭表，下金陵。太宗即位，改供奉官。从征太原，还，迁洛苑使，充北面缘边都巡检使。

端拱中，威虏军粮馈不继，契丹潜议入寇。上闻，遣李继隆发镇、定兵万余，护送輜重数千乘。契丹将于越谍知之，率精锐数万骑，将邀于路。继伦适领兵巡徼，路与寇直。于越径趋大军，过继伦军，不顾而去。继伦谓其麾下曰：“寇蔑视我尔。彼南出而捷，还则乘胜驱我而北，不捷亦且泄怒于我，将无遗类矣。为今日计，但当卷甲衔枚以蹶之。彼锐气前趣，不虞我之至，力战而胜，足以自树。纵死犹不失为忠义，岂可泯然而死，为胡地鬼乎！”众皆愤激从命。继伦令军中秣马，俟夜，人持短兵，潜蹶其后。行数十里，至唐河、徐河间。天未明，越去大军四五里，会食讫将战，继隆方阵于前以待，继伦从后急击，杀其将皮室一人。皮室者，契丹相也。皮室既擒，众遂惊溃。于越方食，失箸，为短兵中其臂，创甚，乘善马先遁。寇兵随之大溃，相蹂践死者无数，余党悉引去。契丹自是不敢窥边，其平居相戒，则曰：当避“黑面大王”，以继伦面黑故也。以功领长州刺史，仍兼巡检。

淳化初，著作佐郎孙崇谏自契丹逃归，太宗询以边事，极言徐河之战契丹为之夺气，故每闻继伦名，则仓皇不知所措。于是迁继伦尚食使，领长州团练使，以励边将。淳化五年，李继隆奉诏讨夏州，以继伦为河西兵马都监。未几，以深州团练使领本州驻泊兵马部署。

至道二年，分遣将帅为五道，以讨李继迁。时大将李继隆由灵环路往，逗挠不进。上怒，急召继伦至京师，授灵、庆兵马副都部署，欲以夹辅继隆也。时继伦已被病，强起受诏。上素闻其嗜酒，以上尊酒赐而遣之。即日乘驿赴行营，至庆州卒，

年五十。上闻之嗟悼，赙赠加等，遣中使护其丧而归葬焉。

薛超，辽州平城人。少有勇力。乾德初，应募为虎捷卒。从崔彦进伐蜀平，录功补虞候，迁十将。太平兴国初，四迁至天武指挥使。从征太原，领游骑千人备御镇、定境上，以张军势。及车驾还，契丹频寇镇、定，侵掠无已。超从大将刘廷翰率兵至徐河，贼将领骑十余出挑战，超跃马直前，连射数人毙，敌势遂却。大军乘之奋击，斩首万余级。以功加步军都军头，迁神卫军都校，领叙州刺史。

雍熙三年，从潘美北征，至雁门、西陉，路与契丹遇，又战败之。追至寰州，斩首五百余级，其将赵彦辛以城降。超连被创，流血濡甲缕，部分军士自若，乘胜抵应州，其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。还，加马步军都军头。淳化初，屯镇州，迁天武指挥使，领澄州团练使。至道元年卒，年五十七。

丁罕者，颍州人。应募补卫士，累迁指挥使。从刘廷翰战徐河，以夺桥功，迁本军都虞候。累迁天武指挥使，领奖州团练使。淳化三年，出为泽州团练使、知霸州。会河溢坏城垒，罕以私钱募筑，民咸德之。五年，以容州观察使领灵环路行营都部署，与李继迁战，斩首俘获以数万计。至道中，率兵从大将李继隆出青冈峡，贼闻先遁，追十日程，不见而返。三年，真拜密州观察使、知威虏军，徙贝州。咸平二年，卒。子守德，能世其家。

赵瑫者，贝州清河人。由卫士累迁龙卫指挥使。亦以徐河战功，加镇州团练使，至兵马部署。至道二年卒于官，年七十。赠归义军节度使。

郭密，贝州经城人。躯干雄伟，膂力绝人。幼孤，随母适同郡王乙，因冒姓王氏。以知瀛州马仁瑀荐，隶晋王帐下，给事左右。太宗即位，补指挥使，复姓郭氏。至淳化间，凡八迁，

移贝州驻泊兵马部署。会夏人寇边，以密有武略，擢领安州观察使，充灵州兵马都部署。训练士卒，号令严肃，夏人畏服，边境赖以宁谧。至道二年卒，年五十八。赠保顺军节度。

傅思让者，冀州信都人。少无赖，有勇力，善骑射。太宗居晋邸，补亲事都校。即位，补卫士直长，累迁至平州刺史。奉诏破契丹兵于唐兴口。端拱中，四迁为容州观察使、知莫州，移陇州。上命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，以夹辅之，以思让所为多不法故也。至道二年卒，年七十四。赠保顺军节度。

李斌者，青州人。太宗在晋邸，闻其状貌魁伟，召置左右。即位，补御龙直副指挥使。太平兴国中，以天武指挥使领郑州刺史。七年，坐尝受秦王廷美馈遗，贬曹州都校。雍熙三年，迁营州刺史。四年，领溪州团练使，连为贝、冀二州驻泊都监。淳化中，继领莱州、洺州团练使。勤于政理，人服其清慎，转运使陈纬以状闻于朝。至道初，拜桂州观察使，仍判洺州，徙沧州。及代，吏民不忍其去，邻境亦上其善状，诏书褒美之。咸平三年卒，年六十一。

田仁朗，大名元城人。父武，仕晋昭义军节度使。仁朗以父任西头供奉官。太祖即位，从讨李重进，攻城有功，还，与右神武统军陈承昭浚五丈河，以通漕运。

乾德中，讨蜀，命仁朗为凤州路壕砦都监。伐木除道，大军以济，录功迁染院副使。太祖征太原，与陈承昭壅汾水灌城。城将陷，会班师。俄迁内染院使，数日，改左藏库使。为中官所谗，太祖怒，立召诘之，至殿门，命去冠带。仁朗神色不挠，从容曰：“臣尝从破蜀，秋毫无犯，陛下固知之。今主藏禁中，岂复为奸利以自污？”太祖怒释，止停其职。

开宝六年，起为榷易使。七年，以西北边内侵，选知庆州。仁朗至，率麾下往击之，短兵将接，前锋稍却，仁朗斩指挥使

二人，军中震恐，争乞效命，遂大破之。其酋长相率请和，仁朗烹牛置酒与之约誓，边境乃宁，玺书褒美。

太平兴国初，秦州羌为寇，命仁朗屯兵清水。会李飞雄事败，召为西上阁门使。四年，征太原，命仁朗与阁门祗候刘绪按行太原城四面壕砦，阅视攻城梯冲、器械。太原平，留仁朗为兵马钤辖，闲厩使武再兴、军器库副使贾湜并为巡检。俄命仁朗与再兴役民筑榆次新城。从幸大名，又命为沧州钤辖，俄迁东上阁门使、知秦州。九年，判四方馆事。会议东封，命仁朗自京抵泰山，督役治道。

李继迁为乱，命仁朗率兵巡银、夏，岁余召还。未几，继迁攻麟州，诱杀曹光实，遂围三族砦。命仁朗与阁门使王伋、副使董愿、宫苑使李继隆，驰传发边兵数千击之。仁朗次绥州，奏请益兵，留月余俟报。会三族砦将折遇弋杀监军使者，与继迁合。太宗闻之大怒，亟遣军器库使刘文裕自三交乘疾置代仁朗。继迁乘急攻抚宁砦，仁朗不知为文裕所代，喜谓诸将曰：“敌人逐水草散保岩险，常乌合为寇，胜则进，败则走，无以穷其巢穴。今继迁啸聚羌、戎数万，尽锐以攻孤垒，抚宁小而固，兵少而精，未可以旬浹破。当留信宿，俟其困，以大兵临之，分强弩三百，邀其归路，必成擒矣。”仁朗部署已定，欲示闲暇，日纵其樗博，不恤军事。上知之，遣使召仁朗赴阙，下御史按问仁朗请益兵及陷三族状。仁朗对曰：“所召银、绥、夏兵，其州皆留防城，不遣。所部有千余人，皆曹光实旧卒，器甲不完，故请益兵。况转输刍粟未备，三族砦与绥相去道远，非元诏所救。昨臣已定擒继迁策，会诏代臣，其谋不果。”因言：“继迁得部落情，愿降优诏怀来之，或以厚利啖诸酋长密图之。不尔，恐他日难制，大为边患。”御史以其状闻，上大怒，切责宪府官吏曰：“仁朗不恤军政，得为过乎？”大理遂

当仁朗乏军兴及征人违期二十日以上，坐死，上特贷之，下诏责授商州团练副使，驰驿发遣。

是役也，仁朗计已决，为王侁等所构，逗挠不进军，故及于贬。后数月，上知其无罪，召拜右神武军大将军。部修河北东路诸州城池，数月而就。留知雄州，加领澄州刺史。时河北用兵，大藩多用节将，朝议以通判权位不伦，选诸司使有吏干者佐之，以仁朗知定州节度副使事。俄召赴阙，未闻命而卒，年六十，时端拱二年也。

仁朗性沉厚，有谋略。颇涉书传，所至有善政。雅好音律，尤臻其妙。时内职中咸以仁朗为称首，故死之日人多惜之。

刘谦，博州堂邑人。曾祖直，以纯厚闻于乡党，里有盗其衣者，置不问。州将廉知，俾人故窃其衣，亦不诉理，即召诘前盗衣者，俾还之。直给云：“衣乃自以遗少年，非窃也。”州将义之，赐以金帛，不受而去。父仁罕，轻侠自任。五代末，寇盗充斥，仁罕率众断澶州浮桥以溃贼，因诱获数十人，出刍粟给官军。补内黄镇将。尝因事至酒家，遇群寇暴集，以计悉梟其首，携诣西京留守向拱，补汜水镇将，俄为散都头。宋初，迁许州龙卫副指挥使。会王师征广南，为前锋。还，改同州都校，卒。

谦少感慨，不拘小节。初诣岭表省父，仁罕资以金帛，令北归行商。还堂邑旧墅，尝为乡里恶少所辱，谦不胜怒，殴杀之。亡命京师，遂应募从军，补卫士，稍迁内殿直都知。至道初，真宗升储邸，增补宫卫，太宗御便坐，亲选诸校，授谦西头供奉官、东宫亲卫都知，赐袍笏、靴带、器币。真宗即位，擢授洛苑使。谦起行伍，不乐禁职，求换秩，改殿前左班指挥使，给诸司使奉料。咸平初，迁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，领勤州刺史，加殿前右班都虞候。上幸大名，至北苑，属谦有疾，

遣归将护，谦恳请从行。既俾其二子随侍，仍挟尚医以从，御厨调膳以给之。疾瘳，毁所服鞍勒以遗中使，上闻，赐白金二百两。驾还，改捧日左厢都指挥使，领本州团练使。四年，迁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领本州防御使，权殿前都虞候。

时高翰为天武左厢都校，有卒负债杀人，瘞尸翰营中，累日，发土得之。上怒翰失检察，执见于便殿。谦即前奏：“翰职在巡逻及阅教诸军，不时在营，本营事宜责之军头。”上为释翰罪。

景德初，加侍卫马军都虞候，改领浚州防御使，俄权步军都指挥使。明年冬，制授殿前副都指挥使、振武军节度。先是，谦久权殿前都虞候，俄擢曹璨正授，谦颇形慨叹。至是，璨副马军，而升谦领禁卫焉。河北屯兵，常以八月给冬衣。谦上言边城早寒，请给以六月，后以为例。无何，以足疾求典郡，上召见，敦勉之。

大中祥符初，从东封，上升泰山，诏都总山下马步诸军，与西京左藏库副使赵守伦阅视山门，设施有法，著籍者乃得上焉。礼成，进授都指挥使，移领保静军节度。明年八月卒，年六十，赠侍中。初，谦将应募，与同军王仁德讯于日者。日者指谦谓仁德曰：“尔当为此人厩吏。”及谦帅殿前，仁德果隶役厩中。

子怀懿，后为东染院副使。怀詮，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

论曰：宋初诸将，率奋自草野，出身戎行，虽盗贼无赖，亦厕其间，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？及见于用，皆能卓卓自树，由御之得其道也。刘福御下有方略，所至著绩，受禄虽厚，而不为燕安之谋，可谓国尔忘家者矣。守忠练达边事，不是身谨慎，弭卒校之变于谈笑之顷，非善于行权者不能也。仁朗沈毅有谋，累从征讨，绥州之役，不惟无功，而反坐逗挠，岂其计

之不善哉？特为谗邪所构尔。自余诸子，皆积战功以取通侯。若延美之开门示敌，思德之翼卫主帅，继伦之袭击契丹，薛超之裹创赴战，元达之请赦亡命，郭密之训抚士卒，斯皆忠义仁勇，有足称者。罕、瑁、思让，若斌、若谦，虽乏奇功，而亦克共乃职，能寡过者也。守正素练戎旅，累任边要，而矜劳肆忿，视于劳谦之君子，能无愧乎。

列传第三十五

刘保勋 滕中正 刘蟠 孔承恭 宋瑄 袁廓 樊知古
郭载附 臧丙徐休复 张观 陈从信 张平 子从吉 王继升
子昭远 尹宪 王宾 安忠

刘保勋，字修业，河南人。父处让，仕后唐，入晋拜枢密使，出为彰德军节度。保勋少好骑射。后唐清泰中，裁十许岁，摄潞州左司马，随父署彰德军衙内都校。父卒，补供奉官。习刑名之学，颇工诗。因献诗，宰相桑维翰奇之，奏擢为太常丞。历汉为秘书丞。周广顺初，有荐其详练法律，兼大理正，迁工部员外郎。历掌郢、宋、楚三州盐、曲、商税。

宋初，拜户部。遭母丧，起复，出掌蕲口榷茶。徙云安监盐制置使，岁满，出羨余百万，转运使欲以状闻，保勋曰：“贪官物为己功，可乎？”乃止。开宝初，迁司封员外郎、监左藏库。六年，知宋州。太平兴国初，迁祠部郎中、通判晋州。二年，选为江南西路转运使，赐钱百万。三年，徙两浙东北路。太宗征晋阳，改户部郎中，为随军转运使兼勾当北面转运事。又与侯陟同勾当军前诸事。会陕西北路转运使雷德骧调发沁州军粮后期，诏劾德骧，以保勋代之。太原平，命知并州。逾年召入，判大理寺，出知升州。是冬，召归，点检三司开拆司，会盐铁使阙，又命权领其事。迁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。八年，拜右谏议大夫，俄知开封府。寡妇刘诣府诉夫主前妻子元吉置堇食中，毒已将死。按验狱成，元吉妻挝登闻鼓诉冤，事下御

史台。其实刘有奸状，元吉知之，刘慚悸成疾，故诬告之。保勋坐夺奉三月，俄以辛仲甫代之。未几，复判大理寺。

雍熙二年，权御史中丞兼勾当差遣院。是秋，罢权中丞。三年春，命曹彬等征幽州，保勋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。子利涉以开封府兵曹督白粟随军，常从其父。会王师不利，济拒马河，更相蹂躏，多死。保勋马陷淖中，利涉自后掀出之，力不胜，人马相挤压，遂俱死。时年六十二。上命恤其后。保勋三子：二子先保勋死，季子随没。以其孙巨川为嗣，授秘书正字。端拱初，特召赠工部侍郎。

保勋性纯谨，少寐，未尝忤物，精于吏事，不惮繁剧。尝语人曰：“吾受君命未尝辞避，接同僚未尝失意，居家积货未尝至千钱。”及死，闻者皆痛惜之。至道三年，又录其次孙世长为正字。咸平初，保勋妻卒，诏赐钱十万。巨川，累为比部郎中。

滕中正，字普光，青州北海人。曾祖瑶，高邮令。祖煦，即墨令。父保裔，兴平令。中正弱冠，举进士不第。周显德中，滑帅向拱奏辟为掌书记。拱移镇彭门，会中正丁外艰，复表夺情，仍署旧职，加朝散大夫。拱镇襄阳，以中正为襄、均、房、复观察判官。及留守西洛，又奏署河南府判官、检校户部员外郎。

乾德五年，度支员外郎侯陟表中正有材干，入为殿中侍御史。两川平，选知兴元府，判西京留台，俄通判河南府留守司事。太祖雩祀西洛，以祗事之勤，转仓部员外郎。

太宗即位，迁考功员外郎，授四川东路转运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召为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。六年，命与中书舍人郭贄、户部郎中雷德骧同知京朝官考课。中正尝荐举监察御史张白知蔡州，假贷官钱二百贯余粟麦以射利，坐弃市。中正降为

本曹员外郎，依旧知杂。未几，又擢拜右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丞。

雍熙元年春，大宴，上欢甚，以虚盏示群臣。宰相言饮酒过度，恐有失仪之责。上顾谓中正曰：“今君臣相遇，有失者勿弹劾也。”因是伶官盛言宴会之乐。上曰：“朕乐在时平民安。”是冬乾明节，群臣上寿酒，既三行，上目中正曰：“三爵之饮，实惟常礼，朕欲与群臣更举一卮，可乎？”中正曰：“陛下圣恩甚厚，臣敢不奉诏。”殿上皆称万岁。

二年，以年老辞，出知河南府。未几，被病罢，分司西京。淳化初，判留司御史台，命其子元锡权河南司录以便养。二年，卒，年八十四。

中正性峻刻，连鞫大狱，时议以为深文。权中丞日，振举纲宪，人以称职许之。二子并举进士，元锡至刑部郎中，元晏后名世宁，至工部郎中。

刘蟠，字士龙，滨州渤海人。汉乾祐二年举进士，解褐益都主簿。宋初，历安远军及河阳节度推官、保义军掌书记。乾德五年，召拜监察御史，典染院事。初，苏晓掌京城市征，颇干集，及卒，选蟠代之。冬，命为太宗生辰使。开宝七年，与殿中丞刘德言同知淮南诸州转运事。太平兴国初，就迁仓部员外郎，改转运使，岁漕江东米四百万斛以给京师，颇为称职。秩满，部内僧道乞留，诏许再任，赐金紫，改驾部员外郎。八年，丁内艰，时以诸州纲运留滞，起复，知京城陆路发运司事。会河决韩村，大发丁夫塞之，命蟠调给其饷，未几河塞。朝廷方议封禅，以蟠为东封水陆计度转运使，会诏罢其礼。俄迁工部郎中，充河北水路转运使。改刑部郎中，就充水陆转运使，入判本部事。籍田毕，迁左谏议大夫。淳化初，兼同考京朝官差遣。二年，暴中风眩，上遣太医视之，赐以金丹。卒，年七

十三。赐钱十万，给其丧事。

蟠性清介寡合，能攻苦食淡，专事苛刻，好设奇诈，以售知人主。典染作日，太祖多临视之，蟠侦车驾至，辄衣短后衣，芒屨持挺以督役，头蓬不治，遽出迎谒。太祖以为勤事，赐钱二十万。尝受诏巡茶淮南，部民私贩者众。蟠乘羸马，伪称商人，抵民家求市茶，民家不疑，出与之，即擒置于法。

子锴，初以父荫为大理评事，咸平二年，擢进士第。尝献《幸太学颂》。真宗中夜观书，得锴颂，颇嘉赏之，出以示辅臣，且言锴幼孤，能自立，召试，命直史馆。累迁至户部郎中、盐铁副使。

孔承恭，字光祖，京兆万年人。唐昭宗东迁，举族随之，遂占籍河南。五世祖戡，《唐书》有传。戡孙迥，莱州刺史。迥子昌庶，虞部郎中。昌庶子庄，仕晋为右谏议大夫。由戡至庄，皆登进士第。承恭，庄之子也。以门荫授秘书省正字，历温、安丰二县主簿。时王审琦节制寿春，以承恭名家子，奏摄节度推官。府罢，调补郑州录事参军，入为大理寺丞。献宫词，托意求进。太祖怒其引喻非宜，免所居官，放归田里。

太宗即位，以赦复授旧官。时初榷酒，以承恭监西京酒曲，岁增课六千万。迁大理正，议狱平允，擢库部员外郎，判大理少卿事。迁屯田、兵部二郎中，同考校京朝官课第。端拱三年，下诏曰：“九寺三监，国之羽仪，制度声名，往往而在。各有副贰，率其司存，品秩素高，职任尤重。郎吏迁授，斯为旧章。比闻缙绅之流，颇以台阁自许，目为散地，甚无谓焉。朕将振之，自我而始。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为太常少卿，魏羽为秘书少监，户部郎中柴成务为光禄少卿，魏庠为卫尉少卿，张洎为太仆少卿，吕端为大理少卿，臧丙为司农少卿，袁廓为鸿胪少卿，工部郎中张雍为太府少卿。”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终为少府

少监，虞部郎中索湘为将作少监。时裴祚、慎从吉、宋雍先为少卿，皆改授东宫官。又诏承恭与左散骑常侍徐铉刊正道书，俄以疾求解官，且言早游嵩、少间，乐其风土，愿卜居焉。上召见，哀其羸瘠，出御药赐之，授将作监致仕。以其子玠同学究出身，为登封县尉，俾就禄养。未果行而卒，年六十二。

承恭少疏纵，及长，能折节自励。尝上疏请令州县长吏询访耆老，求知民间疾苦、吏治得失，及举令文“贱避贵，少避长，轻避重，去避来”，请诏京兆并诸州于要害处设木牌刻其字，违者论如律。上皆为行之。尤奉佛，多蔬食，所得奉禄，大半以饭僧。尝劝上不杀人，又请于征战地修寺及普度僧尼，人多言其迂阔云。

宋瑫，字宝臣，华州渭南人。父鸾，监察御史。瑫，乾德中进士及第，拔萃登科，解褐青城主簿。好写书，秩满，载数千卷以归。吴廷祚镇永兴，辟掌书奏。廷祚卒，复调下邳主簿，擢著作佐郎、知绵州。太宗即位，改右赞善大夫，为峡路转运副使。代还，召对，赐绯鱼。复出知秦州，有善政，就拜监察御史，充陕西转运使，以韦亶代知秦州，瑫去州未百日，亶坐事系狱。上以瑫前有治绩，赐钱五十万，再命知秦州，安集诸戎，部内清肃。

雍熙初，转比部员外郎。在任凡六年，召归，面赐金紫，授度支判官。俄迁屯田郎中、知益州，属岁饥多盗，瑫始至，以方略擒捕招辑，盗皆首伏屏息，下诏嘉奖。端拱初，就拜右谏议大夫。时两川转运使副皆坐事免，以瑫为西川转运使，加左谏议大夫，改知陕州。

淳化中，三吴岁饥、疾病，民多死，择长吏养治之，命瑫知苏州。瑫体丰硕，素病足，至州，地卑湿，疾益甚。人或劝其谢疾北归，瑫曰：“天子以民病俾我绥抚，我以身病而辞焉，

非臣子之义也。”既而太白犯南斗，曰：“斗为吴分，民方饥，天象如此，长吏得无咎乎！”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上闻之嗟悼，录其子明远为蒲城主簿，俾护其丧归葬焉。

瑯性清简，历官三十年，未尝问家事，唯聚书以贻子孙。且曰：“使不忘本也。”明远，淳化三年进士，后为都官员外郎。次子柔远，亦举进士及第。垂远，阁门祇候。

袁廓，剑州梓潼人。在蜀举进士及第。入宋，补双流县主簿。又为西平县主簿，勾稽漏籍，得民丁万余，州将荐其勤职，就迁上蔡令，又以课最，擢太子右赞善大夫，令于御史府分领推事，掌榷货务。廓性夸诞，敢大言，好诋讦，太祖以奇士待之。

太宗即位，迁殿中丞，出知楚州。归，掌京师市征，岁中增课数万缗，上嘉之，赐绯鱼，贳钱百万。会钱俶尽籍土宇以献，命廓按籍浙中，诸州军仓库之物悉输京师，得以便宜从事。仍诏每公宴别席而坐，以宠异之。复命知郢州，会河决，溢入城，浸居人庐舍，至冬月结为冰。廓大发民凿取，以竹輿舁出城，散积之。使者至，谓其有略，致水不入城，乃以状闻，拜监察御史。至春冻解，州地下，流渐溢入为民患。

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，以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事，廓通判州事，并赐白金三百两。廓俄转殿中侍御史，召为户部判官，命与陈恕、李惟清专计度刍粮事。改户部员外郎，又为度支判官。籍田，转本曹郎中，判户部勾院。

廓强项好争，数与判使等较曲直于上前，声气俱厉，上每优容之。然勾稽精密，由是部领拥积，为郡吏所诉，诏御史辨问，廓谒见宰相赵普自理。属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得罪，廓尝与利用书札往还稔昵。普谓之曰：“职司常事，此不足云，与利用交结款密，于理可乎？”廓惊惭泣下，不能对。数日，

出知温州。就迁鸿胪少卿。

同郡袁仁甫掌州之关征，素以宗盟之分，颇相亲善，一旦不协，互有论奏。上遣光禄寺丞牛韶往按验，韶至，并摄系狱置对。上疑廓被诬，驿召赴阙。廓性刚褊，被诘治峻急，诏书未至，以愤死。上闻，甚追悼之。复验仁甫所诉，多无实状，免韶官，贬仁甫商州长史，赠廓右谏议大夫。录其子丘贺为奉礼郎，始十岁。上犹念廓不已，又诏削仁甫名籍，配隶商州。

樊知古，字仲师，其先京兆长安人。曾祖偁，濮州司户参军。祖知谕，事吴为金坛令。父潜，事李景，任汉阳、石埭二县令，因家池州。知古尝举进士不第，遂谋北归，乃渔钓采石江上数月，乘小舟载丝绳，维南岸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广狭。开宝三年，诣阙上书，言江南可取状，以求进用。太祖令送学士院试，赐本科及第，解褐舒州军事推官。尝启于上，言老母亲属数十口在江南，恐为李煜所害，愿迎至治所。即诏煜令遣之。煜方闻命，即厚给赍装，护送至境上。

七年，召拜太子右赞善大夫。会王师征江表，知古为乡导，下池州。八年，以知古领州事。先是，州民保险为寇，知古击之，连拔三砦，擒其魁以献，余皆溃散。方议南征，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黄黑龙船，以大舰载巨竹絙，自荆南而下，遣八作使郝守浚濬等率丁匠营之。议者以谓江涛险壮，恐不能就，乃于石碑口试造之，移至采石，三日桥成，不差尺寸，从知古之请也。

金陵平，擢拜侍御史，令乘传按行江南诸州，询访利民，复命知江南东路转运事。数日，改授江南转运使，赐钱一百万。先是，江南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，复征其余分，然后给符听其所往，商人苦之。知古请蠲其税，仍差增所市之直，以便于民。江南旧用铁钱，十当铜钱之一，物价翔踊，民不便，知古亦奏

罢之。先是，李煜用兵，权宜调敛，知古悉奏为常额。豫章洪氏尝掌升州榷酤，逋铁钱数百万。至是，知古挟微时尝辱于洪氏，责偿铜钱以快意。

太宗即位，授库部员外郎。召归，换金紫，赐钱百万，命为京西北路转运使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加虞部郎中，就改知邠州，移凤翔府。入为盐铁判官，出领荆湖转运使。雍熙初，迁比部郎中。会河朔用兵，分诸郡为两路，以给漕輓。迁知古为东路转运使，迁驾部郎中，赐钱五十万。知古本名若水，字叔清，因召见，上问之曰：“卿名出何书？”对曰：“唐尚书右丞倪若水亮直，臣窃慕之。”上笑曰：“可改名‘知古’”。知古顿首奉诏。倪若水实名“若冰”，知古学浅，妄引以对，人皆笑之。

端拱初，迁右谏议大夫、河北东西路都转运使，赐白金千两。两路各置转运副使，都转运使之名自知古始。二年，诏加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。奏请修城木五百余万、牛革三百万。上曰：“万里长城岂在于此？自古匈奴、黄河，互为中国之患。朕自即位以来，或疆场无事，则有修筑圩堤之役。近者边烽稍警，则黄河安流无害，此盖天意更迭垂戒，常令惕励。然而预备不虞，古之善教，深沟高垒，亦王公设险之义也。所请过当，不亦重困吾民乎？”乃诏有司量以官物给之。

会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军储无备，请发河南十七军州转粟以赴。太宗谓：“农事方殷，岂可更兴此役？”惟清固以为请，上遣左正言冯拯乘传与知古计之。知古即言：“河北军储可以均济足，俟农隙令民转饷。”拯复命，太宗曰：“不细筹之，则民果受弊矣。”未几，入朝奏事称旨，拜给事中。俄为户部使。

知古有才力，累任转运使，甚得时誉。及在户部，频以职

事不治，诏书切责，名益减。素与陈恕亲善，恕时参知政事，太宗言及计司事有乖违者，恕具以告。后因奏事，知古遂自解。上问：“从何得知？”曰：“陈恕告臣。”上怒恕泄禁中语，且嫉知古轻佻，故两罢之。出知古知梓州，未至，改西川转运使。

知古自以尝任三司使，一旦掌漕运剑外，郁郁不得志，常称足疾，未尝按行郡县。蜀中富饶，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，言事者竞商榷功利。又土狭民稠，耕种不足给，由是兼并者益余贱贩贵以规利。

淳化中，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为乱，谓其众曰：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辈均之。”附者益众，遂攻陷青城县，掠彭山，杀其令齐元振。巡检使张与斗于江源县，射小波，中其额，旋病创死，亦被杀。众遂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。初，小波党与裁百人，州县失于备御，故所在蜂起，至万余人。攻蜀州，杀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。陷邛州，害知州桑保绅、通判王从式及诸僚吏，逐都巡检使郭允能。允能率麾下与战新津江口，为贼所杀，同巡检、殿直毛俨徒步以身免。贼势益张，众至数万人，陷永康军、双流、新津、温江、郫县，纵火大掠，留其党守之。往攻成都，烧西郭门，不利，引去。陷汉州、彭州，旋陷成都。

时已诏知梓州、右谏议大夫张雍代知古为转运使。雍未至，知古与知府郭载及属官走东川。诏复令掌两川漕运。知古具伏擅离所部，制置无状，上特宥之，以本官出知均州。视事旬日，忧悸卒，年五十二。上犹嗟悯，赐其子汉公同学究出身。

知古明俊有吏干，辞辨捷给，及任西川，不能弭盗而逃，虽获宥，终以惭死云。

郭载，字咸熙，开封浚仪人。父暉，右监门卫将军、义州

刺史。载荫为右班殿直，累迁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雍熙初，提举西川兵马捕盗事，太宗赐鞍马、器械、银钱以遣之。四年，以积劳加崇仪副使。召还，上言：“川、峡富人俗多赘婿，死则与其子均分其财，故贫者多。”诏禁之。端拱二年，擢引进副使、知天雄军，入同勾当三班，出知秦州兼沿边都巡检使。先是，巡边者多领兵骑以威戎人，所至颇烦苦之。载悉减去，戎人感悦。迁西上阁门使，改知成都府。

载在天雄军，屡奏市余朝臣段献可、冯侃等所市粗恶，军人皆曰：“此物安可充食？”太宗颇疑，使覆验之，及报，与戴奏同。献可等皆坐削官，仍令填偿。及载受代，献可等所市皆支毕，复有羨数。三司判勾冯拯以闻，太宗召度支使魏羽诘之。羽曰：“献可等所市不至粗恶，亦无欠数。臣与侃亲旧，是以未敢白。”太宗曰：“此公事尔，何用畏避？”因诏宰相谓曰：“此乃郭载力奏，朕累与卿等议，皆云有实。今支毕，颇有羨余，军士复无词诉。郭载，朕向以纯诚待之，何为矫诬及此？然已委西川，俟还日别当诘责。”于是献可等悉复官。

载行至梓州，时李顺已构乱，有日者潜告载曰：“益州必陷，公往当受祸，少留数日可免。”载怒曰：“吾受诏领方面，阽危之际，岂敢迁延邪？”即日入成都。顺兵攻城益急，不能拒守，乃与樊知古率僚属斩关出，以余众由梓州趋剑门，随招安使王继恩统兵讨顺，平之，复入成都。月余，忧患成病，卒，年四十。

载前在蜀，颇能为民除害，故蜀民悦之。再至成都，即值兵乱，及随继恩平贼，亦有所全济。故其死也，成都人多叹惜之。

臧丙，字梦寿，大名人。弱冠好学。太平兴国初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，通判大宁监，官课民煮井为盐，丙职兼总其事。

先是，官给钱市薪，吏多侵牟，至岁课不充，坐械系者常数百人。丙至，召井户面付以钱，既而市薪山积，岁盐致有羨数。

太宗平晋阳，以丙为右赞善大夫、知辽州。丙素刚果，有吏干。会同年生冯汝士以秘书丞知石州，与监军不协，一夕割刃于腹而死，事可疑。丙上疏言，汝士死非自杀，乞按治。上览奏惊骇，即遣使鞫之，召丙问状。丙曰：“汝士居牧守之任，不闻有私罪，而言自杀，若使冤死不明，不加宿直者以罪，今后书生不能治边郡矣。”上嘉其直，改著作郎，俄迁右拾遗、直史馆。加工部员外郎，充河东转运使，俄兼本路营田使。代归，授户部郎中、同知审官院。

朝廷方以九寺亚列为重，改司农少卿。淳化二年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出知江陵府。岁余，疾。上闻之，遣中使及尚医驰往视之，逾月卒，年五十三。上轸悼之，以其子待用为四门助教。

丙旧名愚，字仲回。既孤，常梦其父召丙偶立于庭，向空指曰：“老人星见矣。”丙仰视之，黄明润大，因望而拜。既寤，私喜曰：“吉祥也。”以寿星出丙入丁，乃改名焉，至是无验。丙于礼不当更名，古人戒数占梦，无妄喜也。

待用历金部郎中、东染院使、贺州刺史。次子列进士及第，至太常丞。

徐休复，字广初，濮州鄄城人。太平兴国初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。转运使荐其材，代归，授太子右赞善大夫，改著作郎、直史馆，赐绯鱼，迁左拾遗。六年，加右补阙，充两浙东北路转运副使，移知明州。七年秋，被召赴阙，明年，授库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九年，出知广州，是岁，加水部郎中。雍熙二年，就迁比部郎中，充枢密直学士，赐金紫，依旧知州事。

休复与转运使王延范不协，乃奏延范私养术士，厚待过客，

抚部下吏有恩，发书与故人韦务升作隐语，侦朝廷事，反状已具。诏遣内侍阎承翰与休复同按劾之，遂抵于法。

端拱初，加左谏议大夫，召为户部使。淳化元年，罢使，迁给事中，连知青、潞二州。休复先上言，以父母藁葬青社，愿得领州事，因营丘垄。至青州逾年，但聚财殖货，终不言葬事。至潞州数月，痲生于脑。既而疾甚，若见王延范，休复但号呼称死罪，后数日卒，年五十三。

休复无他能，掌诰命甚不称职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。

张观，字仲宾，常州毗陵人。在江南登进士第。归宋，为彭原主簿。太平兴国初，移兴元府掾，复举进士不第，调鸡泽主簿。再求试，特授忠武掌书记，就改观察判官。上请复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诣外州侦事，颇称旨，召拜监察御史，充桂阳监使。献所业文，赐进士及第。

会三司言剑外赋税轻，诏观乘传按行诸州，因令稍增之。观上疏言：“远民不宜轻动挠，因而抚之，犹虑其失所，况增赋以扰之乎？设使积粟流衍，用输京师，愈烦漕輓，固不可也。或以分兵就食，亦非安存之策，徒敛怨于民，未见国家之利。”太宗深以为然，因留不遣。

其后，复上疏曰：

臣凭藉光宠，备位风宪，每遇百官起居日，分立于庭，司察不如仪者举之。因见陛下天慈优容，多与近臣论政，德音往复，颇亦烦劳。至于有司职官，承意将顺，簿书丛脞，咸以上闻，岂徒褻黷至尊，实亦轻紊国体。况帝王之道，言则左史书之，动则右史书之，列于缙素，垂为轨范，不可不慎也。若夫方今之急者，远人未服，边鄙不宁。阴阳未序，仓廩犹虚。淳朴未还，奢风尚炽。县道未治，逋逃尚多。刑法未措，禁令犹密。坠典未复，封祀犹阙。凡此数者，皆朝廷之急务也。诚愿

陛下听断之暇，宴息之余，体貌大臣，以之扬榷，使沃心造膝，极意论思，则治体化源，何所不至？

臣又尝读唐史，见贞观初始置崇文馆，命学士、耆儒更直互进，听朝之际，则入内殿讲论文义，商榷时政。或日旰忘倦，或宵分始罢，书诸信史，垂为不朽。况陛下左右前后，皆端士伟人，伏望释循常之务，养浩然之气，深诏近臣，阐扬玄风，上为祖宗播无疆之休，下为子孙建不拔之业。与夫较量金谷，剖析毫厘，以有限之光阴，役无涯之细务者，安可同年而语哉！

上览而称之，召赐绯鱼，以为度支判官。

岁余，迁左司，改盐铁判官。尝因奏事白上曰：“陛下务敦淳化，殿宇采饰，皆彻去之，惟尚朴素，天下幸甚。然于服御器用，臣愿亦从纯俭。”上曰：“朕庶事简约，至于所服，多用絁绢，皆经浣濯尔，卿言甚善。”观顿首谢。观数在省署及长春殿次中，谘事于其使李惟清，辨说牴牾，失礼容，惟清不能甘，因奏解其任。观抗章论列，上亦察其无失，故未几复授旧职。又谏罢治佛寺，不报。俄出为诸路茶盐制置副使，上疏言：更茶盐之制，于理非便。不合旨，改知黄州，迁扬州，皆有善政。

会三司改旧贯，均州县之籍以分其职，召为三司河东道判官。有诏计司官属不得越局言他事，观自以任谏官，乃上书指陈拾遗补阙之职，言事固当然，不奉诏。上怒，谓宰相曰：“朕俾警三司僚属各率其职，非令谏官不言时务，观乃妄有援引，以讽刺朕，姑为容忍，不欲深责。”乃令出知道州，移广南西路转运使。坐奏交州黎桓为乱兵所杀、丁濬复位事不实，被劾。狱未具，卒于桂州，年五十三。

观广览《汉》、《史》，雅好论事，辞理切直，有古人之风

焉。

论曰：保勋从其子以死事，宋榼忘其身以恤民，臧丙信友谊以明枉，其所履历，皆有足观。中正粗振风纪而峻深寡恕，袁廓刚狷夸诞以徼宠任，承恭平恕知止而好佞佛，固皆未尽于善。知古首献征南之谋，遂阶试用，而其揽轡旧都，犹寻宿怨，与昔人所谓不以私怨恶废乡党之好者异矣。郭载肆为矫诬，而怀恚以死；休复亏慎终之孝，而乐致人于祸，庸何议焉？若观之献纳忠谏，识达体要，则又可嘉者也。

陈从信，字思齐，亳州永城人。恭谨强力，心计精敏。太宗在晋邸，令典财用，王宫事无大小悉委焉。累官右知客押衙。开宝三年秋，三司言：仓储月给止及明年二月，请分屯诸军尽率民船，以资江、淮漕运。太祖大怒，责之曰：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尔不素计而使仓储垂尽，乃请屯兵括民船以运，是可卒致乎？今设汝安用？苟有所阙，当罪汝以谢众！”三司使楚昭辅惧，诣太宗求宽释，使得尽力。

太宗既许，召从信问之，对曰：“从信尝游楚、泗，知粮运之患。良以舟人之食，日厉郡县勘给，是以凝滞。若自发舟计日往复并支，可以责其程限。又楚、泗运米于舟，至京复辇入仓，宜宿备运卒，令即时出纳，如此，每运可减数十日。楚、泗至京千里，旧八十日一运，一岁三运。若去淹留之虚日，则岁可增一运焉。今三司欲籍民舟，若不许，则无以责办，许之，则冬中京师薪炭殆绝矣。不若募舟之坚者漕粮，其损败者任载薪炭，则公私俱济。今市米腾贵，官价斗钱七十，贾者失利，无敢致于京师，虽居商厚储亦匿而不糶，是以米益贵，民将饿殍。若听民自便，即四方奔凑，米多而价自贱矣。”太宗明日具奏，太祖可之，其事果集焉。

太宗即位，迁东上阁门使，充枢密都承旨。会八作副使纂

廷珪，因疾假满不落籍，愈日不朝参，即入班中，宣徽使潘美、王仁贍并坐夺奉一季，从信与阁门使商凤贲授闲廐使、阁门祗候，余抵罪有差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改左卫将军，复为枢密都承旨。太宗征并、汾，以为大内副部署。七年，坐秦王廷美事，以本官罢。明年，分使三部，以从信为度支使，赐第于浚仪宝积坊，加右卫大将军。九年，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太尉。

从信好方术，有李八百者，自言八百岁，从信事之甚谨，冀传其术，竟无所得。又侯莫陈利用者，所为多不法，始因从信推荐，人以是少之。

张平，青州临朐人。弱冠寓单州，依刺史罗金山。金山移滁州，署平马步都虞候。太宗尹京兆，置其邸。及秦王廷美领贵州，复署为亲吏。后数年，有诉平匿府中钱物，秦王白太宗鞫之，无状，秦王益不喜，遂遣去。太宗怜其非罪，以属徐帅高继冲，继冲署为镇将。平叹曰：“吾命虽蹇，后未必不为福也。”

太宗即位，召补右班殿直，监市木秦、陇，平悉更新制，建都务，计水陆之费，以春秋二时联巨筏，自渭达河，历砥柱以集于京。期岁之间，良材山积。太宗嘉其功，迁供奉官、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。旧官造舟既成，以河流湍悍，备其漂失，凡一舟调三户守之，岁役户数千。平遂穿池引水，系舟其中，不复调民。有寇阳拔华者，往来关辅间，为患积年。朝廷命内侍督数州兵讨之，不克。平以好辞遣人说之，遂来归。改崇仪副使，仍领其务。凡九年，计省官钱八十万缗。

雍熙初，召还，同知三班事，迁如京使。三年，改西上阁门使。才三月，又改客省使。四年，代王明为盐铁使。平掌阳平署积年，是秋，闻陕西转运使李安发其旧为阳平奸利，忧恚成疾而卒，年六十三。废朝，赠右千牛卫上将军，官给葬具。

平好史传，微时遇异书，尽日耽玩，或解衣易之。及贵，聚书数千卷。在彭门日，郡吏有侮平者数辈，后悉被罪配京窑务。平子从式适董其役，见之，以语平。平召至第，为设酒饌劳之，曰：“公等不幸，偶罹斯患，慎勿以前为念。”给以缗钱，且戒从式善视之。未几，遇赦得原，时人称其宽厚。

从式事太宗藩邸，累官文思使。次子从吉，以荫补殿直，转供奉官、知宜州，屡破溪蛮。转运使尧叟上其状，累迁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在任凡八年，代还，为如京副使。咸平中，知环州，尝与宋沆率兵袭西夏，小衄，部署张凝表其专，责授内殿崇班。俄知澧州，复旧秩。景德四年，宜州军校陈进叛，命副曹利用为广南东、西路安抚使，将兵讨之。次象州大鸟砦，与贼战，进为先锋郭志言所刺，遂入城，斩首六十级。以平贼功，改庄宅副使。未还，卒，年四十九。

王继升，冀州阜城人。性纯质谨愿。事太宗于藩邸，太宗信任之。即位，补供奉官，累迁军器库副使。陈洪进来献漳、泉之地，以继升为泉州兵马都监。会游洋洞民万余叛，攻泉，继升潜率精骑二百夜击破之，擒其魁，械送阙下，余党悉平。召还，迁军器库使，领顺州刺史，知诸道陆路发运事。

雍熙四年，以诸道水陆发运并为一司，命继升与刑部员外郎董俨同掌其事，号为称职。俄迁右神武军将军。端拱初，改领本州团练使，三月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太宗颇嗟悼，赠洋州观察使，葬事官给。子昭远。

昭远，形质魁伟，色黑，继升名之“铁山”。有膂力，善骑射。少时入山捕鹰鹞，值涧水暴涨十余丈，昭远升大树，经宿得免。尝涉河，冰陷，二公傍共援出之，昭远神色自若。喜与里中恶少游处，一日，众祀里神，昭远适至，有以博投授之，谓曰：“汝他日倘有节钺，试掷以卜之。”昭远一掷，六齿皆

赤。

南游京师，事太宗于晋邸，特被亲遇，常呼其小字。及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稍迁都知。从征太原，先登，为流矢所中，血渍甲缕，战益急。会刘继元降，命守城门，籍兵仗。又从征范阳，多所擒获，超散员指挥使。

涪王之迁房陵也，禁卫诸校杨均、王荣等以依附被谴，独昭远无所预，太宗以为忠。再迁东西班都虞候，转殿前班都指挥使，领襄州刺史。改马步军都军头，命乘传镇、定、高阳关，募兵以备契丹。又为冀州驻泊都监，俄授泽州团练使、洺州都部署。太宗屡称其能，可备急使。

端拱初，召为殿前都虞候，领勤州防御使。命有司治绫锦院为公署，掘地得铁若山形，或言此地即铁山故营，又与昭远幼名合，闻者异之。太宗尝草书纨扇，作古诗赐诸将，意多比讽，其赐昭远，尤加赏遇。二年，领沙州观察使，再为并、代副都部署。至道中，李继迁扰西鄙，绝灵武粮道，命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，护二十五州刍粟，竟达灵武，继迁不敢犯。

真宗即位，徙定州行营都部署。未几，拜保静军节度使，充天雄军都部署、知府事。咸平二年，移知河阳，数月卒，年五十六。时车驾在大名，为废朝。赠太尉，谥惠和，中使护葬。

昭远颇知书，性吝啬，所至无善政。母弟昭懿亦事晋邸，至捧日都虞候。弟昭逊，西京作坊使。初，祖母郭氏尝对昭远母指昭远曰：“此儿有贵相，他日必至公侯。”指昭懿曰：“此儿奉钱过二万，不能胜矣。”果皆如其言。

昭远子怀普，九岁事太宗左右，至西京左藏库使、平州刺史。怀一，供备库副使。怀正，内殿承制。怀英，内殿崇班。

尹宪，并州晋阳人。开宝中，事太宗于藩邸。太宗即位，擢为殿直，充延州保安军使，改供奉官。太平兴国四年，护府

州屯兵，与鄜州三族会攻岚州，破敌千余众，擒伪知岚州事马延忠，拔缘河诸砦。以功转西京作坊副使。入朔州界，破宁武军，杀其军使，获人马、器甲甚众。改护夏州兵，转供备库使。杀戮三义、丑奴庄、岌伽罗臙叶十四族，及诱其渠帅。屡降诏书褒美。雍熙初，诏就知夏州，攻破李继迁之众于地斤泽，继迁遁走，俘获四百余帐。奏请于所部抽移诸帐，别置骑兵，号曰平砦，以备其用，诏从之。俄杀芦关及南山野狸数族，诸族遂扰。代还，为洪州巡检。未几，命护莫州屯兵。

三年，诏知瀛州兼兵马钤辖，领富州刺史，迁东上阁门使。端拱二年，知沧州，移邢州，皆兼钤辖。淳化初，与王文宝并命为四方馆使，连护镇、定州屯兵。改知贝州，移高阳关兵马钤辖。五年，知定州，与兵马部署王荣不协。荣素粗暴，因忿殴宪仆地，宪怏怏致疾，数日卒，年六十三。

王宾，许州许田人。小心谨愿。年十余，事宣祖左右，及长，善骑射。太宗领兗海节制，太祖以署府中右职。太平兴国初，补东头供奉官、亳州监军。宾妻妒悍，宾不能制，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，妻擅至亳，宾具白上。太宗召其妻，俾卫士摔之，杖百，以妻忠靖卒，一夕死。迁宾仪鸾副使，领内酒坊。

从征太原，又从征范阳，与彰信节度刘遇攻城东面。五年，车驾北巡，副王仁贍为大内都部署。七年，改洛苑使。会汴漕壅滞，军食不给，诏别置水陆发运两司，以宾有心计会，领演州刺史，与儒州刺史许昌裔同掌其事。凡四年，储积增羨，号为称职，俄改右神武将军。

黎阳当舟车交会，禁兵常屯万余，以度支使张逊荐，命宾护黎阳军，兼领黄、御两河发运事，俄领本州团练使。以宾请黎阳建通利军，命就知军事。宾规起公署、邮馆，供帐之器咸具。加本军大将军，岁别给钱二百万，俄兼河北水陆路转运使。

贝州兵屯无壁垒，分寓邸肆，宾选隙地筑舍千二百余以外之，优诏褒美。召为右羽林大将军、判左金吾兼六军诸卫仪仗司事。淳化四年，出知扬州兼淮南发运使，徙为通许镇都监。至道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增加等。

宾事宣祖、太祖、太宗殆六十年，最为勤旧，故恩宠尤异，前后赐赀数千万，俱奉释氏。在黎阳日，按见古寺基，即以奉钱修之，掘地丈余，得数石佛及石碣，有宾姓名，宾异其事以闻。诏名寺为淳化，赐新印经一藏、钱三百万以助之。

安忠，河南洛阳人。祖叔千，仕晋累任方镇，以太子太师致仕。父延韬，左清道率府率。忠形质魁岸，不知书，才通姓名而已。事太宗藩邸殆二十年，太宗即位，授东头供奉官，掌弓箭库。迁内弓箭库副使、西京作坊使，掌翰林司、内衣库，提点医官院，掌屯兵于雄州。

会曹彬败于拒马河，忠分砦兵布列缘边，以备游骑，又凿河葺城壁。俄徙威虜军，又隶镇定路大阵之左厢，就擢东上阁门使。与大将李继隆、田重进、崔翰追契丹兵祁州北，诏书奖饬。端拱元年，移护高阳关屯兵。契丹侵镇、定，又与崔翰拒之。傅潜阵于瀛州，忠当城之西面。二年，徙知寿州，逾月，移贝州。有剧贼十二人久为民患，忠捕之，悉获。

淳化四年，判左金吾街仗。王宾出知扬州，以忠代为左龙武军大将军。忠泣请：“诸卫将军列在朝外，不得迎左右，愿复旧职。”上笑曰：“环列之官，古官也。大将军三品，汝终不知朝廷表著之位。”因从其请。俄复东上阁门使，充淮南诸州兵马钤辖。至道三年，以病求归，至泗州卒，年六十四。天禧元年，录其孙惟庆为殿直。

论曰：太宗居潜，左右必求忠厚强干之士。及即位，修旧邸之功，陈从信、张平、王继升、尹宪、王宾、安忠六人者，

咸备任使，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，而各振举其职焉，有足称者矣。然平不修旧怨，庶几进于士夫之度。从信所进邪佞以术蛊惑上心，犹不免于近侍之常态欤！

列传第三十六

张鉴 姚坦 索湘 宋太初 卢之翰 郑文宝 王子舆
刘综 卞袞 许骧 裴庄 牛冕 张适附 栾崇吉 袁逢吉
韩国华 何蒙 慎知礼 子从吉

张鉴，字德明，瀛州团练使藏英之孙。父裔，以荫补供奉官。鉴本将家，幼能嗜学，入卫州霖落山肄业，凡十余年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擢进士第，释褐大理评事、监泰州紫墟榷务。升朝，为太子右赞善大夫、知婺州，就迁著作郎。还，拜监察御史。奉诏决狱江左，颇雪冤滞。历殿中侍御史。

会命曹彬等进讨幽州，问群臣以方略，鉴上疏极言不可。论者以鉴燕人，沮议非忠也，太宗置不问。与赵延进同掌左藏，延进恃恩逾规，鉴廷奏之。有旨罢延进，以鉴判三司度支、凭由催欠司。时三部各置凭由催欠，鉴请并为一，从之。王明、李惟清荐其能，用为江南转运使。本部有大姓为民患者，鉴以名闻。太宗尽令部送魁首及妻子赴阙，以三班职名羈縻之，江左震肃。又建议割瑞州清江、吉州新淦、袁州新喻三县置临江军，时以为便。召还，特被慰奖。梓州符昭愿骄僭不法，即以鉴代之。迁刑部员外郎、判大理寺，迁屯田郎中、判三司都催欠司，改都勾院，擢拜枢密直学士、知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，又掌三班。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，恐无沮劝，即诏鉴兼磨勘职。改三司为左右计，分天下为十道，鉴奏其非便。未几，果复旧。

淳化中，盗起西蜀，王继恩讨平之，而御军无政，其下恃功暴横。益州张咏密奏，请命近臣分屯师旅，即遣鉴与西京作坊使冯守规偕往。召对后苑门，面授方略。鉴曰：“益部新复，军旅不和，若闻使命骤至，易其戎伍，虑或猜惧，变生不测。请假臣安抚之名。”太宗称善。鉴至蜀，继恩犹偃蹇，不意朝廷闻其纵肆。鉴之行，付以空名宣头及廷臣数人，鉴与咏即遣部戍卒出境，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，督继恩辈分路讨捕残寇，而鉴等招辑反侧。事平归朝，未至，拜左谏议大夫、户部使。

会五路进兵讨西夏，令鉴乘传往环州，与李继隆议护送刍粮入灵州。及还，上疏曰：

关辅之民，数年以来，并有科役，畜产荡尽，室庐顿空。加以浦洛之行，曾经剽劫。原州之役，又致迁延。非独令之弗从，实缘力所不逮。况复先弃粮草，见今逐处追科，本户税租，互遣他州送纳，往返千里，费耗十倍，愁苦怨叹，充塞路岐，自春徂冬，曾无暂息，糗粮乏绝，力用殫穷。顾此疲羸，尤堪轸恤。今若复有差率，益流致亡，纵令驱迫，必恐挠溃。愿陛下特垂诏旨，无使重劳，因兹首春，俾务东作。

况灵州一方，僻居绝塞，虽西陲之旧地，实中夏之蠹区。竭物力以供须，困甲兵而援送，萧然空垒，祇益外虞。不若以赐继迁，使怀恩奉籍，稍息飞輓之役。事当深虑，理要预防。若待川决而后防，火炽而方戢，则焚溺之患深矣，虽欲拯救，其可得乎？

寻诏鉴专督军粮，以军兴法从事，馈运颇集。

真宗即位，迁给事中、使如故。咸平初，改工部侍郎、出知广州。居二年，民条其政绩上请刻石。三年，移知朗州。溪洞群蛮数寇扰，鉴召酋豪，谕以威信，皆俯伏听命。

初，鉴在南海，李夷庚为通判，谢德权为巡检，皆与之不协。二人密言鉴以货付海贾，往来贸市，故徙小郡。至是，鉴自陈有亲故谪琼州，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贍之，又言夷庚、德权儉人贪凶之状，上意稍释。召还，以疾徙知相州。有芝草生于监牧之室，鉴表其祥异，以为河朔弭兵款附之兆。优诏答之。景德初，卒，年五十八。子士廉为殿中丞，士宗太子洗马，士程屯田员外郎。

姚坦，字明白，曹州济阴人。开宝中，以《尚书》擢第，调补将陵尉。历隰州推官、将作监丞、知浚州。太平兴国三年召还，为著作佐郎、通判唐州。

八年，诸王出阁，诏给、谏以上，于朝班中举年五十以上、通经有文行者，以备宫僚，乃以户部员外郎王适、监察御史赵齐为卫王府谘议，左赞善大夫戴玄为本府翊善。水部员外郎赵令图为广平郡王府谘议，国子博士阎象为本府翊善。又以起居舍人杨可法、国子博士杨幼英、左赞善大夫杜新及坦并为皇子翊善，国子博士邢昺为诸王府侍讲，坦仍赐绯鱼。太宗召适等谓曰：“诸子生长深宫，未知世务，必资良士赞导，使日闻忠孝之道。汝等皆朕所慎简，各宜勉之。”坦历殿中丞、仓部员外郎，赐金紫。迁本曹郎中，转考功，仍为益王府翊善。

坦性木强固滞。王尝于邸中为假山，费数百万，既成，召宾僚乐饮，置酒共观之。坦独俯首，王强使视之，曰：“但见血山耳，安得假山！”王惊问故，坦曰：“在田舍时，见州县催科，捕人父子兄弟，送县鞭笞，流血被体。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，非血山而何？”是时太宗亦为假山，闻而毁之。

王少佚豫，坦即丑诋，王颇鄙其为人。自是坦每暴扬其事，上尝诫之曰：“元杰知书好学，亦足为贤王矣。少不中节，亦须婉辞规讽，况无大故而诋讦之，岂裨赞之道邪？”顷之，左

右乃教王诈称疾不朝。太宗日使视疾，逾月不瘳，甚忧之，召王乳母问状，乳母曰：“王本无疾，徒以姚坦检束，居常不得自便，王不乐，故成疾。”上怒曰：“吾选端士，辅王为善。王不能用其谏，而又诈疾，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，何可得也。且王年少，必尔辈为之谋耳。”因命粹至后苑，杖之数十。召坦慰谕曰：“卿居王宫，能以正为群小所疾，大为不易。卿但如是，勿虑谗间，朕必不听。”王薨，改卫尉少卿，判吏部南曹。他日因事得对，上以其旧人，召升殿与语。坦言及故府，意短诸王而称己之敢言。坦退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坦在宫邸，不能以正理诲谕，事有微失，即从而扬之，此卖直取名耳。”

景德初，求补郡，俾知邓州。转运使表其治状，诏嘉奖之。大中祥符初，复知光州。二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索湘，字巨川，沧州盐山人。开宝六年进士，释褐郢州司理参军。齐州有大狱，连逮者千五百人，有司不能决。湘受诏推鞠，事随以白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转运使和峴荐其能，迁太仆寺丞，充度支巡官。改太子右赞善大夫，转殿中丞，充推官，拜监察御史。九年，河决，坏民田，命与户部推官元同按行。会诏下东封，与刘蟠同知泰山路转运事，又为河北转运副使。湘经度供馈，以能干闻。事集，加屯田员外郎。

明年，契丹入寇，王师衄于君子馆，敌兵乘胜据中渡桥，塞土门，将趋镇州。诸将计议未定，湘为田重进画谋，结大阵东行，声言会高阳关兵，敌以为然，即拥众邀我于平虏城。夜二鼓，率兵而南，径入镇阳，据唐河，乘其无备破砦栅。及敌兵觉，悉遁走。雍熙中，召为盐铁判官，改驾部员外郎。端拱二年，河北治方田，命副樊知古为招置营田使。会议罢，复为河北转运使。转虞部郎中，选为将作少监。居无何，有讼其擅易库缣以自用者，坐授膳部员外郎、知相州。时有群盗聚西山

下，谋断澶州河桥，入攻磁、相州，援旗伐鼓，白昼抄劫。邻郡发兵千人捕逐，无敢近。湘择州军得精锐三百人，侦其入境，即掩击而尽擒之。转运使王嗣宗以状闻，诏复旧官，命为河东转运使。湘以忻州推官石宗道、宪州录事胡则为干职，命以自随，所至州郡，勾检其簿领焉。二人后皆历清要。明年，王超等率师趋乌白池，抵无定河。水源涸绝，军士渴乏。时湘已犂大锹千枚至，令凿井，众赖以济。

真宗即位，入为右谏议大夫。复充河北转运使，属郡民有干酿，岁输课甚微，而不逞辈因之为奸盗。湘奏废之。德州旧赋民马以给驿，又役民为步递，湘代以官马兵卒，人皆便之。会内殿崇班阎日新建议，请于静戎、威虏两军置场鬻茶，收其利以资军用。湘言非便，遂止。又言事者请许榷场商旅以茶药等物贩易于北界，北界商旅许于雄、霸州市易，资其懋迁，庶息边患。诏湘详议以闻，乃上言曰：“北边自兴置榷场，商旅辐凑，制置深得其宜。今若许其交相贩易，则沿边商人深入戎界，窃为非便。又北界商人若至雄、霸，其中或杂奸伪，何由辨明？况边民易动难安，蕃戎之情宜为羁制。望且仍旧为便。”会有诏规度复修定州新乐、蒲阴两县，湘以其地迫窄，非屯兵之所，遂奏罢之。

湘少文而长于吏事，历边部，所至必广储蓄为备豫计，出入军旅间，颇著能名。先是，边州置榷场，与蕃夷互市，而自京犂物货以充之，其中茶茗最为烦扰，复道远多损败。湘建议请许商贾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，既免道途之耗，复有征算之益。又威虏、静戎军岁烧缘边草地以虞南牧，言事者又请于北砦山麓中兴置银冶，湘以为召寇，亦奏罢之。

咸平二年，入为户部使。受诏详定三司编敕，坐与王扶交相请托，擅易板籍，责授将作少监。三年，出知许州，徙荆南，

复为右谏议大夫、知广州。四年，卒，诏遣其子希颜护丧传置归乡里。

宋太初，字永初，泽州晋城人。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戎州，以善政闻。有诏褒美，迁将作监丞、赞善大夫、通判晋州，转太常丞。雍熙三年，通判成都府，赐绯鱼。会诏求直言，著《守成箴》以献。淳化初，迁监察御史。时北面用兵，选为雄州通判。入判度支勾院。二年，为京西转运副使。未几，移河东。四年，迁正使。改殿中侍御史。

至道初，迁兵部员外郎，充盐铁副使，赐金紫。时陈恕为使，太初有所规画必咨恕，未尝自用为功，恕甚德之。会西鄙有警，转馈艰急，改刑部郎中、充陕西转运使。二年，命白守荣、马绍忠护刍粮，分三番抵灵州。转运副使卢之翰违旨并往，为戎人所剽。上怒，捕太初及副使秘书丞窦玘系狱。太初责怀州团练副使，之翰、玘悉除名，之翰贬许州司马，玘商州司户掾。明年，起太初为祠部郎中，知梓州。俄复旧秩。

真宗嗣位，召还，复命经度陕西馈运事。咸平初，拜右谏议大夫、知江陵府。蛮寇扰动，太初以便宜制遏，诏奖之。三年，再知梓州。明年，益州雷有终以母老求还，诏太初就代。时分川峡为四路，各置转运使。上以事有缓急，难于均济，命太初为四路都转运使，要切之务，俾同规画。太初与钤辖杨怀忠颇不协，时蜀土始安，上虑其临事矛盾，亟召太初还。会御史中丞赵昌言等坐事被劾，命权御史中丞。先是，按劾有罪必豫请朝旨，太初以为失风宪体，狱成然后闻上，时论黜之。俄出知杭州。太初有宿疾，以浙右卑湿不便，求近地，得庐州。疾久，颇昏忘，不能治大郡，连徙汝、光二州。景德四年卒，年六十二。录其弟继让试校书郎。

太初性周慎，所至有干职誉。尝著《简谭》三十八篇，自

序略曰：“广平生纂文史老释之学，尝谓《礼》之中庸，伯阳之自然，释氏之无为，其归一也。喜以古圣道契当世之事，而患未博也，忽外物触于耳目，内机发于性情，因笔而简之，以备阙忘耳。”子传庆，后为太子中舍。

卢之翰字维周，祁州人。曾祖玄晖，鸿胪卿。祖知诲，天雄军掌书记。父宏，蔡州防御判官。之翰少笃学，家贫，客游单州，防御使刘乙馆于门下。乙徙钱塘，之翰随寓其郡。太平兴国四年举进士，不得解，诣登闻自陈，诏听附京兆府解试。明年登第，解褐大理评事、知临安县，三迁殿中丞，通判洛州。

会契丹入寇，之翰募城中丁壮，决漳、御河以固城壁，虏不能攻。吏民诣阙求借留。召还，迁太常博士，为河东转运副使，徙京西转运副使，改工部员外郎。建议导溟河合于淮，达许州，以便漕运。以劳加户部员外郎。又改陕西转运使，迁吏部员外郎。至道初，李顺乱蜀，命兼西川安抚转运使。贼平，还任。

之翰尝荐李宪为大理丞，宪坐赃抵死，之翰当削三任。时副使郑文宝议城清远军，又禁蕃商货盐，之翰心知其非便，以文宝方任事，不敢异其议。及文宝得罪，之翰并前愆，左授国子博士，领使如故。寻复旧职。会调发刍粮输灵州，诏分三道护送，命洛苑使白守荣、马绍忠领其事。之翰违旨擅并为一，为李继迁邀击于浦洛河，大失辎重。诏国子博士王用和乘传逮捕，系狱鞫问。之翰坐除名，贬许州司马。明年，起为工部员外郎、同勾当陕西转运使。真宗即位，复吏部员外郎，充转运使。以久次，召拜礼部郎中，赐金紫，复遣之任。

咸平元年，以疾命国子博士张志言代还。未几，复出为京西转运使。先是，朝廷议城故原州，以张守备，之翰沮罢之，其后西鄙不宁，修葺为镇戎军。之翰坐横议非便，黜知归州，

便道之官，限五日即发。三年，授广南西路转运使。会广州索湘卒，就改太常少卿、知州事。之翰无廉称，又与转运使凌策不协，阴发其事。五年，徙知永州，未行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郑文宝，字仲贤，右千牛卫大将军彦华之子。彦华初事李煜，文宝以荫授奉礼郎，掌煜子清源公仲寓书籍，迁校书郎。入宋，煜以环卫奉朝请，文宝欲一见，虑卫者难之，乃被蓑荷笠，以渔者见，陈圣主宽宥之意，宜谨节奉上，勿为他虑。煜忠之。后补广文馆生，深为李昉所知。

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，除修武主簿。迁大理评事、知梓州录事参军事。州将表荐，转光禄寺丞。留一岁，代归。献所著文，召试翰林，改著作佐郎、通判颍州。丁外艰，起知州事。召拜殿中丞，使川、陕均税。次渝、涪，闻夔州广武卒谋乱，乃乘舸泛江，一夕数百里，以计平之。授陕西转运副使，许便宜从事。会岁歉，诱豪民出粟三万斛，活饥民八万六千口。既而李顺乱西蜀，秦陇贼赵包聚徒数千，将趋剑阁以附之。文宝移书蜀郡，分兵讨袭，获其渠魁，余党歼焉。

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早海入灵武者十二次，晓达蕃情，习其语。经由部落，每宿酋长帐中，其人或呼为父。迁太常博士。内侍方保吉出使陕右，颇恣横，且言文宝与陈尧叟交游，为荐其弟尧佐。驿召令辨对，途中上书自明。太宗察其事，坐保吉罪，厚赐文宝而遣之，俄又召至阙下，文宝奏对辩捷，上深眷遇。俄加工部员外郎。时龙猛卒戍环庆，七年不得代，思归，谋乱。文宝矫诏以库金给将士，且自劾，请代偿。诏蠲其所费。

先是，诸羌部落树艺殊少，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，会馈輓趋灵州，为继迁所钞。文宝建议以为“银、夏之北，千里不毛，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。请禁之，许商人贩安邑、解县两

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。官获其利，而戎益困，继迁可不战而屈”。乃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者，皆抵死，募告者差定其罪。行之数月，犯者益众。戎人乏食，相率寇边，屠小康堡。内属万余帐亦叛。商人贩两池盐少利，多取他径出唐、邓、襄、汝间邀善价，吏不能禁。关、陇民无盐以食，境上骚扰。上知其事，遣知制诰钱若水驰传视之，悉除其禁，召诸族抚谕之，乃定。

朝廷议城古威州，遣内侍冯从顺访于文宝，文宝言：

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，乐山之西。唐大中时，灵武朱叔明收长乐州，邠宁张君绪收六关，即其地也。故垒未圯，水甘土沃，有良木薪秸之利。约葫芦、临洮二河，压明沙、萧关两戍，东控五原，北固峡口，足以襟带西凉，咽喉灵武，城之便。

然环州至伯鱼，伯鱼抵青冈，青冈拒清远皆两舍，而清远当群山之口，扼塞门之要，刍车野宿，行旅顿绝。威州隔城东隅，竖石盘互，不可浚池。城中旧乏井脉，又飞鸟泉去城尚千余步，一旦缘边警急，贼引平夏胜兵三千，据清远之冲，乘高守险，数百人守环州甜水谷、独家原，传箭野狸十族，胁从山中熟户，党项孰敢不从，又分千骑守磧北清远军之口，即自环至灵七百里之地，非国家所有，岂威州可御哉？请先建伯鱼、青冈、清远三城，为顿师归重之地。

古人有言：“金城汤池，非粟不能守。”俟二年间，秦民息肩，臣请建营田积粟实边之策，修五原故城，专三池盐利，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，使为朝廷用。不唯安朔方，制竖子，至于经营安西，绥复河湟，此其渐也。

诏从其议。

文宝至贺兰山下，见唐室营田旧制，建议兴复，可得秬稻万余斛，减岁运之费。清远据积石岭，在旱海中，去灵、环皆

三四百里，素无水泉。文宝发民负水数百里外，留屯数千人，又募民以榆槐杂树及猫狗鸦乌至者，厚给其直。地舄鹵，树皆立枯。西民甚苦其役，而城之不能守，卒为山水所坏。又令宁庆州为水碓，亦为山水漂去。

继迁酋长有嵬啰嵬悉俄者，文宝以金帛诱之，与手书要约，留其长子为质，令阴图继迁，即遣去。谓之曰：“事成，朝廷授汝以刺史。”文宝又预漆木为函，以备驰献继迁之首。又发民曳石碑石诣清远军，将图纪功。而嵬啰等尽以事告继迁，继迁上表请罪。上怒文宝，犹含容之。既而文宝复请禁盐，边民冒法抵罪者甚众。太常博士席羲叟决狱陕西，廉知其事，以语中丞李昌龄，昌龄以闻。文宝又奏减解州盐价，未岁，亏课二十万贯，复为三司所发。乃命盐铁副使宋太初为都转运使，代文宝还，下御史台鞫问，具伏。下诏切责，贬蓝山令。未几，移枝江令。

真宗即位，徙京山。咸平中召还，授殿中丞，掌京南榷货。时庆州发兵护刍粮诣灵州，文宝素知山川险易，上言必为继迁所败。未几，果如其奏。转运使陈纬没于贼，继迁进陷清远军。时文宝丁内艰，服未阕，即命相府召询其策略。文宝因献《河西陇右图》，叙其地利本末，且言灵州不可弃。时方遣大将王超援灵武，即复文宝工部员外郎，为随军转运使。至环州，或言灵州已陷，文宝乃易其服，引单骑，冒大雪，间道抵清远故城，尽得其实，遂奏班师，就除本路转运使，上疏请再葺清远军。都部署王汉忠言其好生事，遂徙河东转运使。尝上言管内广锐兵万余，难得资粮，请徙置近南诸州，又欲令强壮户市马，备征役。宰相李沆等以为广锐州兵，皆本州守城，置营必虑安土重迁，徙之即致纷扰。又强壮散处乡落，无所拘辖，勒其市马，亦恐非便。上复令文宝条对，文宝固执前议，且言土人久

留，恐或生事。上曰：“前令团并军伍，改置营壁，欲其互移本贯，行之已久。”而文宝确陈其利，因命钱若水详度以闻。若水所对与沆等同，遂罢之。

先是，麟、府屯重兵，皆河东输馈，虽地里甚迩，而限河津之阻。土人利于河东民罕至，则刍粟增价。上尝访使边者，言河裁阔数十步，乃诏文宝于府州、定羌军经度置浮桥，人以为便。会继迁围麟州，令乘传晨夜赴之，围解，迁刑部员外郎，赐金紫。顷之，寇准荐其熟西事，可备驱策，因复任陕西转运使。尝出手札，密戒令边事与僚属计议，勿得过有须索，重扰于下。后有言其张皇者，诏徙京西，以朱台符代之。

景德元年冬，契丹犯边，又徙河东。文宝安辑所部，募乡兵，张边备，又领蕃汉兵赴河北，手诏褒谕。未几，复莅京西。契丹请和，文宝陈经久之策，上嘉之。三年，召还，未至，遇疾，表求藩郡散秩。诏听不除其籍，续奉养疾，以其子郢州推官于陵为大理寺丞、知襄城县，以便其养。大中祥符初，改兵部员外郎。车驾祀汾阴还，文宝至郑州请见。上以其久疾，除忠武军行军司马。文宝不就，以前官归襄城别墅。六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文宝好谈方略，以功名为己任。久在西边，参预兵计，心有余而识不足，又不护细行，所延荐属吏至多，而未尝择也。晚年病废，从子为邑，多挠县政。能为诗，善篆书，工鼓琴。有集二十卷，又撰《谈苑》二十卷、《江表志》三卷。

王子舆字希孟，密州莒人。曾祖甲，以义勇为乡人所推。唐末，淄、青、徐、兖皆南结吴人以拒梁，梁得三镇，吴人北侵益急，沂、密尤被其害。州民聚为八砦以扞寇，遂署甲为八砦都指挥使。祖徽，袭父职，晋末，贼帅赵重进掠高密，徽战没。父璉，复嗣其事。周世宗平淮南，始去兵即农，厚自封殖。

子輿少业文词，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，解褐北海主簿。历大理评事，知临海县，改光禄寺丞。使西蜀决狱还，知兴国军。淳化中，雷有终为江、浙、荆湖茶盐制置使，奏子輿为判官。转太子中允，改著作郎，江、淮、两浙制置茶盐，就转太常博士。真宗即位，迁殿中侍御史。因入对，与三司论列利害，以子輿为长。转度支员外郎。子輿以每事上计司，移报稽滞，求兼省职，乃命为盐铁判官，仍领制置，增岁课五十余万贯。咸平三年，就命兼充淮南转运使。

子輿精于吏事，久掌茶盐漕运，周知利害，裁量经制，公私便之。所至郡县，以公事申请者，文牒纷委，顷刻待报，子輿皆即决遣，曾无凝滞。明年，表求代，诏许自择。子輿以卞袞、刘师道名闻，即命袞与师道为转运使。召子輿，拜右谏议大夫、户部使。五年二月，方奏事便殿，俄疾作仆地，命中使掖之以出，至第卒。以子道宗方幼，命三司判官朱台符检校其家。子輿止一子，而三女皆幼。道宗寻卒，家寓楚州。子輿妻刘还父母家，子輿旅棹在京师，景德中，官借船移柩，还葬其里，鬻京师居第，以钱寄楚州官库，以备三女资送。从其从弟之请也。

刘综，字居正，河中虞乡人。少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诲，遵诲尝遣贡马。太祖嘉其敏辩，将授三班之职。综自陈素习词业，愿应科举。及还，上解真珠盘龙衣以赐遵诲，综辞曰：“遵诲人臣，安敢当此赐！”上曰：“吾委遵诲以方面，不以此为疑也。”

雍熙二年举进士第，解褐邛州军事推官。就改永康军判官，迁大理评事、通判眉州，转太仆寺丞。代还，对便殿，因言：“蜀地富庶，安宁已久，益州长吏，望慎择其人。”上嘉之，改太子中允。未几，李顺果为乱，复召见，面赐绯鱼。寻为三

门发运司水陆转运使，通判大名府。连丁家难，起知建安军。

先是，天长军及扬州六合县民输赋非便，综奏请降天长军为县，隶扬州，以六合县隶建安军，自是民力均济。时淮南转运使王嗣宗兼发运事，规画多迂滞。综因上言请复置都大发运司，专干其职。至道二年，迁太常丞，职事修举，多称荐之者。

咸平初，命代王钦若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，出为河北转运副使。尝言：“州县幕职官，以昏耄放罢者，其间有实廉谨之士，或幼累无托，或居止无定，全藉禄廩以济朝夕，一旦停罢，则饥寒无依，以伤和气。望自今并除致仕官。”又言：“法官断狱，皆引律令之文，以定轻重之罪，及其奏御，复云虑未得中，别取进止，殊非一成不变之道，且复烦于圣断。望自今降旨约束，不得复然。”时河北承兵寇之后，民户凋弊，吏部所铨幕职州县官皆四方之人，不习风俗，且有怀土之思，以是政事多因循不举。综建议请自今并以河朔人充之，冀其安居，勤于职事。

夏人扰西边，环庆大屯土马，诏徙综为陕西转运副使，转太常博士。时梁鼎议禁解盐，官自货鬻，乃命综与杜承睿制置青白盐事。综条上利害，力言非便，卒罢其事。时灵州孤危，献言者或请弃之，综上言曰：“国家财力雄富，士卒精锐，而未能剪除凶孽者，诚以赏罚未行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。今或轻从群议，欲弃灵川，是中贼之奸计矣。且灵州民淳土沃，为西陲巨屏，所宜固守，以为扞蔽。然后于蒲洛河建军城，屯兵积粮为之应援，此暂劳永逸之势也。况镇戎军与灵州相接，今若弃之，则原、渭等州益须设备，较其劳费十倍而多，则利害之理昭然可验矣。”俄充转运使。

四年，又献议于镇戎军置屯田务，又录唐《安国镇制置城壕镇戎古记》石本以进，诏从其请。俄诣阙，奏事称旨，赐金

紫、缙钱五十万，复遣莅职。又尝言：“天下州郡长吏，审官皆据资例而授，未为得人。自今西川、荆湖、江、浙、福建、广南知州，或地居津要，或户口繁庶之处，望亲加选任。其执政旧臣及给、舍以上知州处，亦择官通判。又京朝官当任远官者，率以父母未葬为辞，意求规免。请自今父母委未葬者，许请告营办。审官投状，并明言父母已葬，方许依例考课，违者并罢其官。”从之。

五年，拜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六年，迁起居舍人，再为河北转运使。时两河用兵，边事烦急，转漕之任，尤所倚办。综继领其职，号为详练。至是眷矚甚厚，警急之际，辄资其奏处。契丹请和，乃遣近臣谕以擢用之意。景德三年，召拜户部员外郎、枢密直学士、勾当三班院。综言：“御史员数至少，每奉朝请，劾制狱，多以他官承之，甚紊彝制。望诏两制以上各举材堪御史者充，三院共置十员。若出使按狱，所经州郡，官吏能否，生民利病，刑狱枉滥，悉得察举。”四年，西幸，道出河阳境上，时节度王显被疾还京，以综权知孟州事。未几召还，复出知并州，以政绩闻。州民乞留，优诏嘉奖。归朝，知审官院，改吏、礼二部郎中，充职，兼知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。

大中祥符四年，馆伴契丹使，因作《大雪歌》以献。即命同知贡举，以李宗谔代为馆伴使。俄权知开封府。综以贵要交结富民，为之请求，或托为亲属，奏授试秩，缘此谒见官司，颇紊公政，因建议请加抑止。又文武官居远任，而家属寓京师，其子孙弟侄无赖者，望严行约束，并其交游辈劾罪，从之。七年，以老疾求典河中，真宗以太宁宫庙长吏奉祠，综艰于拜起，虑不克恭事，命知庐州。明年，罢学士，授右谏议大夫。八年卒，年六十一。

综强敏有吏材，所至抑挫豪右，振举文法，时称干治。然尚气好胜，不为物论所许。子建中、正中，并赞善大夫。弟绰，淳化三年进士，官刑部郎中。

卞袞，字垂象，益州成都人。父震，工为诗。举蜀进士，渝州刺史南光海辟为判官。蜀平，仍旧职。会贼杜承褒率众围城，援兵不至，震躬率士卒，且战且拒，为流矢所中，创甚，不能临军。而州兵重伤，卷甲宵遁，刺史陈文袞不能遏贼，遂入据郡城，以伪官厚贿诱震，震皆斩其使。贼有东章者，本州兵校也。因遣人述朝廷威德，谕以祸福，章惧且信，因伏兵击其党类。承褒之众素不为备，即时大溃，震与文袞分部余卒夹攻之，贼众遂平。文袞坐陷失州城，削籍为民。震以前功得赎，以虢州录事参军卒。

太平兴国八年，袞登进士第，累迁大理评事、知将乐县，改光禄寺丞、通判泗州。迁著作佐郎、广南转运司承受公事，俄通判宣州。淳化中，上命采庶僚中廉干者，给御书印纸，俾书课最，仍赐实奉以旌异之，袞预焉。改太常丞。咸平初，迁监察御史，为淮南转运副使、同荆湖发运使，以干职闻，就加殿中侍御史。入判三司开拆司，再为淮南转运使兼发运使。咸平六年，并三司使之职而分置副贰，以袞为刑部员外郎，充盐铁副使。景德初，疽发于背卒，年四十五。录其弟宸为临颖主簿，子成为将作监主簿。

袞明敏有吏干，累掌财赋，清心治局，号为称职。然性惨毒，掎克严峻，专事捶楚，至有“大虫”之号。真宗尝谓近臣曰：“袞公忠尽瘁，无所畏避，人罕能及，然顷在外任，颇伤残酷，所至州县，纤微之过，无所容贷。大凡督察部下，纠逖愆违，非有大故，所宜矜恕，官吏自当畏威怀恩，不敢贰过，公家之事亦无不济。乃知为吏之方，适中为善也。”

许骧，字允升，世家蓟州。祖信，父唐，世以财雄边郡。后唐之季，唐知契丹将扰边，白其父曰：“今国政废弛，狄人必乘衅而动，则朔、易之地，民罹其灾。苟不即去，且为所虏矣。”信以资产富殖，不乐他徙，唐遂潜赍百金而南。未几，晋祖革命，果以燕、蓟赂契丹，唐归路遂绝。尝拥商货于汴、洛间，见进士缀行而出，窃叹曰：“生子当令如此！”因不复行商，卜居睢阳，娶李氏女，生骧，风骨秀异。唐曰：“成吾志矣！”

郡人戚同文以经术聚徒，唐携骧诣之，且曰：“唐顷者不辞父母，死有余恨，今拜先生，即吾父矣。又自念不学，思教子以兴宗绪，此子虽幼，愿先生成之。”骧十三，能属文，善词赋。唐不识字，而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。

骧太平兴国初诣贡部，与吕蒙正齐名，太宗尹京，颇知之。及廷试，擢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益州，赐钱二十万。迁右赞善大夫。五年，转右拾遗、直史馆，改右补阙。六年，出为陕府西北路转运副使。会罢副使，徙知鄜州。召还，为比部员外郎。历知宣、升二州。雍熙二年，改江南转运副使。洪、吉上供运船水损物，主吏惧罪，故覆舟，鞠狱者按以欺盗，当流死者数百人。骧驰往讯问，得其情实以闻，多获轻典，优诏褒之。又上言：“劫盗配流，遇赦得原，还本乡，讎告捕者，多所杀害，自今请以隶军。”诏可。迁正使。端拱初，拜主客郎中，俄徙知福州。累表求还，不俟报，入朝，召对便殿，延问良久。改兵部郎中，领西川转运使，以久处外任为辞，擢授右谏议大夫，就命知益州。召归，上言：“蜀民浮窳易摇，宜择忠厚者抚之，为预备。”既而李顺叛，众颇服其先见。命知审官院，迁御史中丞，以疾固让，不许。占谢日，命坐劳问，出良药赐之曰：“此朕所服得验者。”后骧以久病不能振职。

真宗即位，改兵部侍郎。屡求小郡养疾，因入朝失仪，为御史所纠，特诏不问，命知单州。咸平二年卒，年五十七。赠工部尚书。赐其子宗寿出身。

驥虽无他才略，而人以儒厚长者称之。宗寿后为殿中丞。

裴庄字端己，阆州阆中人。曾祖琛，后唐昭州刺史。祖远，河东观察支使。父全福，鄆县令。庄在蜀，以明经登第。归宋，历虹县尉、高陵主簿，本府召权司理掾。转运使雷德驥以威望自任，尝巡按至境，官属皆出迎候。庄独视事本局，徐谒道周，德驥称其有守。徙权忻州录事参军。先是，并州侍积军储，条制甚峻，掌出纳者常十余人，庄代之，独任其事。擢授绛州防御推官，提点并、岚二州缙帛刍粮，改辽州判官，仍莅旧局。

雍熙三年，命将巡边，以庄掌随军粮料。内客省使杨守一称荐之，授大理寺丞。时迁云、朔降户于汝、洛，遣庄安辑之。俄通判忻州，未上道，会魏咸信出镇澶州，改命通判。未逾年，咸信表其能，迁太子中允。端拱初，潘美镇真定，又辟为通判。时契丹掠赵、深，边将无功，庄上书以为“周世宗诛樊爱能、何徽二将，遂取淮南，克巴蜀。愿陛下申明纪律，无使玩寇。”又言：“缘边砦栅戍兵既寡，戎人易以袭取，咸请废罢，以益州兵。”会诏建方田，庄复上言：“大役兵师，虑生事于边鄙。”上善之。

淳化三年，召访以边事，称旨，面赐绯鱼，令授清资官。翌日，拜监察御史、荆湖南路转运使。未行，改三司盐铁判官。上疏请给两省官谏纸，又引故事，禁屠月勿报重刑。会刘式建议请废缘江榷务，庄力言其非便。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。五年，李顺乱蜀，命与雷有终并兼峡路随军转运、同知兵马事。或言庄本蜀人，不宜此任，上益倚信之，许以便宜。事平，转殿中侍御史，历工部、司封二员外郎，特召问讨贼方略。

至道二年，遣将五路出讨李继迁，庄阴料师出无功，因请加恩继迁，俟其倔强拒命，则按甲塞外，俘擒未晚。既而诸将果败绩。俄迁祠部郎中。真宗即位，迁度支，充河东转运使。上章言：“庆、邠、延州、通远军，咸处边要，请武干如姚内斌、董遵诲者任之。”又言：“田绍斌尝被疑，韩崇业本秦王婿，程德玄始事晋邸，初甚亲近，后疏远外迁，皆怀怨望，不宜委以戎寄。”未几，移知苏州。

咸平二年，命巡抚江南。使还，言池州、兴国军得良吏，余无足称者。且言：“朝廷所命知州、通判，率以资考而授，至有因循偷安，无政术而继得亲民者。其素蕴公器有政绩者，偶缘公坐，则黜司冗务，真伪莫辨，侥幸滋甚。自今望慎选其人，勿以资格补授，有政绩者加以恩礼。”

是年秋，契丹犯塞，命为河北转运使。时傅潜统大军驻定州北，庄屡条奏其无谋略，虑或失几。会王显掌枢密，显与潜俱起攀附，颇庇之。庄奏至，多不报。徙知越州。俄傅潜得罪，庄因上言：“显、潜皆非材，致误边事，请行严诛，以肃群议。”未几，徙知宣州。会诏百辟上封直言，庄条列四事：一曰去暴征，二曰省烦刑，三曰择吏职，四曰敦稼政。疏奏，诏令开陈其所宜行先后，庄对甚悉。改司封郎中。景德初，命安抚两浙，奏能吏二十人，慢官者五人，多所升黜。又知潞、邢二州。

大中祥符初东封，改鸿胪少卿，入判登闻鼓院。祀汾阴，迁太仆少卿，为北岳加号册礼副使，撰《北行记》三卷以献。六年，出知襄州。明年，车驾幸南京，庄以逮事太宗恩例，授太府卿，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天禧二年，入判刑部，以疾分司西京。郊祀，改光禄卿，求归上都，以便医药。卒，年八十一。录其孙庆孙，试将作监主簿。

庄有吏干，颇无清操，慷慨敢言，太宗奖其忠说，多所听

纳。好为规画，然寡学术。尝建议请置广听院西垣学士，闻者嗤之。晚年退居，制棺槨以自随。喜接宾客，终日无倦。子奂，咸平三年进士，屯田郎中；稷，左班殿直、阁门祗候。

牛冕，字君仪，徐州彭城人。太平兴国三年进士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郴州，徙和州。加左赞善大夫，迁太常丞、知滁州，以勤政闻。召归，转监察御史。

端拱元年，召试文章，迁左正言、直史馆。出知润州，徙泉州，未至，就命为福建转运使，加左司谏。建议废邵武军归化金坑，土人便之。至道初，召入，进秩兵部员外郎，知潭州。至郡才数日，复召拜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真宗在东宫，冕尝奉使赐生辰礼币，即位尚记其名，改工部郎中。永熙陵复土，会阙中丞，命为仪仗使。时三司各设官局，多不均济。冕请合为一使，分设其贰，则事务不烦而办，其后卒用冕议。

咸平元年，选知益州，仍拜右谏议大夫。两川自李顺平后，民罹困苦，未安其业，朝廷缓于矜恤，故戍卒乘符昭寿之虐，啸集为乱。冕与转运使张适委城奔汉州，诏遣赴阙，至京兆，劾其罪，并削籍，冕流儋州，适为连州参军。冕遇赦，移钦、英二州，历鄂、海二州别驾、淮南节度副使。

大中祥符初，真宗语宰相曰：“冕素纯善，黜弃久矣，量宜甄叙。”即起知涟水军，俄复为祠部员外郎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子昭俭，至殿中丞。

张适者，太平兴国五年进士。任藩郡，有治绩，以廉敏称。为水部员外郎、知鄜州。获对，太宗喜其词气俊迈，赐绯鱼。旋改京东转运副使，加直集贤院，一日三被宠渥，时人荣之。徙西川转运使，坐贬，后起为彰信军节度副使、知淮阳军，卒。

栾崇吉，字世昌，开封封丘人。少为吏部令史，上书言事，

调补临淄主簿。会令坐赃败，即命崇吉代之。复以书判优等，改舒州团练判官，未行，留为中书刑房堂后官，改太子右赞善大夫，出掌扬州榷务。未几，迁殿中丞，复为堂后官兼提点五房公事。

崇吉明习文法，清白勤事。至道初，擢度支员外郎、度支副使。时以堂后官著作佐郎杨文质为秘书丞、提点五房事，上召见，谓曰：“汝见擢用栾崇吉否？当自勸励。”崇吉俄加祠部郎中。真宗时，累擢为江南转运使。代还，判刑部兼鼓司、登闻院。后迁司农少卿、知洪州。有司岁敛民财造舟，崇吉至，奏罢之。以疾徙濠州，迁卫尉少卿，以将作监致仕，卒。子二人：源，虞部员外郎。沂，殿中丞。

袁逢吉，字延之，开封鄆陵人。曾祖仪，仕唐，以军功至黄州刺史。祖光甫，尉氏令。父蟾，大理评事。逢吉四岁，能诵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，七岁兼通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。周太祖召见，发篇试之，赐束帛以赏其精习。开宝八年，擢《三传》第，释褐清江尉。知州王明荐其能，就除丰城令。明年，又与转运使张去华条上治状，以《春秋》博士召。端拱初，迁国子博士、度支推官。又判户部勾院、度支、凭由理欠司。淳化中，改户部判官。历水部、司门员外郎。出为西京转运使，转水部郎中。宰相吕蒙正称其有经术，宜任学官。会蜀叛，方籍其吏资授西川转运使。至道初，徙荆湖北路。时贼方平，夔、峡犹聚官军，供馈出于荆楚，逢吉惮涉远，不赴军前计度，坐乏粮饷，罢职知夔州。会遣使川、陕采访，因条上知州、通判有治迹者七人，逢吉与朱协、李虚己、薛颜、邵晔、查道、刘检预焉，皆赐诏褒谕。历司门、库部二郎中。

咸平中，复为京东转运使，连知福、江、陈、襄四州。大中祥符中，权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徙知汝州，以逮事太祖，拜鸿

胪少卿。七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逢吉性修谨，练达时务。初，郢州牧马草地侵民田数百顷，牒诉连上，凡五遣使按视，不决。逢吉受命往，则悉还所侵田，民咸德之。兄及甫，历京东、峡路转运副使，至驾部郎中。逢吉子成务，至比部员外郎、京东转运副使。从子楚材，至虞部员外郎。

韩国华，字光弼，相州安阳人。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泸州，就迁右赞善大夫。代还，除彰德军节度判官。迁著作佐郎、监察御史。

雍熙中，假太常少卿使高丽。时太宗将北征，以高丽接辽境，屡为其所侵，命赉诏谕之，且令发兵西会。既至，其俗颇犷鹜，恃险迁延，未即奉诏。国华移檄，谕以朝廷威德，宜亟守臣节，否则天兵东下，无以逃责。于是俯伏听命。使还，赐绯鱼。雍熙三年，改右拾遗、直史馆，判鼓司、登闻院，俄充三司开拆推官。四年，判本司，迁左司谏，充盐铁判官。

淳化二年，契丹请和，朝议疑其非实，遣国华使河朔以察之。既至，尽得其诈以闻。每岁后苑赏花，三馆学士皆得预。三年春，国华与潘太初因对，自言任两省清官兼计司职，不得侍曲宴，愿兼馆职，即日命并直昭文馆。后二日，陪预苑宴。三司属官兼直馆，自国华等始。未几，授刑部员外郎，历判三司勾院，复为盐铁判官，又为左计判官，寻都判三勾，赐金紫，改兵部员外郎、屯田郎中、京东转运使，徙陕西路。旧制，川、陕官奉缙悉支铁钱，资用多乏，国华奏增其数。加都官郎中，入判大理寺，改职方郎中。以详定失中，命梁颙代之。知河阳、潞州，转运使言其善绥辑，供亿干办，诏奖之。

景德中，假秘书监使契丹，又为江南巡抚，入权开封府判官。真宗朝陵，魏咸信自曹州召入扈从，命国华权州事。俄改

太常少卿、出知泉州。大中祥符初，迁右谏议大夫。四年，代还，至建州，卒于传舍，年五十五。赐其子琬出身。

国华伟仪观，性纯直，有时誉。子琚、璩、琦，并进士及第。琦相英宗、神宗，自有传。

何蒙，字叔昭，洪州人。少精《春秋左氏传》。李煜时，举进士不第，因献书言事，署录事参军。入宋，授洛州推官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调遂宁令。时太宗亲征契丹还，作诗以献。召见赏叹，授右赞善大夫，三迁至水部员外郎、通判庐州。时郡中火燔廨舍，榷务俱尽。蒙假民器，贷邻郡曲米为酒，既而课增倍。户部使上其状，诏赉缗钱奖之。稍迁司门。巡抚使潘慎修荐其材敏，驿召至京，因面对，访以江、淮茶法，蒙条奏利害称旨，赐绯鱼及钱十万。后二日复对，又上淮南酒榷便宜，特改库部，复赐钱二十万，因命至淮右提总其事，自是岁有羨利。使还，知温州，未行，留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求外任，复命知温州。坐举人不当，削一官。

真宗即位，复前资，因上言请开淮南盐禁。时卞袞、杨允恭辈方以禁盐为便，共排抑之，出知梧州。顷之，改水部郎中，上所著《兵机要类》十卷。时审官拟知汉阳军，及引对，改知鄂州。大中祥符初，转库部。四年，加太府少卿。未几，知太平州，又知袁州。州民多采金，蒙建议请以代租税。上曰：“若此则农废业矣。”不许。俄徙濠州。六年，上表谢事，授光禄少卿致仕，命未下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慎知礼，衢州信安人。父温其，有词学，仕钱俶，终元帅府判官。知礼幼好学，年十八，献书于俶，署校书郎。未几，命为掌书记。

宋初，介俶子惟济入觐，归，署营田副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从俶归朝，授鸿胪卿。历知陈州、兴元府。知礼母年八十余，

居宛丘，恳求归养。退处十年，缙绅称其孝。及母服除，表请纳禄。至道三年，以工部侍郎致仕。知礼自幼至白首，岁读《五经》，周而后止。每开卷，必正衣冠危坐，未尝少懈焉。咸平初卒，年七十一。子从吉。

从吉字庆之，钱俶之婿也。为元帅府长史。归宋，历将作少监。会择朝士有望者补少列，改太子右庶子。真宗升储，换卫尉少卿。真宗即位，复为右庶子，迁詹事。从吉自归朝，居散秩几三十年，颇以文酒自娱，士大夫多与之游。景德初，上言求领事务，判刑部。颇留意法律，条上便宜，天下所奏成案率多纠驳，取本司所积负犯人告身鬻之，以市什器。

大中祥符初，改授卫尉卿，纠察在京刑狱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判吏部铨。初，选人试判多藉地而坐，从吉以公钱市莞席给之。临事敏速，勤心公家，所至务皦察，多请对陈事，上谓其无隐。

八年，改给事中、权知开封府。既受命，召戒之曰：“京府浩穰，凡事太速则误，太缓则滞，惟须酌中耳。请属一无所受。”才数月，有咸平县民张斌妻卢氏，诉侄质被酒诟悖。张素豪族，质本养子，而证左明白，质贿于吏。从吉子大理寺丞锐时督运石塘河，往来咸平，为请于县宰，断复质刘姓，第令与卢同居。质泊卢迭为讼，县闻于府。从吉命户曹参军吕楷就县推问。卢之从叔虢略尉昭一赂白金三百两于楷，楷久不决。卢兄文质又纳钱七十万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钧，钧以其事白从吉，而隐其所受。卢又诣府列诉，即下其事右军巡院。昭一兄澄尝以手书达钱惟演，云寄语从吉，事逮钧、锐，请缓之。从吉颇疑惧，密请付御史台。即诏御史王奇、直史馆梁固鞠之。狱成，从吉坐削给事勒停，惟演罢翰林学士，楷、钧免官，配隶衡、郢州，锐、文质皆削一官，澄、昭一并决杖配隶。

又高清者，库部郎中士宏之子，景德中举进士，宰相寇准

以弟之女妻之。寇氏卒，故相李沆家复婿之。历官以贿闻，颇恃姻援骄纵，被服如公侯家，以是欺蠹小民。知太康县，民有诣府诉家产者，清纳其贿，时已罢任，即逃居他所。锐尝就清贷白金七十两，清以多纳贿赂，事将败，求以为助。时方鞫卢氏狱，从吉请对，发其事，欲以自解。逮清等系狱，命比部员外郎刘宗吉、御史江仲甫劾之。清枉法当死，特杖脊黥面，配沙门岛；锐又削卫尉寺丞。从吉坐首露在已发，当赎铜，特削谏议大夫。天禧三年，起为卫尉卿。明年，判登闻鼓院。坐与寇准善，以光禄卿致仕。未几卒，年七十。

从吉喜为诗，时有警句。兼工医术。子孙登仕者甚众，第进士升朝曳朱绂者数人。家富于财，尤能治生，多作负贩器儻赁，以至鬻棺槨于市。又善为馔具，分遗权要。晚年进趋弥笃，以至于败，物论鄙之。子镛，金部度支员外郎、秘阁校理。锴，太常博士。

论曰：八政之首食货，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。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，则存乎其人焉尔。张鉴将命西蜀，处制得宜，庶乎可与行权者也。子舆裁损经制，索湘议罢鬻茶，许骧谨守儒行，知礼笃信经学，国华不辱君命，皆有足称者焉。太初自谓达性命之蕴，而卒流于释、老之归，文宝久任边郡，而不免以生事蒙黜，刘综著劳朔、易而短于经术，从吉勤于公务而疏于训子，固未得为尽善也。自余诸子，之翰亏洁白之操，卞袞乏仁恕之道，冕之弃其城守，坦之疏于辅导，则君子所不取也。

列传第三十七

马全义 子知节 雷德骧子有终 孙孝先 曾孙简夫 王超 子德用

马全义，幽州蓟人。十余岁学击剑，善骑射。十五，隶魏帅范延光帐下。延光叛，晋祖征之，以城降，悉籍所部来上。全义在籍中，因补禁军。以不得志，遂遁去。汉乾祐中，李守贞镇河中，召置帐下。及守贞叛，周祖讨之，全义每率敢死士，夜出攻周祖垒，多所杀伤。守贞贪而无谋，性多忌克，全义屡为画策，皆不能用。城陷，遂变姓名亡命。

周广顺初，世宗镇澶渊，全义往事之。从世宗入朝，周祖召见，补殿前指挥使，谓左右曰：“此人忠于所事，昔在河中，屡挫吾军，汝等宜效之。”世宗即位，迁右番行首。从世宗战高平，以功迁散员指挥使。从征淮南，以功迁殿前指挥使、右番都虞候。恭帝即位，授铁骑左第二军都校，领播州刺史。

宋初，历内殿直都知、控鹤左厢都校，领果州团练使。从征李筠，筠退保泽州，城小而固，攻之未下，太祖患之，召全义赐食御榻前问计，对曰：“筠守孤城，若并力急攻，立可殄灭，倘缓之，适足长其奸尔。”太祖曰：“此吾心也。”即麾兵急击之。全义率敢死士数十人乘城，攀堞而上，为飞矢贯臂，流血被体。全义拔镞临敌，士气益奋，遂克其城。迁虎捷左厢都校，领睦州防御使。又从征李重进，领控鹤、虎捷两军为后

殿。贼平班师，录功居多，改龙捷左厢都校，领江州防御使，俄被疾。太祖遣太医诊视，仍谕密旨曰：“俟疾间，当授以河阳节制。”全义疾已亟，但叩头谢。数日卒，年三十八。特赠检校太保、大同军节度使。子知节。

知节字子元，幼孤。太宗时，以荫补供奉官，赐今名。年十八，监彭州兵，以严莅众，众惮之如老将。又监潭州兵，时何承矩为守，颇以文雅饰吏治，知节慕之，因折节读书。雍熙间，护兵博州，契丹入边，败我师于君子馆。先是，知节完城缮甲，储积刍粟，吏民以为生事。既而契丹果至，以有备，引去。

徙知定远军。时议调河南十三州之民输饷，河北转运使樊知古适至军议事，知节曰：“军少粟多，簸其红腐，尚当得十之六七。”知古从之，果获粟五十万斛，分给诸屯，遂省河南之役。时部民入保避寇，卒有盗妇女首饰者，护军止笞遣之。知节曰：“民避外患而来，反罹内寇，此而可恕，何以肃下？”即命斩之。知深、庆二州，迁西京作坊使。旋知梓州。李顺之叛，诏与王继恩同讨贼。继恩恃势自任，恶知节不附己，遣守彭州，付以羸兵三百，彭之旧卒，悉召还成都。知节累请益兵，不从。贼众十万攻城，知节力战，自晨抵晡，士多死，慨然叹曰：“死贼手，非壮夫也。”即横槊溃围出，迟明，援兵至，复鼓噪入，贼遂溃去。太宗闻而叹曰：“贼众我寡，知节不易当也。”授益州钤辖，加益、汉九州都巡检使，迁内园使。会韩景祐帐下刘旰胁牙兵为乱，连下州县，众逾二千，知节领兵三百，追至蜀州，与战，旰走邛州。知节曰：“贼破邛州，必乘胜渡江薄我，既息而后战，官军虽倍，制之亦劳，不如乘其弊急击之，破之必矣。”遂行。次方井镇，与旰遇，杀之无噍类。

咸平初，领登州刺史、知秦州。州尝质羌酋支属余二十人，逾二纪矣。知节曰：“羌亦人尔，岂不怀归？”悉遣之。羌人感之，讫终，更不犯塞。时州有银坑，岁久矿竭，课额弗除，主吏破产，偿之不足。知节请蠲之，章三上，乃允。迁西上阁门使，知益州兼本路转运使。自乾德后，岁漕蜀物，动逾万计。时籍富民以部舟运，坐沉覆破产者众。知节请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，自是蜀人赖以免患。

徙知延州兼鄜延驻泊部署。边寇将至，方上元节，遽命张灯启关，累夕宴乐。寇不测，即引去。会镇州程德玄政事旷弛，徙知节代之。诏发澶、魏等六州粮输定武，时兵交境上，知节曰：“粮之来，是资盗也。”止令于舟车所至收之，寇无所得而遁。

车驾在澶渊，时王超拥兵数十万屯真定，逗留不进。知节移书诘让之，超始出兵，犹以中渡无桥为辞。知节预命度材，一夕而具。景德中，徙知定州，未几，拜东上阁门使、枢密都承旨，擢拜签书枢密院事。

当是时，契丹已盟，中国无事，大臣方言符瑞，而知节每不然之，尝言“天下虽安，不可忘战去兵”以为戒。自陈年齿未衰，五七年间尚可驱策，如边方有警，愿预其行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马数匹、轻甲一联足矣。上以为然，因命制铜铁锁子甲以赐焉。进宣徽北院使，加兼枢密副使。时王钦若为枢密使，知节薄其为人，遇事敢言，未尝少屈。每廷议，得其不直，辄面诋之。时钦若宠顾方隆，知节愈不为下。

大中祥符七年，出为颍州防御使、知潞州。天禧初，移知天雄军，召拜宣徽南院使、知枢密院事。以疾乞罢，除彰德军留后、知贝州兼部署。将行，真宗闵其羸瘁，止命归镇。时上党、大名之民已争来迎谒。未几，卒，年六十五。赠侍中，谥

正惠。

知节将家子，慷慨以武力智谋自许，又能好书，宾友儒者，所与善厚，必一时豪杰，论事謇謇未尝有所顾忌，故闻其风者，亦知其为正直云。

雷德骧，字善行，同州郃阳人。周广顺三年举进士，解褐磁州军事判官。召为右拾遗，充三司判官，赐绯鱼。显德中，入受诏均定随州诸县民田屋税，称为平允。

宋初，拜殿中侍御史，改屯田员外郎、判大理寺。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赵普，擅增刑名，因上言，欲求见太祖以白其事。未引对，直诣讲武殿奏之，辞气俱厉。太祖诘之，德骧对曰：“臣值陛下日旰未食，方震威严尔。”帝怒，令左右曳出，诏置极典。俄怒解，黜为商州司户参军。刺史知德骧旧为省郎，以客礼之。及奚屿知州，希宰相旨，至则倨受庭参。德骧不能堪，出怨言，屿衔之。适有言德骧至郡为文讪上者，屿召德骧与语，潜遣吏给其家人取得之，即械系德骧，具状以闻。太祖贷其罪，削籍徙灵武。数年，其子有邻击登闻鼓，诉中书不法事，赵普由是出镇河阳。召德骧为秘书丞，俄分判御史台三院事，又兼判吏部南曹。开宝七年，同知贡举。太祖崩，以德骧为吴越国告哀使。还，迁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，改职方员外郎，充陕西、河北转运使。历礼部、户部郎中，入为度支判官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车驾征太原，为太原西路转运使。六年，同知京朝官考课，俄迁兵部郎中。七年，以公累降本曹员外郎，出知怀州，未几，复旧官，又命为两浙转运使。其子殿中丞有终亦为淮南转运使，父子同日受诏，搢绅荣之。俄迁右谏议大夫。

雍熙二年，征归朝，同知京朝官考课，初，帝谓宰相曰：

“朕前日阅班籍，择官为河北转运使，所患不能周知群臣履行。自今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引对，既得渐识群臣，择才委任，且使有官政者乐于召对，负瑕累者耻于顾问，可以为惩劝矣。”

端拱初，迁户部侍郎。会赵普再入相，宣制之日，德骧方立班，不觉坠笏，遽上疏，乞归田里。太宗召见，安谕之，赐白金三千两，罢知考课，止以本官奉朝请。会议事尚书省，乘酒叱起居员外郎郑构为盗，御史奏劾，下御史台案问，具伏，帝止令罚月奉而释之。讫赵普出守西洛，帝终保全之。

淳化二年，为其婿如京副使卫濯讼有邻子秘书省校书郎孝先内乱，帝素怜德骧，恐暴扬其丑，不以孝先属吏，止除名配均州。德骧坐失教，责授感德军行军司马。并其子少府少监有终责授衡州团练副使。德骧因惭愤成疾，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有终为三司盐铁副使，表乞追复旧官，从之。

德骧无文采，颇以强直自任，性褊躁，多忤物，不为士大夫所与。

有邻，开宝中，举进士不第。其父既窜灵武，意宰相赵普挤抑之。时堂后吏胡赞、李可度在职岁久，或称其请托受赇，而秘书丞王洞与德骧同年登第，有邻每造谒洞，洞多以家事委之。一日，洞令有邻市白金半铤，因曰：“此令吾子知，要与胡将军。”盖谓赞也。时又有诏，应摄官三任解由全者许投牒有司，即得召试录用。有邻素与前摄上蔡主簿刘伟交游，知伟虽尝三摄，而一任失其解由，伟造伪印，令其兄前进士佚书写之，因是得试送铨。遂具章告其事，并下御史府按鞫。有邻出入赞家，故其事多实。狱具，伟坐弃市，洞等并决杖除名，赞、可度仍籍其家。有邻授秘书省正字，赐公服靴笏、银鞍勒马、绢百匹，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阴事。俄被病，白昼见伟入室，以

杖箠其背。有邻号呼闻于外，数日而死。赐德骧钱十万，以给丧事。

有终字道成，幼聪敏，以荫补汉州司户参军。时侯陟典选，木强难犯，选人听署于庭，无敢哗者。有终独抗言，愿为大郡治狱掾，陟叱之曰：“年未三十，安可任此官？”有终不为沮。署莱芜尉。知监、左拾遗刘祺以有终年少，颇易之。有终发其奸赃，祺坐罪杖流海岛，以有终代知监事。先是，三司补吏为治官，率以货进，多恣横。至是，受署者惮有终，率多避免。太宗即位，闻其名，遣内侍伍守忠同掌监事，且察其治迹。守忠至裁周月，即还奏有终强济之状，亟诏为大理寺丞。会德骧任陕西转运，奏为解州通判，特许德骧不巡察是州。有终入奏盐池利害，改赞善大夫，令还权知军事，省通判。太平兴国六年，迁殿中丞、知密州，徙淮南转运副使，赐绯鱼，改太常博士。时德骧主漕两浙，往往省于境上，时人荣之。

雍熙中，王师北征，命为蔚州飞狐路随军转运使。入为盐铁判官，历户部、度支副使，赐金紫，出知升州。淳化初，就迁少府少监、知广州。二年，女弟婿卫濯讼其家法不谨，有终坐亲累，责授衡州团练副使，夺章服。俄丁外艰，行及许田，召归，入对，赐钱八十万，起为都官员外郎，历度支、盐铁副使，复金紫。时以江南、岭外茶盐价不一，细民冒禁私贩，多陷重辟。诏有终领江、淮、两浙、荆湖、福建、广南路茶盐制置使，就出盐产茶之地，以便宜裁制。使还，改工部郎中、知大名府，不逾月，复为少府少监，徙知江陵。

李顺之乱，王师西征，命与裴庄为峡路随军转运使、同知兵马事。调发兵食，规画戎事，皆有节制。师行至峡中，遇盗格斗，众渴乏，会天雨，军士以兜牟承水饮之，且行且战，进至广安军，军垒濒江，三面树栅。会夜阴晦，贼众奄至，鼓噪

举火，士伍恐惧，有终安坐带发自若。贼围既合，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，贼众惊扰，赴水死者无算。就拜右谏议大夫、知益州。次简州，寓佛舍，度贼必至，命左右重闭，召士人严更警备，初夕，间道而出。贼围守数重，及坏寺入，惟击柝者在焉。俄兼同招安使。贼平，改知许州。三年，改给事中、知并州。

真宗嗣位，加工部侍郎。咸平二年，代还，知审刑院，俄授户部使。三年，将巡师大名，遣有终乘驿先诣澶州督纳粮草。车驾还，次德清军，会益州奏至，神卫戍卒以正旦窃发，害兵马钤辖符昭寿，拥都虞候王均为乱，逐知州牛冕。即日，拜有终泸州观察使、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。御厨使李惠、洛苑使石普、供备库副使李守伦并为招安巡检使，给步骑八千，命往招讨。又以洺州团练使上官正为东川都钤辖，西京作坊使李继昌为峡路都钤辖，崇仪副使高继勋、王阮并为益州驻泊都监，供奉官、阁门祗候孙正辞为诸州都巡检使。

正月三日，均率众陷汉州，进攻绵州，旬日不能下，趣剑门。先是，知剑州、秘书丞李士衡度寇必至，城不能守，悉徙官帑保剑门，焚其仓廩，及署榜招军卒之流逸者，得数千人。已而贼果至，士衡与剑门都监、左藏库副使裴臻逆击之。时风雪连日，均众无所掠，唯食败糟，臻与战，斩首数千级。贼众疲剧宵遁，还保益州。士衡即驰骑入奏，上嘉之，拜士衡度支员外郎，赐绯；臻崇仪使、领峰州刺史，仍旧职。知蜀州、供奉官、阁门祗候杨怀忠闻变，即调乡丁会十一路巡检兵，刻期进讨。蜀民不从贼者相率抗御，侪伍谓之“清坛众”。择“清坛”之魁七十余人，悉补巡检将，遣判官高本驰驿以闻。十七日，怀忠率众入益州，焚城北门，至三井桥。时均尚留剑门，与贼将鲁麻胡阵于江渚庙前，自晨至晡，战数合，怀忠兵势不

敌，退还所部。怀忠部下多李顺旧党，颇贪剽劫，故败绩焉。

怀忠移文嘉、眉七州，调军士丁男来会。二月，再攻益州。时均方遣逆党赵延顺攻邛、蜀，怀忠逆与之战，贼稍退。怀忠与转运使陈纬麾兵由子城南门直入军资库，与纬署其库籥。均众皆银枪绣衣，为数队，分列子城中。贼兵出通远门，与怀忠战数合，会暮，怀忠复退军笮桥，背水列阵，砦楮木桥南，以扞邛、蜀之路。贼故不复能南略，自清水坝、温江、金马三道来攻楮木砦，出官军后，焚江原神祠，断邛、蜀援路。怀忠三路分兵以抗之，斩首五百余级，驱其余众入皂江，获甲弩甚众。乘胜逐贼至益州南十五里，砦于鸡鸣原，以俟王师。均亦闭成都东门以自固。

是月，有终等至，令石普先与绵、汉都巡检张思钧收复汉州，进壁升仙桥。贼出攻砦，有终击走之。一日，均开城伪为遁状，有终与上官正、石普率兵径入，官军分割民财，部伍不肃。贼闭关发伏，布床榻于路口，官军不得出，因为所杀。有终等缘堞而坠，李惠死之，退保汉州。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，复为贼党分骑追杀，或囚縶之，支解族诛以恐众。又胁士民僧道之少壮者为兵，先刺手背，次髡首，次黥面，给军装，令乘城，与旧贼党相间。有终署榜招之，至则署其衣袂释之，日数百人。

三月，进攻弥牟砦，斩首千余级，复为贼所拒。四月，贼由升仙桥分路来寇，并军于东偏，有终率兵逆击，大败之，杀千余人，夺其伞盖、金枪等物，均单骑还城。有终遣其子奉礼郎孝若驰奏，上召孝若问败贼之由，笑谓左右曰：“均鼠窃尔，虽婴城自守，计日可擒矣。”孝若因言尝习武艺，愿改秩以效，即补供奉官。俄以刑部员外郎马亮为转运使，国子博士张志言副之，供备库副使张煦为绵、汉都巡检使。杨怀忠又分所部砦

于合水尾、浣花等处，树机石、设箠篱以拒之。

贼自升仙之败，彻桥塞门，官军进至清还江，为梁而度。有终与石普屯于城北门之西，依壕为土山，分设鹿角，又得旧草场，造梯冲洞车攻具，普专主之。高继勋、张煦、孙正辞攻城东，上官正、李继昌、王阮攻城西，杨怀忠与巡检殿直、阁门祗候马贵攻城南，贼将赵延顺尽驱凶党以拒。既而延顺中流矢死，又遣其党丁重万立城门上，官军射之，殪。每攻城，辄会雨，城滑不能上，官军及丁夫为洞屋以进，贼又凿地道出掩之，溺壕中死者千余，军势小衄。时方暑湿，军士多疾，有终市药他州疗之。

是月，诏洛苑使、入内副都知秦翰为两川捉贼招安使。有终与翰叶议，于城北鱼桥又筑土山。八月，克城北羊马城，遂设雁翅敌棚，覆洞屋以进，逼罗城。九月，城北洞屋成，贼对设敌楼以抗官军，有终遣卒焚之，贼自是销沮，筑月城以自固。有终募敢死士间道以入，贼为药矢，中者立死。有终令卒蒙毡秉燧以入，悉焚其望橧机石，先遣东西南砦鼓噪攻城，有终与石普分主洞屋以进。普穴城为暗门，门成，贼攒戟于前，无敢进者。有二卒请行，许以厚赏，乃麾戈直冲之，贼锋稍却，遂入城。有终登城楼下瞰，贼之余众，犹砦天长观前，于文翁坊密设炮架。高继勋白于马亮，请给秸秆油，凡，众执长戟巨斧，秉炬以进，悉焚之。杨怀忠焚其砦天长观前，追至大安门，复败焉。是夕二鼓，均与其党二万余南出万里桥门，突围而遁。有终疑有伏，遣人纵火城中。诘朝，与秦翰登门楼，牙吏有受伪署官职者，捕得，立楼下，傍积薪，厝火其上，索男子魁壮者令辨之，曰某尝受某职，即命左右摔投火中。自晨至晡，焚死者数百人，时谓冤酷。均既走，度合水尾，由广都略陵、荣，趣富顺监，所过断桥塞路，焚仓库而去。

初，有终遣怀忠领虎翼军追之，后二日，石普继往，以全军为后援。十月，均致富顺，其将校以筏度江，趋戎、泸蛮境。朝廷每岁孟冬朔，诏富顺监具酒肴，犒内属蛮酋。是日裁设具，而均党适至，皆食焉。闻怀忠追骑将至，均心易之，谓其党曰：“速降怀忠。”令其众负担以行。怀忠距富顺六十里，于杨家市少憩，贼众在后者邀战，怀忠遣骑士登高原觐贼，且语其左右曰：“纵贼度江，后悔无及，闻石侯将至，当以奇兵取之。”乃临江列阵击之，余党散走，有拏舟将度江而遁者，怀忠合强弩射之，溺死甚众。怀忠张旗鸣鼙入城，均方在监署中，其众多醉，均穷蹙缢死。虎翼军校鲁斌斩其首诣怀忠，获僭伪法物、旌旗、甲马甚众，禽其党六千余人，逆徒殄焉。怀忠旋军出北门，石普之众方至，夺均首驰归成都，梟于北市。

均本隶开封散从直，后补军校。初，神卫军之戍成都者，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挥以领之。福御众有法，部下皆优足。均纵其下饮博，军装亦以给费。是岁，车驾幸河朔，符昭寿与牛冕大阅于东郊，蜀人趋观之，二军衣服鲜弊不等，均众因是惭愤。益州知州与钤辖二廨并禁旅为牙队，岁除，冕以酒肴犒部士，而昭寿既骄恣，复肆侵虐，冕亦宽弛无政，故诘朝合起为乱。

神卫卒既杀昭寿，是日，成都官吏方相与贺正，闻变，皆奔窜，牛冕与转运张适缒城而出，惟都巡检使刘绍荣冒刃格斗。既而众寡不敌，叛卒尚未有主，或欲奉绍荣为帅者，绍荣摄弓骂曰：“我燕人也，比弃乡土来归本朝，岂能与汝同逆，汝亟杀我，我肯负朝廷哉！”众未敢动。监军王泽与均适至，乃谓均曰：“汝所部为乱，盍自往招安？”均既往，叛卒即拥之为主，绍荣自经死。均僭号大蜀，改元化顺，署置官称，设贡举，以张锴为谋主。

锴本名美，太原旧卒，后为神卫小校。狡狴，尝历战阵，

粗习阴阳，以荧惑同恶，故劝均为乱。均实蠢仆，无谋，尝言：“官军若至，我当先路出迎，自陈被胁之状。”锴闻之，择军中子弟署寄班，以防守均，令不与人接见。官军围城，每射箭招诱，及令均子弟至城下，均皆不之知。得箭书，锴悉焚之。自起至败，所守止一城而已。均初署亲军为天降虎翼，后果为虎翼军所杀。

贼既平，遣承受供奉官杨崇勋乘传告捷，赐崇勋锦袍、银带、器币，有终加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以秦翰为内园使、恩州刺史，石普为冀州团练使，高继勋、王阮并为崇仪使，孙正辞为内殿崇班，李继昌为奖州刺史，张煦为供备库副使，杨怀忠为供备库副使，马贵为供奉官。是役也，怀忠之功居最，为石普所忌，朝廷微闻之，遣寄班安守忠按视战所，尽得其功状，以故怀忠复迁崇仪使，领恩州刺史。

四年，有终代还，命为泾、原、仪、渭、镇戎路都部署，辞不拜，改知永兴军府，徙秦州。景德初，徙为并、代副都部署，赐黄金四百两。丁内艰，起复，契丹入寇，上幸澶渊，诏有终率所部由土门抵镇州，与大兵会。既而王超、桑赞逗挠无功，唯有终赴援，威声甚振，河北列城，赖其雄张。俄而契丹修好，命还屯所，就判并州，召拜宣徽北院使、检校太保。二年七月，暴疾卒，年五十九，赠侍中。录其子孝若为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，孝杰为内殿崇班，孝绪为供奉官，孝恭为侍禁，亲族、门客、给事辈迁补者八人。

有终倜傥自任，不拘小节，有干局，沈敏善断，不畏强御，轻财好施。历典藩阃，能抚士卒，丰于宴犒，官用不足，则倾私帑及榷钱以给之。家无余财，奉身甚薄，常所御者，铜鞍勒马而已。第在崇仁里者，德骧所创。有终在蜀尝贷备用库钱数百万，奏纳其第偿之，优诏蠲免。为宣徽使，特给廉镇公用钱

岁二千贯。身没之日，宿负犹不啻千万，官为偿之。王继英在枢密，颇忌有终进用，屡言其在蜀及守边厚费以收士卒心，真宗不之信，卒保护焉。

孝先字子思，有邻子也。举进士，试秘书省校书郎，知天长县。以卫濯讼其内乱，除籍配均州。后复知宛丘县，李继隆判陈州，荐其能，加试大理评事。契丹内寇，真宗幸大名，孝先以部刍粮河北，首至行在，擢太常寺奉礼郎。

王均反益州，随季父有终进讨，孝先率先锋与贼战升仙桥，斩首数百，得均金枪黄伞以献，改将作监丞。

李继迁陷灵州，朝廷调兵，军费多出于民，关内大扰。孝先请益募商人入粟塞下，偿以茶盐。召对称旨，命驰驿陕西，与转运使郑文宝议立规画，后多施行。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尝建置三司拘收司，以检天下财利出入之数，诏如其请。

知兴元府，坐保任失实，降通判华州，徙知郢州。宰相寇准举，换内园使、知贝州。会慈州民张熙载诈称黄河都总管，籍并河州郡刍粮数，至贝州。孝先觉其奸，捕系狱。孝先欲因此为奇功，以动朝廷，迫司理参军纪瑛教熙载伪为契丹谍者，号景州刺史兼侍中、司空、大灵宫使，部送京师。枢密院按得孝先所教状，谪泽州都监，利、虢三州，改环庆路兵马钤辖、知邠州。逾年，领昭州刺史，为益州钤辖，再迁左藏库使，擢西上阁门使、泾原路钤辖兼知渭州，复知邠州，徙耀州，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、昭州刺史，分司西京卒。子简夫。

简夫字太简，隐居不仕。康定中，枢密使杜衍荐之，召见，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。公事既罢，居长安，自以处士起，不复肯随众调官，多为岐路求辟荐。时三白渠久废，京兆府遂荐简夫治渠事。先时，治渠岁役六县民四十日，用梢木数百万，而水不足。简夫用三十日，梢木比旧三之一，而水

有余。知坊州，徙简州，用张方平荐，知雅州。

既而辰州蛮酋彭仕羲内寇，三司副使李参、侍御史朱处约安抚不能定，继命简夫往。至则督诸将进兵，筑明溪上、下二砦，据其险要，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。仕羲内附。擢三司盐铁判官，以疾，知虢、同二州，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，卒。录其子寿臣为郊社斋郎。

简夫始起隐者，出入乘牛，冠铁冠，自号“山长”。关中用兵，以口舌捭阖公卿。既仕，自奉稍骄侈，骑御服饰，顿忘其旧，里闾指笑之曰：“牛及铁冠安在？”

王超，赵州人，弱冠长七尺余。太宗尹京，召置麾下。及即位，以隶御龙直。淳化二年，累迁至河西军节度使、殿前都虞候。

真宗嗣位，以翊戴功，加检校太傅、领天平军节度。咸平二年秋，大阅禁兵二十万于东郊，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，上御戎幄观之，面赐褒奖。从幸大名，与都虞候张进并为先锋。都大点检傅潜逗挠得罪，以超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、镇州行营都部署，又帅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。契丹入边，与战于遂城西，俘馘二万计，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，手诏褒美。

李继迁陷清远军，以超将西面行营之师御之，徙帅永兴军。宰相言超材堪将帅，遂以超帅定州路行营，王继忠副之。寻加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都部署，密遣中使赐以御弓矢，许便宜从事。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。咸平六年，辽师大入，超召镇州桑赞、高阳关周莹率兵会定州，莹以非诏旨不至。辽兵围望都，超、赞率兵赴之，阵于县南六里。继忠在阵东偏，契丹出其背，遮绝粮道，人马乏困，继忠驰前与契丹战，超、赞遂旋师，继忠孤军没焉。上即遣刘承珪、李允则驰往，察退衄之状，且言镇州副部署李福、拱圣军都指挥使王升当战先旋，福

坐削籍流封州，升决杖配隶琼州。

景德初，上亲巡澶渊，召超赴行在，复缓师期，契丹遂深入。会南北通好，故薄其责，止罢超三路帅，为崇信军节度使，徙知河阳。又移镇建雄，知青州，卒。赠侍中，再赠尚书令，追封鲁国公，谥武康。

超为将善部分，御下有恩。与高琼同典禁旅，尝休假他适，过营垒，军校不时将迎，琼即命箠罚，超以为非公行，不当加罪，人称其恕。然临军寡谋，拙于战斗。子德用。

德用字元辅。父超为怀州防御使，补衙内都指挥使。至道二年，分五路出兵击李继迁，超帅兵六万出绥、夏，德用年十七，为先锋，将万人战铁门关，斩首十三级，俘掠畜产以数万计。进师乌白池，他将多失道不至，虏锐甚，超按兵不进，德用请乘之，得精兵五千，转战三日，敌势却。德用曰：“归师迫险必乱。”乃领兵距夏州五十里，绝其归路，下令曰：“乱行者斩！”一军肃然，超亦为之按辔。继迁蹶其后，左右望见队伍甚严整，莫敢近。超抚其背曰：“王氏有子矣。”

累迁内殿崇班，以御前忠佐为马军都军头，出为邢、洛、磁、相巡检。盗张洪霸相聚界上，吏不能捕。德用以毡车载勇士，诈为妇人饰，过邯郸。贼果来邀，勇士奋出，悉禽之。徙督捕陕西东路，盗贼相戒曰：“此禽张洪霸者。”皆相率逃去。为环、庆路指挥使，寻以奏事忤旨，责授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历内殿直都虞候、殿前左班都虞候、柳州刺史，迁捧日左厢都指挥使、英州团练使。

天圣初，以博州团练使知广信军。城坏久不治，德用率禁军增筑之，有诏褒谕。徙冀州，历龙神卫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康州防御使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都虞候。召还，又为并、代州马步军副都总管，迁殿前都虞候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。历桂

州、福州观察使。

章献太后临朝，有求内降补军吏者，德用曰：“补吏，军政也，不可与。”太后固欲与之，卒不奉诏，乃止。太后崩，有司请卫士坐甲，德用曰：“非故事也。”不奉诏。

仁宗阅太后阁中，得德用前奏军吏事，奇之，以为可大用，拜检校太保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德用谢曰：“臣武人，幸得以驰驱自效，赖陛下威灵，待罪行间足矣。且臣不学，不足以当大事。”帝遣使者趣入院，遂为副使。久之，以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同知院事，迁知院。历安德军，加检校太尉、定国军节度使、宣徽南院使。赵元昊反，德用请自将讨之，不许。

德用状貌雄毅，面黑，颈以下白晰，人皆异之。言者论德用貌类艺祖，御史中丞孔道辅继言之，且谓德用得士心，不宜久典机密，遂罢为武宁军节度使、徐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有言德用市马于府州者，上其券，乃市于商人者。言者犹不已，降右千牛卫上将军、知随州，州置判官，家人皆惶恐，德用举止言色如平时，惟不接宾客而已。徙知曹州，或谓德用曰：“孔中丞害公，今死矣。”德用曰：“中丞言官，岂害我者？朝廷亡一忠臣，可惜也。”起为保静军节度观察留后、知青州，改澶州。陕西用兵久无功，契丹遣刘六符来求复关南地，以兵压境。德用见帝，流涕言：“臣前被罪，陛下赦而不诛，今不足辱命。”帝慰劳，曰：“河北方警，藉卿镇抚之。”又赐手诏慰勉，拜保静军节度使。岁大熟，六符见德用拜曰：“此公仁政所及也。”徙真定府、定州路都总管，还奏事，复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军。未行，徙定州路都总管。日训练士卒，久之，士殊可用。

契丹使谍者来覘，或请捕杀之，德用曰：“第舍之，彼得实以告，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。”明日大阅，援桴鼓之士皆踊

跃，进退坐作，终日不戮一人。乃下令：“具糗粮，听吾鼓声，视吾旗帜所向。”觐者归告契丹，谓汉兵将大入。既而复议和，遂徙陈州，又徙河阳。不行，入奉朝请，出判相州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澶州。徙郑州，封祁国公，还，为会灵观使。

德用素善射，虽老不衰。侍射瑞圣园，辞曰：“臣老矣，不能胜弓矢。”帝再三谕之，持二矢未发。帝顾之，使必中，乃收弓矢谢，一发中的，再发又中。帝笑曰：“德用欲中即中尔，孰谓老且衰乎？”赐袭衣、金带，加检校太师，复判郑州，徙澶州，改集庆军节度使，封冀国公。皇祐三年，上疏乞骸骨，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。

德用将家子，习知军中情伪，善以恩抚下，故多得士心。虽屡临边境，未尝亲矢石、督攻战，而名闻四夷，闾阎妇女小儿，皆呼德用曰“黑王相公”。

帝尝遣使问边事，德用曰：“咸平、景德中，赐诸将阵图，人皆死守战法，缓急不相救，以至于屡败。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，使得应变出奇，自立异效。”帝以为然。

德用虽致仕，乾元节上寿，预班廷中。契丹使语译者曰：“黑王相公乃复起耶？”帝闻之，起为河阳三城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郑州。至和元年，遂以为枢密使，命入谒拜。明年，富弼相，契丹使耶律防至，德用与防射玉津园。防曰：“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，将相皆得人矣。”帝闻之喜，赐弓一，矢五十。后封鲁国公，求去位至六七，乃以为忠武军节度使、景灵宫使，又以为同群牧制置使。有诏五日一会朝，听子孙一人扶掖。卒，年七十九，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武恭。加赐其家黄金。

德用诸子中，咸融最钟爱，晚年颇纵之，多不法，后更折节自饬，官至左藏库使、眉州防御使。

论曰：全义、德骧，遇知太祖、太宗，超复翊戴真宗，宜致崇显，然堇堇无 俞人者，而各有子勒勋于国籍。若知节生将家，喜读书，立朝争事，以刚正称天下，其邦之司直欤。有终起进士，明干知兵，平蜀钜贼，振声邻敌，可谓“肇敏戎公”矣。至于精神折冲，名闻四夷，矫矫虎臣，则德用其有焉。